

中国古典文学百部 II

女聊斋志异

清·古吴靓芬女史贾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百部（二）

女聊斋志异

古吴靚芬女史贾茗 辑

目录

卷一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娥皇女英..... | 006 |
| 姜嫄..... | 008 |
| 红线..... | 009 |
| 西施郑旦..... | 012 |
| 卓文君..... | 014 |
| 王嫱..... | 016 |
| 薛瑶英..... | 017 |
| 随风..... | 018 |
| 步非烟..... | 019 |
| 崔护妻..... | 022 |
| 梁夫人..... | 023 |
| 红拂..... | 024 |
| 崔莺莺..... | 025 |
| 王娇鸾..... | 031 |
| 章台柳..... | 034 |
| 桂华..... | 036 |
| 绿珠..... | 038 |
| 韦氏..... | 042 |
| 刘翠翠..... | 045 |
| 柳鸾英..... | 048 |
| 王琼奴..... | 049 |
| 虢国夫人..... | 05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莫邪..... | 054 |
| 李氏女..... | 055 |
| 西河少女..... | 056 |
| 木兰..... | 057 |
| 王长卿妻..... | 058 |
| 张从恩继室某氏..... | 059 |
| 开元宫人..... | 060 |
| 采娘..... | 061 |
| 黄道婆..... | 062 |
| 沈真真..... | 063 |
| 寇莱公妾..... | 064 |
| 曹大家..... | 065 |
| 王魁..... | 066 |
| 白老长..... | 068 |
| 谷慧儿..... | 070 |
| 陆氏女..... | 075 |

卷二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柯寿菊..... | 076 |
| 彩凤..... | 079 |
| 严武..... | 081 |
| 宓珠..... | 082 |
| 翠筠..... | 086 |
| 李老..... | 088 |
| 铁簪子..... | 089 |
| 鹿女泉..... | 096 |
| 穀於菟..... | 099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秦良玉..... | 100 |
| 荆茅..... | 104 |
| 玉桂..... | 106 |
| 查女..... | 110 |
| 陈恭人..... | 112 |
| 郭元振..... | 114 |
| 薛灵芸..... | 117 |
| 谢小娥..... | 119 |
| 李娃..... | 122 |
| 素娥..... | 129 |
| 蔡笋娘..... | 132 |

卷三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小青传..... | 134 |
| 普依祠..... | 139 |
| 姚家妇..... | 141 |
| 刘姬..... | 142 |
| 夏夫人..... | 144 |
| 鞠烈妇..... | 146 |
| 赵潘二夫人..... | 147 |
| 甘后..... | 149 |
| 杨太真..... | 150 |
| 梅妃..... | 161 |
| 牛应贞..... | 164 |
| 麻姑..... | 166 |
| 裴航..... | 167 |
| 许真君..... | 169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刘晨..... | 173 |
| 赵飞燕..... | 174 |
| 洛神..... | 179 |
| 有外山王..... | 181 |
| 吴生..... | 186 |

卷四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聂隐娘..... | 189 |
| 姁儿..... | 192 |
| 双缢庙..... | 201 |
| 妙女..... | 205 |
| 王梦蛟..... | 208 |
| 白猿..... | 210 |
| 娇红记..... | 213 |
| 孙壮姑..... | 237 |
| 邬生..... | 239 |
| 袁姬..... | 241 |
| 爱儿..... | 244 |
| 谢翱..... | 247 |

叙

昔人云：“古今山川灵秀之气，往往不钟于须眉丈夫，而钟于妇女。”谅哉是言！观于今靓芬女史所辑《女聊斋》一书而益信。是书罗辑数千年来之贞女、才女、侠女、情女之魂，而汇之一编。其间奇闻轶事，或以情爱见称，或以节烈见著，或以侠义文藻见长，处常济变，守经达权，虽七尺须眉，未易具此志略；皆非有真道德、真性情、真气慨、真学问者不办。一言一蔽之，皆中华之奇女子也！皆吾昆仑、峨嵋、长江、大河数千万年所磅礴郁积之奇气也！然则曷为而以《女聊斋》名其书？曰：靓芬贾女史者，素崇拜蒲留仙之著作者也，而尤倾倒于《聊斋志异》一书。故其居恒读书之处，尝自颜其斋曰“女聊斋”，盖所以志慕也。既而辑是编既竟，以其笔致之隽颖，词藻之古艳，叙事之简曲，而能达结构之紧峭而得势，情文兼至。其笔墨直足登“聊斋”之堂，而入其室。而其事迹又均系之于女子，因亦以斋居之名名其书曰《女聊斋》。留仙有知，得毋啾啾于青林黑塞之间，曰不图百数年后，尚有异体同嗜之替人在。

民国二年九秋之月，匪遑谨叙。

卷一

娥皇女英

佚史：帝尧，娶富宜氏，生九男二女。长子监明，早歿，未得立。次子朱翬，狠媚。帝尧悲之，使后稷放之丹水。尧在位七十载，欲求贤德以逊位。群臣举盲人子。父顽，母嚚，象傲，能和以孝。尧欲试之，妻以娥皇、女英，以观厥刑。治装下嫁于妫水之北，使为舜妇于虞氏之家。舜尚见帝，帝馆甥于贰室而飧之，迭为宾主。其所居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饭糗茹草，以德化。娥皇、女英皆执妇道。

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阶。瞽叟焚廩，忽有天梯缘之下。使浚井，从而逐之，舜由旁孔出。而象不知，喜曰：“谟盖都君咸我绩。牛羊父母，仓廩父母。干戈，朕，琴，朕；弓矢，朕。”见娥皇、女英谓曰：“二嫂可治朕栖！”象往入舜宫，舜在床弹五弦之琴。象忸怩曰：“郁陶思君尔！”舜曰：“惟兹臣庶，汝其于予治！”帝尧闻之，以舜为贤，欲禅以位。舜居摄二十有八载。尧崩，舜受终于文祖，为有虞氏。

被衫衣鼓琴，造《南风》之诗，其诗曰：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娥皇、女英嫫而理阴教，而天下大治。时，卿云见，西王母来朝，献白环玉块，息慎氏贡弓矢，玄都贡宝玉。舜在位六十有一载。子义钧，不肖，封于商，是为商均。禅位于禹。又十有七载，舜南巡狩，崩于中抬之野，乃百十有一岁，娥皇、女英追思帝舜盛德，泪染湘竹，竹为之斑。因援琴作《苍梧怨》曲，韵高

调古，匹美虞韶。所谓南风之薰，可以解愠，苍梧之恐，可以写忧者也！

姜嫄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姜嫄，炎帝后。姜姓有郤氏女，名嫄。为帝啻元妃，后稷之母。姜嫄出野，见巨人迹，心忻然悦，欲践之，践之而身动如孕者。居期而生子，以为不祥，弃之隘巷，马牛过者皆辟不践，徙置之林中，适会山林多人，迁之而弃渠中冰上，飞鸟以其翼覆荐之。姜？以为神，遂收养长之。初欲弃之，因名曰弃。弃为儿时，屹如巨人之志。其游戏，好种树麻菽美。及为成人，遂为耕农，相地之宜，宜谷者稼稿焉，民皆法则之。帝尧闻之，举弃为农师，天下得其利，有功。帝舜曰：“弃，黎民始饥，尔后稷播时百谷。”封弃于郤，号曰后稷，别姓姬氏。后稷之兴，在陶唐、虞、夏之际，皆有令德。

按古者天子祭天于郊，而配以先？。其礼以玄鸟至日，用太牢祀之。天子亲往，后率九嫔，御以从。当时姜？出祀郊？，见大人迹而覆其拇，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。期年而生弃，是为耕农之鼻祖。其说颇为神奇，后世多有疑之者。

苏氏云：“凡物之异于常物者，其取天地之气常多，故其生也或异。麒麟之生异于牛羊，蛇龙之生异于鱼鳖，物固有然者矣。神人之生，而有以异于人。何足怪哉！斯言得之矣。”

红线

《甘泽谣》：红线，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，善弹阮咸，又通经史，嵩遣其掌笈表，号曰“内记室”。时军中大宴，红线谓嵩曰：“羯鼓之音颇悲，调其声者，必有事也。”嵩亦明晓音律，曰：“如汝所言。”乃召而问之，云：“某妻昨夜亡，不敢请假。”嵩遽遣放归。时至德之后，两河未宁。初至招义军，以釜阳为镇，命嵩固守，控压山东。杀伤之余，军府草创。朝廷复遣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，男娶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女，三镇互为姻娅，人使日浹往来。而田承嗣尝患热毒风，遇夏增剧，每曰：“我若移镇山东，纳其凉冷，可缓数年之命。”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，号外宅男，而厚恤养之。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，卜选良日，将并潞州。嵩闻之，日夜忧闷，咄咄自语，计无所出。时夜漏将传，辕门已闭，杖策庭除，惟红线从行。红线曰：“主自一月，不遑寝食，意有所属，岂非邻境乎？”嵩曰：“事系安危，非尔能料。”红线曰：“某虽贱品，然亦有解主忧者。”嵩乃具告其事，曰：“我承祖父遗业，受国家大恩，一旦失其疆土，至数百年勋伐尽矣。”红线曰：“易尔。不足劳主忧也，乞放某一到魏郡，看其形势，观其有无。今一更首途，三更可以复命。请先定一走马，兼具寒暄书，其它即俟某却回也。”嵩大惊曰：“不知汝是异人，吾之暗也。”

然事若不济，反速其祸，奈何？”红线曰：“某之行，无不济者。”乃入闺房，饰其行具。梳乌蛮髻，攒金凤钗，衣紫绣短袍，系青丝轻履，胸前佩龙文匕首，额上书太乙神名。

再拜而倏忽不见。嵩乃返身闭户，背烛危坐。常时饮酒不过数合，是夕举觞十余不醉。忽闻晓角吟风，一叶坠落，惊而起视，即红线回矣。嵩喜而慰问曰：“事谐否？”曰：“不敢辱命。”又问曰：“无伤杀否？”曰：“不至是，仅取床头金合为信耳。”红线曰：“某子夜前三刻，即到魏郡，凡历数门，遂及寝所。闻外宅男止于房廊，睡声雷动。见中军士卒，步于庭庑，传呼风生。某发其左扉，抵其寝帐。田亲家翁止于帐内，鼓趺酣眠。头枕文犀，髻包黄郛，枕前露一七星剑，剑前仰开一金合，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，复着名香及美珍散覆其上。

扬威玉帐，但期心豁于生前，梦寝兰堂，不觉命悬于手下。

宁劳擒纵，只益伤嗟。时则烛炬光凝，炉香煨烬，侍人四布，兵器森罗。或头触屏风鼾而鼯者，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。某拔其簪珥，縻其襦裳，如病如昏，皆不都寤。遂持金合以归。既出魏城西门，将行二百里，见铜台高揭，漳水东流，晨鸡动野，斜月在林。忧往喜怀，顿忘于行役；感知酬德，仰副于心期。所以夜漏三时，往返七百余里，入危邦，一道经五六城，冀减主忧，敢言其苦。”嵩乃发使遗承嗣书曰：“昨宵有客从魏中来，云：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，不敢留驻，谨却封纳。”专使星驰，夜半方到。见搜拥金合，一军忧疑。使者以马捶叩门，非时请见。承嗣遽出，以金合授之，奉承之时，惊惶绝倒。遂驻使者止于宅中，狎以宴私，多其赐赆，明日遣使赉缯帛三万匹，名马二百匹，他物称是，以献于嵩曰：“某之首领，系在恩私。便宜知过自新，不复更贻伊戚。专膺指使，敢议姻亲。役当奉轂后车，来则麾鞭前马，所置纪纲仆号，为外宅男者，本防他盗，亦非异图。今并脱其甲裳，放归田亩矣。”由是一两月内，河北河南，人使交至。而红线辞去。嵩曰：“汝生我家，而今欲安往？又方赖汝力，岂可议行？”红线曰：“某前

世本男子，游学江湖间，读神农药书，而救世人灾患。时里有孕妇，忽患蛊症。某以芫花酒下之，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。是某一举杀三人，阴力见诛，降为女予，使身居贱隶，气禀贼星，所幸生于公家，今十九年矣。使身厌罗绮，口穷甘鲜，宠待有加，荣亦至矣。况国家建极，庆且无疆。此辈背违天理，当尽弭患。昨往魏郡，以示报恩。两地保其城池，万人全其性命，使乱臣知惧，烈士安谋，在某一妇人，功亦不小，固可赎其前罪，还其本身，便当遁迹尘中，栖心物外，澄清一气，生死长存。”嵩曰：“不然，遗尔千金为居山之所给。”红线曰：“事关来世，安可预谋？”嵩知不可驻留，乃广为饯别，悉集宾客，夜宴中堂。嵩以歌送红线酒，请座客中冷朝阳为词，词曰：“采菱歌怨木兰舟，送客魂消百尺楼。还是浴妃乘雾去，碧天无际水空流。”歌毕，嵩不胜悲。红线返袂且泣，因推醉离席，遂亡其所在。

西施郑旦

《吴越春秋》：越王谓大夫种曰：“孤闻吴王淫而好色，惑乱沉湎，不领政事；因此而谋，可乎？”种曰：“可破。夫吴王淫而好色，宰嚭佞以曳心，往献美女，其必受之。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。”越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使相者，国中得苕萝山鬻薪之女，曰西施、郑旦，饰以罗縠，教以容步，习于土城，临于都巷。三年学服，面献于吴。乃使相国苑进，曰：“越王勾践，窃有二女，楚国迫，不敢稽留，谨使臣蠡献之。大王不以鄙陋寝容，愿纳以供箕帚之用。”吴王大悦，曰：“越贡二女，乃勾践尽忠于吴之证也。”子胥谏曰：“不可。王勿受也。臣闻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；昔桀易汤而灭，纣易文王而亡。大王受之，后必有殃。臣闻越王朝书不倦，晦诵竟夜，且聚敢死之士数万，是人不死，必得其愿。越王服诚行仁，听谏进贤，是人不死，必成其名。越王夏被毛裘，冬御絺绤，是人不死，必为对隙。臣闻贤士，国之宝，美女，国之咎。夏亡以妹喜，殷亡以妲己，周亡以褒姒。”吴王不听，遂受其女，国卒亡。

按《吴地记》：嘉兴县南一百里，有语儿亭。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，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，三年始达吴，遂生一子。至此亭，其子一岁能语，因名语儿亭。《越绝书》曰：西施亡吴后，复归范蠡，同泛五湖而去。

按《沓环记·采兰杂志》：西施举体有异香。每沐浴竟，宫人争取其水，积之罌瓮，用松枝洒于帷幄，满室俱香。罌瓮中积久，下有浊渣，凝结如膏，宫人取以晒干，香逾于水，谓

之沈水，制锦囊盛之，佩于宝袜。交趾密香树，水沈者曰沈水。亦因此借名。

卓文君

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：司马相如，蜀郡成都人，字长卿。以资为郎，事孝景帝，为武骑常侍。因病免，客游梁。

梁孝王令与诸生问舍，乃著《子虚之赋》。会梁孝王卒，相如归，而家贫，无以自业。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。相如往，舍都亭。临邛令缪为恭敬，日往朝相如。临邛中富人卓王孙为具召之，并召令。令既至，卓氏客以百数。长卿病不能往，临邛令自往迎相如。酒酣，临邛令前奏琴曰：“窃闻长卿好之，愿以自娱。”长卿辞谢，为鼓一再行。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，好音，故相如缪与令相重，而以琴心挑之。相如之临邛，从车骑，雍容闲雅甚都，及饮卓氏，弄琴，文君窃从户窥之，心悦而好之，恐不得当也。既罢，相如乃令人厚赐文君侍者通殷勤。文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乃与驰归成都。家居徒四壁立。卓王孙大怒曰：“女至不材，我不忍杀，不分一钱也。”人或谓王孙，王孙终不听。文君久之不乐，曰：“长卿第俱如临邛，从昆弟假贷，犹足为生，何至自苦如此？”相如与俱之临邛，尽卖其车骑，买一酒舍酤酒，而令文君当炉，相如身自著犢鼻褌，与庸保杂作，涤器于市中。卓王孙闻而耻之，为杜门不出。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：“有一男两女，所不足者非财也。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，长卿故倦游，虽贫，其人材足依也，且又令客，奈何相辱如此？”卓王孙不得已，分与文君僮百人，钱百万，及其嫁时衣被财物。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，买田宅，为富人。居久之，蜀人杨得意为狗监，侍上。上读《子虚赋》而善之，得意曰：“臣邑人司马相如为此赋。”上召问相如，

相如请为天子游猎赋。赋成奏之，天子以为郎。唐蒙略通夜郎，因通西南夷道。邛？之君长，闻南夷与汉通，得赏赐多，多愿为内臣妾，请吏。天子拜相如为中郎将，建节往使。乘传至蜀。蜀太守以下郊迎，县令负弩先驱。于是卓王孙喟然而叹，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。

王嫱

《后汉书·匈奴列传》：初，元帝时，以良家子选入掖庭。时呼韩邪来朝，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。昭君之宫数岁，不得见御，积悲怨，乃请掖庭令求行。呼韩邪临辞大会，帝召五女以示之。昭君丰容靓饰，光明汉宫，顾景裴回，竦动左右。帝见大惊，意欲留之，而难于失信，遂与匈奴。生二子。及呼韩邪死，其前阏氏子代立，欲妻之。昭君上书求归，成帝敕令从胡俗，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。

按《西京杂记》：“元帝后宫既多，不得长见。乃使画工图形，按图召幸之。诸宫人皆赂画工，多者十万，”少者亦不减五万。独王嫱不肯，遂不得见。匈奴入朝，求美人为阏氏，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。及去召见，貌为后宫第一。善应对，举止闲雅。帝悔之，而名籍已定。帝重信于外国，故不复更人。乃重案其事，画工皆弃市，籍其家资皆巨万。

按《妆楼记》：明妃，秭归人。临水而居，恒于溪中盥手，溪水尽香，今名香溪。

按邹之临《女侠传》：昭君，字嫱，秣陵人也。初元帝时，以良家子选入掖庭。会匈奴单于朝求美人为阏氏，帝敕以宫女赐之。昭君入宫数岁，未得见御，积悲怨，乃请掖庭令求行。单于临辞大会，帝召女以示之。昭君丰容靓色，光明汉宫。顾影徘徊，竦动左右。帝见大惊，意欲留之，而重难更改，遂与匈奴。昭君戎服乘马，提一琵琶出塞而去。

薛瑶英

《杜阳杂编》：元载宠姬薛瑶英，攻诗书，善歌舞；仙姿玉质，肌香体轻。虽旋波摇光，飞燕、绿珠不能过也。瑶英之母赵娟，亦本岐王之爱妾也。后出为薛氏之妻，生瑶英。而幼以香啖之，故肌香也。及载纳为姬，处金丝之帐，却尘之褥。其褥出自勾骊国，一云是却尘之兽毛所为；其色殷鲜，光软无比。衣龙绡之衣，一袭无一二两；搏之，不盈一握。载以瑶英体轻，不胜重衣，故亦异国求是服也。唯贾至、杨公南与载友善，故往往得见歌舞。至因赠诗曰：“舞怯铢衣重，笑疑桃脸开，方知汉武帝，虚筑避风台。”公南亦做长歌褒美，其略云：“雪面澹娥天上女，凤箫鸾翅欲飞去；玉钗宝翠步无尘，楚腰如柳不胜春。”瑶英善为巧媚，载惑之，怠于庶务。而瑶英之父曰宗本，兄曰崇义，与赵娟递相出入，以构贿赂，号为关节，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腹心。而宗本辈以事告者，载未尝不颔之。天下赍宝货求大官职，无不恃载权势，指薛、卓为梯媒。及载伏诛，瑶英自为俚妻矣。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而崇贪名，自一妇人而致也。尤物移人，不可惧哉！

隨風

《拾遗记》：石季伦爱婢名隨風，魏末于胡中得之。年始十岁，使房内养之。至十五，无有比其容貌，特以姿态见美。妙别玉声，巧观金色、石氏之富，方比王家，骄侈当世，珍宝奇异，视问瓦砾，积如粪土，皆殊方异国所得，莫有辨识其出处者。乃使隨風别其声色，悉知其处。言西方北方，玉声沉重而性温润，佩服者益人性灵；东方南方，玉声轻洁而性清凉，佩服者利人精神。石氏侍人，美艳者数千人，隨風最以文辞擅爱。石崇尝语之曰：“吾百年之后，当指白日，以汝为殉！”答曰：“生爱死离，不如无爱，妾得为殉，身其何朽？”于是弥见宠爱。崇常择美姿容相类者十人，装饰衣服大小一等，使忽视不相分别，常侍于侧。使隨風调玉以付工人，为倒龙之佩，紫金为凤冠之钗，言刻玉为倒龙之势，铸金钗象凤皇之冠。结袖绕楹而舞，昼夜相接，谓之“恒舞”。欲有所召，不呼姓名，悉听钗声，视钗色。

玉声轻者居前，金色艳者居后，以为行次而进也。使数十人各含异香，行而语笑，则口气从风而扬。又屑沉水之香如尘末，布象床上，使所爱者践之，无迹者赐以真珠百？，有迹者节其饮食，令身轻弱。故闺中相戏曰，“尔非细骨轻躯，那得百？真珠？”及隨風年三十，妙年者争嫉之，竞相排毁。石崇受譖润之言，即退隨風为房老，使主群少，乃怀怨而作五言诗曰：“春华谁不美，卒伤秋落时。突烟还自低，鄙退岂所期。桂芳徒自蠹，失爱在蛾眉。坐见芳时歇，憔悴空自嗤。”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，至晋末乃止。

步非烟

皇甫枚《非烟传》：临淮武公业，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。爱妾曰非烟，姓步氏，容止纤丽，若不胜绮罗。善秦声，好文墨，尤工击瓿，其韵与丝竹合。公业甚嬖之。其比邻，天水赵氏第也，亦衣纓之族，不能斥言。其子曰象，端秀有文，才弱冠矣。时方居丧礼。忽一日，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，神气俱丧，废食息焉。乃厚赂公业之阍，以情告之。阍有难色，复为厚利所动，乃令其妻伺非烟闲处，婉述象意。

非烟闻之，但含笑凝睇而不答。门媪尽以语象，象发狂心荡，不知所如。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：“一睹倾城貌，尘心只自猜。不随萧史去，拟学阿兰来。”以所题密缄之，祈门媪达非烟。烟读毕，吁嗟良久，谓媪曰：“我亦曾窥见赵郎，大好才貌。此生福薄，不得当之。”盖鄙武生粗悍，非良配耳。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，曰：“绿惨双蛾不自持，只缘幽恨在新诗。郎心应似琴心怨，脉脉春情更泥谁。”封付门媪，令遗象。象启缄吟讽数四，拊掌喜曰：“吾事谐矣！”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，曰：“珍重佳人赠好音，彩笺方翰两情深。薄于蝉翼难供恨，密似蝇头未写心。疑见落花迷碧洞，只思轻雨洒幽襟。百回消息千回梦，裁作长谣寄绿琴。”诗去旬日，门媪不复来。象忧懣恐事泄，或非烟追悔。春夕，于前庭独坐，赋诗曰：

“绿暗红藏起暝烟，独将幽恨小庭前。重重良夜与谁语，星隔银河月半天。”明日，晨起吟际，而门媪来，传非烟语曰：

“勿讶旬日无信，盖以微有不安。”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，并岩荅笺，诗曰：“无力严妆倚绣枕，暗题蝉锦思难穷。近来赢

得伤春病，柳弱花蒨怯晓风。”象结锦囊于怀，细读小简，又恐烟幽思增疾，乃剪乌丝简为回缄，曰：“春日迟迟，人心悄悄。自因窥觐，长役梦魂。虽羽驾尘襟，难于会合。而丹诚皎日，誓以周旋。况又闻乘春多感，芳履违和，耗冰雪之妍姿，郁蕙兰之佳气。忧抑之极，恨不翻飞。企望宽情，无至憔悴。莫孤短韵，宁爽后期。倘？寸心，书岂能尽。兼持菲什，仰继华篇。伏惟试赐凝盼。”诗曰：“见说伤情为见春，想封蝉锦绿蛾颦。”

即头与报烟卿道，第一风流最损人。”閨媪既得回报，径赍诣烟阁中。武生为府掾属，公务繁伙，或数夜一直，或竟日不归。是时适值生入府曹，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。既而长太息曰：“丈夫之志，女子之心，情契魂交，视远如近也。”于是阖户垂幌，为书曰：“下妾不幸，垂髫而孤。中间为媒妁所欺，遂匹合于琐类。每至清风朗月，移玉桂以增怀；秋帐冬釭，泛金徽而寄恨。岂期公子忽贻好音，发华缄而思飞，讽丽句而目断。所恨洛川波隔，贾午墙高。联云不及于秦台，荐梦尚遥于楚岫。犹望天从素愿，神假微机，一拜清光，九殒无恨。兼题短什，用寄幽怀。伏惟特赐吟讽也。”诗曰：“画檐春燕须同宿，兰浦双鸳肯独飞。长恨桃源诸女伴，等闲花里送郎归。”封讫，召閨媪令达于象。象览书及诗，以烟意稍切，喜不自持。但静室焚香，虔祷以俟。忽一日将夕，閨媪促步而至，笑且拜曰：“赵郎愿见神仙否？”赵惊，连问之，传烟语曰：“今夜功曹府直，可谓良时。妾家后庭，郎君之前垣也。不渝惠好，专望来仪。方寸万重，悉俟晤语。”既曛黑，象乃跻梯而登。烟已令重榻而下。既下，见烟靚妆盛服，立于花下。拜讫，俱以喜极不能言。乃相携自后门入房中，背盥解幌，尽缱绻之意焉。及晓钟初动，复送象于垣下。烟执象泣曰：“今日相遇，

乃前生姻缘耳！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，放荡如斯，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，愿深鉴之。”象曰：“揖希世之貌，见出入之心，已誓幽衷，永奉欢狎。”言讫，象逾垣而归。明日，托阍媪赠烟诗，曰：“十洞三清虽路阻，有心还得傍瑶台。瑞香风引思深夜，知是蕊宫仙驭来。”烟览诗微笑，复赠象诗曰：“相思只怕不相识，相见还愁却别君。愿得化为松上鹤，一双飞去入云行。”封付阍媪，仍令语象曰：“赖妾有小小篇咏，不然，君作几许大才面目？”兹不盈句，常得一期于后庭矣。展微密之思，罄宿昔之心，以为鱼鸟不知，神人相助。或景物寓目，歌诗寄情，来往更繁，不能悉载。如是者周岁。无何，烟数以细过挹其女奴，奴阴衔之。乘间尽以告公业。公业曰：“汝慎言，我当伺察之。”后至直日，乃伪陈状请假。迨如常入直，遂潜于里门。街鼓既作，匍伏而归。循墙至后庭，见烟方倚户微吟，象则据垣斜睇。公业不胜其愤，挺前欲擒，象觉跳去，搏之，得其半襦。乃入室，呼烟诘之。烟色动声战，而不以实告。公业愈怒，缚之大柱，鞭楚血流。但云：“生得相亲，死亦无恨。”深夜，公业怠而假寐。烟呼其所爱女仆曰：“与我一杯水。”水至，饮尽而绝。公业起，将复笞之，已死矣。乃解缚，举至阁中，连呼之，声言烟暴疾至殒。后数日，窆于北邙。而里巷间皆知其强死矣。象因变服易名，远窜江浙间。洛阳才士，有崔、李二生，常与武掾游处。崔赋诗，末句云：“恰似传花人饮散，空床抛下最繁枝。”其夕，梦飞烟谢曰：“妾貌虽不逮桃李，而零落过之。捧君佳什，愧仰无已。”李生诗末句云：“艳魄香魂如有在，还应羞见坠楼人。”其夕，梦烟戟手而言曰：“士有百行，君得全乎？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？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。”数日，李生卒，时人异焉。

崔护妻

孟棻《本事诗》：博陵崔护，资质甚美，而孤洁寡合。

举进士下第。清明日，独游都城南，得居人庄，一亩之宫，花木丛萃，寂若无人。扣门久之，有女子自门隙窥之，问曰：“谁也？”护以姓氏对，曰：“寻春独行，酒渴求饮。”女入，以杯水至。开门设床命坐。独倚小桃斜柯伫立，而意属殊厚。妖姿媚态，绰有余妍。崔以言挑之，不对。彼此目注者久之。崔辞去，送至门，如不胜情而入。崔亦眷盼而归。尔后绝不复至。及来岁清明日，忽思之，情不可抑，径往寻之。门墙如故，而已锁扃之。崔因题诗于左扉曰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后数日，偶至都城南，复往寻之。闻其中有哭声，扣门问之。有老父出曰：“君非崔护耶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又哭曰：“君杀吾女！”崔惊怛，莫知所答。父曰：“吾女笄年知书，未适人。自去年以来，常恍惚若有所失。

比日与之出，及归，见在左扉有字，读之，入门而病。遂绝食数日而死。吾老矣，惟此一女，所以不嫁者，将求君子，以托吾身。今不幸而殒，得非君杀之耶？”又持崔大哭，崔亦感恻，请入哭之，尚俨然在床。崔举其首，枕其股，哭而祝曰：“某在斯，某在斯！”须臾开目，半日复活。老父大喜，遂以女归之。

梁夫人

按《宋史·韩世忠传》：世忠妻梁氏及子亮为苗傅所质，防守严密。朱胜非给傅曰：“今白太后，遣二人慰抚世忠，则平江诸人益安矣。”于是召梁氏入，封安国夫人，俾迓世忠，速其勤王。梁氏疾驱出城，一日夜会世忠于秀州。

兀术入侵，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，中军驻江湾，后军驻海口，俟敌归邀击之。金兵至，世忠已先屯焦山寺。兀术遣使通问，约日大战，许之。战将十合，梁夫人亲执桴鼓，金兵终不得渡，尽归所掠。建康六年，授世忠武宁安化军节度使、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，置司楚州。世忠披草莱，立军府，与士同力役。夫人梁亲织薄为屋。

按《镇江府志》：梁氏，京口娼也。尝五更入府候贺朔。忽于廊柱下见一虎蹲卧，鼻息訇訇然，亟走出。复往视之，乃一卒也。因问其姓名为韩世忠，心异之，密告其母，谓定非凡人。乃邀至家，具酒食，深相结纳，资以金帛，约为夫妇。世忠后立殊功，为中兴名将，遂封安国夫人。亲执桴鼓，敌不能济，俘获甚众。寻又邀兀术于黄天荡，几成擒矣，一夕凿河遁去。梁疏言世忠失机纵敌，乞加罪责，举朝为之动色。

红拂

张说《虬髯客传》：隋炀帝之幸江都也。命司空杨素守西京。素骄贵，又以时乱，天下之权重望崇者，莫我若也。

奢贵自奉，礼异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宾客上谒，未尝不踞床而见，令美人捧出。侍婢罗列，颇僭于上。末年愈甚，无复知所负荷，有扶危持颠之心。一日，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，献奇策。素亦踞见。公前揖曰：“天下方乱，英雄竞起。公为帝室重臣，须以收罗豪杰为心，不宜踞见宾客。”素敛容而起，谢公，与语，大悦，收其策而退。当公之骋辩也，一妓有殊色，执红拂，立于前，独目公。公既去，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：“问去者处士第几？住何处？”公具以对。妓诵而去。公归逆旅。其夜五更初，忽闻叩门而声低者，公起问焉。乃紫衣戴帽人，杖揭一囊。公问谁。曰：“妾，杨家之红拂妓也。”公遽延入。脱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丽人也，素面画衣而拜。公惊答拜。曰：“妾侍杨司空久，阅天下之人多矣，无如公者。丝萝非独生，愿托乔木，故来奔耳。”公曰：“杨司空枚重京师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彼尸居余气，不足畏也。诸妓知其无成，去者众矣。彼亦不甚逐也。计之详矣，幸无疑焉。”问其姓。曰：“张。”问其伯仲之次。曰：“最长。”观其肌肤，仪状，言词，气性，真天人也。公不自意获之，愈喜愈惧，瞬息万虑不安。而窥户者无停履。数日，亦闻追访之声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马排闥而去。

崔莺莺

《会真记》：贞元中，有张生者，性温茂，美风容，内秉坚孤，非礼不可入。或朋从游宴，扰杂其间，他人皆汹汹拳拳，若将不及，张生容顺而已，终不能乱。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，知者诘之。谢而言曰：“登徒子非好色者，是有凶行。余真好色者，而适不我值。何以言之？大凡物之尤者，未尝不留连于心，是知其非忘情者也。”诘者识之。无几何，张生游于蒲。蒲之东十余里，有僧舍曰普救寺，张生寓焉。适有崔氏孀妇，将归长安，路出于蒲，亦止兹寺。崔氏妇，郑女也。张出于郑，绪其亲，乃异派之从母。是岁，浑瑊薨于蒲。有中人丁文雅，不善于军，军人因丧而扰，大掠蒲人。崔氏之家，财产甚厚，多奴仆。旅寓惶骇，不知所托。先是，张与蒲将之党有善，请吏护之，遂不及于难。十余日，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，令于军，军由是戢。郑厚张之德甚，因饰饌以命张，中堂宴之。复谓张曰：“姨之孤嫠未亡，提携幼稚。不幸属师徒大溃，实不保其身。弱子幼女，犹君之生。岂可比常恩哉！今俾以仁兄礼奉见，冀所以报恩也。”命其子，曰欢郎，可十余岁，容甚温美。次命女：“出拜尔兄，尔兄活尔。”久之，辞疾。郑怒曰：“张兄保尔之命。不然，尔且掳矣。能复远嫌乎？”久之，乃至。常服睟容，不加新饰，垂鬟接黛，双脸断红而已。颜色艳异，光辉动人。张惊，为之礼。因坐郑旁，以郑之抑而见也，凝睇怨绝，若不胜其体者。问其年纪。郑曰：“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，终今贞元庚辰，生年十七矣。”张生稍以词导之，不对。终席而罢。张自是惑之，愿致其情，无由

得也。崔之婢曰红娘。生私为之礼者数四，乘间遂道其衷。婢果惊沮腴然而奔。张生悔之。翼日，婢复至。张生乃羞而谢之，不复云所求矣。婢因谓张曰：“郎之言，所不敢言，亦不敢泄。然而崔之姻族，君所详也。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？”张曰：“余始自孩提，性不苟合。或时纨绔间居，曾莫流盼。不为当年，终有所蔽。昨日一席间，几不自持。数日来行忘止，食忘饱，恐不能逾旦暮，若因媒氏而娶，纳采问名，则三数月间，索我于枯鱼之肆矣。尔其谓我何？”婢曰：“崔之贞慎自保，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。下人之谋，固难入矣。然而善属文，往往沉吟章句，怨慕者久之。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。不然，则无由也。”张大喜，立缀《春词》二首以授之。是夕，红娘复至，持彩笺以授张，曰：“崔所命也。”题其篇曰《明月三五夜》。其词曰：“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拂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”张亦微喻其旨。

是夕，岁二月旬有四日矣。崔之东有杏花一株，攀援可逾。

既望之夕，张因梯其树而逾焉。达于西厢，则户半开矣。红娘寝于床。生因惊之。红娘骇曰：“郎何以至？”张因给之曰：“崔氏之笺召我也。尔为我告之。”无几，红娘复来，连曰：“至矣，至矣！”张生且喜且骇，必谓获济。及崔至，则端服严容，大数张曰：“兄之恩，活我之家，厚矣。

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。奈何因不令之婢，致淫逸之词：始以护人之乱为义，而终掠乱以求之。是以乱易乱，其去几何？诚欲寝其词，则保人之奸，不义。明之于母，则背人之惠，不祥。将寄于婢仆，又惧不得发其真诚。是用托短章、愿自陈启。犹惧兄之见难，是用鄙靡之词，以求其必至。非礼之动，能不愧心。特愿以礼自持。无及于乱！”言毕，翻然而逝。张自失者久之。复逾而出，于是绝望。数夕，张生临轩独寝，忽有人

觉之。惊骇而起，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，抚张曰：“至矣，至矣！唾何为哉！”并枕重袭而去。张生拭目危坐久之，犹疑梦寐。然而修谨以俟。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。至，则娇羞融冶，力不能运支体，曩时端庄，不复同矣。是夕，旬有八日也。斜月晶莹，幽辉半床。张生飘飘然，且疑神仙之徒，不谓从人间至矣。有顷，寺钟鸣，天将晓。红娘促去。崔氏娇啼宛转，红娘又捧之而去，终夕无一言。张生辨色而兴，目疑曰：“岂其梦邪？”及明，睹妆在臂，香在衣，泪光荧荧然，犹莹于茵席而已。是后又十余日，杳不复知。张生赋《会真诗》三十韵，未毕，而红娘适至，因授之，以贻崔氏。自是复容之。朝隐而出，暮隐而入，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，儿一月矣。张生常诘郑氏之情。

则曰：“我不可奈何矣。”因欲就成之。无何，张生将之长安，先以情谕之。崔氏宛无难词，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。将行之再夕，不可复见，而张生遂西下。数月，复游于蒲，会于崔氏者又累月。崔氏甚工刀札，善属文。求索再三，终不可见。往往张生自以文挑，亦不甚睹览。大略崔之出人者，艺必穷极，而貌若不知；言则敏辩，而寡于酬对。待张之意甚厚，然未尝以词继之。时愁艳幽邃，恒若不识，喜愠之容，亦罕形见。异时独夜操琴，愁弄凄恻。张窃听之。求之，则终不复鼓矣。以是愈惑之。张生俄以文调及期，又当西去。当去之夕，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。崔已阴知将诀矣，恭貌怡声，徐谓张曰：“始乱之，终弃之，固其宜矣。愚不敢恨。必也君乱之，君终之，君之惠也。则殁身之誓，其有终矣。又何必深感于此行？然而君既不悻，无以奉宁。君常谓我善鼓琴，向时羞颜，所不能及。今且往矣，既君此诚。”因命拂琴，鼓《霓裳羽衣序》，不数声，哀音怨乱，不复知其是曲也。左右皆遑歔。崔

亦遽止之，投琴，泣下流连，趋归郑所，遂不复至。明旦而张行。明年，文战不胜，张遂止于京。因贻书于崔，以广其意。崔氏缄报之词，粗载于此，曰：“捧览来问，抚爱过深。儿女之情，悲喜交集，兼惠花胜一合，口脂五寸，致耀首膏唇之饰。虽荷殊恩，谁复为容！睹物增怀，但积悲叹耳。伏承便于京中就业，进修之道，固在便安。但恨僻陋之人，永以遐弃。命也如此，知复何言！自去秋已来，常忽忽如有所失。于喧哗之下，或勉为语笑，闲宵自处，无不泪零。乃至梦寐之间，亦多感咽。离忧之思，绸缪繾綣，暂若寻常。幽会未终，惊魂已断。虽半衾如暖，而思之甚遥。一昨拜辞，倏逾旧岁。长安行乐之地，触绪牵情。何幸不忘幽微，眷念无时。鄙薄之志，无以奉酬。至于终始之盟，则固不忒。鄙昔中表相因，或同宴处。婢仆见诱，遂致私诚。儿女之心，不能自固。君子有援琴之挑，鄙人无投梭之拒。及荐寝席，义盛意深。愚陋之情，永谓终托。岂期既见君子，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，不复明侍巾帨。没身永恨，含叹何言！倘仁人用心，俯遂幽眇，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如或达士略情，舍小从大，以先配为丑行，以要盟为可欺。则当骨化形销，丹诚不泯，因风委露，犹托清尘。存没之诚，言尽于此。临纸呜咽，情不能申。千万珍重，珍重千万！玉环一枚，是儿婴年所弄，寄充君子下体所佩。玉取其坚润不渝，环取其终始不绝。兼乱丝一绚，文竹茶碱子一枚。此数物不足见珍。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，弊志如环不解，沮痕在竹，愁绪萦丝。因物达情，永以为好耳。心迹身遐，拜会无期。幽愤所锺，千里神合。千万珍重！春风多厉，强饭为嘉。慎言自保，无以鄙为深念。”张生发其书于所知，由是时人多闻之。所善杨巨源好属词，因为赋《崔娘诗》一绝云：“清润潘郎玉不如，中庭蕙草雪梢初。风流才子多春思，肠断萧娘一纸书。”河南

元稹亦续生《会真诗》三十韵，诗曰：“微月透帘栊，莹光度碧空。遥天初缥缈，低树渐葱茏。龙吹过庭竹，鸾歌拂井桐。罗绡垂薄雾，环响轻风。绛节随金母，云心捧玉童。

更深入悄悄，晨会雨蒙蒙。珠莹光文履，花明隐绣龙。瑶钗行彩凤，罗帔掩丹虹。言自瑶华蒲，将朝碧玉宫。因游洛城北，偶向宋家东。戏调初微拒，柔情已暗通。低鬟蝉影动，回步玉尘蒙。转面流花雪，登床抱绮丛。鸳鸯交颈舞，翡翠合欢笼。眉黛羞偏聚，唇朱暖更融。气清兰蕊馥，肤润玉肌丰。无力慵移腕，多娇爱敛躬。汗流珠点点，发乱绿葱葱。

方喜千年会，俄闻五夜穷。留连时有恨，缱绻意难终。慢脸含愁态，芳词誓素衷。赠环明运合，留结表心同。啼粉流宵镜，残灯远暗虫。华光犹冉冉，旭日渐曈曈。乘鸾还归洛，吹箫亦上嵩。衣香犹染麝，枕腻尚残红。幂幂临塘草，飘飘思渚蓬。素琴鸣怨鹤，清汉望归鸿。海阔诚难渡，天高不易冲。行云无处所，萧史在楼中。”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，然而张志亦绝矣。稹特与张厚，因征其词。张曰：“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贵，乘宠娇，不为云，不为雨，则为蛟为螭，吾不知其所变化矣。昔殷之辛，周之幽，据百万之国，其势甚厚。然而一女子败之。溃其众，屠其身，至今为天下明笑。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，是用忍情。”于时坐者皆为深叹。后岁余，崔已委身于人，张亦有所娶。适经所居，乃因其夫言于崔，求以外兄见。夫语之，而崔终不为出。张怨念之诚，动于颜色。崔知之，潜赋一章，词曰：“自从消瘦减容光，万转千回懒下床。不为旁人羞不起，为郎憔悴却羞郎。”竟不之见。后数日，张生将行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：“弃置令何道，当时且自亲，还将旧时意，怜取眼前人。”自是，绝不复知矣。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。予尝于朋会之中，

往往及此意者，夫使知者不为，为之者不惑。贞元岁九月，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，语及于是。公垂卓然称异，遂为《莺莺歌》以传之。崔氏小名莺莺，公垂以命篇。

王娇鸾

按《情史类略》：天顺间，有临安卫王指挥，以从征广西苗蛮违限被参，降调河南南阳卫千户。王有二女：长娇鸾，次娇凤。凤已嫁，惟鸾从行。鸾幼通书史，王之文移，俱属代笔，钟爱甚至。王之妻周氏，有妹嫁于曹，贫而寡，迎使伴鸾，呼为曹姨。值清明节，鸾与曹姨率诸婢戏秋千于后园。忽闻人声，惊视，则墙处有美少年窥视称羨。鸾大惊走匿，遗罗帕于地，生逾垣拾去。方展玩间，旋有侍女来园寻觅。周折数次，生笑曰：“物入人手，尚何觅耶？”侍女曰：“郎君收得，乞以见还。”生曰：“此帕谁人之物？”侍儿曰：“鸾姐，主人爱女也。”生曰：“若鸾姐自来，当即奉璧。”侍女叩生姓氏，并家远近。生曰：“周姓，廷章名，苏州吴江人也。父为本学司教，随任于此。与尊府只一墙之隔。久闻尊姐精于文事，仆有小诗，烦为一致。如得报言，帕可还矣。”女急于得帕，允之。生逾垣而出，少顷复至，以桃花笺叠成方胜，授女，女返命。鸾发缄，得一绝云：“帕出佳人分外香，天公教付有情郎；殷勤寄取相思句，拟作红丝入洞房。”鸾微笑，亦取笺答诗云：“妾身一点玉无暇，产自侯门将相家。静里有亲同对月，闲中无事独看花。碧梧只许来奇凤，翠竹那容入老鸦？寄语异乡孤另客，莫将心事乱如麻！”侍儿捧诗至园，则生已候于墙缺矣。自此诗句往返数次，侍女得赂，喜于传送，不复言罗帕之事。适端阳节，王治酒园中家宴，生往来墙外，恨不得一与席末。是晚，生复寄一绝云：“配成彩线思同结，倾就蒲觞拟共斟。雾隔湘江欢不见，锦葵空有向阳心。”鸾阅诗嗟叹。不意为曹

姨所窥，细叩从来。鸾与姨素厚，因备述之。姨曰：“周生江南之秀，门户相敌，何不遣媒礼聘，成百年之眷乎？”鸾点头称是。遂答诗。末有“多情果有相怜意，好倩冰人片语传”之句。生乃伪托父命，求婚于王。

王亦雅重生，但爱女不欲远嫁他乡，迟疑未许。生遂设计，托以衙斋窄狭，假卫署后园肄业，且以周夫人同姓，请拜为姑。王武人，喜于奉承，许之，且愿任饔飧。周遂寓居园亭，因得以兄妹之礼见鸾，情愈亲密。而曹姨居间，以盟主自任，先立婚誓，始订幽期。从此绸缪无间，恩逾夫妇。约半载，周司教升任去，生托病独留。又半载余，而司教引疾还乡，生闻之，欲谋归觐，而心恋鸾，情不能自割。鸾察其意，因置酒劝驾。且曰：“君恋私情而忘公义，不惟君失子道，累妾亦失妇道矣。”曹姨亦曰：“今暮夜之期，原非久计，公子不如暂归故乡，且觐双亲。倘于定省之间，兼议婚姻之事，早完誓愿，岂不美乎？”周犹豫未决，鸾使曹姨竟以生欲归省为言于王，王致赆饯行。生不得已，始束装。是夜，鸾邀生再伸前誓，且询生居止，以便通信。明日，生归。而司教已与同里一富家议姻，生始颇不欲，已闻其女甚美，贪财慕色，顿忘前誓。未几毕姻，夫妇相得甚欢，不复知鸾为何人矣。鸾久不得生耗，念之成疾，每得便邮，屡以书招之，俱不报。父欲为鸾择配，鸾不可，必欲俟生的信。

乃以重赂遣卫卒孙九，专往吴江致书，附古风一篇，其略云：“忆昔清明佳节时，与君邂逅成相知。嘲风弄月频来往，拨动风情无限思。侯门曳断千金索，携手挨肩游画阁。

好把青丝结死生，盟山誓海情不薄。白云渺渺草青青，才子思亲欲别情。顿觉桃脸无春色，愁听传书雁几声。君行虽不排鸾驭，胜似征蛮父兄去。悲悲切切断肠声，执手牵衣理前誓。

与君成就鸾凤友，切莫苏城恋花柳。自君之去妾攒眉，脂粉慵调发如帚。姻缘两地相思重，雪月风花谁与共。可怜夫妇正当年，空使梅花蝴蝶梦。临风对月无欢好，凄凉枕上魂颠倒。一宵忽梦汝娶亲，来朝不觉愁颜老。盟言愿作神雷电，九天玄女相传遍，只归故里未归泉，何故音容难相见？才郎意假妾意真，再驰驿使陈丹心。可怜三七羞花貌，寂寞香闺思不禁。”曹姨亦作书，备述女甥相思之苦，相望之切。孙九至吴江，得生居于延陵桥下，知生再娶，乃候面，方致其情，生一语不答，入而复出，以昔日罗帕并誓书封还，使鸾勿念。孙九愤然而去，逢人诉之，故生薄幸之名，播于吴下。孙九还报鸾，鸾制《绝命诗》三十六首，复为《长恨歌》数千言，备述合离之事，语甚愤激。欲再遣孙九，孙怒不肯行。

鸾久蓄抱石投崖之意，特不忍自泯没以死，故有待耳。偶值其父有公牒，当投吴江县，勾本卫逃军，乃取从前唱和之词并今日《绝命诗》、《长恨歌》，汇成一帙，合同婚书二纸，总作一缄，入于公牒中，用印发邮，乃父不知也。其晚，鸾沐浴更衣，取昔日罗帕自缢而死。吴江令发封，得鸾诗，大以为奇，为闻于直诣樊公祉。公祉见之忿然，深惜鸾才，而恨廷章之薄幸，命司理密访其人，榜杀之。闻者无不称快。司教亦以忧死。

章台柳

按许尧佐《章台柳传》，天宝中，昌黎韩翃有诗名，性颇落拓，羁滞贫苦。有李生者，与翃友善，家累千金，负气爱才。爱姬曰柳氏，艳绝一时，喜谈谑，善讴咏。李生居之别第，与翃为宴歌之地，而馆翃于其侧。翃素知名，其所候问，皆当时之彦。柳氏自门窥之，谓其侍者曰：“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？”遂属意焉。李生素重翃，无所吝惜。后知其意，乃具膳请翃饮。酒酣，李生曰：“柳夫人容色非常，韩秀才文章特异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，可乎？”翃惊栗，避席曰：“蒙君之恩，解衣辍食久之。岂宜夺所爱乎？”李坚请之。柳氏知其意诚，乃再拜，引衣接席。李坐翃于客位，引满极欢。李生又以资三十万，佐翃之费。翃仰柳氏之色，柳氏慕翃之才，两情皆获，喜可知也。明年，礼部侍郎杨度擢翃上第，屏居间岁。柳氏谓翃曰：“荣名及亲，昔人所尚。

岂宜以濯浣之贱，稽采兰之美乎？”翃由是省家于清池。岁余乏食，鬻妆具以自给。天宝末，盗覆二京，士女奔骇。柳氏以艳独异，且惧不免，乃剪发毁形，寄迹法灵寺。是时侯希逸自平庐节度淄青，素藉翃名，请为书记。洎宣皇帝以神武反正，翃乃遣使间行，求柳氏，以练囊盛麸金，题之曰：“章台柳，章台柳！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柳氏捧金呜咽，左右凄恻，答之曰：“杨柳枝，芳菲节，所恨年年赠离别。一叶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！”无何，有蕃将沙吒利者，初立功，窃知柳氏之色，劫以归第，宠之专房。及希逸除左仆射，入觐，翃得从行。至京师，已失

柳氏所止，叹想不已。偶于龙首冈，见苍头以駮牛驾輜軿，从两女奴。翊偶随之。自车中问曰：“得非韩员外乎？某乃柳氏也。”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，阻同车者，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。及期而往，以轻素结玉合，实以香膏，自车中授之，曰：“当遂永诀，愿置诚念。”乃回车，以手挥之，轻袖摇摇，香车辘辘，目断意迷，失于惊尘。翊大不胜情。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，使人请翊。翊强应之，然意色皆丧，音韵凄咽。有虞侯许俊者，以材力自负，抚剑言曰：“必有故，愿一效用。”翊不得已，具以告之。俊曰：“请足下数字，当立致之。”乃衣缦胡，佩双鞬，从一骑，径造沙吒利之第。候其出行里余，乃被衽执轡，犯关排闥，急趋而呼曰：“将军中恶，使召夫人！”仆侍辟易，无敢仰视。遂升堂，出翊札示柳氏，挟之跨鞍马，逸尘断鞅，倏忽而至。引裾而前曰：“幸不辱命！”四座惊叹。柳氏与翊执手涕泣，相与罢酒。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，翊、俊惧祸，乃诣希逸。希逸大惊曰：“吾平生所为事，俊乃能尔乎？”遂献状曰：“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，久列参佐，累彰勋效，顷从乡赋。有妾柳氏，阻绝凶寇，依止名尼。今文明抚运，遐迩率化。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，凭恃微功，驱有志之妾，干无为之政。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，族本幽、蓟，雄心勇决，却夺柳氏，归于韩翊。义切中抱，虽昭感激之诚，事不先闻，固乏训齐之令。”寻有诏，柳氏宜还韩翊，沙吒利赐钱二百万。柳氏归翊。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。

桂华

按《泾林杂记》：唐伯虎名寅，字子畏，才高气雄，藐视一世，而落拓不羁，弗修边幅，每遇花酒会心处，辄忘形骸。其诗画特为时珍重。锡山华虹山学士尤所推服，彼此神交有年，尚未覩面。唐往茅山进香，道出无锡，计还棹时，当往诣华倾倒。晚泊河下，登岸闲行，偶见乘舆东来，女从如云，有丫环貌尤艳丽。唐不觉心动，潜尾其后。至一高门，众拥而入。唐凝盼怅然，因访居民，知是华学士府。唐归舟，神思迷惑，辗转不寐。中夜忽生一计，若梦魇状，被发狂呼。众惊起问故，唐曰：“适梦中见一天神，朱发獠牙，手持金杵云：‘进香不虔，圣帝见谴，令我击汝。’持杵欲下，予叩头哀乞再三。云：‘姑且恕尔，可只身持香，沿途礼拜，至山谢罪，或可幸免。不则祸立降矣。’予惊醒战悚。今当遵神教，独往还愿。汝辈可操舟速回，勿溷乃公为也。”即微服持包伞，奋然登岸，疾行而去。有追随之者，大怒逐回。潜至华典中，见主柜者，卑词降气曰：“小子吴县人，颇善书，欲投府上写帖，幸为引进。”即取笔书数行于一纸授之。主者持进白华，呼之入。见仪表俊伟，字画端楷，颇有喜色，问：“平日习何业？”曰：“幼读儒书，颇善作文。屡试不得进学，流落至此。愿备书记之末。”公曰：“若尔可作吾大官伴读。”赐名华安，送至书馆。安得进身，潜访前所见丫环，云名桂华，乃公所素宠爱者，计无所出。居久之，偶见郎君文义有未妥处，私加改窜，或为代作。师喜其徒日进，持文夸华。华曰：“此非孺子所及，必倩人耳。”呼子诘之，弗敢隐。因山题试安，援笔立就。举文呈华，手有

枝指。华阅之，词意兼美，益喜甚，留为亲随，俾掌文房。凡往来书札，悉令裁复，咸当公意。未儿，主典者告殂，华命安暂摄，出纳惟慎，毫忽无私。公欲令即代，而嫌其未婚，难以重托，呼媒为择妇。安闻，潜乞于公素所知厚者云：“安蒙主公提拔，复谋为置室，恩同天地。

第不欲重费经营，或以侍儿见配可耳。”所知因为转达，华曰：“婢媵颇众，可令自择。”安遂微露，欲得桂华。公初有难色，而重违其意，择日成婚。另饰一室，供帐华侈。合卺之夕，相得甚欢。居数日，两情益投，唐遂吐露情实，云：“吾唐解元也，慕尔姿容，屈身就役。今得谐所愿，此天缘也。然此地岂宜久羁，可潜遁归苏，彼不吾测，当图谐老耳。”女欣然愿从，遂买小舟，乘夜遄发。天晓，家人见安房门封锁。启视室中，衣饰细软，俱各登记，毫无所取。华沉思莫测其故，令人遍访，杳无形迹。年余，华偶至阖门，见书坊中坐一人，形极类安。从者以告，华令物色之，唐尚在坊，持文翻阅，手亦有枝指。仆尤骇异，询问何人。旁云：“此唐伯虎也。”归以告华，遂持刺往谒。唐出迎，坐定，华审视再三，果克肖。茶至而指露，益信为安无疑。奈难以直言，踌躇未发。唐命酒对酌，半酣，华不能忍，因缕述安去来始末以探之。唐但唯唯。华又云，“渠貌与指颇似公，不识何故？”唐又唯唯，而不肯承。华愈狐疑，欲起别去。唐曰：“幸少从容，当为公剖之。”酒复数行，唐命童秉烛前导，入后堂，请新娘出拜。珠珞重遮，不露娇面，拜毕，唐携女近华，令熟视之，笑曰，“公言华安似不佞，不识桂华亦似此女否？”乃相与大笑而别。华归，厚具妆奁赠女，遂缔姻好云。

绿珠

按宋乐史《绿珠传》：绿珠者。姓梁，白州博白县人。

州则南昌郡，古越地，秦象郡，汉会浦县地。唐武德初，削平萧铣。于此置南州，寻改为白州，取白江为名，州境有博白山，博白江，盘龙洞，房山，双角山，大荒山。山上有池，池中有婢妾鱼。绿珠生双角山下，美而艳。越俗以珠为上宝，生女为珠娘，生男为珠儿。绿珠之字由此而称。晋石崇为交趾采访使，以真珠三斛致之。崇有别庐在河南金谷涧，涧中有金水自太白源来。崇即川阜置圆馆。绿珠能吹笛，又善舞，崇以《明妃曲》教之，而自制新诗曰：“我本良家子。将适单于庭。辞别未及终，前驱已抗旌。仆御流涕别，辕马悲且鸣。哀郁伤五内，涕泣沾珠纓。行行日已远，遂造匈奴城。延伫于穹庐，加我阏氏名。殊类非所安，虽贵非所荣。父子见陵辱，对之惭且惊。杀身良不易，默默以苟生。苟生亦何聊，积思常愤盈。愿假飞鸿翼，乘之以遐征。”

飞鸿不我顾，伫立以屏营。昔为匣中玉，今为粪上英。朝华不足欢。甘与秋草并。传语后世后人：远嫁难为情。”崇又作《懊恼曲》以赠绿珠。崇之美艳者千余人，择数十人妆饰一等，使同侍之，不相分别。刻玉为倒龙，镂金为凤凰钗，结袖绕榼而舞。欲有所召者，不呼姓名。悉听声，视钗色；声轻者居前。钗色艳者居后。以为行次而进。赵王伦乱常，贼类孙秀使人求绿珠。崇方登凉观，临清水。妇女侍侧。使者以告，崇出侍婢数百人以示之，皆蕴兰麝而被罗绮。曰：“任所择。”使者曰：“君侯服御丽则丽矣，然受命指索绿珠，不知

孰是？”崇勃然曰：“吾所爱，不可得也。”秀因是谮伦族之。收兵忽至，崇谓绿珠曰：“我今为尔获罪。”绿珠曰：“愿效死于君前！”崇因止之，于是坠楼而死。崇弃东市。时人名其楼曰绿珠楼。楼在步庚里，近狄泉，在王城东。绿珠有弟子宋祎，有国色，善吹笛。后入晋明帝宫中。今白州有一派水，自双角山出，合容州江，呼为绿珠江。亦犹归州有昭君滩，昭君村，昭君场，吴有西施谷，脂粉塘，盖取美人出处为名。又有绿珠井，在双角山下。耆老传云：“汲此井饮者，诞女必多美丽。里间有识者，以美色无益于国，以巨石填之。尔后虽有产女端妍者，而七窍四肢多不完具。”异哉！山水之使然。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，故白居易诗曰：“不取往者戒，恐贻来者冤。至今村女面，烧灼成瘢痕。”又以不完具而惜焉。牛僧儒《周秦行记》云：“夜宿薄太后庙，见戚夫人，王嬙，太真妃，潘淑妃，各赋诗言志。别有善笛女子，短鬟窄袖具带，貌甚美，与潘氏偕来。太后以接坐居之，令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”

太后顾而谓曰：“识此否？石家绿珠也。潘妃养作妹。”太后曰：“绿珠岂能无诗乎？”绿珠拜谢，作曰：“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声空怨赵王伦。红残钿碎花楼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”太后曰：“牛秀才远来，今日谁人与伴？”绿珠曰：“石卫尉性严忌。今有死，不可及乱。”然事虽诡怪，聊以解颐。噫，石崇之败，虽自绿珠始，亦其来有渐矣。崇常刺荆州，劫夺远使，沈杀客商，以致巨富。又遣王恺鸩鸟，共为鸩毒之事。有此阴谋，加以每邀客宴集，令美人行酒，客饮不尽者，使黄门斩美人。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访崇，丞相素不能饮，辄自勉强，至于沉醉。至大将军，故不饮以观其变，已斩三人，君子曰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。”崇心不义，举动杀人，乌得无报也。非绿珠无以速石崇之诛，非石崇无以显绿珠之名。绿珠之坠楼，

侍儿之有贞节者也。比之于古，则有曰六出。六出者，王进贤侍儿也。进贤，晋愍太子妃。洛阳乱，石勒掠进贤渡孟津，欲妻之。进贤骂曰：“我皇太子妇，司徒公女。胡羌小子，敢干我乎？”言毕投河。六出曰：“大既有之，小亦宜然。”复投河中。又有窃娘者，武周时乔知之宠婢也。盛有姿色，特善歌舞。知之教读书，善属文，深所爱幸。时武承嗣骄贵，内宴酒酣，迫知之将金玉赌窃娘。知之不胜，便使人就家强载以归。知之怨悔，作《绿珠篇》以叙其怨。词曰：“石家新谷重新声，明珠十斛买娉婷。此日可怜无复比，此时可爱得人情。君家闺阁欲窥难，尝将歌舞使人看。富贵雄豪非分理，骄矜势力横相干。辞君去君终不忍，徒劳掩面伤红粉。百年离别在高楼，一旦红颜为君尽。”知之私嘱承嗣家阉奴传诗于窃娘。

窃娘得诗悲泣，投井而死。承嗣令汲出，于衣中得诗，鞭杀阉奴，讽吏罗织知之，以至杀焉。悲夫，二子以爱姬示人，掇丧身之祸。所谓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。《易》曰：“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。”其此之谓乎。其后诗人题歌舞妓者，皆以绿珠为名。庚肩吾曰：“兰堂上客至，绮席清弦抚。自作明君辞，还教绿珠舞。”李元操云：“绛树摇歌扇，金谷舞筵开。罗袖拂归客，留欢醉玉杯。”江总云：“绿珠含泪舞，孙秀强相邀。”绿珠之没，已数百年矣，诗人尚咏之不已，其故何哉？盖一婢子，不知书而能感主恩，愤不顾身，其志烈懔懔，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。至有享厚禄，盗高位，亡仁义之性。怀反覆之情，暮四朝三，惟利是务，节操反不若一妇人，岂不愧哉。今为此传，非徒述美丽，窒祸源。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。季伦死后十日，赵王伦败。

左卫将军赵泉斩孙秀于中书。军士赵骏剖秀心食之。伦因金墉城，赐金屑酒。伦惭，以巾覆面曰：“孙秀误我也。”饮

金屑而死。皆夷家族。南阳生曰，“此乃假天之报怨。不然，何泉夷之立见乎？”

韦氏

按《郑德瞞传》：贞元中，湘潭尉郑德瞞，家居长沙，有亲表居江夏，每岁一往省焉。中间涉洞庭。历湘潭，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，虽白发而有少容。德瞞与语，多及玄解。诘曰：“舟无糗粮，何以为食？”叟曰：“菱芡耳。”德瞞好酒，长挈松醪春，过江夏，遇叟无不饮之，叟饮亦不甚愧荷。德瞞抵江夏，将返长沙。驻舟于黄鹤楼下。傍有鲑贾韦生者，乘巨舟，亦抵于湘潭，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。韦生有女，居于舟之舵櫓，邻女亦来访别，二女同处笑语。夜将半，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：“物触轻舟心自知，风恬浪静月光微。夜深江上解愁思，抬得红蕖香惹衣。”邻舟女善笔札，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，取而题所闻之句，亦吟哦良久，然莫晓谁人所制也。及旦，东西而去。德瞞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，信宿，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，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。韦氏美丽艳，琼英腻云，莲蕊莹波。露濯蕤姿，月鲜珠彩，于水窗中垂钓，德瞞因窥见之，甚悦。遂似红绡一尺，上题诗曰：“纤手垂钓对水窗，红蕖秋色艳长江。既能解投交甫，更有明珠乞一双。”强以红绡惹其钩，女因收得，吟玩久之，然虽讽读，即不能晓其义，女不工刀札，又耻无所报，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，德瞞谓女所制，疑思颇悦，喜畅可知，然莫晓诗之意义，亦无计遂其款曲。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，自爱惜之。明月清风，韦舟遽张帆而去。风势将紧，波涛恐人，德瞞小舟，不敢同越，然意殊恨恨。将暮，有渔人语德瞞曰：“向者贾客巨舟，已全家殁于洞庭矣。”德瞞大骇，神思恍惚，悲婉久之，不能排抑。

将夜，为《吊江姝诗》二首，曰：“湖面狂风且莫吹，浪花初绽月光微。沉潜暗想横波泪，得共鲛人相对垂。”又曰：“洞庭风软荻花秋，新没青蛾细浪愁。泪滴白苹君不见，月明江上有轻鸥。”诗成酌而投之。精贯神瘳，至诚感应，遂感水神，持诣水府。府君览之，召溺者数辈，曰：“谁是郑生所爱？”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。有主者搜臂，见红绡而语府君。曰：“德瞞异日自吾邑之明宰；况囊有义相及，不可不曲活尔命。”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。韦氏视府君，乃一老叟也。逐主者疾趋，而无所碍；道将尽，睹一大池，碧水汪然，遂为主者推堕其中，或沉或浮，亦甚困苦。时已三更，德瞞未寝，但吟红笺之诗，悲而益苦。忽觉有物触舟，然舟人已寝；德瞞遂秉炬照之，见衣服彩绣，似是人，忽惊而拯之，乃韦氏也，系臂红绡尚在。德瞞喜骤。

良久，女苏息，及晓方能言，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。德瞞曰：“府君何人也？”终不省悟。遂纳为室，感其异也。将归长抄，后三年，德瞞常调选，欲谋醴陵令。韦氏曰：“不过作巴陵耳。”德瞞曰：“子何以知？”韦氏曰：“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。洞庭乃属巴陵，此可验矣。”德瞞志之。选果得巴陵令。及至巴陵县，使人迎韦氏，舟楫至洞庭侧，值逆风不进。德瞞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，内一老叟挽舟，若不为意。韦氏怒而唾之。叟回顾曰：“我昔水府活汝性命，不以为德，今反生怒。”韦氏乃悟。恐悸，召叟登舟，拜而进酒果，叩头曰：“吾之父母，当在水府，可省觐否？”曰：“可。”须臾，舟楫似没于波，然无所苦。俄到往时之水府，大小倚舟号恸，访其父母。父母居止，俨然第舍，与人世无异。韦氏询其所须，父母曰：“所溺之物，皆能至此，但无火化，所食唯菱芡耳。”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：“吾此无用处，可以赠尔，

不得久停。”促其相别，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。舆以笔大书韦氏巾曰：“昔日江头菱芡人，蒙君数饮松醪春。活君家室以为报，珍重长沙郑德瞞。”书讫，叟遂为仆侍数百辈，自舟迎归府舍。俄顷，舟却出于湖畔。一舟之人，咸有所睹。德瞞详诗意，方悟水府老叟，乃昔日鬻菱芡者。岁余，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瞞，内有《江上夜拾得芙蓉诗》，即韦氏所投德瞞红笺诗也。德瞞疑待，乃诘希周，对曰：“数年前，泊轻舟于鄂渚。江上月明，时当未寝，有微物触舟，芳馨袭鼻，取而视之，乃一束芙蓉也。因而制诗，既成，讽咏良久，敢以实对。”德瞞叹曰：“命也。”然后更不敢越洞庭。德瞞官至刺史。

刘翠翠

按《剪灯新话》：翠翠，姓刘氏，淮安民间女也。生而颖悟，能通诗书。父母不夺其志，就令入学。同学有金氏子，名定，与同岁，亦聪明俊雅。诸生戏之曰：“同岁者当为夫妇。”二人亦私自许。金生赠翠翠诗曰：“十二阑干七宝台，春风随处艳阳开。东园桃树西园柳，何不移来一处栽？”翠翠和之曰：“平生每恨祝英台，怀抱何为不早开？我愿东君勤用意，早移花树向阳栽。”已而，翠翠年长，不复至学。父母为其议亲，辄悲泣不食。以情问之，初不肯言。久乃曰：“西家金定，妾已许之矣！若不相从，有死而已，誓不登他门也！”父母不得已而听焉。遂卜日结婚，凡币帛之类，羔雁之属皆女家自备。迎婿入门，二人相见，喜可知矣。是夕，翠翠于枕畔作《临江仙》一阕赠生，曰：“曾向书窗同笔砚，故人今作新人。洞房花烛十分春。汗沾蝴蝶粉，身惹麝香尘。殢雨尤云浑未惯，枕边眉黛羞颦。轻怜痛惜莫辞频。愿郎从此始，日近日相亲。”生遂次韵曰：“记得书斋同笔砚，亲人不是他人，扁舟来访武陵春。仙居邻紫府，人世隔红尘。海誓山盟心已许，几翻浅笑深颦。向人犹自语频频。意中无别意，亲外有谁亲。”二人相得之乐，虽翡翠之在赤霄，鸳鸯之游绿水，未足喻也。未及一载，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，尽陷淮东诸郡。翠为其部下将军者所掠。至正末，士诚纳款元朝，愿奉正朔。道途始通，行李无阻。生于是辞别内外父母，愿求其妻。星霜屡移，囊橐又竭，然而此心终不少阻。草行露宿，丐乞于人，仅而得达湖州。则李将军方贵重用事，威焰隆赫。生伫立门墙，踌躇窥向，将

进而未能，欲言而不敢。阍者怪而问焉，生曰：“仆淮安人也。丧乱以来，闻有一妹在于贵府，今不远千里至此，欲求一见，非有他也。”阍者曰：“然则汝何名姓？妹年貌若干？吾得一闻，以审虚实。”生曰：“仆姓刘，名金定。”

妹名翠翠，识字能文，当失去时年始十七，以岁月计之，今则二十有四矣！”阍者闻之，曰：“府中果有刘氏者，淮安人也。年二十余，识字善为诗，性又慧巧。本使宠之专房。”

汝言信不虚，吾将告之于内，汝且止此以待。”遂奔走入告，须臾，令生入见。将军坐于厅上，生再拜而起，具述其曲。将军武人也，信而不疑。即命内竖告于翠翠，曰：“汝兄自乡中来此，当出见之。”翠翠承命而出，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。不能措一词，悲咽而已。将军曰：“汝即远来，道途疲倦，且于吾门下休息。吾当徐为之所。”即赠新衣一袭，设帷帐于门西小馆，令生处焉。翌日，谓生曰：“汝妹既能识字，汝亦通书否？”生告以业儒，将军大喜，委以记室。

生性既温和，益自简束。应上接下，咸得其欢。代书回简，曲尽其意。将军大以为得人，待之甚厚。然而生之来此，本为求访其妻。自厅前一见之后，不可再得。闺阁深远，内外颇严，欲达一意，终无间可乘。荏苒数月，时及授衣，西风夕起，白露为霜。生独处空斋，终夜不寐，乃成一诗曰：“好花移入玉阑干，春色无缘得再看。乐处岂知愁处苦，别时虽易见时难！何年塞上重归马？此夜庭中独舞鸾。雾阁云烟深几许，可怜辜负月团圆。”诗成，题于片纸，拆布衣之领而缝之。以百钱纳于小竖，属其持入付于吾妹，令其缝纫将以御寒。小竖如言。翠翠解其意，拆衣而诗见，大加伤感，吞声而泣。别为一诗，亦缝于衣领之内，付出还生。诗曰：“一自乡关动战锋；旧愁新恨几重重；肠虽已断情难断，生不相从死亦从。长使德言藏

破镜，终教子建赋游龙，绿珠碧玉心中事，今日谁知也到侬。”生得诗，知其以死许之，无复致望。但愈加抑郁，遂感成疾。翠翠闻之，请于将军，始得一至床前问候。而生病已亟矣。翠翠以臂扶生而起，生引首侧视，凝泪满眶，长吁一声，奄然死于其手。将军怜之，葬于道场山麓。翠翠送殡而归，是夜得疾，不复饮药，展转衾席，将及一月。一旦，告将军曰：“妾弃家相从，已得八载，流离外郡，举眼无亲。止有一兄，今又死矣！病必不能起，乞埋骨兄侧，使黄泉之下，庶有依托，不至作他乡孤鬼也！”言尽而卒。将军不违其志，竟附葬于生坟左，宛然东西二丘焉。

柳鸾英

按《异政录》：莱州阎澜与柳某善，有腹婚之约。及诞，阎得男子曰自珍，柳得女曰鸾英，遂结夙契。柳登进士，仕至布政，而澜止由贡得教职以死，家贫不能娶。柳欲背盟，鸾英泣告其母曰：“身虽未往，心已相诺。他图之事，有死而已。”母白于父，父佯应之而未许。鸾英度父终渝此盟，乃密恳邻媪，往告自珍曰：“有私蓄，诸君以某日至后圃挟归，姻事可成。迟则为他人先矣。”自珍闻之，喜不自抑，遂与其师之子刘江、刘海具言其故。江、海密计，设酒贺珍，醉之于学舍。兄弟如期诣柳氏。鸾英依圃门而望，时天将暮，便以付之。而小婢识非阎生，曰：“此刘氏子也。”鸾英亦觉其异，骂之曰：“狗奴何以诈取我财！速还则已，不然，当告官治汝。”江、海恐事泄，遂杀鸾英及婢而去。自珍夜半醉醒，自悔失约，急起，走诣柳氏圃门。时月色黑，直入圃中，践血尸而蹶，嗅之，腥气。惧而归，衣皆沾血，不敢以告家人。达曙，柳氏觉女被杀，而不知主名。官为遍讯，及邻媪，遂首女结约事，逮自珍至，血衣尚在，一词不容辨，论死。会御史许公进巡至此，夜梦一无首女子泣曰：“妾柳鸾英也，身为贼刘江、刘海所杀，反坐吾夫。幸公哀辨此狱，妾死不朽矣。”因忽惊觉。达曙，召自珍密问之，自珍具述江、海留饮事。公伪为见鬼自述之状，即捕二凶讯之，叩头款服，诛于市。遂释自珍。为女建坊曰“贞节”以表之。珍后登乡荐。时人为之作传记。

王琼奴

按《泾林杂记》：琼奴，姓王氏，字润真，常山人。二岁而父歿。母童氏，携琼奴适富人沈必贵。沈无子，爱之过己生。年十四，雅善歌词，兼通音律。言、德、工、容，四者咸备，远近争求纳聘焉。时同里有徐从道、刘均玉者，请婚尤切。徐子苕郎，刘子汉老，皆仪容秀整，且与琼奴同年。徐华胄而清贫，刘暴富而白屋。犹豫迟疑，莫之能定。

一日，谋于族人之有识者，曰：“择婿为重教之治，具召二生而自试之。”乃于二月花晨，张筵会客，里中名胜，咸集于庭。均玉、从道亦各携子而至。汉老虽人物整然，而登降揖让，未免矜持，苕郎则衣冠朴素，举止自如。沈之族长有耕云者，号知人，一见二生，已默识其优劣矣。乃指壁间所挂“惜花春起早”、“爱月夜眠迟”、“掬水月在手”，“弄花香满衣”四画，使二生咏之。汉老恃富，懒事诗书，闻命睚眦，久而不就。苕郎从容染翰，顷刻而成。其咏“惜花春起早”云：“胭脂晓破湘桃萼，露重荼蘼香雪落；媚紫浓遮刺绣窗，娇红斜映秋千索。”“辘轳惊梦起身来，梳云未暇临妆台，笑呼侍女秉明烛，先照海棠开未开？”“爱月夜眠迟”云：“香肩半亸金钗卸，寂寂重门锁深夜，素魄初离碧海壖，清光已透朱帘罅。”“徘徊不语依阑干，参横斗落凤露寒，娇娃低语唤归寝，犹过蔷薇架后看。”“掬水月在手”云：“银塘水满蟾光吐，嫦娥夜入冯夷府，荡漾明珠若可扞，分明兔颖如堪数。”“美人自挹濯春葱，忽讶冰轮在掌中；女伴临流笑相语，指尖擎出广寒宫。”“弄香花满衣”云：“铃声响处东风急，红紫丛边

久凝立，素手攀条恐刺伤，金莲怯步嫌苔湿。”“幽芳擷罢掩兰堂，馥郁馨香满绣房，蜂蝶纷纷入窗户，飞来飞去绕罗裳。”均玉见汉老一辞莫措，大以为耻，父子竟不终席而返。于是四座合词称美，而苕郎之婚议遂成。既纳聘，必贵以爱婿故，招置馆中。偶童氏小恙，琼奴方侍药，而苕郎入问疾，避弗及，乃相见于母榻前。见琼姿容绝世，出而私喜。封红笺一幅，使婢送于琼。琼拆之，空纸也。因笑成一绝，以答苕，曰：“茜色霞笺照面匀，玉郎何事太多情；风流不是无佳句，两字相思写不成。”苕郎持归，以夸汉老。汉老方恨其夺己配也，以白均玉。均玉不咎子之无学，反切齿于徐、沈，诬以阴事，俱不得白。徐戍辽阳，沈戍岭表，全家俱往。诀别之际，黯然销魂，观者无不下泪。自此南北，各不相闻。已而必贵谢世，家事零落。惟童氏母女在，萧然茅店，卖酒路旁。虽患难之中，琼奴无复昔时容态；而青年粹质，终异常人。有吴指挥者悦之。欲娶为妾。童氏以既聘辞。吴知故，遣媒谓曰：“徐郎辽海从戍，死生未卜；纵幸无恙，安能至此成婚乎？”琼不听，吴以势凌之。童氏惧，与琼谋曰：“苕去五载，音问杳然；汝之身事，终恐荒唐矣。矧他乡孤寡，其何策以拒彼彪悍乎？”琼泣曰：“徐本为儿遭祸，背之不仁，儿有死耳！”因赋《满庭芳》词，以自誓云：“彩凤分群，文禽失侣，红云路隔天合。旧时院落，画栋积尘埃。漫有玉京离燕，向东风似诉悲哀。主人去，卷帘恩重，空屋亦归来。泾阳燃悴女，不逢柳毅，书信难裁。叹金钗脱股，宝镜离台，万里辽阳，郎去也，甚日重回？丁香树，含花到死，肯傍别人开！”是夜，自缢于房中，母觉而解救，良久方苏。吴指挥者闻之怒，使麾下碎其酿器，逐去他居，欲折困之。时有老驿使杜君，亦常山人，必贵存日，颇与相善，怜童氏孤苦，假以驿廊一间而安焉。一日，客有戎服者三四人

投驿中。杜君问所从来，其人曰：“吾儕辽东某卫总小旗，差往南海取军，暂此假宿耳。”值童氏偶出帘下，中一少年，特淳谨，不类武卒，数往还相视，而凄侧之色可掬。童氏心动，因出而问之。对曰：“茗，姓徐，浙江常山人。幼时，父尝聘同里沈必贵女。未婚，而两家坐事谪戍，不相闻者数年矣。适因入驿，见妈妈状貌酷与外类，故不觉感怆，非有他也。”童氏复问：“沈家今在何处？厥女何名？”曰：“名琼奴，字润真。联姻时年方十四，以今计之，当十九矣。第知戍海南，忘其所寓州郡，难以寻觅。”童氏入语琼奴，琼曰：“若然，夫也。”明日召至室中，细问之，果茗郎，今改名子阑矣，尚未娶。童氏大哭曰：“吾即汝丈母。汝丈人已死，吾母女流落于此，出万死已得再生，不图今日再能相见！”遂白于杜及茗之伴。众口嗟叹，以为前缘。杜君乃率钱备礼，与茗毕婚。合卺之夕，喜不胜悲。琼诉其哀怀，因诵杜少陵“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”之句。茗抚之曰：“毋伤，姑俟来年，挈尔同归辽东耳。”既而茗同伴有丁总旗者，忠厚人也，谓茗曰：“君方燕尔，莫便抛离；勾军之行，吾辈分任之。君善抚室，于此相待。”茗置洒饯别。诸人既去，吴指挥者缉之，愈怒。以逃军为名，捕茗于狱，杖杀之，藏尸于窑内。亟令媒恐童氏曰：“彼已死，可绝念矣。吾将择日，舁轿相迎，如复拒违，定加毒手。”琼奴使母诺之。媒去，谓母曰：“儿不死，必为狂暴所辱。将俟夜引决矣。”母亦无如之何。是晚，忽监察御史傅公到驿，琼奴仰天呼曰：“吾夫之冤雪矣！”乃具状以告。傅公即抗章上闻，得旨鞠问，而求尸未得。正谏讯间，羊角风自厅前而起。公祝之曰：“逝魂有知，导吾以往。”言讫，风即旋转，前引马首，径奔窑前，吹起炭灰而尸见。委官验视，伤痕宛然。吴遂伏辜。公命州官葬茗于郭外。琼奴哭送，自沉于

冢侧池中。因命葬焉。公言于朝。下礼部旌其冢曰“贤义妇之墓”。童氏亦官给衣廩，优养终身焉。

虢国夫人

按乐史《太真外传》：贵妃有姊三人，皆丰硕修整，工于谗浪，巧会旨趣。每入宫中，移晷方出。天宝七载，封大姨为韩国夫人，三姨为虢国夫人，八姨为秦国夫人。同日拜命，皆月给钱十万，为脂粉之资。虢国不施妆粉，自炫美艳，常素面朝天。当时杜甫有诗云：“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上马入宫门；却嫌脂粉污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”又赐虢国照夜玳，秦国七叶冠；盖希代之珍，其恩宠如此。

莫邪

按《吴地记》：阖闾使干将铸剑。采五山之精，合五金之英；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，鼓橐。金银不销，铁汁不下。其妻莫邪曰：“铁汁不下，有何计？”干将曰：“先师欧冶铸剑，不销，以女人聘炉神，当得之。”莫邪闻语，窜入炉中。

铁汁出，遂成二剑。雄号“干将”，作龟文，雌号“莫邪”，鰻文。余铸得三千，并号“干将莫邪”。

李氏女

按《搜神记》：东越闽中，有庸岭，高数十里。其正北隰中，有大蛇，长七八丈，大十余围。土俗常惧。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，多有死者。祭以牛羊，故不得祸。或与人梦，或下谕巫祝，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。都尉令长，并共患之。然气厉不息。共请求人家生婢子，兼有罪家女养之，至八月朝祭，送蛇穴口。蛇出，吞食之。累年如此，已用九女。尔时复募索未得。将乐县李诞家，有六女，无男。其小女名寄，应募欲行，父母不听。寄曰：“父母无相，惟生六女，无有一男，虽有如无。女无缙萦济父之功，既不能供养，消费衣食，生无所益，不如早亡。卖寄之身，可得少钱。”父母终不听。寄自潜发，不可禁止。乃行，请好剑及咋蛇犬。先做数石米輶，用蜜灌之，以置穴口。蛇夜便出，头大如穗，目如二尺镜，闻輶香气，先啖食之。寄便放犬，犬就噬咋，寄从后斫得数剑，蛇因踊出，至庭而死。寄入视其穴，得九女髑髅，悉举出，缓步而归。越王闻之，聘寄为后，拜其父为将乐令，母及姊皆有赏赐。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，其歌谣至今存焉。

西河少女

按《汾阳县志》：西河少女，神仙伯山甫甥。汉遣使者经西河于城东，见女子笞一老翁。翁头发皓白，跪而受杖。

使者怪，问之。答曰：“此妾儿也。昔妾舅氏伯山甫，得神仙之道，隐居华山；愍妾多病，授以神药，渐复少容。今此儿不肯服药，致此衰老。行不及，故与杖耳。”使者问年。

答曰：“妾年百一十岁，儿年七十矣。”此女寻入华山。

木兰

按邹之麟《女侠传》：木兰，陕人也。代父戍边十二年，人不知其为女。归赋戍边诗一篇。君子曰：“若木兰者，亦壮而廉矣。使载之《列女传》，缙紫、曹娥将逊之，蔡姬当低头愧汗，不敢比肩矣。”按《风阳府志》：隋，木兰，魏氏。毫城东魏村人。隋恭帝时，北方可汗多事，朝廷募兵，策书十二卷，且坐以名。木兰以父当往而老羸，弟妹俱稚，即市鞍马，整甲胄，请于父代戍。历十二年，身接十有八阵。树殊勋，人终不知其女子。后凯还，天子嘉其功，除尚书，不受，恳奏省觐。

及还，释戎服，衣旧裳。同行者骇之，遂以事闻于朝。召赴阙，纳之宫中。曰：“臣无愧君之礼。”以死拒之。帝惊悯，赠将军，谥孝烈。昔乡人岁以四月八日致祭，盖孝烈生辰云。

王长卿妻

按《甲乙剩言》：长卿，新安人，能诗。其内人精于紵绣。尝观其绣佛，纤密绚烂；而发丝眉目，光相衣纹，俨若道玄运管。余所见宋绣最多，此绣当不多让，即谓之针王可也。王行甫、汪明生诸君，多以篇咏重之。第性严妒，长卿往朔方谒周中丞，虑有外私，使向绣佛前，受邪淫戒而去。

张从恩继室某氏

按《洛阳旧闻记》：张相讳从恩，继室某氏，河东人，有容色，慧黠多伎艺。十四五，失身于军校，为侧室。洎军校替归洛下，与之偕来。至上党，得病，因舁之而进。至北小纪，厥病且甚，汤饮不能下。自辰至酉，痢百余度，形骸骨立，臭秽狼藉，不可向迩。军校厌之，遂弃之道周而去。

不食者数日，行路为之伤嗟。道旁有一土龕可容数人，盖樵童牧竖避风雨之处也。过客悯之，为舁至土窟中。又数日，病渐愈。衣服悉为暴客所褫，但以败叶乱草蔽形而已。渐起行，至店中，日求丐余食，夜即宿逆旅檐下。一日，有老妪谓曰：“观尔非求乞者也。我处非远，可三百许步。”即携之而往。姥为之洗沐，衣以故旧衣，日进粥饮蔬饭而已。不数月，平复如故，颜状艳丽，殆神仙中人也。忽有士子过小纪，知之，求见。赠姥彩绢五十匹，载之而去。偕往襄阳僦居。会襄帅安大王从进叛，左右杀士子，纳其妻。从进败，为乱兵所得，送至都监张相寨内。张相即从恩也。张相共获妇凡十余人，独宠待士子之妻。张之正室亡，遂以为继室。后封郡夫人。治家严整，动有礼法。及张加使相，进封大国夫人。寿终于洛阳第。

开元宫人

按孟桂《本事诗》：开元中，赐边军纁衣，制于宫中。

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：“沙场征戍客。寒苦若为眠；战袍经手作，知落阿谁边？蓄意多添线，含情共著绵；今生已过也，重结后生缘。”兵士以诗白帅，帅进呈。玄宗以诗遍示宫中，曰：“作者勿隐，不汝罪也。”有一宫人，自言万死。上深悯之，遂以嫁得诗者，谓曰：“吾与汝结今生缘。”边人感泣。

采娘

《桂苑丛谈》：郑代，肃宗时为润州刺史。兄侃，嫂张氏，女年十六，名采娘，贞淑有仪。七夕夜沉香筵，祁于织女。是夕，梦云輿雨盖蔽空驻车，命采娘曰：“吾织女，祁何福？”曰“愿乞巧耳！”乃遗一金针，长寸余，缀于纸上，置裾带中。令三日勿语，汝当奇巧，不尔，化成男子。

经二日，以告其母。母异而视之，则空纸矣，其针迹犹在。

张氏数女皆卒，至娠，采娘忽病而不言。张氏有恨言曰：“男女五人皆卒，复怀何为？”将服药以损之。药将服，采娘昏暗之内，忽称杀人。母惊而问之。曰：“女若终当为男子，母之所怀是也。闻药至情急，是以呼之。”母异之，乃不服药。采娘寻卒。既葬，母悲念，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。未逾，遂生一男子。或有动所匿之物，儿既啼哭。张氏哭女，儿亦啼哭，罢即止。乃采娘后身也，因名曰叔子。

后位至柱国。

黄道婆

按《辍耕录》：闽广多种木绵，纺绩为布，名曰“吉贝”。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，曰乌泥泾。其地土田硠瘠，民食不给，因谋树艺，以资生业，遂觅种于彼。初无踏车椎弓之制，率用手剖去子，线弦竹弧置按间，振掉成剂，厥功甚艰。国初时，有一姬名黄道婆者，自崖州来，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；至于错纱配色，综线挈花，各有其法。以故织成被褥带帨，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，粲然若写。人既受教，竞相作为；转货他郡，家既就殷。未几，姬卒，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；又为立祠，岁时享之，越三十年，祠毁，乡人赵愚轩重立。今祠复毁，无人为之创建。道婆之名，日渐泯灭无闻矣。

沈真真

按《丽情集》：太常博士郑还古，寓东都，与柳将军同巷。还古将调西都，柳盛张筵以饯，尽出家妓，讴歌荐酒行杯，内有一妓，容艳妖绝。郑窃窥之，有眷恋意。柳谓郑曰：“此沈真真，本良家子，颇好文辞。请赋诗以定情，候博士拜命，即当送贺。”还古赋诗曰：“洞房出神仙，清声胜管弦；词轻白苧曲，歌遏彩云篇。既未生裴秀，何妨乞郑玄，不堪金谷水，横过坠楼前。”柳览诗大喜，俾真真拜谢。还古抵京，旋拜伊关令，得重疾。驰书告柳，柳即送真真赴京，迎郑出相见。真真饰容致拜，还古起前遽执真真手，长吁而卒。

寇莱公妾

茜桃，寇莱公妾也，姿色艳丽，灵淑能诗。公常设宴，会集诸妓，赏绫绮千数。茜桃献诗二绝，云：“一曲清歌一束绫，美人犹自意嫌轻，不知织女寒窗下，几度抛梭织得成？”“风动衣单手屡呵，幽窗轧轧度寒梭；腊天日短不盈尺，何似妖姬一曲歌？”公和之曰：“将相功名终若何，不堪急景似奔梭；人间万事何须问，且向尊前听艳歌。”及公贬岭南，道经杭州，茜桃疾亟，谓公曰：“妾必不起，幸葬我于天竺山下。”公惊哀不已。茜桃复曰：“相公宜自爱，亦非久后人世者。”已而，公卒于雷州。今茜桃墓在天竺。

曹大家

扶风曹世叔妻者，同郡班彪之女也，名昭，字惠班，一名姬，博学高才。世叔早卒，有节行法度。兄固，著《汉书》，其八表及《天文志》未竟而卒。和帝诏昭，就东观臧书阁，踵而成之。帝数召入宫，令皇后、诸贵人师事焉。号曰大家。每有贡献异物，辄诏大家作赋颂。及邓太后临朝，与闻政事。以出入之勤，特封子成关内侯，官至齐相。时《汉书》始出，多不能通者。同郡马融伏于阁下，从昭受读，后又诏融兄续，继昭成之。永初中，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，上书乞身。太后不欲许，以问昭。昭因上疏，太后从而许之。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。作《女诫》七篇。马融善之，令妻女习焉，昭女妹曹丰生，亦有才慧，为书以难之，辞有可观。昭年七十余卒，皇太后素服举哀，使者监护丧事。所著赋、颂、铭、诔、问、注、哀辞、书、论、上疏、遗令，凡十六篇。子妇丁氏为撰集之，又作《大家赞》焉。

王魁

王魁下第失意，适山东莱州，友人招游北市。深巷小宅，有殷氏妇绝艳，酌酒曰：“某名桂英，酒乃天之美禄。

足下得桂英而饮天禄，明春登第之兆。”乃取拥项罗巾请诗。生题曰：“谢氏筵中闻雅唱，何人戛玉在帘帏。一声透过秋空碧，几片行云不敢飞。”英曰：“君但为学，四时所需，我为办之。”由是魁朝去暮来。逾年，有诏求贤，英为办西游之用。将行，至州北望海神庙，盟曰：“吾与桂英，誓不相负。若生离异，神当殛之！”魁至京门，寄诗曰：“琢月磨云输我辈，都花占柳是男儿。前春我若功成去，好养鸳鸯作一池。”后及第为天下第一，英以诗贺云：“人来报喜敲门急，贱妾初闻喜可知。天马果然光骤跃，神龙不肯后蛟螭。海中空却云鳌窟，月里都无丹桂枝。汉殿独留司马赋，晋庭惟许宋君诗。身登龙首云雷疾，名落人间霹雳驰。一榜神仙随馭出，九衢卿相尽行迟。烟霞路稳休回首，舜禹朝清正得时。夫贵妇荣千古事，与郎才貌各相宜。”复寄诗云：“上国笙歌锦绣乡，仙郎得意正疏狂。哪知憔悴幽闺质，日觉春衣丝带长。”又诗云：“上都梳洗遂时宜，料得良人见即思。早晚归来幽阁里，须教张敞画新眉。”魁私念：科名如此，可以一娼玷辱？竟不复答书。而魁父已约崔氏为亲。及魁授徐州佾判，英喜曰：“徐此去不远，当使人迎我矣！”复遣仆驰书以往，魁方坐厅决事，大怒，叱书不受。

英曰：“魁负我如此，当以死报之。”挥刀自刎。魁自南都试院，有人自烛下出，乃英也。魁曰：“汝固无恙乎？”英

曰：“君轻恩薄义，负誓渝盟，使我至此！”魁曰：“我之罪也！为汝饭僧，诵佛书，多焚纸钱，舍我可乎？”英曰：“得君之命乃止，不知其他！”魁欲自刺。母曰：“汝何悖乱如此？”魁曰：“日与冤会，逼迫以死。”母召道士马守素荐醮。守素梦至官府，魁与桂发相系而立。有人戒曰：“汝知，侧勿复醮矣。”后数日，魁竟死。

白老长

保定范叟，只一子，名希淹。十八补博士弟子员，弱不胜衣，叟所钟爱。顾困贫，年十九尚未娶。时将秋闱，下帷肄举业。一夕，正伏案作蝇头楷，突一好女子，着洋纱雪花比甲，满头插洋花朵，襟挂洋钢表，貌亭亭，顾生赞曰：“好笔为。”生审为狐，置不理。然由此时至，或执生手，凭生肩，捋生裤，种种挑逗，而肤香发泽能醉心；久之不自持。遂与狎。女亦不自讳为狐，惟劝生皈依天主，可御贫。

生漫应之。月余，体惫骨柴立。叟顾子形渐销，惊询之，以实告。顾无计可遣去，忧虑莫名。一日，有老人来，苍颜白发，自称白老长。登堂谒叟，貌蔼如，云：“家在西山，少习敕勒，精驱役。”叟告以子病求祓除，曰：“易耳。”戟指画水咒，移时，遍洒屋宇，狐果绝迹。叟欲授以金，不受，第曰：“贤郎患未已也。”询何故，曰：“仆在则狐遁，仆去则狐又来，且更恣。仆又劳劳不能常住尘埃，奈何！”叟求万全，曰：“无已，仆有弱息年及笄，尚待字，曷即妻公子。渠亦有术，固为公子护身符，且免老朽桑榆累，非两全乎？”叟喜而诺之。翌日，老人褐冠鲜衣，导数人肩舆至。扶出，则一绝色女郎也。纤腰婀娜，体轻而柔；行步便捷，无羞涩态。叟与老人，坐视两小成佳礼。琴瑟双双，其乐靡极。夕送生入洞房，叟另除室馆老人。夜半，忽闻剥啄声甚厉，叟拔关出视，则老人所逐之狐也。白知之亦起，问曰：“定欲寻死耶，不然，何又复返？”狐怒曰：“汝不过西山一巨蛇耳，敢于假托驱狐，为女觅老公，无耻孰甚！”白亦怒，口吐舌长数尺，直如剑，刺女鼻。狐倒

地复本相，口犹人言，哀哀求恕。白曰：“法本不赦，姑看吾女合卺之夕，事事求吉利；舌剑之利，汝既知惮，曷速遁，免污乃翁舌！”狐仓皇遁去。翌日，老人坐中堂，看女梳头，婿把卷，喋喋与叟话家常。忽来一狐党黉僧，声言诛妖，闯入，席地坐，闭目合十，喃喃诵咒语。白笑曰：“技止此耶？火之！”烈焰应声起，黉僧燔炙如肥牡，抱头鼠窜去。

先是狐归诉于主者，遣门下黉来。黉归，又遣魑僧来，甫至门首，即叫号如雷，腹大如彭亨豕，手执利刃，亮如霜雪。

而白已伺于庑，比入，未及言，白遽喝曰：“火之！”火即生魑股际，腾腾及须眉，额烂头焦不可忍，急夺门遁，火滚滚随之焚。市人无老稚男妇争抚掌曰：“快哉此火！”主者羞愤，鸣于将弁某，且啖以金，更挟以势。某惶遽承命，乃飞签捉叟、公子，将置有司囹圄，坐以妖法。时收者在门，生回告女曰：“卿父为某驱魑，今为卿得罪，某死不足惜，所难堪者老父耳。”女亦泣。老人顾生笑曰：“痴男子，何其馁也，曷随公人去？桁杨刀锯，仆自当之，无预汝父子事！”明日，某鞫生，将绳以法。生无言，惟大呼：“白丈人救我！”白昂然入，挺立不跪，顾某笑不已，舌时出唇外，光焰焰若朝霞。某惧，诤曰：“汝何者妖，敢若是？”曰：“仆诚西山千余年之老白蛇！然仆修炼，精吐纳术，从不噬人害生物，以故雷霆不能诛，仙法不能纠，是蛇而人也，且将仙矣！视汝虽俨然人上者，不过人而兽，较彼之人而畜、畜而人者，更可嗤耳！”言已，袖出一鳞，大如盆，明如镜，呈案上，曰：“此物物也，请赂之。”某取以自烛，则驴头修修然，汗浸浸如蒸笼上气，急掷之，铿然堕地，碎且顿灭。某叫骂不已。白笑曰：“此某所以为驴也，自以为一鸣惊人，讷一见草料，即俯首戢耳受羁勒。驴之本领，不过如是耳！”言已，狂笑声如裂竹，如怒，

满堂皂隶皆失色。

既而叹息曰：“公膺简开府一郡，不能治畜，且为畜愚；罪无辜之良民，亦何其愚乎！况畜之来也，其罪恶不能殫述，凡有人心者，莫不思寝其皮而食其肉。公独卫之，何也？抑为伊所嗾，不得已耶？”某语塞，大呼：“杖来！”白瞋目曰：“驴性又发耶，火之！”言未已，座上人已衣履煨烬矣。某不敢复理，立释范叟与生而谢狐党。白亦从兹远引，不复至。狐党畏白女，不敢仇。一日，狐自至，登堂拜女伐闺闱，誓不起。女挽之曰，“何必，尔岂乘老父去，将犹甘心我夫妇耶？”曰：“非也，婢子无此法，更无此胆。娘子天人，愿执巾栉，充贱婢。彼法邪，终不敌正，矧彼将扑灭，不能炽。昨晤火龙子，得开导，豁然悟，来依娘子避雷霆劫耳。”女曰：“既诚矣，可姑留。但不准惑郎君。”婢指天为誓。婢时于闺中，陈杂戏博女欢，能一足飞行作商羊舞。女曰：“我以多胜少，可乎？”须臾，裙下伸纤足数十，皆翘如嫩笋芽。婢遂惊服悚惕！不敢萌异志。然究不安于室，时与仆人私，女以好言遣之去，后亦无他异。

谷慧儿

扬州西山董君，名韶秀，字梅坪，美男子也。少以神童补博士弟子员。其父晟钟爱之若命。时草贼刘青海蠢动。村堡郡邑团防备御。凡世家子，多于呻毕暇习武备，生亦与焉。择配甚苛，每云：“娶妇须无俗韵，庶生子始得英物；若蓬首鸠盘荼，宁于鰥耳。果得可人。当不以门第限。”一时议婚辄少许可。晟亦不忍拂。故以年冠犹独居也。一日，有老夫妇携一幼

女、一秃发童来，自云陕人戈姓，善演戏术，鸣钲击鼓，各献所长。女名谷慧儿，貌艳冶，弄盆子，唱《鹧鸪》，舞拓枝，观者如堵墙。无不喝采，尤能纤足绳上行耍。浑脱浏亮，令人想公孙大娘。女甫下，即见秃发童献方朔桃，栽庄子爪。变幻生物。女遽捧金漆盘，索戏值。

得采甚丰，瞥见生杂人丛中。如鸡群鹤立，凝睇不忍去。生亦爱其美，溜眼波焉。少时，生渴思饮，女于百步外遽掷樱桃入生口中，屡掷屡中，如弹无虚发。市散观止，生茕茕步芳郊。女突于身后牵衣问姓名居址，详告之。又以绣帕裹樱桃百颗赠生，且曰：“郎于夜静，曷过我寓庐清谈。”生应之，而终怯物议。明日再演，不敢往。旋有媒灼诣晟，告曰：“戈叟爱贤郎英发，愿以息女奉箕帚。”晟却之，生不知也。明年，翁姬复来，于近村芳草地开围场，筑行台，彩丝错杂，金碧陆离。扬言曰：“吾女年及笄，当为人妇，然不愿嫁閤茸儿。今与诸君约，无论流品，不计家世，敢登台与吾女一角拳勇，胜则嫁。年迈人无食言。”每晨鼓吹毕，哀丝豪竹迭奏。女艳妆含笑登场，较曩时尤美，视台下老稚咸集，乃扣盘而歌曰：

“怕逐杨花结阵飞，好花莫当野蔷薇；蔷薇花好刺伤手，郎若无情妾自归。”歌毕，娇唤曰：“好男儿何妨赐教，一角低昂，无腼腆为裙钗笑也。”里之恶少年，既恋其美，又恶其夸，且藐其柔，乃鱼贯上；甫交手，即如片瓦高处掷，数日无胜者。次日，生在塾中闻其异，偕同砚人来窥。女弹铗歌曰：“水上清风天上月，云际鹧鸪波底蝶；不为卿卿我不来，好花欲折何妨折。”生闻之心动，然惮其勇，不敢角。众怂恿之，乃揽衣跃登，拚搏美人一掷为笑。女见生，若不相识，含笑曰：“妾风尘陋质，不敢附名门，窃借好身手作红丝，非儿戏；倘有冒触威仪。

能赐怜恕否？”生曰：“试为之。”睹者众。生与女如壁蕊琼英，因风滚舞，无何女折小蛮腰，翘莲瓣，作天女扫花势，生乘隙托足一掷，女已跌百步外，伏地娇啼。翁媪齐出拍掌曰：“真我婿也。”即盛服诣生家，以意告晟。晟不许。翁曰：“前已预言。谁教文郎显手段，绝无怜香惜玉情耶？谷慧儿当场出丑，非市上实蔬果能任人颠簸者。”晟不应。姬曰：“若毁约不难，烦君家闺秀出，与吾家秃发童一掷便了。”晟怒叱之。翁即掌擎庭前大槐树，树断如刀切，曰：“儿女婚姻，三生注定；敢有再拘执者，有如此树！”晟始恐怖，村中父老艳其事，争赞其成。须臾，鼓乐雷动，彩舆到门，白足健儿十余人轮运妆奁，极富。呼生出，与交拜成佳礼。堂上设华筵若宿构者，翁媪上坐，顾村人曰：“女貌虽陋，奁篋虽薄，尚不辱抹葭莩乎？”举杯略一呷，秃发童跪白曰：“两卫备矣。”翁媪即起辞，晟挽留不迭，问何之？曰：“愚夫妇大忙。其所以仆仆风尘，逢场作戏者，为小妮子择婿耳。顷付托有人，从此天涯海角无定止矣。”匆匆出门，各跨一骡，电掣风驰，踪迹颇杳。众骇诧不知其谁何？入视洞房，穷极壮丽，亦不知何猝办如是。生之小友闻得丽偶，争致酒为贺扬，俗谓之“送房”，其实恣饮嚼、供嘲谑陋习也。生为众劝饮，酩酊沉醉，比客散，已玉山颓。莲漏三催，生斜卧绣榻。女凝妆坐镜台侧，遣婢媪就寝。突见床顶有刀光一闪，女不语，支颐假寐伺之。盖梁上君子，瞰其奁富，乘闹新时掩入；意女勇亦从无新嫁娘能捉贼者，遽从床顶跃下，扛一巨篋，肩负出房。女从容抽刃出随。贼跃登屋，屋尽登楼，楼尽登墙。女遽捉其领，若千钧压，贼舍篋哀释之。女曰：“狗奴若不留一切证，吾无以对吾夫，曷留下首领去！”贼哀之，涕欲死，女抽刃割其两耳下，始放之。女携篋袖耳归，众犹酣寝，鸡犬不惊。掩户卸妆，移烛入帟，

为生解衣，抱入香衾。生醒扪之，肌肤滑腻，香泽温柔，狎之犹处子也。清晨拜见姑嫜，袖出两耳掷几上，血犹漉漉。惊询，详告之。问：“既真勇，何艺出怯书生下？”曰：“是不过攀龙附凤计耳。”问：“翁媪何人？”笑不答。伉俪甚笃，事翁姑至孝，尤善居积，自女归后，家暴富。晟清贫起家，吝于资，女则时以钱米周人急，艳名贤声，溢于桑梓。年来，贼由西道来。侦实，举村欲徙，女不可。村东固有刘厉王庙，早颓败，女命拆瓦甃累累置路侧，如寨布，如星罗。匿翁姑于曲室，嘱生领村人伏要隘，云：“见灯光即起大呼。”安置讫，贼大股至，蚁至蜂屯，疾如风雨。女华妆立村门，招之以手；贼奔入如千岩万壑，愈走愈迷。正谋返退，瓦甃忽飞起，碎贼首，黑风怒号，白昼若冥。贼见一女子提红纱灯引导曰：“吾观音案前龙女也，曷随行得生！”贼跪，口诵佛号，行十余步，见纱灯大亮，伏者尽起，引吭大呼，贼乱，自相践踏，堕大泽中。风定，官兵来，咸就擒。内一贼无双耳，盖即前之扛篋者。女出奁中资五千金，重建厉王庙，勒碑纪事，云是捷赖神助，归功于神。又出二千金赈乡里，生略止之。女笑曰：“郎尚以武备为尽可恃也。”既而生及第，父母相继逝。生子一，名庄，秀藹可人。急为聘名家女鹤官，以委家事。时村中有孀妇，生遗腹女而逝。女殮其母，而抚其女，名曰弃儿，瞩媳鹤官曰：“试乳哺之，长必有福。”年二十始与论婚。一日，与生更行装，随一婢一媪，遍辞戚属，云：“将往游太行。”村人争来送行，甚有牵衣泣下者。女曰：“善视吾儿即报德，毋恋恋也。”言已，抽剑划地曰：“以此为界。”视划迹如血，而车马已远矣。庄后获解官东浙，岁饥，擅发仓廩，触怒长官，奏劾之。朝廷遣官来勘，庄伏谒甚恭，而官人殊傲慢；及详视履历，大惊，问父母姓氏，告之，忽伏拜曰：“是吾兄也。”自云大梁

籍，父母居汴时所生，名严，亦少年科甲。每闻父母云：“有兄居扬。”不意晤于此。且云已遣人迎养矣。因出资代兄斡旋，得弃官无余罪。严亦新迁官即莅任。无何，使者回，仅携婢媼来，云太公太母晨起游太行，数月不返。闻之惊悼，遣人四访，无消息。庄即移家于汴同居。严新丧偶，即以弃儿妻之，甚相得。至今村人感其德，于厉王庙侧建祠肖像祀之，曰双仙庵。

陆氏女

衢州人郑某，幼明旷能文。娶会稽陆氏女，亦姿媚明爽，伉俪绸缪。郑尝于枕席间曰：“吾二人相欢至矣，即我脱不幸，汝无复嫁，汝死，我亦如之。”对曰：“方期百年偕老，何不祥如是。”凡十年生二男，而郑生疾病，对父母复申前言，陆氏但俯首悲泣。郑竟死。未数月而媒妁来，陆氏相与周旋。舅姑责之，不听。才释服，尽移其资，适苏州曾工曹。成婚方七日，曾生奉漕檄考试他郡。行信宿，陆氏晚步厅前，有急足拜于厅前，称郑官人有书。陆取视，外题“示陆氏”三字，宛然前夫手迹也。急足忽不见。启缄读之，其辞云，“十年结发夫妻，一生祭祀之主，朝连暮以同欢，资有金而共聚。忽大幻以长往，慕他人而轻许，遗弃我之田畴，移积蓄于别户。不恤我之二子，不念我之双亲，义不足以为人妇，慈不足以为人母。吾已诉诸上苍，行理对于冥府。”陆氏叹恨不悻，三日而亡。

卷二

柯寿菊

柯寿菊，字丹蕙，广陵乐工女生。其大母八十诞辰，梦女冠持赠丹菊一枝为寿，翌晨，女生，进以名之。髻齿失怙恃，叔无赖，鬻入勾栏中。六七岁，闻人诵诗，窃爱之；见文士即求指授，一听了了。十岁初度，口占一绝云：“戏控青鸾下碧空，十年尘梦堕西风；此生不作韩枢密，愿抱秋心老蕊宫。”一时传诵，僉谓是儿命薄心高，恐非佳兆。及长，美而侠；富儿大贾，争以缠头媚之，辄时分济寒。年二十，自以千金脱籍。私谓狎客某甲曰：“儿齿日渐增矣，浮沉风尘中，终无了局。频年积，不下十多万金，颇可自给。愿乘色未衰，择一才貌惧优、可同白首者，托以终身。君阅人多矣，烦留心物色；倘当意，不吝谢也。”甲笑曰：“诺，容徐图之。”有山阴陶公子者，少年俊美，薄游广陵；艳女之名，兼利其资，赂甲求为说合。时女已独居谢客，甲特往述公子向慕意，并盛夸其门第才貌。女命导公子至，相而后可。既至，果一见目成，两心相许。公子言妻相祭频年，死在旦夕，虽暂居錡室，一俟中馈虚人，即当正位。甲居中怂恿，女喜，遂定割臂之盟。定情后，两情缱绻，誓同生死。

居无何，公子告女曰：“将如京师，纳资求官。”问：“何官之求？”曰：“倅丞可耳。”问：“何不求守牧？”曰：“固所愿也，奈资不足何？”问：“所绌儿何？”曰：“五千金足矣。”女笑曰：“此亦甚易办，妾当足成之。奈何甘就冷

宦？”公子大悦。翌日，女为治任祖钱，出五千金付公子曰：“趣速经营，早去早归，免妾久盼。”公子唯唯，订期珍重而别。逾期公子不至。女问某甲，但饰语支吾；及坚诘不已，甲乃实告。公子固携归乡里，入京求官，皆属诳语，且其妻悍妒，亦不敢纳妾媵。女知为公子所赚，殊不恚愤，笑谓甲曰：“妾初见若言大气浮，固虑少年轻薄，不可终恃，今果然也。”因详问公子里居第宅，自买太平巨舫，携媼婢五六人，径如山阴，僦屋而居，与公子望衡对宇，戒众勿泄。矚公子母寿辰，贺客盈门，女华妆命輿往。公子方肃宾在堂，骤见女至，大惊失色。众客不知谁何？睹女容光焕发，讶为天人，凛然不敢正视。女乃向众客敛衽致词曰：“妾广陵乐工女柯寿菊也。诸公非公子族党，亦必贵戚，妾有微忱，愿为诸公陈之，可乎？”僉曰：“愿闻。”女遂备述公子赚已始末，已，乃指公子而数之曰：“妾始以若贵公子，必知自爱，故遽以终身相托，不虞轻薄儿居心齷齪。但涎妾卖笑金，巧设骗局，自以为得计，不知妾卖笑金固用之不竭，特笑若太器小，无福以消受之耳。”公子闻之，汗流满颐，惶愧俯首，默无一词。众客为之缓颊，并好言抚慰，愿其为调停，令公子谢过，仍践前盟。女谢曰：“诸公休矣，此等齷齪儿，妾誓不与相见。今所以不惮劳苦，千里而来者，诚以若今日可负妾，异日负君、负亲、负妻、负友亦何不可！故特将若人暴告诸公，俾各慎与交游，勿受其诈耳！”众以女言爽诀，知不可挽，因谓公子所携归五千金，当如数返璧。女笑曰：“此尤细事。若重利轻义，妾则不然；今既为若所赚，直如当日缠头少博此戈戈耳。况妾平日赈济究困，浪掷何止倍蓰。若既爱之，亦第蹴尔与之，以大快其欲可也！妾去矣。”遂别众，从容上輿登舟而去。公子面如死灰。众相对叹息，但讪诮公子薄幸而已。女旋广陵，幡然变计，曰：“一误

不可再误。今必得一中年名士之在官者而事之，且非续娶不可。”会淮安府教授周广文五十丧偶，遣媒求为继室，女夙耳周固名士，欣然许之。嫁后，琴瑟甚敦。越岁，生一子，周益嬖之。前室固有二子。尝与女言：“冷官多子，虑垂老无以资俯育。”女曰：“奈何？”周曰：“差老固善鴟夷术，向苦无资，闻卿多私蓄，若假我权子母，不患不得什佰息也。”女曰：“业夫妻矣，曷不早言，妾物即君物，但挥霍耳。何假为？”遂倾箱罄出所蓄十万金付之。周得金，罢官业鹺。不三年，得子金二十万。即罢所业。肆筵设席，延女上座，自捧卮以献曰：“赖卿母金得少弋获，子孙不忧冻馁，皆卿之赐！虽然卿出身平康，无不知者，仆纵疏狂，亦不合俨然聘为继配。即仆自愿之，其如天下后世口实何？”女曰：“妾从君生子，已扶床矣，何忽出此言？岂畴昔申旦之誓，非君意耶！”周曰：“良有之。向以闻卿所蓄甚富，姑妄言之；藉可运筹生色，一洗寒酸。今幸如愿，卿之母金当仍归赵，并酬以什一之息。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老夫髦矣，卿近中年，独居鰥处，两足存活。自今以往，永与卿决矣。”女曰：“决则决矣，妾所生雏，将焉置之？”周曰：“卿如难割爱，将雏俱去可耳。”女曰：“诺。”即日携子挟金，仍旋广陵。以鸠工庀材，大治第宅；购良田沃产，择老成纪纲司之。每岁出纳，躬自会计，日益饶富，不惜厚俸延名师以课子。子十四岁，周歿。

女赍重贖，携子斩衰临吊，周之二子拒之，不许入口，恸哭而返。或谓女十岁时所为诗，终成讖语。所谓心高命薄者，非耶？自以郁郁不乐。四十岁后，改号瘦菊老人。然风骨珊珊，虽当中年，望之犹如二十许人。

彩凤

新昌孙秀才，轶群清才，玉貌工琴，善吟咏，洒然裙屐少年也。家故乡居，偶入城访戚，归途遇雨，浑身沾湿。见道旁有草舍，扣门，一叟出应，延之草堂。燃火燎衣，留款酒饌，家无僮仆，仅一婢往来供给。翁亦蹉蹉其劳。孙不自安，乃起挽坐，叟言庸姓，中州人，流寓于此。年七十丧偶，止一女彩凤，年十六矣。言已，亦转叩孙，孙以实对。

叟曰：“观子仪表，必非久人下者；室女幸不陋劣，愿附为婚姻。”孙辞已聘，叟固言无妨，曰：“仆钟漏待尽，久欲弃家访道，徒以弱息累人，今得事君子，于愿已了。”孙曰：“感翁厚意，何敢固却？但家有慈母，尚容禀白。”叟曰：“此固应尔。”方展叙间，天已逼冥，叟留暂宿，导至草堂夹室，竹床髹几，位置楚楚；插架书卷极富，壁悬素琴一张。叟陪夕飧，茗饮剧谈，旋见小婢捧衾褥至，叟嘱安置，遂去。孙思订婚之言，辗转不寐。俄闻房后弹琴声，音调清越，忧思约指；细听，乃《关雎》之次章。孙触所好，披衣起，亦取壁上琴，鼓《凤求凰》之操，并占《菩萨蛮》一阕记之，词曰：“无端一阵廉纤雨，天公苦苦留人住，雨后月华生，幽人分外明，隔墙琴韵度，细把忧思诉。辗转睡难安，知他玉指寒。”天既明，叟出，作别。回家向母简述其事。母虑物议，且恐失母之雏，未嫀闺训，不允，孙内恋女，外迫慈训；心违意迫，无计可施，久之遂病。初犹支离撑拄，月余，奄奄一息矣。孙固双桃，其从母见其瘠，询得其故。怗曰：“姆姆何守头巾戒？杀吾儿，我俩人他日将谁依乎？”遂挽其父赴唐翁媒定涓

吉，两娶焉，原聘杨，固大家女，亦嫻翰墨。孙得温柔乡，有终焉之志。既而，母促孙入都赴试。彩曰：“途中恐有意外，我当偕行。”孙虑母不允，彩曰：“不必白母，我自有策。”早旦朝母，请曰：“郎入都，儿欲暂归，省视老父。”母允之。彩嘱孙先行，逆旅相待，三更许果来。问：“深夜何能一人至此？”彩曰：“实告君，我狐仙也。因与子有夙缘，故相从。”是昼则同车，夜则伺枕，惟孙见之，他人皆不见也。行至荏平，王伦变起，贼党欲屠城。孙张惶无措，彩摇手令无声；探怀出纸剪人马无算，大才盈指，向空撒去，旋见神兵鼓噪至。贼疑官军有备，乃骇窜去。孙得无恙。将抵京，辞孙先归，留之不可，出三艺一诗。令孙熟之。曰：“出闾即归，今科必捷。君命止孝廉，明岁亦不能入闾也。”是科果获隼。旋即奉嗣母讳，不及北上。彩后与杨各生一子。一日，彩归宁，以儿付杨曰：“托姊善视，饥时但饲以饭，切勿与乳也。”彩去，杨爱儿逾于己出，儿饮以乳哺之。彩归嗅儿，嗔曰：“与姊云何？今违我戒，子不育矣。”遂怫然去。未三日，儿果惊死。彩亦从此绝迹。

严武

唐西川节度使严武，少时使气任侠，尝于京师与军使邻居。军使女美，窥见之，赂左右诱而窃之以逃。军使告官，且以上闻，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乘递追逐。武舟自巩县闻，惧不免，饮女酒，解琵琶弦以缢之，沉于河。明日，诏使至，搜之不得。此武少年时事也。及病甚，有道士从峨嵋山来谒。武素不信巫覡之类，门者拒之。道士曰：“吾望君府，鬼祟气横，所以远来。”门者纳之。未至阶，自为呵叱，论辩久之。谓武曰：“君有仇冤，君知之乎？”武曰：“无之。”道士曰：“阶前冤女，年十六七，颈系一弦者，谁乎？”武叩首曰：“有之，奈何？”道士曰：“彼云欲面，盍自求解。”乃洒扫堂中，令武斋戒正笏立槛内，一童独侍槛外。道士坐于堂外行法。另洒扫东阁，垂帘以俟女至。良久，阁中有声。道士曰：“娘子可出。”其女披发颈弦，褰帘而出。及堂门，约发拜武。武惊惭掩面。女曰：“妾虽失行，无负于公，公何太忍！纵欲逃罪，何必忍杀？含冤已久，诉帝得伸。”武悔谢求免，道士亦为之请。女曰：“事经上帝，已三十年矣；期在明晚，言无益也。”遂转身还阁，未至帘而失其形矣。道士谢去。武乃处置家事，明晚遂卒。

宓珠

莫公子熔生，西浙人；美丰姿，喜修饰，自诩为羊车中人。失怙恃，幸依乃叔某太史公。年十七，因丁壬错迕，尚未下玉镜台。太史官京师，公子家居，渐知盗仆妇，太史夫人不知也。浙之大家，多佣贫家女司女红，荡妇恒与主人私。夫人素审西鄙顾某妇叶氏贤，浼佃人郎当往募。妇来，则携一幼女名宓珠者，荆钗韦布，袅娜可人，年十五，即拈针囊母劳。公子蓦见女，即莹莹眼垂青，而女多避匿，不能与之语。叶氏偶小恙，公子为折券量药，极殷勤。小愈，使女出拜，挽以手，始得与女语。然欲挑之者屡矣，苦无隙。

一日，叶侍夫人看园中牡丹，公子袖荔枝翩然至，适女独处操刀尺，见而欲逸，为其所阻。问曰：“公子将何为？”公子面赭心忐忑，不能吐一字，久始战兢以荔枝进。女坚却不顾。公子情急，拚决裂曰：“小生为卿骨柴立，梦颠倒矣。”言次，欲揽其袖，女欲号，公子惧去，犹回顾曰：“忍哉卿也。”他日，又蹈隙往，仍如前状。女投剪而起曰：“妾虽贫，非歌《陌上桑》者，公子好自爱。”公子洒涕曰：“小生不敢望非礼，不过乞卿一言，订三生约耳。否则为卿死，恐不能视卿独生。”女思之良久，曰：“公子深情已篆心曲，但未审以妾为妇耶？为妾与婢耶？”曰：“妻也。若以卿为妾，不怕折寿算与？”女信之，曰：“鸡鹜得随凤凰，诚家长之所深愿，若媒妁佳，无不谐。”曰：“是非先与卿盟不可。”突夫人至，见女与公子语，以为两小无猜，不深疑。一夕，女坐空庭望月，公子瞰人静，胁入已室，相与拜双星，盟百年；然后扶之榻上

坐，欲与乱。女娇嗔曰：“先污后嫁，他时花烛，郎能信其贞也？”公子敬爱，欲互赠佩玉。曰：“妾之一身，皆郎所有矣，何必重物。”旋见花枝弄影，疑惧遽去。叶事藏将告归，女更私嘱公子曰：“前夕之盟，可信否耶？”曰：“天日之誓，何能儿戏！”女流涕曰：“公子阅阅，恐非寒家所称，即不敢拗长上成敌体；然柳枝桃叶，亦妾所甘。倘负斯盟，妾有死耳。”公子以巾代拭泪曰：“此固小生日夜所筹者，行当婉陈夫人玉成之。夫人慈，卿所知也，倘中变，小生亦死以报卿。”女欢喜，敛袖曰：“郎真有情人也。昔有盲者，推妾命云：‘有夫人分。’今果然耶！”再三叮嘱而别。而生终未敢以此意达夫人。时太守已外任成都太守，遣仆接眷走巴蜀，公子与焉。太史见其玉立，颇不群，爱而抚摩曰：“阿侄好努力读经史，我已聘得吴侍御女名晨香为汝妇，渠家无白腹东床也。”公子佯拜谢，而心终恋宓珠，既而转念曰：“危矣哉，幸未污渠清白也。”一朝亲迎，视晨香美绝伦，且工吟咏，媵婢亦端丽，较宓珠且有上下床之别，私心自笑曰：“昔何饿眼，抑见之不广也。危矣哉，幸未以佩玉为质也。”时新佣刘姬，女红不亚叶氏，惟居恒白昼掩关眠，以为病，不之异。晨香命婢子小鸾师事。刘笑谓公子曰：“他日为郎作小星！”夫人亦笑曰：“此女颇肖顾女宓珠，特不如其慧耳。”时宓珠居乡里，年已及笄；夕卜灯花，晨占鹊语，而公子久无耗。

枕上泪痕满焉。其父顾某，将联婚于东村某大户；女窘急，私告于姨。姨疑已破瓜，女泣白其无，探隐处仍处子。往询女母，茫然；转告顾某，大怒，仍执目前议。女泣曰：“莫公子誓言在耳，背之不祥；乞父往询渠，如无其事！儿甘心嫁田舍郎。”姨亦怂之曰：“事若真，岂不门楣光？适郎当将往蜀，即洩为传语。”郎至，见上下均称娘子美而贤，即错愕不敢启

齿；归告所以。顾谓女曰：“若何？汝曷对镜自照，发蓬蓬尚欲嫁金龟婿耶！”女默然。东村某大户遂委禽，资颇丰。是夕，女犹与母絮絮语。明晨，寝门坚闭；闯之，则已梁上雉经矣，大户索聘资甚急，某益怒，骂妇曰：“不端妇，始生不肖女，行当斧钺加汝颈！”妇既痛且辱，哀哭至夜午，亦逡巡自挂东南枝。顾某欲兴讼，邻曰：“势既悬，又无凭，奈何？”乃草草薄殓母子，瘞北邙。迢迢数千里，公子诚不知也。一日，门中偶与小鸾嬉，刘姬目之笑，吃吃不休。公子曰：“婆子颠病作耶？”曰：“某非颠也，公子忍哉！”公子大诧，请问，乃屏而问故。曰：“公子曾戏一垂髻人否？”曰：“娘子天人，尚陇蜀那！”曰：“里居耳？”曰：“无。”曰：“顾宓珠，何人耶？”乃遑遽不知所云。曰：“冤孽哉！渠为公子背盟，母子毙命；讼诸阎摩，准其报冤索公子债。我此群勾魂使也。日昨群神准渐神札，知渠渡关津须时日，先与我勾魂票，即公子名，尚懵懵耶！素因夫人遇我厚，始泄，拚冥责。”公子长跪乞掇；且往告夫人，夫人亦哀。曰：“事只一线望，未审娘子允否？如书结发顾氏宓珠木主祀中堂。渠来，必凭人作鬼语，一家慰且怜，哀且敬，渠心软，或金铃系解，仍渠一人。”夫人婉商于晨香，晨香曰：“但能救夫，何惜让虚名。”太史急延僧，宣梵呗祝生天。正忏悔讽诵间，姬忽奔入曰：“来矣！”小鸾突倒地，旋跃起拉公子袂，怒曰：“薄幸郎安乐耶！”晨香急抱婢大哭曰：“姊姊且须臾，是非姊姊木主供中堂耶？是非元配荆人姊姊名耶？堂上蓬紉称夫人者，非姊叔姑耶？此邦二千石称太尊者，非姊叔舅耶？姊自戕得耗后，一家为姊哭几昏，姊知其事耶？郎即不义，姊即不怜妹苦耶！妹已两月妊，他日即姊姊儿，不姊知耶？”且言且哭不辍。婢瞠目视良久，曰：“咦，我竟不知妹子若是之可人。我今悔此一死，且悔孟

浪告阎罗。”夫人亦对之哭曰：“儿死不识我耶？当日在我家喜啖荔枝，恒蓄以饲汝，忘却耶？汝爱绣牡丹枝，我教汝画巾，又忘却耶？前本我之昏瞽，非公子忍，不能恕耶？今佛迦拔汝，能消受耶？”婢亦哭曰：“儿何敢忘夫人德。”遂与旧相识者一一问讯，且历述自戕之苦。生前好负手支颐，仍一一如前态。夜夕，晨香潜生他处，已与婢联榻眠，情话极友爱。围棋吟诗，与晨香角。夫人问：“儿不工此，何顷艺之增？”曰：“鬼灵于人也。”住三日，忽呼公子至，恸数其罪曰：“吾恕汝，还自去解讼狱，所以然者，看吴家妹子面情耳，侥幸哉郎也，薄幸哉郎也！”又回看晨香曰：“我为妹子送一石麟来，兼以报夫人。”言已倒地，婢遽醒，昏昏如久病之乍瘳者。遽索刘姬，而姬已睡昏昏，至夕始苏，曰：“顷送宓娘登程，语刺刺不休，想一去不来矣。”公子闻之，深自庆幸。晨香晚期果生一子，极俊英。汤饼筵开，小鸾忽倒地作宓珠语曰：“妹子速为薄幸郎预后事，不可挽回矣。”问：“前已蒙姊恕，何又毁议？”曰：“我已休矣。奈我母死太苦，讼不已；浙之神亦怒其僇薄，许对质地下。已置小房舍，狱具当断之成幽婚，亦无大苦也。”婢子旋苏，而公子倒地毙矣。晨香守节教子。年二十八岁，忽微恙，夕起凝妆作诗一律，趺坐而逝。诗曰：“鸾孤影只剧堪哀，眉间双峰锁不开；原为藁砧甘罽室，依然冤狱赴泉台。九原早有司香伴，七字虚抛咏诗才；寄语人间裙屐辈，慎毋薄幸累金钗！”

翠筠

陶竹香，苏人，入都应京兆试。道山左临清，日暮贪行，忘止宿处。二更许，入一村落，烟户甚盛；有旅店颇宽敞，遂解装焉。陶素耽音律，且喜冶游。闻间壁弦索声甚清越，呼主人问之，答曰：“此征歌选胜之区，佳丽云集，是不足听。有来凤儿者，色艺并佳，工昆山艳曲，愿闻之否？”陶喜，命唤至。须臾，一姬抱琵琶导，女郎蛮腰细黛，楚楚可怜。坐定命歌，哀感顽艳，令人泣下。歌毕，即之行酒。诘之，曰：“妾江南人，遭乱至此，流落平康；今幸遇君，愿垂拯救。”方共款语，一贵人戎服带剑，仆从纷纭，拥入东屋。女觉，愀然。媼遽入曰：“将军唤汝，可速去！”女坚坐不动。俄一健仆凶凶入，直前揪之去。陶愤甚，未知将军为何许人，又护从多，不敢出声。仆密语曰：“适向后院喂马，见人首累累；此恐弗善地，亦速行。”陶曰：“清平世界，当此孔道，谁敢杀人？想汝眼花耳！”仆不敢言。陶心念丽人被夺，懊丧不能寐，悄向东屋穴窗窥之。见将军上坐，拥女膝上，笑问曰：“一吴下酸伧而犹恋恋。汝第好好伺应，明当携汝归营，免在此迎新送旧也。”女低首不言，而柔情脉脉，若有所思。将军连举巨觥；酒酣，忽取首下，置案上抑搔之，从容仍属之颈。翹一足，令凤拉置榻上，曰：“久不乘骑，髀肉复生。脱之颇轻快。”又饮数觞，搂凤共寝。凤以纤翹钩案，抵死力拒；将军拽之，划然中断，亦一两截人也。骂曰：“贱婢屡拒，明当碎割。”遂息灯寝。陶骇绝，不暇呼仆，觅骑即行。见道旁酒肆数十人轰饮，遂入少憩，告以所见。众笑曰：“此何足异。”遂各取首

下。陶惊绝仆地。移时仆寻至，救之始苏。问仆何能来？仆曰：“方就寝，忽凤隔窗唤曰：‘汝主人去矣，可急往觅；夜深径黑，恐有不测也。晤主人时，嘱善保重。若晤虞山王子良，但云翠筠日望其来，迟则憔悴死矣。’因入房觅主，主无踪迹，跟寻至此。”陶抵都，病月余。始能出门。偶饮天桥酒肆，访知虞山王子良，告以故。王因言：“筠，太仓名妓，与有啮臂盟。寻踪北上，至临清，遭王伦乱，死于兵。

常示梦嘱觅遗骸，至今未果。”言毕，大哭曰：“我负心，我负心！”盖王以屡困场屋，迁延十数年，不能践旧约。与受此苦也。

李老

恒山李老，农家者流，有地数顷，称小康。中年生一子，名曰壹；稍长，附学读书，督课极严。壹时年十二，游戏误学，畏父训责，窃资逃去。李老夫妇情急，悬金以购，搜索无所不至，迄无影响。其母哀痛迫切，几至轻生。李老犹以“年齿正强，可望生育”慰之。然妇已思之成疾，屡劝置妾延嗣，李老不忍。光阴迅速，瞬逾十年，年将古稀，仍无所出。宗族之贫者，咸思争继，哓哓不休，益厌苦之。自度精力尚强，且值旱涝不匀之岁，闻韩、魏间售子女者，直甚廉，李老携百金往投人牙，以清钱五十贯择得端庄少女，大称心怀。女叩翁姓名、籍贯，实告之。讶曰：“妾与翁同姓、同乡，异哉！”老曰：“同姓或有之，乡则路隔五百里，难言同也。”女曰：“幼闻吾父言啻啻，云系姓李，名壹，恒出人。因逃学出家为人义子。亲父母在乎否乎？念诵涕泣，妾与母时慰劝之。”李老亦讶曰：“据汝言，确是吾子矣，汝当为吾孙女。幸言之，早速赴尔家验之；虽相隔十余年，声音笑貌，应不改也。”遂偕女至村，呼其父出，果李老子也。哭述所由，云逃出后，惘惘南奔，资用告绝，乞食村中。有老父同姓，畜为义子，为我娶妻，连生四子二女。义父母相继歿，逢此俭岁，故卖女度日耳，李老大悦，命子货其家具，携其子孙男女八人归。其妻孤苦伶仃，抱病而闻夫归，忽然子孙满堂，不觉跃然而起。

铁簪子

涡阳农家子郑鸿，妻官氏，年四十，孪生子，面貌举止丝毫无异，惟衣以青绿分伯仲。伯名 ，仲名 。为颖州刑案吏，娶殷氏，婚匝月，即束装之颖。未婚在家，事定省，供樵汲，遂废呻毕；而态度雅洁，人皆目为文学士，忘其为农家流也。偶荷锄入山，于石隙拾得古铁簪，上有文曰：“莫子作铁簪，熔金精，涤邪秽，朝百灵，辟水火，御刀兵，绾我短发，光日星。”爱其洁朴，藏之于帙。归询村学究。曰：“此仙人莫月鼎之遗物也。”正玩弄，突接兄瑶家书云：“被仇案牵，控坐舞弊收狱；乞仲氏来急原难，死无憾。”大恸，婉告翁媪，售产措百金，徒步往。

至，则兄果困縲绁，赂监者始入，抱持哭失声。出则佣于缙绅家，得值供囚饭，泣诉诸执事，讼终不能解。一日，携酒浆馈兄，瑶对之哽咽曰：“倚闾望固足恸，新婚别亦难堪耳。”

思良久，慨然曰：“此谿量不至死，不过羁时日，幸兄弟面目同，愿代兄囚。”爰以半金啖狱卒，余付兄。乃释兄而系己，临别告兄曰：“归致老亲阿嫂珍重，毋以我为念；倘瘐死，有梦寐好相见也。”瑶归，诡云故，已择地葬。一家闻之哭，邻里无老稚涕。瑶由是日拥艳妻，不再作刀笔吏。性最勤，监禁中，晨起必洒扫神堂无点尘。狱吏怜爱之，且微审其代兄囚，尤义之，脱银铛，补充头人，司击柝，始无大苦。而所司益勤，夜下铃环巡，高唱哀哀警众眠。一夕微倦，依壁稍合眸，心惊，斜视东壁槐树下，有毛物逡巡出，脱皮如蛻，化作白衫美女子，肌肤雪映，云鬓鸦垂，自卷其皮压石砌下。然后

望月稽首拜，口吐玻璃丸五，仰首微噓，丸上下续断，陆离闪烁，激月光成五色云。炊许，丸一一入咽，依旧衣皮入槐根下。

心审为狐，秘不告人。明夜月更朗，度必出，漏静伏瞰之。少顷，果如前状，置皮安妥，微步下阶，戏如故。出攫皮坐身下，俟物戏正酣，抽柝徐击，声登登。女子大惊，急收丸，索衣不可得，向 拜，不为动，愤怒欲用武。忽瞰 头上铁簪有宝光如电，跪而哀之曰：“妾九尾狐也，大丹已成，飞升不远；惜葑尚不能遽去，乞赐还，当如愿奉报。”曰：“吾闻尔辈得一丹，必蛊一少年死，有之乎？”曰：“诚有之。然妾幼遵《希夷五禽经》，不须惑人。凡惑人者，光冷淡如青磷；运气者，光灿烂如宝珠，是可辨耳。”曰：“汝但不惑人，仆亦不须此。”即掷皮与，女喜而再拜曰：“君仁人也，试问何所求。”曰：“仆亦无所求，但日困狂狴，如笼鸟井蛙；颇羨道侣，来去自由耳。”女闻之，即吐出一丸，授使吞服。

掬掌凝视，果赤如火球，一喘息，丸即飞入口，宛热汤浇胸膈，奇暖莫名，欲揖而谢之，女已飘忽去。翌晨大病，皮缕缕欲裂，骨震震有声，吐泻，极颓惫。医官诊云：“痾剧，恐莫瘳。”狱吏言于大府，拔牢笼，更驿役，谕愈即差遣。困处驿馆中，展转土坐，一灯荧荧，忽女子悄然掩入，曰：“二郎惫耶？日昨所赠者百年物，星月之精也，世俗人服之，肢节寸寸换，慎勿误为病。”袖出一丹，小如豆，与之服，果顿清醒。遂伏枕拜女，询“何日可生还？”曰：“岂但生还，尚有意外喜。然妾尚奉求一物。”问：“何物？”曰：“时未至，不预告也。”问姓氏，曰：“有急难时，但呼花吉祥云娘子，妾即至矣。”言已趋出，病霍然。晨起，刍秣虽劳，较之圉圉犹逸也。且双瞳炯炯若曙星，凡书卷之未谋面者，一见了然。偶侍太守游西湖，遇道士授以秘笈，朱文丹篆，皆风禽奇遁之

学。问何名？曰：“归问云娘子自知。”月余，女偶至，以道士询。曰：“有缘哉。渠名古丈夫，不易以秘法示人。”明晨，郡署突遭回禄，妖鸟呼嘻咄，烈焰四围，太守仓卒奔出，仅以身免。官吏窘急，咸云印在内廨案上，灿灿者，是谁能一攫出？随众汲水，闻女在耳畔悄声曰：“二郎可先取印出，是一好机会。”曰：“火烈，奈何？”曰：“君髻上铁簪不畏火。”闻之，遂耸身飞入，焰果纷让，双手捧印出呈太守，千万人子不咋舌。太守悲曰：“印出矣。尚有娇女楼居晨妆，有能救出者，即以妻之，无食言！”曰：“诺。”再飞入，火已逼楼，见两红衣人夹女坐，出索将绾。入大叱，红衣人曰：“铁簪真人来救渠，姑舍去。”负女急奔出，回观妆楼已成煨烬。火熄，倦卧不能起。丙夜，女来贺曰：“公冶出狱，又作新郎，何太喜耶？然太守焚署，终不了事。后圃英石作舞鹤者，下有窖藏可取出，助彼丈人峰。”漫应之。次日，太守集议赔补，颇以囊橐虑。入以女言告，试往掘，果盈坎皆黄白数千金。不日兴工，署更鼎新焉。太守为释罪，置酒祖饯；然绝不言姻事，色忸怩而口嚅嚅。微窥太守意，慨然曰：“某待罪得放归田里，与骨肉聚首，愿已足矣，敢望非分乎！”太守曰：“君子达人，不妨明告：弱息娇惰惯，恐不愿嫁田客郎，且幼已许字同里年家子。仓卒一言不足信，葭莩无已，愿奉千金为君家大人寿。”逊谢，力却不敢受。明即备车马送之归。下车入门，一家皆狂奔哗噪，惊以为鬼。婉陈所以，众始审之。入见二老均瞿铄。忽御人赍木匣于庭曰：“官府留赠汝。”欲追诘之，而御已驰远。视封颈甚固，启之，皆金珠，数符千金。献翁媪，一室感喜。惟则愧而逃遁，杳无迹。翁媪悲曰：“汝生回，吾心慰；汝兄逃，吾心仍不能慰，奈何？”曰：“兄行行即归耳。”索水碗，抽铁簪画水，再四旋碗口，须臾，

泼于庭，而兄果贸贸返。握手心酸，悲喜交集。盖兄逸去，方觅渡船至中流，忽回旋无定向，抵岸，过小桥，一童子导之行，曰：“夕阳堕矣，大郎俗觅宿，前有客馆甚清洁。”随之入门，宛然逆旅，再一凝神，则自家也。大骇，不敢言，然心益愧怍。又见多金，思独鲸吞。置毒饼中，与食，旋腹暴痛，面青紫，口吁吁若牛喘，父母奔视，窘无计。募忆，大呼：“云娘子！”女应声至，掀帘入，笑曰：“二郎病耶？急含铁簪于口，可愈。”

抽簪衔少时，女自后募击其背，大咳，哇出毒饼，犹突跃地上。女辞别，挽之。女笑曰：“二娘事亦大累人，蹇修不易为也。”趋出，顿杳。所谓二娘者，箴娘也；箴娘者，颖郡李太守女也。李太守，洛阳人，妻歿，遗二子一女。太守留二子于家，携妾与女之任。女见父背盟，且闻将订姓于大姓，愤往说父，曰：“儿闻为女子，事人以身；今身已负郑郎背，奈何又他适？且郑有德于吾家，背之恐不祥。请父怜女，仍践前日言。”太守怒曰：“渠农人，将随之饁耕田间耶！”曰：“父以农人为贱乎？郑郎即贫为丐儿，尚随之去，矧饁耕尚有冀阙风。”太守终不听，女泣曰：“父读书成进士，即不知楚女季芊嫁钟建故事乎？”痛哭，愤不食。夜深，易男子装，携婢窃马窜郊野。忽一白衫女子，策黑卫前行，频回顾，问曰：“官人将何之？”曰：“涡水。”曰：“省识涡人郑二郎名者乎？”曰：“仆正寻渠，文字交耳。”曰：“大佳，郑吾中表弟也。裙钗独行不便，乞官人挈带可乎？”曰：“善。”行四五日，径抵村门。白衫女子指曰：“此即二郎家。君先入，妾尚欲迂西邻姨母家。”箴娘下骑，婢扶之入，募与遇，惊询何处贵人下顾草野？泣曰：“妾颖太守女李箴娘也。”登堂缕述颠末，太息曰：“仆近已勘破泡幻，拟绝世缘；卿哪患无金龟婿，何事苦纠缠？”曰：“君自纠缠，奚怨妾也？凡为女子，皆当

远丈夫。郎于烈焰中负妾出，是天欲杀之，而郎生之。既生而弃之，可谓之仁乎？妾义无他适，千辛万苦至此。若憎妾陋，宁甘妾媵，不愿更节操。”引之拜翁媪，见其艳丽，惊为天人。女伏叩曰：“贤郎曾负儿于背，乞舅姑怜鉴。”翁媪曰：“得儿为妇，向复何言？诚恐尊人侦至。

累及犬子。”曰：“南山之石可烂，北海之波可竭；头可断，此身不可转。刀锯鼎镬，儿自任之，无预贤郎事也。”翁命媪为改妆，夜随媪眠，自携同寝，云俟风声定，再择吉。

喜，策马往郡自首，将倾。其仇闻讼解，尚切齿，时欲得而甘心，突遇诸途，即嗾仆殴之，怒詈，挟归，扃土室，苦更胜于系牢狱。闻之，即仗剑往援，不可得，诉于太守。太守正失女，寻无耗，闻言，疑已成嘉礼。无如何，遣兵役索出，交，曰：“小女已遣奉箕帚，令兄救出陷阱，君之德已酬矣！嗣后请勿往来。贻五马羞。”曰：“某呼吁于郡父母，非呼助于妻父母也！”愤携兄归，即日成花烛，拚与太守绝。箒娘事舅姑至孝，毫无贵介气，事嫂亦得体，日课婢仆耕织，井井皆有条。曰：“古有神仙眷，卿知之耶？稚川移居，蓝桥觅杵，伯阳拔宅，载在典册，不乏其人。未审卿意其仙眷那？俗偶耶？”曰：“妾闻谚云：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’夫子倡而新妇随之。独活之草，不足扬新芬，同宫之茧，庶可成治理。郎既慕白云，妾亦非慕软红尘者。”曰：“善。”即授以仙法。明为夫妇，而暗实道伴来。年余，生子女各一。

喜与箒娘曰：“吾无忧矣。”又年余，翁媪偕亡，哀毁尽礼。窀穸始安，晓晓欲析居。曰：“二老尸骨未寒，即瓜分其产，可乎？”怒詈且撻，殷氏亦时于闺中驰恶声，均忍受。箒娘曰：“妾与郎所以滞迹尘世者，为高堂耳。今已矣，复何恋？”曰：“诺。”晨起祭木主，辞别哥嫂，携一仆一婢，

仅驾空车辚辚向西去。数年后，李太守竟以墨败，籍没削职回乡里。时妾已歿，茕茕自怜。道出高山，遇响马贼剪径。正危急，见一古装羽士，仗剑自高峰绝顶飞下，贼咸彼靡逃逸，视羽士非他，郑也。殷殷拜车下，执半子礼甚恭，自云山居不远，坚乞过从。至岩壑奇特处，有极大阙阅，春深铜面，个个浮沤。门以内，画栋文疏，邃伟丽。

仆从如云，妾媵如花。登其堂则彝鼎图书、棋枰茗具咸备。

东壁设一大白玉盎，大如瓮，内浸赤玉莲花，绿玉莲叶，长七尺余；西壁设一水晶瓶，内插珊瑚树，长九尺余，衬一鸟尾，金翠灿烂，非凤非孔雀，不得主名，长七尺余，瓶更莹澈，内外可鉴。中设瑶琴，镌字曰“钧天清閼”。四壁绘六合内外七十二洞天福地图。与外舅寒暄未已，忽诸姬传报夫人出，环佩珊珊，霏裳月；视之，果箏娘也。女拜问起居，泣曰：“儿不孝，背父潜逃，今实无颜相见。”太守默默不能答，泫泫泪沾襟。霎时，灯烛辉映，举室通明。开筵劝餐，水陆杂治，内多奇品，鲜能知味。随来仆夫，亦有犒赏。痛饮极欢。旋有美婢入报花吉祥云娘子至，肃入一美人，夫妇让高坐。美人对太守略敛衽曰：“向在长者宇下，何图于此处覩面？”又顾箏娘曰：“妹子尚记并辔引导时乎？太翁来当兴师问罪！”箏娘曰：“姊姊厚德，愚夫妇刻不忘，何罪之可问也。”曰：“妹既不忘，乞假妹夫铁簪绾三四日，即返璧，可邀金允否？”问：“何用？”曰：“我辈功成，须得古圣神仙佛一遗物佩之，方可朝木公，谒金母。三入太行寻尧琴，两赴湘水觅舜鸟，四登会稽求禹剑，均为毒龙所守，不可得。无奈何，始来奉假耳。”闻，即持赠曰：“请为琼报，无事珠还。”美人起拜谢，兴辞，冉冉至中庭，霹雳遽逝。客去，视太守已醉眠榻上；亦诣内，留箏娘坐候之。晨光透入，太守醒，箏娘已具盥栉进，告父曰：

“阿娟尚醉眠，不及送翁行，遣儿候于此。奉丹药一丸、黄金百镒、古锦百端为寿。”太守恋恋，问箏娘：“何时得归宁？”曰：“天涯海角如几席耳。萍迹无凭，不能预订。”问：“何嘱？”曰：“父归，脱宦情，了孽债；积盛德，光后贤。”御人催行，惘惘遽别。行四五里，登岭回眺，犹见箏娘痴立与诸婢指点状。又二年，太守长子贵，思妹甚殷，适奉旨祭嵩山，细搜涧谷，每遇樵竖行脚，辄以郑问，咸云不识。忽逢一道士，问如前，道士惊曰：“禁声。何遽唐突，妄呼郑真人讳？我辈仅敢呼铁簪子耳。箏夫人所善云娘子，朝天回，帝授昆仑第五耕福洞天都总管。不久，书来招，真人全家拔宅去，同往仙山。贵人向何处寻姻娅？”问道士名氏，曰：“仆，古丈夫也。”言讫不见。

鹿女泉

佛经有鹿女，而江北古迹中亦有鹿女丹泉，尝访之，乃井也，在人家院中，亦无碑志可考。偶晤甯湖钓叟，云：“五代时，此处为优钵罗庵。庵之僧名大楞，募化修饰，焚修其中，虽近市，而幽寂若深山，环植名花，搆以怪石，供禅悦。朝夕手汲井中泉，加灌溉，养盆鱼，哺笼鸟，已觉劳劳。一陕客更贻一白鹿，雌者，曰：‘此物极驯，不忍戕之。乞和尚收录法座下，或被佛荫，卜长生也。’僧亦受。其声呦呦，角鬐鬐，为松关点缀，善视之。旋一闽僧，名真悟，貌权奇，衣邐邐，飞锡五台回，挂搭于庵。与楞语内典，参箭锋，颇首肯，惟睹花草，动辄挥之以手曰：‘速遣去。’楞曰：‘如来虽说空寂，然亦不禁生机。不然，则狮象龙虎其赘疣耶！’曰：‘彼能空寂，则一切无碍。虽有狮象龙虎，如无狮象龙虎，始可有狮象龙虎。吾师道行浅薄，若径取生机，则为欲为爱，魔障恐些子尘化为无量苦也。’楞不语。明日，真掉臂去。久之，鹿更驯，衔落叶供爨，庭草代锄。僧出则候门，僧归则侍立。僧敬佛，则屈两足若跪拜，僧讽经，则翘双耳听且鸣。尤奇者，僧晨夕小溺处，有白石板，面微凹，鹿日以舌就溺迹舐之。僧心异，终爱其驯，不之怪。又二年，鹿忽皤腹，常懒眠，不似前番勤，久之，腹愈皤。僧恐其风露清冷，为洁耳室幽僻处，藉篙如裯，俾鹿寝，朝暮亲哺之。一日，打包往神居山，蹢躅独行。途中心忆鹿腹皤似孕，然绝无雄偶，奚成？忧之。明夕即归，启扃，见彩云如缕，香风四流，自鹿室中出。篝火往覘视，鹿正娩雏，貌甚苦恼，不敢看，而意良不忍。亲为祷于佛，

乞慈悲，代忏悔。少时，雏堕地，呱呱若婴儿声。再往觐视，果一好女子，白如瓠，眉目端丽妍秀，鹿方代砥秋身上血。僧大惊异，恐冻煞，急裂袈裟裹之，付鹿哺乳。向晨颺户，潜于质肆，购旧襦褌归，衣鹿女。恐外人见之，诤造黑白，堵室之门，不能通。凿一窦，通己榻后，亲为送饮食，扫不洁。年余，鹿女稍长大，从不啼哭，日依鹿母嬉。见僧呀呀如欲语，僧亦爱如掌珍。时以果饵与之食，更为制衣衫。凡鹿母鞠育所不到者，僧为之。一日，鹿母病，僧审视之，鹿崩角若叩首，并嗅女再四，又翘首视僧，若托孤状。僧解其意，颌其首，鹿瞑目遽毙。其女泪涔涔，亦不啼。僧即瘞鹿于室，讽经超荐焉。邻有询鹿者，云逸去已久。女由是依僧如父，日坐暗室，趺坐母瘞处，目若瞑。夜闭户，女出司洒扫。僧偶于灯下教之读，过目成诵，间亦参语录，解妙谛。僧偶纫破衲，女凝睇久之，即能工刺绣，常于灯下绣佛前幡，盖极工巧夺。夜来时，女已荏苒十三龄，未尝见一人，忽语僧曰：‘儿非人间人，将腾霄上汉，为王母青鸟使，奈何日闭暗室如地狱？’僧泫然曰：‘儿鹿产也，出见人，恐贾老僧祸。近吾尤忧之甚，倘一朝无常至，尔将何依？’女曰：‘不然，师遍集檀越比丘优婆夷等诣庵，为佛会，儿出见人，自有语。’僧不许。又三年，女十六，貌更丽如天人。念四日，浴佛节，庵例于是日集大众讽经讖。邑之无赖声亦叉手立庭际，观坛场。众方击磬宣祝，焚香通城，梵呗声嘈嘈焉；女忽破关冉冉出，礼佛毕，与众和南。众愕眙无所措，无赖辈大哄曰：‘咄，和尚房中藏娇娃，为散花人那？为摩登女那？幸神佛灵显，遣自败露。不然巫山袄庙火，毋延烧邻舍耶！’僧闻之大窘，不能道一字。众方耳语，无赖辈遽挥老拳，击秃颅。僧哀呼曰：‘儿，老僧为汝鸡肋断矣，曷救吾？’女闻之，除戟指曰：‘止！’无赖辈即痴立如泥塑，如

木偶。

又戟指乱摇曰：‘颠！’无赖子即滚地如怒狮，曲踊如跳神。又戟指乱画曰：‘打！’无赖辈即自批颊，自揪发，复互詈互挞，自践踏。众憚而哀之，女微笑曰：‘姑看众菩萨分中，恕汝曹。’无赖子即豁然醒。女亭亭升毗庐跌坐，说鹿母受生，蒙师豢养种种原因。毕，即说偈曰：‘众香国里来，众回国里去，但是有因缘，誓不随鬼趣。井中一翁水，清澈碧玻璃，中有众香国，误者成泥犁。咦，哓哓作么生，一梦此时醒。南无西方游戏宝胜佛菩萨！’诵声未已，遽踊身投井中，骨冬有声，泉激溅如碎珠。众大声呼救，欲捞之，已无及矣。墙外邻人家亦有一井，地脉素通。女从此井投，忽从彼井起，彩衣立云中下顾，致声珍重，飞入重霄，其影顿小。众罗拜呼仙人，欢喜赞叹去。僧由是毁女所居室，露鹿墓，护以竹栏，植以兰桂。忽于墓上产紫色灵芝一株，僧服已，体顿轻，心愈朗，功愈进。倏又十余载，庵中香火鼎盛，缁流云集，服井水无不生勇猛心。僧偶于庭中赏花，睇井照自家影，忽笑曰：‘咦，如是那！’入室更衣，沐浴礼佛毕，趺坐禅床，不言不笑，问之亦不答。明日，房闼未启，呼之不应，听之阒如。众破关入覘之，园寂矣。年余，客有游太行山，见此僧骑白鹿，手捧经卷，后随髻女，托钵负禅杖，其行如飞。”

穀於菟

明季，青鲁山中，尝有虎患。有山家小女子，年十二，携山斧入山樵采，以助炊。偶失足，堕山谷中，皆落叶，得不死。然上视壁立百余仞，无阶梯。高声呼救，继以哀泣，终无应者。女视东壁有洞，内空阔若夏屋，伏两乳虎，驯若猫。女犬至虎穴，愈怖，知必死，乐与乳虎嬉。夕照坠崦嵫，腥风突起，虎母归。见女，始大惊，继见女抱乳虎于怀嬉戏，了无怖；又瞠目良久，即坐饮乳虎哺。哺已，将眠，女叩首曰：“儿蒙大王怜我，不杀我，尚能分乳救我饥乎？”虎凝思又良久，颌首若肯。女即逡巡就虎食，倦即眠虎颌下。向晨，虎母舐乳虎，兼以舌轻舐女面，然后跃出。晚归，衔果饵置女侧，女笑舞，虎母意亦乐。月余，乳虎渐长成，虎母遽负之出洞。女大号，虎俯瞰又良久，重复跃下，负女于背，一跃而升高处。女于斯时，庆再生也。虎引女至通衢，女拜辞，虎犹回顾频频而后去。女抵家，见翁媪，方手之舞之，足之踏之，历历述遇虎得生状。翁媪曰：“嘻，安有遇虎反生者？是必为虎食，死为俵，归惑人，将引全家葬虎腹。此俵为厉也，岂得为吾女！”女号哭再三，辩莫能白。因闭之室，不与以餐，女转饿将毙，号救亦无一应者，力竭声嘶，待毙而已。翁媪夜同梦一黄衣婆子来，怒目视曰：“汝女即吾女矣，若饿毙，当杀汝一家。”惊醒，觉吼声犹震林木间也。至是始释女囚。女自服虎乳，长而貌益艳，有勇力。少年将军某，闻而聘之，屡屡助战，功封夫人。

秦良玉

女帅秦良玉，石柱土司所属人也。生而警敏多智，父母皆爱怜之。有兄，莽夫也。良玉五六岁时，邻人彼窃，多方构之不得，与其父咨嗟叹惜。良玉曰：“无事多求，此必米具所为也。”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玉曰：“我本不识具，日者潜窥汝室，彼以我幼不之避。倏又一人来，呼曰：‘米具，汝何为耶？’具即与耳语而去。是夜被偷，非具而何？”缉之果得。及笄时，土俗皆自择夫，春秋之际，纵少男女于山野唱歌求配。有马生者，土司宗族也，年及冠，无父母昆季，贫而好学，美秀而文。玉一见，即携手同归，父母及兄皆贫之。玉曰：“事在人为，我只得同心者耳，贫不足道也。”谓生曰：“君得我，不忧不富贵，我得君，不忧不多闻。君所憾者家贫，我所憾者腹贫。家贫易为力，我请任之；腹贫须好学，君其为我助之！”生曰：“诺。”相得甚欢。良玉恒执女红伴读，辄有所悟。忽谓生曰：“君所读之书，以治身心则有余，非我辈救时之策也。曷求富强之学，以成我愿。”生乃购借韬铃武备及三农致富等书数十种，闭户讲论年余。玉曰：“得之矣。”及出门，遍历荒山，得无主之地数十顷。归而尽其所有，皆易钱，不足，乞贷父兄亲族以益之，使生置芋粟，一名包谷，此贱而易成之物，遍撒山地。玉乃日游里间，结好众瑶妇，得其爱戴心，谓之曰：“本年当大旱，救荒之计，我已密布山间；将来成熟时，可以周济汝等，但须为我照料耳。”众妇皆悦，为之挟刃巡逻；秀实时，争为收割，不失一茎，时果夏秋无雨，禾苗枯槁，惟此独茂。玉乃计口授瑶妇粟，欢呼拜谢而去。尚余千钟，糴之，

得千余金，偿债之外，犹称小康。次年，瑶妇皆来请种，愿为耕耘。玉曰：“今年应涝，惟稷独成。”购种遍播之。夏秋果大雨，诸谷皆淹没，稷高丈余，不畏水，又获丰收。仍分给酬劳外，剩数千钟，柴之，大富，起厦居之。他寨官民皆乏食，流为盗贼，而石柱赖以无恙。男女咸敬佩良玉如神明，愿为服役者甚众，玉择其勤能者留之。生亦喜曰：“卿何以知天文，测之皆验？”玉笑曰：“《前汉书》曰：‘巢居知风，穴居知雨。’我师蚁也。凡旱年，其穴必深，涝年必迁高处。以是卜之，百不失一。何须高谈天文，炫其惊异哉！”一生乃服其读书之得间也。曰：“卿言富则果富矣，贵乌在？”良玉曰：“勿急，我后必移封君，为天下妇人出气！但目下大忧将至，奈何？”生曰：“方安居乐业，何出此言？”玉曰：“富者盗之饵，且邻寨饥荒，有不觊觎我哉？我司官素懦弱，又不知训练，猝遇强暴，鲜不倾覆，是则可忧也！君速购铜铁木石，觅巧匠，我将仿诸葛法，制连弩，敷以见血封喉之药，作救急计。”于是作劲弩千张，伏垣外，夜则埋机当路。凡藏粟帛之处，半穴其地作窖，中布铁蒺藜，亦敷毒药，上以板覆之。内室财帛皆露板，皆作机，自行无碍，人踏之，触机翻转颠入窖，着蒺藜立死。布置方罢，而邻寨果生心矣。

使数十人行窃，知生家富，先攻其室，为连弩射死者半，破宅门入，皆奔仓库，颠入窖死者，又十之六七，仅剩十数贼。邻人救至，咸缚之送司。于是邻寨藉以为词，遍邀各寨，群起而攻之。土司驱市人而战，大败。遂杀土司。寨民大恐，公议良玉之夫系土司宗族，应袭职。众曰：“不如其妻。”群入生家，坚请良玉掌土司印，以御完。玉曰：“御侮之道，须众齐心，如臂指之相使，乃克有功；若人各一心，前车可鉴，是死我矣。君辈能听我号令否？”众皆曰：“凡我寨民所以得温饱

者，皆出夫人之赐，谁不愿为效命。如有异志，众共戮之！”良玉察其情切，乃出视事。先点千人，各予连弩一张，命其兄统领射，退乌合之众。于是略其地方三百余里，料其民得十余众。立为大寨居中，以亲信者同住。环作小寨，居其民，择其强壮者，训以兵法，坐以进退，井井有条。寨外掘长壕周匝，壕中皆置毒蒺藜，上覆机板，并如居室法，外伏毒弩。寨之四隅树长木，木颠以辘轳之竹屋。穴孔向外，以老花近视二镜，叠作脯，安孔中，即千里镜也，能睹百里外人马，使能书者居其上，以长绳悬铃达内营，名曰天观，一有所见，即书条，摇铃索报信。又掘地三四丈，埋瓮，使耳聪者卧其上，能闻百十里人言马嘶，亦出铃索达内营，名曰地听；一有所闻，亦如前录报。再远，则广布细作。故远近巨细，无所不知。又作连翔阵，人各执喷筒，以毒药煮细沙，晾透纳筒中，每伍间弩手一排护之。战必抢上风，顺风扬沙入人目，即迷疼不可开，弩手枪手继之，是杀瞽目也，故易胜。时败去之贼，复邀洞獠，大举而来。先驱牛马驼羊在前，土车随之。至寨前，触弩机中箭者畜牲耳，箭尽，即以死畜并土车填壕，一拥而入，则良玉已遁。遗有粮食甚广，众皆以为得计，居之不疑。未几，寨中地震，火炮直冲，顷刻寨地皆陷。粮食中火箭火球竞发，烟焰迷空，死者数千人。余贼争奔出寨，则围兵四合，众皆请降。良玉审其为恶者诛之，胁从者释缚，赏以口粮，曰：“去留任汝。”众感德畏威，皆曰：“愿从夫人，虽死不去。”又益数千人，旁寨咸服，乃教以屯田富强之法，遂雄居一方。生大悦，曰：“方贼之劫寨，卿何预知之？”曰：“得天观地听力也。贼来时，牲畜在前，土车随后，早已见闻得报。我知此法，前寨必破，故退伏在外，而以地雷火炮伏寨中。彼见寨多粮食，谅必停留，不知中藏火箭火球等物也。彼方住歇，我使人由地道燃

火线轰击，贼已裂胆，外又促之，进退不得，有不降哉？今以降人居外屯田，有益无损，是以日见富强。”生曰：“今富贵全矣，卿诚天人也。”良玉曰：“富不过百万，贵不过土司，卑卑者，何足道哉！行将建大功于国家，膺天朝之高爵厚禄，方吐英雄之气耳！君姑待之。”此前明崇祯间事也。时寇围京师甚急，檄四方勤王师。良玉偕其夫拔寨俱起，使其兄前驱，顺风扬沙，转战皆捷，京师解围。帝大悦，召良玉入觐，拟侯之。玉辞曰：“侯及夫人，古虽有之，然非天朝体制。无已，请移封夫主。”乃召马生，以为靖北侯，赐予无算。以良玉为勇烈夫人、石柱大元帅。谢恩出，阁部索贿。

玉谓其夫曰：“朝纲紊矣！帝之左右，皆谄媚贪谗之辈，势必不久，勿预其祸。”遂托故告退，振旅而归。秦良玉之子孙，至今世袭土司勿替。

荆茅

楚诸生荆茅，字贡苞，训蒙为业。在前明嘉靖间，是邑大旱，赤地数百里，人心惶惶。有司靖尽求雨之法，不得；乃示召能致甘霖者，酬百金。向无此例，所以市里喧传。荆知之，与其妻戏述。云：“惜无此法，以致此金，亦名利两全之事也。”其妻曰：“是亦何难？子速为有司言，能三日致雨。使之洁坛站。子衣冠坐，诵圣经，宜必得之。”荆曰：“天道难知，岂可戏有司取咎耶！”妻曰：“子试为之，得雨则受酬；不得雨不过讪笑，何罪之有？”荆从其言，昧昧晋谒有司。如其法，使祷。未及三日，大雨滂沱，通邑沾足，上下欢腾。有司钦佩，于酬仪外加以币帛，鼓吹送之。

未几，省垣需雨，孔急，有司以荆生致雨事上达大府，檄召。荆恐，怗其妻曰：“我本无能，汝促我为戏，竟为宪召，何术以应。昔也德汝，今则怨汝矣。”妻曰：“子自无能，怨妾何为？妾之所知，非有异术。因厨悬咸鱼，于今三载，凡二三日雨至，先必落水，验之屡矣。子述告之日，适咸鱼落水之时，故信之确。今亦不难。子持此鱼至省，悬于卧内。见大府时，以先贤董仲舒五龙祈雨之法，铺张陈设。

若鱼干无水，总以坛不如式，器用不全，频使改作，以延时日。若一得鱼水，即登坛诵经，未有不获者。何怨之有！”荆别无法，不能不用妇言。及赴省会，则鱼已汗淋。急谒大府，登坛，而夕如注矣。得重酬回，喜出望外。此大府乃严相分宜门下者，知嘉靖帝好道，密告分宜，以荆生进。特旨召见，荆乃携妻入都。帝问道原，荆进诚意正心之说，曰：“至诚之道，

可以前知，识者明之根本也。修齐治平，不外乎此。”帝曰：“粹然儒者之言，宜与方士辈异。”命为金马待诏。嗣亦因求雨验，迁钦天监卿，日近御前。于是都下趋之者众，渐致富矣。忽大内九玺失其一，追求甚急，拟召荆推问内监之盗用者。盗者惶惧，夤夜赍金帛叩门哀之。荆乃命以玺藏尚宝处壁间，以尘土掩之，我自有说。帝果召问，荆曰：“玺非人盗。乃某月日用时，为小竖误遗于尘土之中，班在本处东壁下。”帝使人求之，果获。赏赐无算。

遂有荆仙之名。奉之者益狂。为御史海忠介劾，奏略曰：“荆茅者本无学术，肆其狂妄，妖言惑众，罪不容恕。”帝曰：“方士中惟此人近儒道，专以诚明立说。卿非读书人耶？何不容儒士！”御史曰：“其诚明之说，正借以行其诈也。乞皇上藏物于匣，当臣面召问之。果能指明确，方敢以至诚许之。否则，请置奸邪于法，毋任蛊惑圣聪。”帝如言，召荆于便殿，案陈宝椟，使推测之。荆惶悚伏地，叹曰：“荆茅今日死矣。”御座远，帝闻未亲切，曰：“是何言也？”适盗玺之监在侧，跑奏曰：“据所言，椟中似是金猫。”帝笑谓御史曰：“卿意其神明为诈，今竟何如？”开椟示之，果一金铸卧猫镇纸。御史无词可执，顿首谢罪而退。荆归，其妻曰：“子以一寒士，位四品，而富巨万。异数可屡邀耶。若不知足，祸必不远。”荆大悟，引疾致仕而去。

玉桂

兰陵屠氏家，巨第緡谿，连闼十数亩。有甥高平人，姓弓名联，芳年十三，堂萱失荫，寄依屠氏宅。宅后有园闲放，不甚修葺。园之东壁，有庐五楹。幽院蒙密，掩蔽花丛。弓偶游戏探园，至其处，见朱阑绕庑，有垂髫女立檐下，调鹦鹉为戏。度年齿与己不相上下。弓持两小无猜，冒昧逼其前，问曰：“鸟已能言乎？”女敛唇笑，尚未即答，有媼出见，呼弓曰：“联哥来，胡不入？甥在外家尚客套耶！”媼携弓入，女亦随其后。有四十许丽人，开帘纳弓曰：“我亦汝姪氏，何来许久不一入视我？岂以贫富故，亲疏有别耶？”问弓年几何？答以十三。丽人顾女曰：“桂儿年十五，身材纤弱，较联哥尚不及。”媼曰：“不矮于联哥，鲁卫兄弟耳。”又顾谓婢曰：“客至不烹茶，痴痴呆呆胡为者？”婢憨笑以去。少顷茶至，列数盘，设果饼，手掇置弓前，堆垛成塔，且嘱弓曰：“汝大姪与我常不睦，所由各立门户，庆吊不相通。汝回前舍时，毋言至此也。有暇即自来，勿预他人知，恐见忌者多口也。”玉桂性憨，初覲面，依恋甚有深情。携戏移时，丽人谓弓曰：“白日西飞，渐已届晚，汝来许久，前舍不无追索。今且去，嗣是好姊妹，欢聚正多也。”弓回前舍，果秘其事。大姪固善痴，不遑窥察。弓诘同室者，蹈隙辄一至。天方苦寒，弓与桂多以两袖笼接，彼此通握，互暖怀中。弓得佳味，必携以饱桂，桂亦时留旨蓄待弓。或晨至，桂犹未起，桂母但顾指授意，弓自诣复室，探桂帐中。桂醒，即代揽衣使著，或向枕边为觅簪珥；或调护熏笼，为炙弓鞋、锦裆。殷勤服役，事事较婢媼为精细。婢戏之

曰：“公子夺人生路，将使我等无啖饭处矣。”两人戏褻之私，桂母并不深察。或弓至，桂不在室，桂母必告以所往，俾自向柳阴花下寻觅。虽年俱妙龄，情不至乱，而肤肉之亲，即婢媼前亦无嫌碍眼。屠宅阔敞，东问则言在西，西问则言在东。迁延半载，两人踪迹，前舍略无识者。一日，弓以父病召归，私蕴结，梦寐不忘玉桂。乃父病只偶然感冒，不弥月已平复如恒。方托冰人为之谋聘。

弓隐以情告媒妁，使通款为玉桂委禽。父思外家并无是女，疑为近族，往访于屠氏，并无识其人者。因还叩弓。弓不得已，实以所遇于后园者告。屠闻大骇，以为后园庐舍，久乏居人，被狐怪凭为窟宅。知弓所遇不祥，皆谓福泽自厚耳，不然必败。父闻甚惧，遂禁弓不得更诣外家，急择佳丽，以安其念。逾岁，弓年十有六，即为毕姻。虽新好甚敦，而一寸心，终觉旧情难舍也。时有院试期，弓应期赴郡，住童民壮家。闻对巷住有美人，询诸童。童言系青楼女，曾自济南来，有南人毗陵妇为同侣，寄栖库吏家，月前徙此，声价高，未易见也。弓曰：“试为我先容，不谐，亦无害也。”童曰：“诺。”日既昏，童执灯为前导。款关入，过数院落，至一舍。厅烧巨烛如儿臂，陈设炫耀，使弓暂就厅事坐。有媼出，童与耳语久之。媼入，即有数婢来，引灯导弓进层层，越复室。最后一房，暖香四溢，兰麝喷人。美人见弓，迎立微笑；而两目凝注，似曾相识。弓曰：“卿其桂姐乎？”桂曰：“然。联哥，尔许时尚忆有妾耶？”弓曰：“仆谓此生此世，将不覆睹卿矣。”相对俱泣下。桂曰：“君方以妾为妖物，所由见弃之深；然不怨君，此关妾命，君自不负妾也。人以妾为狐，此语非尽无因。妾实人也，为狐所养耳。妾父本县尹，私一近婢，生妾。因干嫡母怒，弃诸隘巷，为狐母所得，乃赁民家屋雇乳媼哺之。三年而得屠氏

园，鸠寄十余年，而后遇君。君别后，不为屠氏所容，徙还石室。其岁冬，积雪盈地数尺，穷山远市，事事不甚便适，乃携妾置一破庙中。母出营干，遇猎户，毙之。妾既失恃，为强徒掠去，鬻于青楼中。所以甘心含垢者，惟狐母蒙养恩及君情好，寸刻未能忘怀。尝冀得君一诀，以了心愿，不谓果有今日。幸无良家拘束，且可图一夕之欢。”遂留弓荐枕席焉。殢雨尤云，绸缪臻至。弓自是流连桂院，偎红倚翠，日以为常。桂总以身堕烟花，火坑难出，话言所及，不无泪眼盈盈。百计千方，谋欲脱离孽海。是岁，弓获泮捷。

桂甚欣跃。因告弓曰：“以妾零落如此。君本未能袖手。然尊君峻执。难进一言；幸值文章吐气之秋，必获垂慈格外。

妾之待拯，急于救焚，机会不可失也。”弓曰：“未识鸩母何如耳？”遂以问鸩母。鸩母谓桂曰：“汝之归我，其费百十余金，而数年来，所获缠头以巨万计，尚忍取汝聘金耶？虽然得汝才三年，已三兴雀角，屡振而屡颠之，岂惟儿有厌心，即余亦岂乐此不疲者？惟目前偿馀债券，尚不下千金，累儿更耐岁余辛苦，冀有弋获。既完夙券，不可不稍有赢余。弓家郎诚憨直，然家有结发人，后变难测。此儿终身事，不可无日久计。只可使人仰我眉睫，不可使我落人肘后。必得囊中物，进退方为有据。脱有不虞，须敷子母终老。今且与弓郎订约，待诸事摒挡略尽，亦无费弓郎百珠，但得名花有主，余亦得所休暇足矣。不然，不惟儿无退步，即残朽骨。亦恐葬身无地也。”弓与桂，俱以所言当意，于是桂解金凤钗，弓解鸳鸯玉佩，鸩母主婚，以曹媪执柯，各质信物，为啮臂盟，相与要期而别。自是两地鸿鱼。往来不绝，虽睽违经岁，犹得时慰离。及将赴秋闱，接到邮筒，知桂近况颇适，旧欠偿清外，公私储蓄，尚可数千金。

弓意甚愜，惟期指日佳音，以完鸾凤。由是加功训练，早赶闹场，文思敏捷，注意高魁。既而飞骑传人，报条无我，嗒焉沮丧，垂首来归。不谓人事无常，彩云易散。正当燥伤怀之际，忽接郡中讣音，则桂已埋香半月矣。时苦闺人掣肘，不获凭棺一恸，深所疚心，惟日向暗隙中垂涕而已。明年，引以岁试至郡，其鸩母已另买雏姬，重新丝竹。寻吊芳魂，而黄土一抔，鞠为茂草矣。

查女

万历间，倭寇之乱，缘日本国王正妃卒，王思中华女子艳丽，遣将入寇，沿海掳掠。至盐官州，猝不及备，官吏弃城逃窜。有查氏女者，年已及笄，慧中秀外，久失恃。闻寇至，请父兄同众奔避，曰：“女儿足弱，不能追随，途中虑有牵顾，俱罹于祸。莫若女自为计，决不貽羞，恐亦不至遽死也。”寇急，父兄迫之，坚持不行，父兄泣舍而去。女平日阅《本草》，见有药名闹扬花者，服之即死，周时可醒，预已市得。遂密缝上下衣，研药为末，以俟。闻寇入城，遽吞之毙。倭入室，见女颜色如生，抚之温软，冀可救活，且容貌倾城，不忍舍去，负之入舟。逾时而苏，见身卧海舶。

诸女环泣，细询之，知同被难者。女慰之曰：“毋徒恐怖，能从我谋，似可脱难。”诸女密商之，女授以计。缘倭将为王觅妃，故无敢犯诸女。及舟抵日本，倭将见美女无恙，欢欣鼓舞，以献国王。王见查氏女，遂其所欲，命通事告以正妃之意。女曰：“我中华人，愿与中华女子为伍。王若能尽出本国宫女，而以同来诸女为宫人，则惟所命。”王以其娇弱女子，何能为，喜允之。命扶入宫，开合欢宴。女同诸女酌酒劝王，密以前药入酒。王遽吞之，不觉眩晕，意谓醉矣，拥女入大内，欲褫其衣。正枚梧间，王瞠目流涎而倒，不知人事。女搜得兵符，唤诸女同山外廷，传通事，谕倭将曰：“王闻悉我家有经寸珠，能定飓风，命我去取作镇国之宝。尔诸将速备巨舟偕往！”倭将验兵符，信之，遣一旅，同诸女扬帆西归。次日王不视朝，王弟潜入大内探之，见王僵卧于寝，弑之，自立。世子怒，各

兴其党，互相攻击。其国大乱，故无追者。女至盐官城下，已有警备，命通事唤城上长官，女告以故。官狐疑未决，女请唤其父来，认之确，继入城。告长官大备酒肉，纳以前药，遣使谕倭众曰：“王妃取宝即回，先以酒肉犒尔等，其各饱餐以待。”众皆乐，醉饱而倒，使者骈戮之。以诸女归。官不废一矢，而得倭首级，遂报大捷。旌查女之门，而各官晋秩有差。

陈恭人

继室陈氏，金陵儒家女也。同治戊辰，普润勦寿州戎幕，闻其贤，聘为侧室。其明年，淮上军告遣，乃携还颍州。诸娣姒见其亲操井臼，善事正嫡，交口称之。是年，普润以积劳保知县，将入都，而虑刘恭人病日深，陈氏妊将弥月也，计弗果。陈氏毅然以家事自任，敦促就道，无戚容。

比返，而呱呱者已三月矣，视之女也，左腕有青晕，讶之。

既久，诸娣姒乃言，未产前数日，陈氏代刘恭人栲，值癩作，掷锡盎中腹。胎逆上，屡晕绝，急治得无恙。而陈氏始终无愠色，嘱家人勿以告。其善侍刘恭人多类此。普润既引比见，以知县待补河南。既赴开封，刘恭人钦其贤，悉以家事畀之，事无不理。普润谪局十年，得以尽心研鞫者，良由于此。光绪戊寅、己卯间，河南饥，饔飧不给。陈氏每脱簪易米，供普润暨刘恭人饌，己则率家人食糠粃，不以为苦。

及普润勦赈事，得薪资，陈氏辄留其半助灾需。嗣随任商水唐县，岁以所蓄奩资，施衣药，济穷民无告者。其敬事好善也如此。辛巳冬，刘恭人病笃。歿之前夕，忽清豁异常度，命陈氏代栲沐，执其手告普润曰：“姬人无失德，请以为继，愿君勿复娶也。”陈氏闻其语，涕泣不自安。越日，刘恭人卒，陈氏视棺衾维谨。自陈氏来侍十数年，生七女，存其三。壬午夏，乃举一男，家庆幸。弥月后，诸从子亟请正嫡位，陈氏以刘恭人服未阕，持不可。其自处卑抑也又如此。甲申春，普润患肝疾危甚，陈氏侍汤药，备极忧劳。告天乞身代，潜割左臂肉，和药进，病乃痊。秋所生子，殁于唐署。陈氏当形神俱

瘁之余，复增恻悼，而病机已伏于此矣。乙酉冬，普润以病假回省。次年夏四月，长女将遣嫁，族尚_卅咸集，请践刘恭人遗言；乃告庙成礼，以普润官封恭人如例。恭人既正位时，以宗祧为忧，复劝纳鲍氏姬为侧室；而恭人痛子情深，居恒郁郁。丁亥春回唐，履旧地，疾时作。庚寅莅温县，增剧。壬辰春旋省，嫁仲女。适鲍氏姬于六月举一男，恭人喜不自胜，而厥疾仍弗瘳。秋改官江苏，偕之行，舟抵苏州，而恭人病竟不起矣。伤哉！阜阳李普润再识于苏州胥门官舍。

郭元振

代国公郭元振，开元中不第，自晋之汾。夜行阴晦失道，久而绝远，有灯火之光，以为人居宅。径往寻之，八、九里，有宅门院宇甚峻。入门，廊下及堂上，灯烛荧煌，牢饌罗列，若嫁女之家，而悄无人。公系马西廊前，历阶而升，徘徊堂上，不知其何处也。俄闻堂上东阁，有女子哭声，呜咽不已。公问曰：“堂中泣者，人耶，鬼耶？何陈设如此，无人而独泣？”曰：“妾此乡之祠，有乌将军者，能祸福人。

每岁求偶于乡人，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。妾虽陋拙，父利乡人之五百缗，潜以应选。今夕乡人之女，并为游宴者到是，醉妾此室，共锁而去，以适于将军者也。今父母弃之就死，而今惴惴哀惧。君诚人耶？能相救免，毕身为扫除之妇，以奉指使。”公大愤曰：“其来当何时？”曰：“二更。”公曰：

“吾忝为大丈夫，必力救之。若不得，当杀身以殉汝，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。”女泣少止。于是坐于西阶上，移其马于堂北，令一仆峙立于前，若为宾而待之。未几，火光照耀，车马骈阗。二紫衣吏，入而复走出，曰：“相公在此。”逡巡，二黄衫吏，入而出，亦曰：“相公在此。”公私心独喜曰：“吾当为宰相，必胜此鬼矣。”既而将军渐下，导吏复告之。将军曰：“入。”有戈剑弓矢，引翼以入，即东阶下。公使仆前曰：“郭秀才见。”遂行揖。将军曰：“秀才安得到此？”曰：“闻将军今夕嘉礼，愿为小相耳。”将军者喜而延坐，与对食，言笑极欢。公囊中有利刃，思欲刺之。乃问曰：“将军曾食鹿脯乎？”曰：“此地难遇。”公曰：“某有少许珍者，得

自御厨，愿削以献。”将军者大悦。公乃起取鹿脯，并小刃，因削之，置一小器，令自取之。将军喜，引手取之，不疑其他。公伺其机，乃投其脯，捉其腕而断之。将军失声而走。导从之吏，一时惊散。公执其手，脱衣缠之。令仆夫出望之，寂无所见。乃启门谓泣者曰：“将军之腕，已在此矣。寻其血踪。”

死亦不久。汝既获免，可出就食。”泣者乃出，年可十七八，而甚佳丽，拜于公前曰：“誓为仆妾。”公勉谕焉。天方曙，开视其手，则猪蹄也，俄闻哭泣之声渐近，乃女之父母兄弟及乡中耆老，相与舁柩而来，将收尸以备殓殮。见公及女，乃生人也，咸惊以问之。公具以告焉。乡老共怒公残其神，曰：“乌将军，此乡镇神，乡人奉之久矣。岁配以女，才无他虞。此礼不设，即风雨雷暴为虐。奈何失路之客，而伤我神明？致暴于人，此乡何负！当杀公以祭乌将军，不尔，亦缚送本县。”挥少年将令执公。公谕之曰：“尔徒老于年，而未老于事。我天下之达理者，尔众其听我言。夫神，承天而为镇也，不若诸侯受命于天子，而强理天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公曰：“使诸侯渔色于国中，天子不怒乎？残虐于人，天子不伐乎？诚使尔呼将军者，其神明也，神固有猪蹄乎？且淫妖之兽，天地之罪畜也！我执正以诛之，岂不可乎？尔曹无正人。使尔少年之女，年年横死于妖畜，积罪动天。安知天下不使我雪焉！从吾言，当为尔除之，永无聘礼之患，如何？”乡人悟而喜之曰：“愿从命。”公乃令数百人，执弓矢、刀枪、锹之属，相随寻血而行。才行二十里，血入大坟穴中，因围而斫之，应手渐大如瓮口。公令束薪燃火，投入照之，其中若大室。见一大猪，无前左蹄，血卧其地，突烟走出，毙于围中。乡人翻共相庆，会钱以酬公。公不受，曰：“吾为人除害，非鬻猎者。”得救之女，辞其父母亲族曰：“多幸为人，托质血肉，闺闼未出，固

无可杀之罪。今日贪钱五十万，以嫁妖兽，忍锁而去，岂人所宜？若非郭公之仁勇，宁有今日？是妾死于父母，而生于郭公也！请从郭公，不复以旧乡为念矣。”泣拜而从公。公多歧慰喻，止之不获，遂纳为侧室。生子数人。公之贵也，皆任大官之位。事已前定，虽主远地而鰥于鬼神，终不能害，明矣。

薛灵芸

魏文帝所爱美人，姓薛名灵芸，常山人也。父名邺，为鄆乡亭长，母陈氏，随邺舍于亭傍。居生穷贱，至夜，每聚邻妇夜绩，以麻蒿自照。灵芸年至十五，容貌绝世，邻中少年夜来窃窥，终不得见。咸熙元年，谷习出守常山郡，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。时文帝选良家子女，以入六宫。习以千余宝赂聘之，既得，乃以献文帝。灵芸闻别父母，歔累日，泪下沾衣。至升车就路之时，以玉唾壶承泪，壶则红色。既发常山，及至京师，壶中泪凝如血。帝以文车十乘迎之，车皆镂金为轮辋，丹画其轂，轂前有杂宝为龙凤，衔百子铃，锵锵和鸣，响于林野。驾青色骈蹄之牛，日行三百晨。此牛，尸屠国所献，足如马蹄也。道侧烧石叶之香，此石重叠，状如云母，其光气辟恶厉之疾。此香腹题国所进也。

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，膏烛之光，相续不灭，车徒咽路，尘起蔽于星月，时人谓为“尘宵”。又筑土为台，基高三十丈，列烛于台下，名曰“烛台”，远望如列星之坠地。又于大道之傍，一里一铜表，高五尺，以志里数。故行者歌曰：“青槐夹道多尘埃，龙楼凤阙望崔嵬。清风细雨杂香来，土上出金火照台。”此七字是妖辞也。为铜表志里数于道侧，是土上出金之义。以烛置台下，则火在土下之义。汉火德王，魏土德王，火伏而土兴，土上出金，是魏灭而晋兴也。灵芸未至京师十里，帝乘雕玉之辇，以望车徒之盛，嗟曰：“昔者言‘朝为行云，暮为行雨’，今非云非雨，非朝非暮。”改灵芸之名曰夜来，入宫后承宠爱。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。

帝曰：“明珠翡翠尚不能胜，况乎龙鸾之重！”乃止不进。

夜来妙于针工，虽处于深帷之内，不用灯烛之光，裁制立成。非夜来缝制，帝则不服，宫中号为“针神”也。

谢小娥

小娥，姓谢氏，豫章人，估客女也。生八岁，丧母，嫁历阳侠士段居贞。居贞负气重义，交游豪俊。小娥父蓄巨产，隐名商贾间，常与段婿同舟货，往来江湖。时小娥年十四，始及笄。父与夫俱为盗所杀，尽掠金帛。段之弟兄，谢之生侄，与童仆辈数十，悉沉于江。小娥亦伤胸折足，漂流水中，为他船所获，经夕而活。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，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。初，父之死也，小娥梦父谓曰：“杀我者，车中猴，门东草。”又数日，复梦其夫谓曰：“杀我者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”小娥不自解悟，常书此语，广求智者辨之，历年不能得。元和八年春，余罢江西从事，扁舟东下，淹泊建业，登瓦官寺阁。有僧齐物者，重贤好学，与余善。

因告余曰：“有孀妇名小娥者，每来寺中，示我十二字谜语，某不能辨。”余遂请齐公书于纸，乃凭槛书空，凝思默虑。坐客未倦，予悟其文。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，询访其由。小娥呜咽良久，乃曰：“我父及夫，皆为贼所杀。迺后尝梦父告曰：‘杀我者，车中猴，门东草。’又梦夫告曰：‘杀我者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’岁久无人悟之。”余曰：“若然者，吾审详矣。杀汝父是申兰，杀汝夫是申春。且车中猴，车字去上下各一画，是申字，又申属猴，故曰车中猴。草下是门，门中有东，乃兰字也。又，禾中走是穿田过，亦是申字也。一日夫者，夫上更一画，下有日，是春字也。杀汝父是申兰，杀汝夫是申春，足可明矣。”小娥恸哭再拜，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，誓将访杀二贼，以复其冤。娥因问余姓氏官族，垂涕而去。尔后小娥便

为男子服，佣保于江湖间。岁余，至浔阳郡，见竹户上有纸榜子，云“召佣者。”小娥乃应召诣门，问其主，乃申兰也。兰引归，娥心愤貌顺，在兰左右，甚见亲爱。金帛出入之数，无不委娥，已二岁余，竟不知娥之女人也。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，悉掠在兰家，小娥每执旧物，未尝不暗泣移时。兰与春，宗昆弟也。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，与兰往来密洽。兰与春同去经月，多获财帛而归。每留娥与兰妻兰氏同守家室，酒肉衣服，给娥甚丰。

或一日，春携文鲤兼酒诣兰，娥私叹曰：“李君精悟玄鉴，皆符梦言。此乃天启其心，志将就矣。”是夕，兰与春会群贼，毕至酣饮。暨诸凶既去，春沉醉，卧于内室，兰亦露寝于庭。小娥潜锁春于内，抽佩刀先断兰首，呼号邻人并至，春擒于内，兰死于外，获赃收货，数至千万。初，兰、春有党数十，暗记其名，悉擒就戮。时浔阳太守张公，善其志行，为具其事上旌表，乃得免死。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。复父夫之仇毕，归本里。见亲属。里中豪族争求聘，娥誓心不嫁。

遂剪发披褐，访道于牛头山，师事大士尼将律师。娥志坚行苦，霜春雨薪，不倦筋力。十三年四月，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。竟以小娥为法号。不忘本也。其年夏日，余始归长安，途经泗滨，过善义寺谒大德尼令。操戒新见者数十，净发鲜帔，威仪雍容，列侍师之左右。中有一尼问师曰：“此官岂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？”师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使我获报家仇，得雪冤耻，是判官恩德也。”顾余悲泣。余不之识，询访其由。娥对曰：“某名小娥，顷乞食孀妇也，判官时为辨申兰申春二贼名字，岂不忆念乎？”余曰：“初不相记，今即悟也。”娥因泣，具写记申兰申春，复父夫之仇，志愿粗毕，经营终始艰苦之状。小娥又谓余曰：“报判官恩，当有日矣。”岂徒然哉！

嗟乎，余能辩二盗之姓名，小娥又能竟复父夫之仇冤，神道不昧，昭然可知。小娥厚貌深辞，聪敏端特，炼指跛足，誓求真如。爰自入道，衣无絮帛，斋无盐酪，非律仪禅理，口无所言。后数日，告我归牛头山，扁舟泛淮，云游南国，不复再遇。君子曰：“誓志不舍，复父夫之仇，节也，佣保杂处，不知女人，贞也。女子之行，唯贞与节能始终全之而已。如小娥，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，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。”余备详前事，发明隐文，暗与冥会，符于人心。知善不录，非春秋之义也。故作传以旌美之。

李娃

汧国夫人李娃，长安之倡女也，节行瑰奇，有足称者，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。天宝中，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，略其名氏，不书。时望甚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之年，有一子，始弱冠矣；隽朗有词藻，迥然不群，深为时辈推伏。其父爱而器之，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应乡赋秀才举，将行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，计其京师薪储之费，谓之曰：“吾观尔之才，当一战而霸。今备二载之用，且丰尔之给，将为其志也。”生亦自负，视上第如指掌，自毗陵发，月余抵氏安，居于布政里，尝游东市还，自平康东门入，将访友于西南。至鸣珂曲，见一宅，门庭不甚广，而室宇严邃。阖一扉，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绝代未有。生忽见之，不觉停骖久之，徘徊不能去。乃诈坠鞭于地，候其从者，敕取之。累眄于娃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。竟不敢措辞而去。生自尔意若有失，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，以讯之。友曰：“此狭邪女李氏宅也。”曰：“娃可求乎？”对曰：“李氏颇贍。前与之通者多贵戚豪族，所得甚广。非累百万，不能动其志也。”生曰：“苟患其不谐，虽百万，何惜。”他日，乃洁其衣服，盛宾从，而往。扣其门，俄有侍儿启扇。生曰：“此谁之第耶？”侍儿不答，驰走大呼曰：“前时遗策郎也！”娃大悦曰：“尔姑止之。吾当整妆易服而出。”生闻之私喜。乃引至萧墙间，见一姥垂白上缕，即娃母也。生跪拜前致词曰：“闻兹地有隙院，愿税以居，信乎？”姥曰：“惧其浅陋湫隘，不足以辱长者所处，安敢言直耶。”延生于迟宾之馆，馆宇甚丽。与生偶坐，因曰：“某有女娇小，

技艺薄劣，欣见宾客，愿将见之。”乃命娃出，明眸皓腕，举步艳冶。生遽惊起，莫敢仰视。与之拜毕，叙寒燠，触类妍媚，目所未睹。复坐，烹茶斟酒，器用甚洁。久之，日暮，鼓声四动。姥访其居远近。生给之曰：“在延平门外数里。”冀其远而见留也。姥曰：“鼓已发矣。当速归，无犯禁。”生曰：“幸接欢笑，不知日之云夕。道里辽阔，城内又无亲戚。将若之何？”娃曰：“不见责僻陋，方将居之，宿何害焉。”生数目姥。姥曰：“唯唯。”生乃召其家僮，持双缣，请以备一宵之饌。娃笑而止之曰：“宾主之仪，且不然也。今夕之费，愿以贫窶之家，随其粗粝以进之。其余以俟他辰。”固辞，终不许。俄徒坐西堂，帷幕帘榻，焕然夺目；妆奁衾枕，亦皆侈丽。乃张烛进饌，品味甚盛。彻饌，姥起。生娃谈话方切，诙谐调笑，无所不至。生曰：“前偶过卿门，遇卿适在屏间。厥后心常勤念，虽寝与食，未尝或舍。”娃答曰：“我心亦如之。”生曰：“今之来，非直求居而已，愿偿平生之志。但未知命也若何？”言未终，姥至，询其故，具以告。姥笑曰：“男女之际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虽父母之命，不能制也。女子固陋，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？”生遂下阶，拜而谢之曰：“愿以己为厮养。”姥遂目之为郎，饮酣而散。及旦，尽徒其囊橐，因家于李之第。自是生屏迹戟身，不复与亲知相闻。日会倡优侪类，狎戏游宴。囊中尽空，乃鬻骏乘，及其家童。岁余，资财仆马荡然。迩来姥意渐怠，娃情弥笃。他日，娃谓生曰：“与郎相知一年，尚无孕嗣。常闻竹林神者，报应如响，将致荐酹求之，可乎？”生不知其计，大喜。乃质衣于肆，以各牢醴，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，信宿而返。策驴而后，至里北门，娃谓生曰：“此东转小曲中，某之姨宅也。将憩而觐之，可乎？”生如其言。前行不逾百步，果见一车门。窥其际，甚弘敞。其青衣自

车后止之曰：“至矣。”生下，适有一人出访曰：“谁？”曰：“李娃也。”乃入告。俄有一姬至，年可四十余，与生相迎，曰：“吾甥来否？”娃下车，姬逆访之曰：“何久疏绝？”相视而笑。娃引生拜之。既见，遂偕入西戟门偏院。中有山亭，竹树葱茜，池榭幽绝。生谓娃曰：“此姨之私策耶？”笑而不答，以他语对。俄献茶果，甚珍奇。食顷，有一人控大宛，汗流驰至，曰：“姥遇暴疾颇甚，殆不识人。宜速归。”娃谓姨曰：“方寸乱矣。某骑而前去，当令返乘，便与郎偕来。”生拟随之。其姨与侍儿偶语，以手挥之，令生止于户外，曰：“姥且歿矣。当与某议丧事以济其急，奈何遽相随而去？”乃止，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。日晚，乘不至。姨言曰：“无复命，何也？郎骤往覘之，某当继至。”生遂往，至旧宅，门扃钥甚密，以泥缄之。生大骇，诘其邻入。邻人曰：“李本税此而居，约已周矣。第主自收。姥徙居，而且再宿矣。征徙何处？”曰：“不详其所。”生将驰赴宣阳，以诘其姨，日已晚矣，计程不能达。乃弛其装服，质馕而食，赁榻而寝。生恚怒方甚，自昏达旦，目不交睫。质明，乃策蹇而去。既至，连扣其扉，食顷无人应。生大呼数四，有宦者徐出，生遽访之：“姨氏在乎？”曰：“无之。”生曰：“昨暮在此，何故匿之？”访其谁氏之第。曰：“此崔尚书宅。昨者有一人税此院，云迟中表之远至者。未暮去矣。”生惶惑发狂，罔知所措，因返访布政旧邸。邸主哀而进膳。生怨懣，绝食三日，遽疾甚笃，旬余愈甚。邸主惧其不起，徙之于凶肆之中。绵缀移时，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。后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，令执穗帷，获其直以自给。累月，渐复壮。每听其哀歌，自叹不及逝者，辄呜咽流涕，不能自止。归则效之。生，聪敏者也。无何，曲尽其妙，虽长安无有伦比。初，二肆之佣凶器者，互争胜负。其

东肆车舆皆奇丽，殆不敌，唯哀挽劣焉。

其东肆长知生妙绝，乃醵钱二万索顾焉。其党耆旧，共较其所能者，阴教生新声，而相赞和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长相谓曰：“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，以较优劣。不胜者罚直五万，以备酒饌之用，可乎？”二肆许诺。乃邀立符契，署以保证，然后阅之。士女大和会，聚至数万。于是里胥告于贼曹，贼曹闻于京尹。四方之士，尽赴趋焉，巷无居人。自旦阅之，及亭午，历举辇舆威仪之具，西肆皆不胜，师有惭色。乃置层榻于南隅，有长髯者，拥铎而进，翊卫数人。于是奋髯扬眉，扼腕顿颡而登，乃歌《白马》之词。恃其夙胜，顾眄左右，旁若无人。齐声赞扬之，自以为独步一时，不可得而屈也。有顷，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，有乌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，秉蹯而至，即生也。整衣服，俯仰甚徐，申喉发调，容若不胜。乃歌《薤露》之章，举声清越。

响振林木，曲度未终，闻者掩泣。西肆长为众所诮，益惭耻。密置所输之直于前，乃潜遁焉，四坐愕眙，莫之测也。先是，天子方下诏，俾外方之牧，岁一至阙下，谓之入计。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，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。有老竖，即生乳母媼也，见生之举措辞气，将认之而未敢，乃泫然流涕。生父惊而诘之。因告曰：“歌者之貌，酷似郎之亡子。”父曰：“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，奚至是耶？”言讫，亦泣。及归，竖间驰往，访于同党曰：“向歌者谁？若斯之妙欤？”皆曰：“某氏之子。”征其名，且易之矣。竖凜然大惊；徐往，迫而察之。生见竖色动，回翔将匿于众中。竖遂持其袂曰：“岂非某乎？”相持而泣。遂载以归。

至其室，父责曰：“志行若此，污辱吾门！何施面目，复相见也？”乃徒行出，至曲江西杏园东，去其衣服，以马鞭鞭

之数百。生不胜其苦而毙。父弃之而去。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，归告同党，共加伤叹。令二人赍苇席瘞焉。至，则心下微温。举之，良久，气稍通。因共荷而归，以苇筒灌勺饮，经宿乃活。月余，手足不能自举。其楚挞之处皆溃烂，秽甚。

同辈患之，一夕，弃于道周。行路咸伤之，往往投其余食，得以充肠。旬，方杖策而起。被布裘，裘有百结，褴褛如悬鹑。持一破瓿，巡于闾里，以乞食为事。自秋徂冬，夜入于粪壤窟室，昼则周游廛肆。一旦大雪，生为冻馁所驱，冒雪而出，乞食之声甚苦。闻见者莫不凄恻。时雪方甚，人家外户多不发。至安邑东门，循里垣北转第七八，有一门独启左扉，即娃之第也。生不知之，遂连声疾呼：“饥冻之甚！”音响凄切，所不忍听。娃自阁中闻之，谓侍儿曰：“此必生也。我辩其音矣。”连步而出。见生枯瘠疥厉，殆非人状。

娃意感焉，乃谓曰：“岂非某郎也？”生愤懣绝倒，口不能言，颌颐而已。娃前抱其颈，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。失声长恸曰：“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！”绝而复苏。姥大骇，奔至，曰：“何也？”娃曰：“某郎。”姥遽曰：“当逐之。奈何令至此？”娃敛容却睇曰：“不然。此良家子也。”

当昔驱高车，持金装，至某之室，不逾期而荡尽。且互设诡计，舍而逐之，殆非人。令其矢志，不得齿于人伦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使其情绝，杀而弃之。又困蹶若此。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。生亲戚满朝，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，祸将及矣。况欺天负人，鬼神不，无自贻其殃也。某为姥子，迄今有二十岁矣。计其资，不啻直千金。今姥年六十余，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，当与此子别卜所诣。所诣非遥，晨昏得以温清，某愿足矣。”姥度其志不可夺，因许之。给姥之余，有百金。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。乃与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；为汤粥，通其

肠；次以酥乳润其脏。旬余，方荐水陆之饌。头巾履袜，皆取珍异者衣之。未数月，肌肤稍腴，卒岁，平愈如初。异时，娃谓生曰：“体已康矣，志已壮矣。”

渊思寂虑，默想曩昔之艺业，可温习乎？”生思之，曰：“十得二三耳。”娃命车出游，生骑而从。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，令生拣而市之，计费百金，尽载以归。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，俾夜作昼，孜孜。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即谕之缀诗赋。二岁而业大就，海内文籍，莫不该览。生谓娃曰：“可策名试艺矣。”娃曰：“未也。”

且令精熟，以俟百战。”更一年，曰：“可行矣。”于是遂一上登甲科，声振礼闱。虽前辈见其文，罔不敛衽苟美，愿友之而不可得。娃曰：“未也。今秀士，苟获擢一科第，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，擅天下之美名。子行秽迹鄙，不侔于他士。当苍淬利器，以求再捷，方可以连衡多士，争霸群英。”生由是益自勤苦，声价弥甚。其年，遇大比，诏征四方之雋，生应直言极谏科，策名第一，授成都府参军。三事以降，皆其友也。将之官，娃谓生日：“今之复子本躯，某不相负也。愿以残年，归养老姥。君当结媛鼎族，以奉蒸尝。中外婚媾，无自黷也。勉思自爱。某从此去矣。”生泣曰：“子若弃我，当自刭以就死。”娃固辞不从，生勤请弥恳。娃曰：“送子涉江，至于剑门，当令我回。”生许诺。

月余，至剑门。未及发而除书至，生父由常州诏入，拜成都尹，兼剑南采访使。泝辰，父到。生因投刺，谒于邮亭。父不敢认，见其祖父官讳，方大惊，命登阶，抚背恸哭移时，曰：“吾与尔父子如初。”因诘其由，具陈其本末。大奇之，诘娃安在。曰：“送某至此，当令复还。”父曰：“不可。”翌日，命驾与生先之成都，留娃于剑门，筑别馆以处之。明日，

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备六礼以迎之，遂如秦晋之偶。娃既备礼，岁时伏腊，妇道甚修，治家严整，极为亲所眷。向后数岁，生父母偕歿，持孝甚至。有灵芝产于倚庐，一穗三秀。本道上闻。又有白燕数十，巢其层甍。天子异之，宠锡加等。终制，累迁清显之任。十年间，至数郡。娃封汧国夫人。有四子，皆为大官，其卑者犹为太原尹。弟兄姻媾皆甲门，内外隆盛，莫之与京。嗟乎！倡荡之姬，节行如是，虽古先烈女，不能逾也。焉得不为之叹息哉！予伯祖尝牧晋州，转户部，为水陆运使。三任皆与生为代，故谙详其事。贞元中，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，因遂述汧国之事。公佐拊掌竦听，命予为传。乃握管濡翰，疏而存之。

时乙亥岁秋八月，太原白行简云。

素娥

宜兴吴生，白皙疏秀，玉立亭亭，俨然裙屐少年也。岁试澄江，寓天宁寺前某吏家。夜梦女子来，与之缱绻；晓而遗泄，以为梦幻。次夕复然，异之。逾夕，留烛以觐其异。

目甫交，觉有人据腹上。微开目，则一少女，妙曼无俦；启衾纳之，即与纵送。女若不胜，曰：“狂郎憨猛如是，弱质何堪？”细诘生平，女言为狐，蒋氏素娥，与君宿缘，愿偕终老。生言家固有妻，恐不相容。素言无妨。由是来无虚夕。谈制艺诗文，极有理法；兼长音律，旁涉星卜诸杂艺。生出所作，丹黄无不中款。因劝吴曰：“子非功名中人，多不过掇一芹，惟安乐寿考，可拟散仙，非措大可及也。”同寓生闻吴室中啾啾与人语，窥之，见与一人坐，排户入，已失所在。疑为邪祟，劝令易室，诺之。是夕女至，曰：“野合胡可久？我将先归，拜谒太公翁姑，庶不以私奔为人窃笑也。”遂去。吴祖，名诸生，年六十余，适自邑归，道遇一媪携女郎，就问吴住址。翁曰：“此小孙，诘之何为？”姬曰：“息女已字郎君，特送之来拜见尊氏。翁即太公耶？”翁骇愕，疑孙在郡或有成说，偕归。晓之曰：“小孙已娶二年。我家寒素，不能多添食指，勿自误。”姬曰：“稔知君家娘子贤，便为姊妹行，渠依所愿；糟糠荆布，固能甘之。

妾家亦非朝精餐而夕佳肴也。”促女拜毕，入内见姑嫜，并谒生妻如礼。姬辞去。越日送奁具来，满一室，颇不草草。

媪谓女曰：“好事郎君，我得暇来视汝。”相向泛澜而去。

生试毕，归，入室见女，惊喜交集。翁择日为之合卺。闰

房雍睦，志各无他。无何，同试生以遇女事渐泄于翁。翁虑为孙患，密召羽流为驱禳计。素已知之，曰：“我至汝家两月余，丝毫未尝失礼。翁生平究濂溪之学，世之妖淫狂蛊，枕席间促人寿算者，不知凡几，翁不能治，乃仇礼法人。我虽非人，固少嫺闺教，长习阃仪，狐而人也，何害？”生以白翁，翁遂安之。素谓翁曰：“某地一区，贱值可得。此地葬后，三年可小康，子孙当世科第。”如言买之，以媼葬焉。

越年春，素尽出簪珥衣饰典质，嘱生市木棉。时棉值极贱，不三月，价顿昂，获利倍蓰。自后种植树艺，皆决于素，居然小阜矣。女自适吴，未言归宁，母亦绝不至。一日，言母将偕诸姊妹自陕来我家，姊姊一人任庖厨，恐不给，合召庖人，分治肴饌。至期，果有数十人荷羊酒先至，随肩輿数十落庭中，素一一承接。生从穴窥见少女十余人，皆珠翠满头，列坐喧笑，室中铺设华焕，非复曩时寒俭。但闻素母曰：“别后转食诸女家，翱翔六七省。山川风土之具，暇当为汝述之，可发大噱。”正喧笑间，一苍头奴奔入告曰：“六姑举家被雷劫矣！”一丽人即倒地大号，众皆不欢而散。次日，素谓生，欲偕归省视，并唁六姊。生问途之远近，素启箱出二纸鸾，捻之即真，与生各跨其一，振翼入云。俄见楼阁数重，一婢在下呼曰：“九姑偕吴官人至矣！”入拜毕，女问六姊所在，曰：“夜来过哀，卧未起。”令婢导生入厅，事旁舍，嘱曰：“倘独居嫌闷，架上有书可读，户后小园请散步也。”吴饭后，随意抽架上书翻阅，皆黄庭内经，幽奥费解。入园，花木繁盛，后有一小楼，蹑梯登焉。

楼中悉贮大红皮箱，不敢启视，仍下楼出。次早，母谓曰：“婿凡躯，此间不宜久住，盍即归？”呼素出，告以故。素欲六姊同行，媼许之，曰：“乘骑太劳，可由船而去。”即有两

长鬣奴牵一舟，促登讠，觉风声出舵中。素以一手挽帆索，东西但闻轰涛鼓浪声，须臾抵家。另辟一室舍其姊。生妻欲为其弟三郎谋续胶，念甫萌，素已知之，谓曰：“以吾姊视爱弟，才貌相当。惟六姊自痛婿后，万念皆灰，久欲入山修道，所以迟迟者，为老母仙去不远耳。”生问：“何以得仙？”曰：“异类修真，第一先具仙体。必觅人世端丽之姿，摹仿想象，数百年而形似，更致百年而神似，方能脱却皮囊，游仙自在。即狐而论，传派非一，有正法，有旁门。

得正法者，偷纪同人，积修行满，自列仙班，若蛊人自利，所获较速，而得祸亦烈。”生曰：“子既仙，盍授我真诀？”曰：“此须有仙骨，否则具有大功德，为诸所钦敬，方可登仙。子夙世既无道根，又无厚植，岂敢妄授？但能却病延年，得享修龄足矣。”后数年，素忽病心痛，转辗晨夕，竟死。附葬祖茔。生年八十余，强健如少壮人。有仆赴山东，遇素跨黑卫，从一青衣，问仆主人安否？探怀出包授之曰：“持归，付汝主。”发之，则殒时簪珥也。

蔡箏娘

陈先道，字不矜，南城人。自桂林罢官归，过洞庭。梦彩衣童，自言是洞庭龙子，奉命告：饭勿食蒜韭及犬，后三年当有所遇。及期六月，在河中幕府，沿檄如商州，道经蓝桥驿，梦向所见童执节而来曰：“仙子候君至！”遂导以行，到一处，峻崖峭壁。童以节扣石壁，闻铿然掣锁声。俄入洞户，栋宇华焕，金壁绚赫，佳花美木，世所未睹。稍进，抵中堂，望一丽女，方笄岁，姿态缥缈，宛若神仙中人；正隐几写佛书，顾客至，甚喜，相延对席，谈说如云。陈乘间调之曰：“独居闷乎？”笑曰：“神圣无闷。”既而置酒同饮，累十觴，引生于室。室中皆锦绮文绣之饰，烧蜡烛大如椽。

女子曰：“人间方酷暑，此处则无暑气。”陈但觉清凉加深秋。女从容言：“吾蔡员外女，今住吉邑，以尘缘未尽，富于春秋。名嫿，字清娘，小名次心。幼时善秦箏，父母以其与彭氏女名嫌，更字曰‘箏娘’。得与君接，幸矣。君仙材也，但世故胶胶，不容久居此。”又言：“司命不欲与君大官，恐复堕落耳。”因出自玉牌授之，请曰：“君既游物外，不可无纪。”陈操笔立成十绝句，其一曰：“玉貌青童洞里回，洞庭仙子有书催，书词问我何多事，何不骖鸾早早来？”其二曰：“长恐凡材不合仙，喜逢神女执因缘；云中隐隐开金锁，路入麻姑小有天。”其三曰：“梅石榴花映绮窗，碧芙蓉朵亚银塘；青鸾不舞苍虬卧，满院春风白日长。”其四曰：“沉沉香雾映房栊，翦翦檐头尽日风，汗雨顿稀尘虑息，始知身在蕊珠宫。”其五曰：“老聃西逝即浮屠，

莫怪窗间贝叶书，长晒杨妃仙格势，却教鹦鹉诵真如。”其六曰：“当怪乐天长恨词，钗钿寄语太伤悲；于今始信蓬山上，有忆人间有问时。”其七曰：“一到仙宫白玉堂，氤氲香泽满衣裳；非龙非麝非沉水，疑是诸天异国香。”其八曰：“玉女倚天多喜笑，素娥如月与精神；假饶不许长年住，犹胜人间不遇人。”其九曰：“琼浆饮罢日西沉，瞬息观游直万金；尘累满怀那住得，凤箫休作别离音。”其十曰：“玉水本流三岛上，蟠桃生在五云间；若非此处皆凡猥，刘阮昏迷皆往还。”写毕复饮，女命侍儿以箫度离凤之曲，曲终而寤，箫声故在耳，后两夕，复梦童携诗牌白曰：“仙子谢君。玉女即天女也，素娥月精以鬼况甚无味。刘、阮太真，列仙也，常相往还，君何訾诋之甚？老子为九天最尊，奈何辄斥其名？今为易‘老聃’二字为‘道家’，‘仙格势’三字为‘苦轻肆’，‘皆凡猥’三字为‘那真实’。”陈悉依算语，童遂去，且行且言曰：“人间文士轻薄，好讥毁人。”回头微笑而去。自是不复再逢。陈自作文记其事。女与陈饮款终宵，曾不及乱，非唐稗说所记诸仙。此其真玉妃辈乎？

卷三

小青传

小青者，虎林某生姬也，家广陵。与生同姓，故讳之，仅一小青字云。姬夙根颖异。十岁，遇一老尼，授《心经》，一再过了了，覆之不失一字。尼曰：“是儿早慧福薄，愿乞作弟子。即不尔，无令识字，可三十年活耳。”家人以为妄，嗤之。母本女塾师，随就学。所游多名闺，遂得精涉诸技，妙解声律。江都固佳丽地，或诸闺彦云集，茗战手语，众偶纷然。姬随变酬答，悉出意表，人人惟恐失姬。虽素闲仪则，而风期逸艳，绰约自好，其天性也。年十六，归生。

生豪公子也，性嘈唆憨跳不韵。妇更奇妒，姬曲意下之，终不解。一日，随游天竺。妇问曰：“吾闻西方佛无量，而世多尊礼大士者何？”姬曰：“以其慈悲耳！”妇知讽已，笑曰：“吾当慈悲汝！”乃徙之孤山别业，诫曰：“非吾命而郎至，不得入！非吾命而郎手札至，亦不得入！”姬自念彼置我间地，必密伺短长，借莫须有事鱼肉我，以故深自敛戢。妇或出游，呼与同舟，遇两堤间驰骑挟弹游冶少年，诸女伴指点谑跃，倏东倏西，姬淡然凝坐而已。妇之戚属某夫人者，才而贤，尝就姬学奕，绝爱怜之。因数取巨觞觴妇，响妇已醉，徐语姬曰：“船有楼，汝伴我一登。”比登楼，远眺久之。抚姬背曰：“好光景，可惜！无自苦，章台柳亦倚红楼盼韩郎走马，而子作蒲团空观邪？”姬曰：“贾平章剑锋可畏也。”夫人笑曰：“子误矣：平章剑钝，女平章及利害耳！”居顷之，顾左右寂

无人，从容讽曰：“子才韵色艺无双，岂当堕罗刹国中。吾虽非女侠，力能脱子火坑。顷言章台事，子非会心人邪，天下岂少韩君平。且彼视子去，拔一眼中钉耳。纵能容子，子遂向党将军帐下作羔酒侍儿乎？”姬谢曰：“夫人体矣。吾幼梦手折一花，随风片片着水，命止此矣！夙孽未了，又生他想，彼冥曹姻缘薄，非吾如意珠，徒供群口画描耳！”夫人叹曰：“子言亦是，吾不子强。虽然，好自爱。彼或好言饮食汝，乃更可虑。即旦夕所须，第告我。”相顾泣下沾衣。恐他婢窃听，徐拭泪还坐。寻别去。夫人每向宗戚语之，闻者酸鼻云。姬自是幽愤凄怨，俱托之诗或小词。而夫人后亦从宦远方，无与同调者，遂郁郁感疾，岁余益深。妇命医来，乃遣婢以药至，姬佯感谢。婢出，掷药床头，笑曰：“吾固不愿生，亦当以净体皈依，作刘安鸡犬，岂汝一杯鸩能断送乎！”然病益不支，水粒俱绝，日饮梨汁一小盏许。益明妆冶服，拥襟欹坐。或呼琵琶妇唱盲词自遣。虽数晕数醒，终不蓬首偃卧也。忽一日，语老姬曰：“可传语冤孽郎，觅一良画师来。”师至，命写照。写毕，揽镜熟视，曰：“得吾形似矣，未尽吾神也！”姑置之。又易一图，曰：“神是矣，而风态未流动也！若见我而目端手壮，太矜持故也。”姑置之。命捉笔于傍，而自与姬指顾语笑，或扇茶铛，或简书，或自整衣褶，或代调丹壁诸色，纵其想会。须臾图成，果极妖纤之致。笑曰：“可矣！”师去，取图供榻前，焚香设梨酒奠之，曰：“小青，小青，此中岂有汝缘分乎？”抚儿，泪潸潸如雨，一恸而绝。时年十八耳，日向暮，生始踉跄来。披帷见容光藻逸，衣态鲜好，如生前无病时。忽长号顿足，呕血升余。徐检得诗一卷，遗像一幅。又一缄寄某夫人。

启视之，叙致惋痛。后书一绝句。生痛呼曰：“吾负汝！吾负汝！”妇闻恚甚，趋索图。乃匿第三图，伪以第一图进，

立焚之。又索诗，诗至亦焚之。及再检草稿，业散失尽。而姬临卒时，取花钿数事，赠姬之小女。衬以二纸，正其诗稿。得九绝句，一古诗，一词，并所寄某夫人者，共十二篇。古诗云：“雪意阁云云不流，旧云正压新云头。米颠颠笔落窗外，松岚秀处当我楼。垂帘只愁好景少，卷帘又怕风缭绕。帘卷帘垂底事难，不情不绪谁能晓。炉烟渐庾剪声小，又是孤鸿唳悄悄。”绝句云：“稽首慈云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愿为一滴杨枝水，洒作人间并蒂莲。”“春衫血泪点轻纱，吹入林逋处士家。岭上梅花三百树，一时应变杜鹃花。”“新妆竟与画图争，知在昭阳第几名。庾影自临春水照，卿须怜我我怜卿。”“西陵芳草骑骎骎，内信传来唤踏春。杯酒自浇苏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。”“冷雨幽窗不可听，挑灯间看牡丹亭。人间亦有痴于我，岂独伤心是小青。”“何处双禽集画阑，朱朱翠翠似青鸾。如今几个怜文彩，也向秋风斗羽翰。”“脉脉溶溶艳艳波，芙蓉睡醒欲如何？妾映镜中花映水，不知秋思落谁多？”“盈盈金谷女班头，一曲骊珠众伎收。直得楼前身一死，季伦原是解风流。”“乡心不畏两峰高，昨夜慈亲入梦遥。说是浙江潮有信，浙潮争似广陵潮。”其《天仙子》词云：“文姬远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续风流债。也亏一阵黑罡风，火轮下抽身快，单单别别清凉界。原不是鸳鸯一派，休算做相思一概。自思自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？魂可在？着衫又捻双裙带。”与某夫人书云：“玄玄叩首沥血，致启夫人台座下。关头祖帐，回隔人天。

官舍良辰，当非寂度。驰情感往，瞻睇慈云。分爨嘘寒，如依膝下。糜身百体，未足云酬。娣娣姨姨无恙。犹忆南楼元夜，看灯谐谑。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，曰：‘是袅袅儿倚风独盼，恍惚有思，当是阿青。’妾亦笑指一姬曰：‘此执拂狡鬟，偷近郎侧，将无似娣。’于时角彩寻欢，缠缠彻曙。”

宁复知风流云散，遂有今日乎！往者仙槎北渡，断梗南栖，信语哮喘，日焉三至。渐乃微辞舍吐，亦如尊旨云云。窃揆鄙衷未见其可，夫屠肆苦心，饿狸悲鼠，此直供其换马，不即辱以当炉，去则弱絮风中，住则幽兰霜里。兰因絮果，现孽谁深。若便祝发空门，洗妆浣虑，而艳思绮语，触绪纷来。正恐莲性虽胎，荷丝难杀，又未易言此也。乃至远笛哀秋，孤灯听雨，雨残笛歇，谡谡松声。罗衣压肌，镜无干影，晨泪镜潮，夕泪镜汐。今兹鸡骨，殆复难支。痰灼肺然，见粒而呕，错情易意，悦憎不驯。老母娣弟，天涯问绝。

嗟乎！未知生乐，焉知死悲！憾促欢淹，无乃非达。妾少受天颖，机警灵速，丰兹嗇彼，理讵能双。然而神爽有期，故未应寂寂也。至其沦忽。亦匪自今，结缡以来，有宵靡旦，夜台滋味，谅不殊斯。何必紫玉成烟，白花飞蝶，乃谓之死哉！或轩车南返，驻节维扬。老母惠存，如妾之受。阿泰可念，幸终垂悯。畴昔珍赠，悉令见殉。宝钿绣衣，福星所赐，可以超轮消劫耳！然小六娘竟期相矣，不忧无伴。附呈一绝，亦是鸟死鸣哀！其诗集、小像，托陈媪好藏，觅便驰寄。

“身不自保，何有于零膏冷翠乎！他时放船堤下，探梅山中，开我西阁门，坐我绿阴床，访生平于响像，见空帟之寂。是邪？非邪？其人斯在。嗟乎！夫人冥明异路，永从此辞，玉腕珠颜，行就尘土，兴思及此，恸也何如！玄玄叩首叩首上。”后附绝句，云：“百结回肠写泪痕，重来唯有旧朱门。夕阳一片桃花影，知是亭亭倩女魂。”生之戚某，集而刻之，名曰《焚余》。

张山来曰：红颜薄命，千古伤心。读至送鸩焚诗处，恨不粉妒妇之骨以饲狗也。又曰：小青事或谓原无其人，合小青二字乃情也。及读吴《紫云歌》，其小序曰：“冯紫云，为小

青女弟，归会稽马髦伯。”则又似实有此人矣。即此传亦不知谁氏手笔？吾友殷日戒仿佛忆为支小白作，未知是否？无从指实，姑阙疑焉。

普依祠

粤东女子，往往于未嫁之先，拜结姊妹，誓以十女尽嫁，方与夫同房，名曰金兰盟。后若有先嫁者，朝拜花烛，夕拒欢床；其夫欲谐伉俪，结束衣束，坐以待旦。三朝即吵归宁，与之归则豫，否，或投水，或悬梁，或馁或刎，舍此一命而后已。死之日，群姊妹哭尽丧，设牌醮荐，誓不出嫁。亦有一女死而九女俱死者。此等恶风，父母虽严加训诲，而不能革其痴心；有司虽剴切示诫，而不能挽其恶习。

惟闻香山小黄圃司翟小尹，调理兹土，见石岩上、树荫下，类多木主，风雨飘零，蝼蚁剥蚀，询之甲长，曰：“谁家木主，虽无子孙，亦有族姓，胡为任其抛掷郊野也？”甲长曰：“此乃金兰会中之女也。一誓千金，之死靡他。当其死时，结盟姊妹以其有义而隆祀之。迨后姊妹俱亡，岁时伏腊，谁记忆之？其兄弟子侄皆厌恶之，于是弃诸郊野。日积月累，故有如是之多也。”翟小尹性本慈祥，始闻其言，深为痛恨，继想其形，心起侧怛。爰损廉创建小祠，飭役于治里之中，尽检而入之于祠，名曰普依。陈肴设醮，且为文以祭之曰：“女归男室，遵礼守常；轻夫重盟，背经坏纲，焉有十女齐作鸳鸯？一言为誓，铁石心肠，亦知许字，命在高堂。朝拜花烛，夕拒欢床；保兹洁体，结束衣裳。欲归不与，乘隙悬梁，众女闻之，同赴陌场。烈非所烈，例难表扬；封窆而已，了此痴肠。既无夫妇，何冀后昌，虽设神主，岁时何望？无怪日久，弃兹道旁；号风啸雨，情殊可伤。昔因倔强，今有凄凉；九原抱恨，追悔莫偿。我心惻然，爰创小堂：孤魂无主，凭式有方；默醒愚昧，安乐中央。

谨具庶馐，束帛焚香；灵其鉴兹，来格来享。敢告。”翟小尹复为置产，添设春秋腊底三祭。此嘉庆十九年事也，迄今已四载矣。乡邻无复有投水缢死事。昔者吾友常云：“某处有房一所，盛传有缢死鬼，无人敢居。一生曰：‘吾素不畏鬼。’整衾宿焉。睡至三更，听飒飒有风，视灯火转碧，灯前立有艳妆绝色妇人。心思是房久空，妇从何来？此即人云缢死鬼也，吾当矚其如何迷人？逾时，妇近帐前。生启帐出，假作哀苦状。鬼即持竹圈一，令由圈中视之，内有楼阁殿宇，画栋雕梁，奇榭曲栏，灵池碧沼，真胜地也。鬼令入，生以手进。鬼曰：‘乐岂手能取乎？’生挑左足进。鬼曰：‘伸颈而入，则乐得矣！’生曰：‘子以愚而受害，致有不散之冤；吾不受子之饵，替子消冤也。’鬼忽不见，但闻空中啼哭而去。由是此房竟为洁室。此乃生之点醒其愚，而冤魂始散也。”今读翟小尹祭文，句句皆点醒语，故冤魂自散。魂散则不为祟于乡，亦不辗转觅替，何复有横死之事？可知阴阳一体，无不可以感格之矣。

姚家妇

饶平姚姓，有妇某氏，芳容韶齿，风雅绝伦，伉俪甚笃。举一子，而夫已亡。会闽中有花会之局，以宋时啸聚三十六人，日标一名，视资本之多寡，胜负总以三十倍为准，由闽蔓延至饶。妇闻之，欣欣然有喜色，冀得重资。不数月，而家业无存。忽想对门屠家有千余金，人亦倜傥，不如借贷，以为翌日赌本。遂诣屠门而告曰：“贷予五十金，局胜则加息相还，否则身与子归君矣。”屠素知妇贤，且利其色，好事者又从旁怂恿之，署券而去。妇归，夜至夫冢哭而祝曰：“花会害予衣食无资。君若有灵，幸以魂梦相助，不然，明日妻与子俱属他人矣。”祝毕，恍若梦夫曰：“子之心予知之矣，明午，予阴助之，可尽出借银赌之，当胜。惟将来不免官非耳。”天明，妇如其言，果获大胜。妇将银加倍还屠氏。屠氏大哗曰：“前乃聘金，并非借用。”颇有强取之意，即鸣之于官。时饶平某令讯其始末，问妇意，妇曰：“愿守节耳。”判曰：借银而加倍取息，藉借而强夺人妻，恶等照例法难宽宥。将屠重责枷示，追银入官。起券给妇，严禁花会，以除民患。又训妇曰：“妇人以安室为善，兹尔混入赌场，亦有不合，念情愿守节，心尚可嘉，姑免从法。”免之。

刘姬

刘姬者，所出姓氏及其夫名皆不得知，但相传籍隶无极云。初，姬对门黄姓，家资丰厚。有女，幼字保定柳芳华之子和为妻。柳亦素封，迨芳华死，家遂贫。和不能具婚资，且难度日，徒步诣黄，冀其念翁婚之情而周恤之。谁知黄闻柳贫，早有悔心，见和往彼，囑阍者拒不纳。保定至无极，相距数百里。和之来，未裹三日粮，衣敝履穿，彳亍门外，冷风刺骨，饥火烧心，进退无路，惟欲觅死。姬见之，问其所来，和告之故。姬怜而留于家，具食焉。又诣黄所，谓黄曰：“贫富命也。富者有时而贫，贫者遂不复富哉？柳郎为君家婿，不能因其贫而改婚于女。今迢迢远来，理宜收恤，若以贫而弃之，则为不义，且难逃乡邻物议。予睹柳郎，境况虽苦，而相貌清秀，厄运退，自有佳境也。君即不订婚期，亦宜赠资以遣之。”反复开导，黄终不听。姬归检篋中所获钱三百，授令归。黄女知父有悔婚意，恒涕泣不食，誓不他适。后黄遭盗劫，室中席卷一空。不逾年，又涉大讼，家遂萧条。谋质女于西贾，议聘金五十，已交纳矣。女闻之，夜遁，垢面乞食而赴保定，诣夫家与和合鬻焉。黄觅女无耗，质财已散用过半，西贾疑其匿女吞金，欲扭黄赴官。

黄有口难辩，只得券宅作偿而后已。和自女合婚后，家忽暴富，且登贤书，车马盈门，较昔年父在犹烜赫也。念姬旧德，爰命驾诣无极，报以百金；衣装华丽，仆马美都，道溢街巷。黄夫妇闻之，懊悔自伤。恐其来订婚期，女已无存，从何答应，闭户不敢出窥。姬初不知女已归和也，亦防其倩姬传语，订期

迎娶。遂杀鸡为黍，沽酒话旧。细述黄氏家贫，质女于贾，女遁无迹，深为歉，和但侧目而听，亦不实告，促姬治装，载以俱归，入门见女，大骇。女细陈其详，姬曰：“有此美志，应有此善报也。”女又为姬制新衣，上下华好。留数目，遣仆马送之归。姬诣黄报女耗，黄私喜女有下落，而无颜见婿，且难入女之门也。因令妻伪为卖花者，偕姬至和家。母女相见，而不敢使和知。一日，黄妻方与女坐，和入，不及走避，和怒叱詈。姬急进曰：“此老身爪葛，卖花者。”和始霁颜令坐。姬急同黄妻回家。其妻怨夫之不应质女于贾也，致女不敢认母，终日嘈嘈。姬念黄妻之无他也，再过和，再三劝导，始由姬引黄夫妇偕至保定，而认翁婿焉。吁！未来之事难定也。若以目前之境而定终身，则失之远矣，故史载朱翁子、苏秦二传，专就其贫苦轻视之状后，叙富贵谄迎之况，以醒当世之昏迷。和之事盖近之矣，故记之。

夏夫人

夫人夏姓，东昌人，适同邑虞小思，虞以贸易，衣食粗可温饱，后以子贵，封夫人。邑有王心斋，宦裔也。有女纫针，自襁褓中论婚于同邑傅孝廉之子阿卯为妻，后孝廉移居，官于闽，音耗久沦，王贫无以为生，贷金于邻居富室黄氏，作小负贩。途中遇寇，资尽掠去。黄积算子母约三十金，黄艳王女纫针，谓王曰：“贷已久矣，当速还！能偿即偿之，不能，以女纫针质作妾。”王妻范氏闻之，即携女赴母家，求救于两弟。两弟置不理。范氏偕女大哭于途。过虞氏之门，值夏自外来，悯其哀而问之。范呜咽以陈。夏邀至室，知母子尚未朝食，便为具餐，且许代谋偿金，订以三日。范母子感泣而归。越二日，夏典质兼至，方满其数，未敢告诸其夫。至夜，裹金置枕上，以待次日范来相付。谁知盗入，他无所亡，惟纫金去。夏思既无以应范之急，若令夫知，必遭辱詈，冤难申诉，即自经死。其夫骇，妻之死由何异？思平日伉俪之情颇笃，并无龃龉之事，宁与邻居饶舌？正在查问间，适范至，惊泣。虞询知其详，方知有措金之事。纫针闻夏之死也，昼夜不食不寝，哭不绝声。夏既殁，纫针出而哭诸墓，一恸遂绝。忽然天雨大雷，击破夏棺；夏苏，纫针亦苏。而北村有马大者，被雷击毙，背有字云：“偷夏氏金贼。”村人鸣于官。官赴验讫，搜其家，得二十金；又械其妻，追足三十金，给虞领归。夏仍如数付范，偿黄贷讫。纫针留居夏室事夏，恩爱过于所生。无何，阿卯入闽籍，领乡荐，回里成婚。后通籍贵官，迎养夏氏，且教其子弟读书，成进士。人以为天道之昭昭也，而吾为不然。

夏一夫人，而能闻难必解，见危必救，一言之下，虽千筹百计，必欲践其诺而后已，是真丈夫所为。岂以一雷击恶人，遂足以报其德哉？盖天下不示以劫寇，则赃不破；赃不破，则纫针之结，终不得解矣。迨后夏子成进士，为显官，封夫人，此乃报夏之德也。于此乃见天道之昭昭也。

鞠烈妇

烈妇吕姓，掖县人，邑之士之女也。年十九，归同邑鞠良栋为室。良栋父名标，为武孝廉。家本不丰。当妇入门时，孝廉父母在堂，妇事祖翁姑，一如事翁姑。中馈之事，先于妯娌，味必适欢；暇则勤针黹，以佐两代甘旨。相夫子，以成家，克尽妇道，甚得祖翁姑、翁姑欢心。妯娌亲戚，咸相敬爱，无间言。迨后祖翁姑、翁姑相继逝世，哀痛毁瘠，过于诸妇。未几分家，良栋业儒未成，去而服贾，常贸迁百里外。妇代夫经理家事，无纤毫废失。己未春，良栋得伯牛之疾，委顿床褥，刀圭无灵。年余，大溃。妇侍汤药，濯垢污，顾寒暑昼夜不少懈；恒吁天默祷，愿以身代。谓良栋曰：“妾从君十年，未能为君育子嗣，此不祥妇也。君如不善，妾必相从地下，不作未亡人。”良栋疮创浓溃，痛楚难忍，每欲自尽，以妇侍伺严，而未得其间。一夕，妇偶倦，良栋即悬带梁上矣。妇惊起解救，而已无及。妇引带自经。家人排闥入，见夫妇俱殒。正欲移寝，良栋忽苏，具道妇之生前，誓死相从，及已投环解救状；语毕而仍逝。时嘉庆庚申五月二十五日，妇年二十有九。此事非异而记之，何也？余闻之友人，而未知应旌典否焉？记之以发潜光，即旌之而知在一邑；记之播传天下，且可以励为妇焉！

赵潘二夫人

吴主赵夫人，丞相达之妹。善画，巧妙无双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，大则盈尺，小则方寸，宫中谓之“机绝”。孙权常叹魏、蜀未夷，军旅之隙，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。达乃进其妹。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。夫人曰：“丹青之色，甚易歇灭，不可久宝；妾能刺绣，作列国方帛之上，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。”既成，乃进于吴主，时人谓之“针绝”。虽棘刺木猴，云梯飞鸢，无过此丽也。权居昭阳宫，倦暑，乃褰紫绡之帷，夫人曰：“此不足贵也，”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。答曰：“妾欲穷虑尽思，能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，视外无有蔽碍，列侍者飘然自凉，若驭风而行也。”权称善。夫人乃析发，以神胶续之。

神胶出郁夷国，接弓弩之断弦，百断百续也。乃织为罗縠，累月而成，裁为幔，内外视之，飘飘如烟气轻动，而房中自凉。时权常在军旅，每以此幔自随，以为征幕。舒之，则广纵一丈，卷之，则可内于枕中，时人谓之“丝绝”。故吴有“三绝”，四海无俦其妙。后有贪宠求媚者，言夫人幻耀于人主，因而致退黜。虽见疑坠，犹存录其巧工。吴亡，不知所在。

吴主潘夫人，父坐法，夫人输入织室，容态少俦，为江东绝色。同幽者百余人，谓夫人为神女，敬而远之。有司闻于吴主，使图其容貌。夫人忧戚不食，减瘦改形。工人写其真状以进，吴主见而喜悦，以琥珀如意抚按即折，嗟曰：“此神女也，愁貌尚能感人，况在欢乐！”乃命雕轮就织室，纳于后宫，果以姿色见宠。每与夫人游昭宣之台，志意幸惬，既尽酣醉，唾

于玉壶中，使侍婢泻于台下，得火齐指环，即挂石榴枝上，因其处起台，名曰环榴台。时有谏者云：“今吴、蜀争雄，‘还刘’之名，将为妖矣！”权乃翻其名曰榴还台。又与夫人游钓台，得大鱼。王大喜，夫人曰：“昔闻泣鱼，今乃为喜，有喜必忧，以为深戒。”至于末年，渐相谮毁，稍见离退。时人谓夫人知几其神。吴主于是罢宴，夫人果见弃逐。钓台基今尚存焉。

甘后

蜀先主甘后，沛人也，生于微贱。里中相者云：“此女后贵，位极宫掖。”及后长而体态特异，至十八，玉质柔肌，态媚容冶。先主召入绡帐中，于户外望者，如月下聚雪。河南献玉人，高三尺，乃取玉人置后侧。昼则讲说军谋，夕则拥后而玩玉人。常称玉之所贵，德比君子，况为人形，而不可玩乎？后与玉人，洁白齐润，观者殆相乱惑。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，亦妒于玉人也。后常欲琢毁坏之，乃说先主曰：“昔子罕不以玉为宝，《春秋》美之。今吴、魏未夷，安以妖玩经怀？凡淫惑生疑，勿复进焉。”先主乃毁玉人像，嬖者皆退。当斯之时，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。

杨太真

杨贵妃，小字玉环，弘农华阴人也。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。高祖令本，金州刺史，父玄琰，蜀司户。贵妃生于蜀。尝误坠池中，后人呼为落妃池。池在导江县前。妃早孤，养于父河南府士曹玄家。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，归于寿邸。二十八年十月，玄宗幸温泉宫，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，度为女道士，号太真，住内太真宫。天宝四载七月，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。是月，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，半后服用。进见之日，奏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是夕，授金钗钿合。上又自执丽水镇紫库磨金琢成步摇，至妆阁，亲与插鬓。上喜甚，谓后宫人曰：“朕得杨贵妃，如得至宝也。”乃制曲子曰《得宝子》，又曰《得靺子》。先是，开元初，玄宗有武惠妃、王皇后。后无子。妃生子，又美丽，宠倾后宫。至十三年，皇后废，妃嫔无得与惠妃比。

二十一年十一月，惠妃即世。后庭虽有良家子，无悦上目者，上心凄然。至是得贵妃，又宠甚于惠妃。有姊三人，皆丰硕修整，工于谗浪，巧会旨趣，每入宫中，移晷方出。宫中呼贵妃为娘子，礼数同于皇后。册妃日赠其父玄琰济阴太守，母李氏陇西郡夫人。又赠玄琰兵部尚书，李氏凉国夫人，叔玄邕为光禄卿银青光禄大夫。再从兄钊拜为侍郎，兼数使。兄錡又居朝列。堂弟錡尚太华公主。是武惠妃生，以母，见遇过于诸女，赐第连于宫禁。自此杨氏权倾天下，每有囑请，台省府县，若奉诏敕。四方奇货，僮仆，驼马，日输其门。时安禄山为范阳节度，恩过最深，上呼之为儿。尝于便殿与贵妃同宴乐，禄

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贵妃。上顾而问之：“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者何也？”禄山奏云：“胡家不知其父，只知其母。”上笑而赦之。又命杨钹以下，约禄山为兄弟姊妹，往来必相宴饯，初虽结义颇深，后亦权敌，不叶。五载七月，妃子以妒悍忤旨。乘单车，令高力士送还杨钹宅。及亭午，上思之不食，举动发怒。力士探旨，奏请载还，送院中宫人衣物及司农米面酒饌百余车。诸姊及钹初则惧祸聚哭，及恩赐浸广，御饌兼至，乃稍宽慰。

妃初出，上无聊，中宫趋过者，或笞撻之，至有惊怖而亡者。力士因请就召，既夜，遂开安兴坊，从太华宅以入。及晓，玄宗见之内殿，大悦。贵妃拜泣谢过。因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。贵妃诸姊进食作乐。自兹恩遇日深，后宫无得进幸矣。七载，加钹御史大夫，权京兆尹，赐名国忠。封大姨为韩国夫人，三姨为虢国夫人，八姨为秦国夫人。同日拜命，皆月给钱十万，为脂粉之资。然虢国不施妆粉，自炫美艳，常素面朝天。当时杜甫有诗云：“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上马入宫门；却嫌脂粉涴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”又赐虢国照夜玳，秦国七叶冠，国忠锁子帐，盖希代之珍，其恩宠如此。钹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，列棨戟，特授上柱国，一日三诏。与国忠五家于宣阳里，甲第洞开，僭拟宫掖，车马仆从，照耀京邑。递相夸尚，每造一堂，费逾千万计，见制度宏壮于已者，则毁之复造，土木之工，不舍昼夜。上赐御食，及外方进献，皆颁赐五宅。开元已来，豪贵荣盛，未之比也。上起动必与贵妃同行，将乘马，则力士执辔授鞭。宫中掌贵妃刺绣织锦七百人，雕镂器物又数百人，供生日及时节庆。续命杨益往岭南，长吏日求新奇以进奉。岭南节度张九章，广陵长史王翼，以端午进贵妃珍玩衣服异于他郡，九章加银青光禄大夫，翼擢为户部侍郎。九载二月，上

旧置五王帐，长枕大被，与兄弟共处其间。妃子无何窃宁王紫玉笛吹，故诗人张 诗云：“梨花静院无人见，闲把宁王玉笛吹。”因此又忤旨，放出。时吉温多与中贵人善，国忠惧，请计于温。遂入奏曰：“妃，妇人，无智识。有忤圣颜，罪当死。既尝蒙恩宠，只合死于宫中。陛下何惜一席之地，使其就戮？安忍取辱于外乎？”上曰：“朕用卿，盖不缘妃也。”初，令中使张韬光送妃至宅，妃泣谓韬光曰：“请奏：妾罪合万死。衣服之外，皆圣恩所赐。唯发肤是父母所生。今当即死，无以谢上。”乃引刀剪其发一绺，附韬光以献。妃既出，上恍然。至是，韬光以发搭于肩上以奏。上大惊惋，遽使力士就召以归，自后益嬖焉。又加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。十载上元节，杨氏五宅夜游，遂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。杨氏奴挥鞭误及公主衣，公主堕马。驸马程昌裔扶公主，因及数挝。公主泣奏之，上令决，杀杨家奴一人，昌裔停官，不许朝谒。于是杨家转横，出入禁门不问，京师长吏，为之侧目。故当时谣曰：“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欢。”又曰：“男不封侯女作妃，君看女却是门楣。”其天下人心羡慕如此。上一旦御勤政楼，大张声来。时教坊有王大娘，善戴百尺竿，上施木山，状瀛州方丈，令小儿持绛节，出入其间，而舞不辍。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省正字，十岁，惠悟过人。上召于楼中，贵妃坐于膝上，为施粉黛，与之巾栉。

贵妃令咏王大娘戴竿，晏应声曰：“楼前百戏竞争新，唯有长竿妙入神。谁谓绮罗翻有力，犹自嫌轻更著人。”上与妃及嫔御皆欢笑移时，声闻于外，因命牙笏黄纹袍赐之。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，时木兰花发，皇情不悦。妃醉中舞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天颜大悦，方知回雪流风，可以回天转地。上尝梦十仙子，乃制《紫云回》并《梦龙女》，又制《凌波曲》。

二曲既成，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。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，善舞。上与妃子钟念，因而受焉。就按于清元小殿，宁王吹玉笛，上羯鼓，妃琵琶，马仙期方响，李龟年 箏，张野狐箜篌，贺怀智拍，自旦至午，欢洽异常。时唯妃女弟秦国夫人端坐观之。曲罢，上戏曰：“阿瞞（上在禁中，多自称也。）乐籍，今日幸得供养夫人。请一缠头！”秦国曰：“岂有大唐天子阿姨，无钱用耶？”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。乐器皆非世有者，才奏而清风习习，声出天表。妃子琵琶逻臚檀，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，其木温润如玉，光耀可鉴，有金缕红文，蹙成双凤。弦乃未诃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，淥水蚕丝也，光莹如贯珠瑟瑟。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。禄山进三百事管色，俱用媚玉为之。诸王，郡主，妃之姊妹，皆师妃，为琵琶弟子。每一曲彻，广有献遗。妃子是日问阿蛮曰：“尔贫，无可献师长，待我与尔为。”命侍儿红桃娘取红粟玉臂支赐阿蛮。妃善击磬，拊搏之音泠泠然，多新声，虽太常梨园之妓，莫能及之。上命采蓝田绿玉，琢成磬，上方造？，流苏之属，以金钿珠翠饰之。铸金为二狮子，以为趺，彩绘缛丽，一时无比。先，开元中，禁中重木芍药，即今牡丹，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，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。会花方繁开，上乘照夜白，以步辇从。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，得乐十六色。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，手捧檀板押众乐前，将欲歌之。上曰：“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乐词为。”遽命龟年持金花笺，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《清平乐词》三篇。承旨，犹苦宿醒，因援笔赋之。第一首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下逢。”第二首：“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？可怜飞燕倚新妆。”第三首：“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”

龟年捧词进，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，抚丝竹，遂促龟年以歌。妃持玻璃七宝杯，酌西凉州葡萄酒，笑领歌，意甚厚。上因调玉笛以倚曲。每曲遍将换，则迟其声以媚之。妃饮罢，敛绣巾再拜。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。会力士终以脱靴为耻，异日，妃重吟前词，力士戏曰：“始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，何翻拳拳如是耶？”妃子惊曰：“何学士能辱人如斯？”力士曰：“以飞燕指妃子，贱之甚矣。”妃深然之。上尝三欲命李白官，卒为宫中所捍而止。上在百花院便殿，因览《汉成帝内传》，时妃子后至，以手整上衣领，曰：“看何文书？”上笑曰：“莫问，知则又殢人。”觅去，乃是“汉成帝获飞燕，身轻欲不胜风。恐其飘翥，帝为造水晶盘，令宫人掌之而歌舞。又制七宝避风台，间以诸香，安于上，恐其四肢不禁”也。上又曰：“尔则任吹多少。”盖妃微有肌也，故上有此语戏妃。

妃曰：“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可掩前古。”上曰：“我才弄，尔便欲嗔乎？忆有一屏风，合在，待访得，以赐尔。”屏风乃虹霓为名，雕刻前代美人之形，可长三寸许。其间服玩之器，衣服，皆用众宝杂厕而成。水精为地，外以玳瑁水犀为押，络以珍珠瑟瑟。间缀精妙，迨非人力所制。此乃隋文帝所造，赐义成公主，随在北胡。贞观初，灭胡，与萧后同归中国，因而赐焉。初，开元末，江陵进乳柑橘，上以十枚种于蓬莱宫。至天宝十载九月秋，结实。宣赐宰臣，曰：“朕近于宫内种柑子树数株，今秋结实一百五十余颗，乃与江南及蜀道所进无别，亦可谓稍异者。”宰臣表贺曰：“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，旷古所无无者乃可谓非常之感。是知圣人御物，以元气布和，大道乘时，则殊方叶致，且橘柚所植，南北异名，实造化之有初，匪阴阳之有革。陛下玄风真纪，六合一家，雨露所均，混天区而齐被，草木有性，凭地气以潜通。故兹江外之珍

果，为禁中之佳实。绿蒂含霜，芳流绮殿，金衣烂日，色丽彤庭。云云。”乃颁赐大臣，外有一合欢实，上与妃子互相持玩。上曰：“此果似知人意，朕与卿固为一体，所以合欢。”于是促坐，同食焉。

因令画图，传之于后。妃子既生于蜀，嗜荔枝。南海荔枝，胜于蜀者，故每岁驰驿以进。然方暑热而熟，经宿则无味。后人不能知也。上与妃采戏，将北，唯重四转败为胜。连叱之，骰子宛转而成重四，遂命高力士赐绯，风俗因而不易。

广南进白鹦鹉，洞晓言词，呼为雪衣女。一朝飞上妃镜台上，自语：“雪衣女昨夜梦为鸩鸟所搏。”上令妃授以《多心经》，记诵精熟。后上与妃游别殿，置雪衣女于步辇竿上同去。瞥有鹰至，搏之而毙。上与妃叹息久之，遂瘞于苑中，呼为鹦鹉冢。交趾贡龙脑香，有蝉蚕之状，五十枚，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。禁中呼为瑞龙脑，上赐妃十枚。妃私发明驼使，持三枚遗禄山。妃又常遗禄山金平脱装具，玉合，金平脱铁面碗。十一载，李林甫死。又以国忠为相，带四十余使。十二载，加国忠司空。长男暄，先尚延和郡主，又拜银青光禄大夫、太常卿兼户部侍郎。小男肱，尚万春公主。贵妃堂弟秘书少监鉴，尚承荣郡主。一门一贵妃，二公主，三郡主，三夫人。十二载，重赠玄琰太尉，齐国公。母重封梁国夫人。官为造庙，御制碑及书。叔玄皂又拜工部尚书。韩国婿秘书少监崔纂女为代宗妃；虢国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，女为让帝男妻；秦国婿柳澄男钧尚长清县主，澄弟潭尚肃宗女和政公主。上每年冬十月，幸华清宫，常经冬还宫阙，去即与妃同辇。华清宫有端正楼，即贵妃梳洗之所；有莲花汤，即贵妃澡沐之室。国忠赐第在宫东门之南，虢国相对。韩国秦国，薨栋相接。天子幸其第，必过五家，赏赐燕乐。扈从之时，每家为一队，队著一色衣。五家

合队相映，如百花之焕发。遗钿，坠舄，瑟瑟，珠翠，灿于路岐，可掬。曾有人俯身一窥其车，香气数日不绝。驼马千余头匹。以剑南旌节器仗前驱。出有饌饮，还有软脚。远近饷遗珍玩狗马，阉侍歌儿，相望于道。及秦国先死，独虢国韩国国忠转盛。虢国又与国忠乱焉，略无仪检。每入朝谒，国忠与韩虢连辔，挥鞭骤马，以为谐谑。从官女监姬百余骑，秉烛如昼，鲜装炫服而行，亦无蒙蔽。衢路观者如堵，无不骇叹。十宅诸王男女婚嫁，皆资韩、虢绍介；每一人约一千贯，上乃许之。十四载六月一日，上幸华清宫，乃贵妃生日。上命小部音声，（小部者，梨园法部所置，凡三十人，皆十五已下。）于长生殿奏新曲，未有名，会南海进荔枝，因以曲名《荔枝香》。左右欢呼，声动山谷。其年十一月，禄山反幽陵，以诛国忠为名。咸言国忠、虢国、贵妃三罪，莫敢上闻。上欲以皇太子监国，盖欲传位，自亲征。谋于国忠，国忠大惧，归谓姊妹曰：“我等死在旦夕。今东宫监国，当与娘子等并命矣。”姊妹哭诉于贵妃。妃衔土请命，事乃寝。十五载六月，潼关失守，上幸已蜀，贵妃从。至马嵬，右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兵乱，乃谓军士曰：“今天下崩离，万乘震荡。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毗庶，以至于此。若不诛之，何以谢天下。”众曰：“念之久矣。”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庶国忠诉事。军士呼曰：“杨国忠与蕃人谋叛！”诸军乃围驿四合，杀国忠，并男暄等。上乃出驿门劳六军。六军不解围，上顾左右责其故。高力士对曰：“国忠负罪，诸将讨之。忠妃即国忠之妹，犹在陛下左右，群臣能无忧怖？伏乞圣虑裁断。”上回入驿，驿门内傍有小巷，上不忍归行宫，于巷中倚杖欹首而立。圣情昏默，久而不进。京兆司录韦谔（见素男也）曰：“乞陛下割恩忍断，以宁国家。”逡巡，上入行宫。抚妃子出于厅门，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，使力士赐死。妃泣涕

呜咽，语不胜情，乃曰：“愿大家好住。妾诚负国恩，死无恨矣。乞容礼佛。”帝曰：“愿妃子善地受生。”力士遂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。才绝，而南方进荔枝至。上睹之，长号数息，使力士曰：“与我祭之。”祭后，六军尚未解围。以绣衾覆床，置驿庭中，敕玄礼等入驿视之。玄礼抬其首，知其死，曰：“是矣，”而围解。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许道北坎下。妃时年三十八。上持荔枝于马上谓张野狐曰：“此去剑门，鸟啼花落，水绿山青，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。”初，上在华清官日，乘马出宫门，欲幸虢国夫人之宅，玄礼曰：“未宣敕报臣，天子不可轻去就。”上为之回辔。他年，在华清宫，逼上元，欲夜游。玄礼奏曰：“宫外即是旷野，须有预备，若欲夜游，愿归城阙。”上又不能违谏。及此马嵬之诛，皆是敢言之有便也。先是，术士李遐周有诗曰：“燕市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。若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”燕市人皆去，禄山即蓟门之士而来。

函关马不归，哥舒翰之败潼关也。若逢山下鬼，嵬字，即嵬马驿也。环上系罗衣，贵妃小字玉环，及其死也，力士以罗巾缢焉。又妃常以假髻为首饰，而好服黄裙。天宝末，京师童谣曰：“义髻抛河里，黄裙逐水流。”至此应矣。初，禄山尝于上前应对，杂以谐谑。妃常在座，禄山心动，及闻马嵬之死，数日叹惋。虽林甫养育之，国忠激怒之，然其有所自也。是时虢国夫人先至陈仓之官店，国忠诛问至，县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。走入竹林下，以为贼军至，虢国先杀其男徽，次杀其女。国忠妻裴柔曰：“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？”遂并其女杀之。已而自刎，不死。载于狱中。犹问人曰：“国家乎？贼乎？”狱吏曰：“互有之。”血凝其喉而死。遂并坎于东郭十余步道北杨树下。上发马嵬，行至扶风道。道傍有花，寺畔见石楠树团圆，爱玩之，因呼为端正树，盖有所思也。又至斜谷口，属霖

雨涉旬，于栈道雨中间铃声隔山相应。上既悼念贵妃，因采其声为《雨霖铃曲》以寄恨焉。

至德二年，既收复西京。十一月，上自成都还，使祭之。后欲改葬，李辅国等不从。时礼部侍郎李揆奏曰，“龙武将士以杨国忠反，故诛之。今改葬故妃，恐龙武将士疑惧。”肃宗遂止之。上皇密令中官潜移葬之于他所。妃之初瘞，以紫褥裹之。及移葬，肌肤已消释矣。胸前犹有锦香囊在焉。中官葬毕以献，上皇置之怀袖。又令画工写妃形于别殿，朝夕视之而歔焉。上皇既居南内，夜阑登勤政楼，凭栏南望，烟月满目。上因自歌曰：“庭前琪树已堪攀，塞外征人殊未还。”歌歇，闻里中隐隐如有歌声者。顾力士曰：“得非梨园旧人乎？迟明，为我访来。”翌日，力士潜求于里中，因召与同去，果梨园弟子也。其后，上复与妃侍者红桃在焉，歌《凉州》之词，贵妃所制也。上亲御玉笛，为之倚曲。曲罢相视，无不掩泣。上因广其曲。今《凉州》留传者益加焉。

至德中，复幸华清宫。从官嫔御，多非旧人。上于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《雨霖铃曲》。曲半，上四顾凄凉，不觉流涕，左右亦为感伤。新丰有女伶谢阿蛮，善舞《凌波曲》，旧出入宫禁，贵妃厚焉。是日，诏令舞。舞罢，阿蛮因进金粟装臂环，曰：“此贵妃所赐。”上持之，凄然垂涕曰：“此我祖大帝破高丽，获二宝：一紫金带，一红玉支。朕以岐王所进《龙池篇》，赐之金带。红玉支赐妃子。后高丽知此宝归我，乃上言‘本国因失此宝，风雨愆时，民离兵弱。’朕寻以为得此不足为贵，乃命还其紫金带。唯此不还。汝既得之于妃子，朕今再睹之，但兴悲念矣。”言讫，又涕零。至乾元元年，贺怀智又上言，曰：“昔上夏日与亲王棋，令臣独弹琵琶，贵妃立于局前观之。上数捫子将输，贵妃放康国猢狲上局乱之，上大悦。时风吹贵

妃领巾于臣巾上，良久，回身方落。及归，觉满身香气。乃卸头帟，贮于锦囊中。令辄进所贮袱头。”上皇发囊，且曰：“此瑞龙脑香也。吾曾施于暖池玉莲朵，再幸尚有香气宛然，况乎丝缕润腻之物哉。”遂凄怆不已。自是圣怀耿耿，但吟：“刻木牵丝作老翁，鸡皮鹤发与真同。须臾舞罢寂无事，还似人生一世中。”有道士杨通幽自蜀来，知上皇念杨贵妃，自云：“有李少君之术。”上皇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，不至。

又能游神驭气，出天界，入地府求之，竟不见。又旁求四虚上下，东极，绝大海，跨篷壶，忽见最高山，上多楼阁。泊至，西厢下有洞户，东向，阖其门，额署曰“玉妃太真院。”方士抽簪叩扉，有双鬟童女出应门。方士造次未及言，双鬟复入。俄有碧衣侍女至，诘其所从来。方士因称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“玉妃方寝，请少待之。”逾时，碧衣延入，且引曰：“玉妃出。”冠金莲，紫绡，佩红玉，拽风舄。左右侍女七八人。揖方士，问皇帝安否，次问天宝十四载以还，言讫惘然，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，折其半授使者曰：“为我谢太上皇，谨献是物，寻旧好也。”方士将行，色有不足，玉妃因征其意，乃复前跪致词：“请当时一事，不闻于他人者，验于太上皇。不然，恐金钗钿合，负新垣平之诈也。”玉妃忙然退立，若有所思，徐而言曰：“昔天宝十载，侍辇避暑骊山宫。秋七月，牵牛织女相见之夕，上凭肩而望。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，‘愿世世为夫妇。’言毕，执手各呜咽。此独君王知之耳。”因悲曰：“由此一念，又不得居此，复堕下界，且结后缘。或为天，或为人，决再相见，好合如旧。”因言“太上皇亦不久人间，幸唯自爱，无自苦耳。”使者还，具奏太上皇，皇心震悼。及至移入大内甘露殿，悲悼妃子，无日无之。

遂辟谷服气，张皇后进樱桃蔗浆，圣皇并不食。常玩一紫玉笛，因吹数声，有双鹤下于庭。徘徊而去。圣皇语侍儿宫爱曰：“吾奉上帝所命，为元始孔升真人，此期可再会妃子耳，笛非尔所宝，可送大收。”（大收，代宗小字。）即令具汤沐，“我若就枕，慎勿惊我。”宫爱闻睡中有声，骇而视之，已崩矣。妃子死日，马嵬媼得锦襦一只。相传过客一玩百钱，前后获钱无数。悲夫，玄宗在位久，倦于万机，常以大臣接对拘检，难徇私欲。自得李林甫，一以委成，故绝逆耳之言，恣行燕乐。衽席无别，不以为耻，由林甫之赞成矣。乘舆迁播，朝廷陷没，百僚系颈，妃王被戮，兵满天下，毒流四海，皆国忠之召祸也。

梅妃

梅妃，姓江氏，莆田人。父仲逊，世为医。妃年九岁，能诵“二南”，语父曰：“我虽女子，期以此为志。”父奇之，名曰采蘋。开元中，高力士使闽越，妃笄矣，见其少丽，选归侍明皇，大见宠幸。长安大内、大明、尖庆三宫，东都大内、上阳两宫，几四万人，自得妃视如尘土。宫中亦自以为不及。性喜梅，所居阑槛，悉植数株，上榜曰“梅亭。”梅开赋赏至夜分，尚顾恋花下不能去。上以其所好，戏名曰“梅妃。”妃有《萧》、《兰》、《梨园》、《梅花》、《凤笛》、《玻杯》、《剪刀》、《绮窗》八赋。是时承平岁久，海内无事。上于兄弟间极友爱，日从燕间，必妃侍侧。上命破橙往赐诸王，至汉邸，潜以足蹑妃履，登时退阁。上命连趣，报言适履珠脱缀，缀竟当来。久之，上亲往命妃，妃拽衣迳上，言胸腹疾作，不果前也，卒不至。其恃宠如此。后上与妃斗茶，顾诸王戏曰：“此‘梅精’也，吹白玉笛，作惊鸿舞，一座光辉。斗茶，今又胜我矣。”妃应声曰：“草木之戏，误胜陛下。设使调和四海，烹饪鼎鼐，万乘自有心法，贱妾何能较胜负也！”上大悦。会太真杨氏入侍，宠爱日夺，上无疏意。而二人相疾，避路而行。上尝方之英皇，议者谓广狭不类，窃笑之。太真忌而智，妃性柔缓，亡以胜。后竟为杨氏迁于上阳东宫。后，上忆妃，夜遣小黄门灭烛，密以戏马召妃至翠华西阁，叙旧爱，悲不自胜。继而上失寤，侍御惊报曰：“妃子已届阁前，将奈何？”上披衣抱妃藏夹幕间。太真既至，问：“‘梅精’安在？”上曰：“在东宫。”太真曰：“乞宣至，今日同浴温泉。”上曰：

“此女已放屏，无并往也。”太真语益坚，上顾左右不答。太真大怒，曰：“肴核狼藉，御榻下有妇人遗舄，夜来何人侍陛下寝？欢醉至于日出不视朝，陛下可出见群臣，妾止此阁以俟驾回。”上愧甚，拽衾向屏复寝，曰：“今日有疾，不可临朝。”太真怒甚，迳归私第。上顷觅妃所在，已为小黄门送令步归东宫。上怒斩之。遗舄并翠钿，命封赐妃。妃谓使者曰：“上弃我之深乎！”使者曰：“上非弃妃，诚恐太真无情耳！”妃笑曰：“恐怜我则动‘肥婢’情，岂非弃也！”妃以千金寿高力士，求词人拟司马相如为《长门赋》，欲邀上意。力士方奉太真，且畏其势，报曰：“无人解赋。”妃乃自作《楼东赋》，其略曰：“玉鉴尘生，凤奁香殄。懒蝉蝼之巧梳，间缕衣之轻练。苦寂寞于蕙宫，但凝思乎兰殿。信标落之梅花，隔长门而不见。”太真闻之，诉明皇曰：“江妃庸贱，以谀词宣言怨望，愿赐死！”上默然。会岭表使归，妃问左右：“何处驿使来，非梅使邪？”对曰：“庶邦贡杨妃果实使来。”妃悲咽泣下。上在花萼楼，会夷使至，命封珍珠一斛密赐妃。妃不受，以诗付使者曰：“为我进御前也。”曰：“柳叶双眉久不描，残妆和泪污红绡。长门自是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”上览诗，怅然不乐。令乐府以新声度之，号《一斛珠》，曲名是此始。后禄山犯阙，上西幸，太真死。及东归，寻妃所在，不可得。上悲谓兵火之后，流落他处。诏：“有得之，官三秩，钱百万。”访搜不知所在。上又命方士飞神御气，潜经天地，亦不可得。有宦者进其画真，上言甚似，但不活耳。

诗题于上，曰：“忆昔娇妃在紫宸，铅华不御得天真。霜绡虽似当时态，争奈娇波不顾人。”读之泣下，命模像刊石。

后上暑月昼寝，仿佛见妃隔竹间泣，含涕障袂，如花朦雾露状。妃曰：“昔陛下蒙尘，妾死乱兵之手。哀妾者埋骨池东

梅株旁。”上骇然，流汗而寤。登时令往太液池发视之，无获。上益不乐，忽悟温泉汤池侧，有梅十余株，岂在是乎！上自命驾令发视，才数株，得尸。裹以锦褥，盛以酒槽，附土三尺许。上大恸，左右莫能仰视。视其所伤，肋下有刀痕。上自制文谥之，以妃礼易葬焉。

牛应贞

牛肃长女曰应贞，适弘农杨唐源。少而聪颖，经耳必诵。年十三，凡诵佛经二百余卷，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，亲族惊异之。初，应贞未读《左传》，方拟授之，而夜初眠中，忽诵《春秋》，起“惠公、元妃、孟子卒”，终“智伯贪而愎，故韩、魏反而丧之”，凡三十卷，一字无遗，天晓而毕。当诵时，若有教之者，或相酬和。其父惊骇，数呼之，都不答。已而觉，问何故，亦不知。试令开卷，则已精熟矣。著文章百余首。后遂学穷三教，博涉多能。每夜中眠熟，与文人谈论，文人皆古之知名者，往来答解。或称王弼、郑玄、王衍、陆机，辩论锋起；或论文章，谈名理，往往数夜不已。年二十四而卒。今采其文《魍魉问影赋》著于篇。

其序曰：“庚辰岁，予婴沈痛之疾，不起者十旬。毁顿精神，羸悴形体，药物救疗，有加无廖。感庄子有魍魉责影之义，故假之为赋，庶解疾焉。魍魉问于予影曰：‘君英达之人，聪明之子，学包六艺，文兼百氏。颐道家之秘言，采释部之幽旨。既虔恭于中馈，又希慕于前史；不矫枉以干名，不毁物而成己。伊淑德之如此，即精神之足恃。何故羸厥姿貌，沮其精神，烦冤枕席，憔悴衣巾？子惟形兮是寄，形与子兮相亲。何不诲之以崇德，而教之以自伦？异莱妻之乐道，殊鸿妇之安贫。岂痼疾而无生赖，将微贱而欲忘身？今节变岁移，腊终春首。照晴光于郊甸，动暄气于梅柳；水解冻而绕轩，风扇和而入牖。固可触忧释疾，怡神养寿。何默尔无营、自贻伊咎？’仆于是勃然而应曰：‘子居于无人之域，游乎魍魉之乡，形既图于夏鼎，

名又著于蒙庄。何所见之不博，何所谈之不长？夫影依日而生，像因人而见。岂言谈之足晓，何节物之能辨？随晦明以兴灭，逐形骸以迁变。

以愚夫畏影，而蒙鄙之性以彰；智者视阴，而迟暮之心可见。伊美恶兮由己，影何辜而遇谴？且予闻至道之精窈兮冥，至道之极昏兮默，达人委性命之修短，君子任时运之通塞。悔吝不能缠，荣耀不能惑；丧之不以为丧，得之不以为得。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赏芳春，责予之不贵华饰？且吾之秉操，奚子智之能测？’言未卒，魑魍惕然而惊叹而起曰：‘仆生于绝域之外，长于荒遐之境；未晓智者之处身，是以造君而问影。既谈玄之至妙，请终身以藏屏。’”初，应贞梦书而食之，每梦食数十卷，则文体一变。如是非一，遂工为赋颂。文名曰《遗芳》。

麻姑

麻姑，仙人，王方平之妹。汉桓帝时，方平降蔡经之家，曰：“汝当得度世，故求教汝。但汝气少肉多，未能即上天，当作尸解。”乃告以要言而去。经后忽身发热如火，三日肉消骨立，入室以被自覆，忽然失其所在。视其被中，但有形如蛇蛻。后十余年，忽还家，语家人曰：“七月七日，王君复来，当作酒数百斛以待。”其日，方平果著远游冠，乘五龙车，前后麾节旌旗导卫，如大将军侍从。既至，从官皆隐。经父兄参毕，方平乃遣人迎麻姑。少顷，麻姑至，经与家人见之。年可十八许，顶中作髻，余发散垂至腰，锦衣绣裳，光彩耀目。坐定，自进行厨，擗麟脯，器皆金玉。

时经妇新产，麻姑见之，乃曰：“噫，且止勿前！”索少许米来，掷地皆成丹砂。方平笑曰：“麻姑犹作少年戏也。”姑云：“接待以来，东海三为桑田，蓬莱水又浅矣。”方平亦曰：“圣人皆言：海中将复扬尘也。”麻姑手似鸟爪。蔡经私念，背痒时得此爪搔之佳。方平即知，乃鞭经背曰：“麻姑神人也，汝谓其爪可搔背痒耶？”方平去，麻姑亦辞去。

裴航

裴航，唐长庆中书生，因下第游于鄂渚，谒故旧崔相国赠钱二十万，遂挈归于京，因雇巨舟载于襄汉。闻同载有樊夫人，国色也。航无由睹面，因侍婢袅烟而达诗一章曰：“向为胡越犹怀想，况遇天仙隔锦屏，恍若玉京朝会去，愿随鸾鹤入青冥。”数日后，夫人亦使袅烟答诗一章云：“一饮琼浆百感生，玄霜捣尽见云英，蓝桥便是神仙窟，何必崎岖上玉京。”航览之，空愧佩而已，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意。及抵襄汉，夫人使婢挈妆奁不辞而去。航遍求访，竟无踪迹。后经蓝桥驿，因渴甚，下道求饮。见茅屋三四间，有老姬缉麻其下，航揖姬求浆，姬咄曰：“云英，携一瓯浆来。郎君饮。”航忆夫人诗有云英之句，正讶之，俄苇箔之下，双手如玉，捧出瓷瓯。航接饮之不啻玉液也。因还瓯，遽揭箔见一女子，光彩照人，航爱慕不已，因白姬曰：“某仆马甚乏，愿少憩于此。”姬曰：“任郎君自便耳。”良久告姬曰：“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，姿容耀世，所以踌躇而不能去，愿纳厚礼而取之可乎？”姬曰：“老病只有此孙女。昨有神仙与灵药一刀圭，但须玉杵臼，捣之百日，方可就吞，若欲娶此女者，须得玉杵臼，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。”航拜谢曰：“愿以百日为期，必携杵臼至。幸无复许人。”姬曰：“如约。”航至京遍访玉杵臼，忽遇一货玉翁曰：“近有一玉杵臼，非二百缗不可得。”航乃倾囊兼卖仆马，方及其值，辄步骤独携而抵蓝桥，姬见大笑曰：“世间有如此信士乎？”遂许以为婚，女亦微笑曰：“虽然更为捣药百日，方议婚好。”亦于襟带间解药付航，航即捣之，每夜犹闻捣药声，航窥之，

见玉兔持杵而舂，百日足，姬持药而吞之曰：“吾当入洞而告姻戚，为裴郎具帟帐。”遂挈女入山，谓航曰：“但少留此。”逡巡，车马隶人迎航，见一大第连云，朱扉晃目，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。航拜姬不任感荷！及引见诸姻戚，皆神仙中人。一女仙鬟髻霓衣，云是妻之姊，航拜讫，女仙曰：“裴郎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汉乎？”航愧谢左右曰：“是小娘子之姊，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。已列高真为玉皇之女史。”姬遂将航夫妻入玉峰洞中，琼楼珠室而居之，饵以绛雪琼英之丹，体渐清虚，毛发绀绿，神化自在，超为上仙。至太和中，友人卢顓遇之蓝桥驿之西，备说得道之事，乃赠蓝田美玉十斤，紫府云丹一粒，顓稽顙请曰：“兄既得道，乞一言惠教。”航曰：“老子云：‘虚其心。实其腹。’”顓犹懵然，复语之曰：“心多妄想，腹漏精液，虚实可知也。”言讫，忽不见。

许真君

许逊，字敬之，号真君，南昌人，吴赤乌二年，母梦金凤衔珠，坠于掌中，玩而吞之，因是有娠而生真君。少小疏通，与物无忤。尝从猎射一鹿，中之而毙，鹿母惶顾舐之。因感悟，折弃弓矢，克意为学。博通经史，尤嗜神仙修炼之术。闻西安吴猛得丁义神方，乃往师之；悉受其秘，日以修炼为事。时买一铁灯檠，因夜燃灯，见漆剥处有光，视之，金也。明日访售主，还之。晋武帝太康元年，举孝廉，辟为旌阳县令，吏民悦服。岁饥，民无以输。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砾成金，令人潜瘞于县圃。一日，籍民之未输者，使服力于圃。民锄地得金，用以输纳，遂悉安堵。又岁大疫，死者十七八；真君以所得神方拯治之。他郡病民相继而至，于是标竹于郭外，置符水于其中，使就竹下饮之，皆瘥。久之知晋室将乱，乃弃官东归。尝憩于柏林，有女童五人，各持宝剑来见，真君异而受之。既而偕至真君之家，日惟击剑自娱，真君知其剑仙也，卒获神剑之用。既而与吴君游于丹阳黄堂，闻谋姆多道术，遂同往叩以道妙。姆云：“昔孝悌王下降曲阜兰公家，谓兰公曰：‘后晋代当有神仙许逊，传吾此道。’留下金丹宝经、铜符铁券，授吾掌之以俟子，积有年矣，今当授子。”乃择日登坛，出孝悌王诸秘，悉传之。真君方心期每岁必求谒姆，姆即觉之，曰：“子勿来，吾即还帝乡矣。”因取香茅一根，南望掷之，曰：“子归茅落处，立吾祠，岁秋一至足矣。”二君还，觅访飞茅之迹，遂建祠宇；每岁仲秋之三日，必朝谒焉。初，真君往访飞茅，偶憩真靖，见乡民盛烹宰以祀神，且相戒云：“祭不腆，

则神怒祸降。”真君曰：“怪崇敢尔？”乃召风雷伐之，拔其林木。明日告其里人曰：“妖社已驱，毋用祭也。”又见人苦远汲，乃以杖刺前涸泽出泉以济之，虽旱不竭。

渡小蜀江，感江岸主人朱氏迎接甚勤，乃戏画一松于其壁，其家因之得利加倍。后江涨溃堤，市舍俱漂，惟松壁不坏。

真君往西安县，行过一小庙，庙神迎告曰：“此有蛟害民，知仙君来，逃往鄂渚矣。”真君至鄂渚，路逢二老人指曰：“蛟伏前桥下。”真君至桥，仗剑叱之，妖蛟惊奔入大江，匿于深渊；乃敕吏兵驱出，遂诛之。时海昏之上缭有巨蛇，据山为穴，吐气成云，亘四十里；人畜在其气中者，俱为吞吸，大为民害。真君闻之，乃集弟子逐前至蛇所，仗剑布气。蛇惧，入穴；乃飞符召海昏社伯驱之，蛇始出穴。举首高十余丈，目若火炬，吐毒冲天。真君啸命风雷，呼指神兵，以慑服之，使不得动，乃飞步踏其首，以剑辟其颡。弟子施岑、甘戟等，引兵挥之。蛇腹裂，有小蛇自腹中出，长数丈。甘君欲斩之，真君曰：“彼未为害，不可妄诛；一千二百五十余年后，为民害，吾当复出诛之。以吾坛前植柏为验，其枝拂坛扫地，是其时也。”又预谶云：“吾仙去后，一千二百四十年间，豫章之境，五陵之内，当出地仙八百人。此时小蛇若为害，彼八百人自当诛之。”蛇子遂得入江。真君曰：“大蛇虽灭，蛟精未诛，恐其俟隙溃郡城。吾归郡乎！”乃与甘、施二君归郡，周览城邑。遇一少年通谒，自称姓慎，礼貌勤恪，应对敏给。遽告去。真君谓弟子曰：“适来者非人，即老蛟，故来见试也。”迹其所之，乃在郡城江浒，化为黄牛，卧沙碛之上。真君剪纸化黑牛，往斗之。令施岑潜持剑往，俟其斗酣，即挥之。施君一挥，中其左股。牛奔入城南，直至长沙，化为人，入贾玉使君家。

先是蛟精尝慕玉之女美，化为一少年谒之；玉爱其才，乃

妻以女。居数载，生二子。常以春夏之交，子然而出；至秋，则乘巨舰重载而归。盖乘春夏大水覆舟所获也。是秋空还，语玉云：“财货为盗所劫，且伤左股。”玉求医疗之，真君即为医士谒玉。玉喜，召婿出；蛟精觉，惧不敢出。真君随至其堂，厉声叱曰：“江湖蛟精，害物不浅；吾寻踪至此，岂容复藏？速出！”蛟精计穷，遂见本形，蜿蜒堂下，为吏兵所诛。真君以法水巽其二子，亦皆为小蛟，并诛之。真君谓玉曰：“蛟精所居，其下深不逾尺，皆洪波也。可速徙居！”玉乃迁高原，其地果陷为渊。真君复还豫章，而蛟之余党甚盛，虑真君诛之，皆化为人，诡言曰：“仆家长安，积世崇善；远闻贤师许君有神剑，愿闻其功。”弟子语之曰：“吾师神剑，指天天裂，指地地折，万邪不敢挡。神圣之宝也！”蛟党曰：“亦有其不能伤者乎？”弟子戏之曰：“惟不能伤冬瓜葫芦耳。”蛟党以为诚然，尽化为葫芦冬瓜，浮泛满江。真君知为蛟党所化，以剑授施岑，履水斩之，无噍类。由是水妖屏迹，城邑无虞。明帝太宁二年，大将军王敦举兵内向，次慈湖。真君与吴君同往谒敦，冀说止之。时郭璞在幕府，因璞与俱见，敦喜延之饮而问曰：“予梦一木破天，君等以为何如？”真君曰：“非佳兆也。”吴君曰：“木上破天，未字也；君宜未可妄动。”敦色变，令璞筮之。璞曰：“无成。”敦怒，令武士擒璞，轨之。真君乃举杯掷地，化为白鹄，飞绕梁栋。敦一举目，已失二君所在。后二君还至金陵，欲买舟至豫章，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。真君曰：“尔但瞑目安坐，切勿觐视，吾自为汝驾之。”默召二龙挟舟而行，舟渐凌空。俄过庐山顶，至紫霄峰金阙洞，舟人拜求济度；真君教以服饵灵草，遂得辟谷不死，隐于此山。二君各乘一龙，以归旧隐。数十年间，不复以时事关意，惟精修至道。孝武帝宁康二年，真君一百三十六岁。

八月朔旦，有二仙自天而下，云奉玉皇命，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、高明大使之职，并告以冲举之日，遂乘云车而去。是月望日，遥闻天乐之音。祥云冉冉，羽盖龙车；从官兵卫，仙童玉女，前后导从，乃揖真君升龙车。真君与其父族侍从吁烈、与其母部侍从仙眷四十二口，同时白日拔宅升天，鸡犬亦随。百里之内，异香芳馥，经月不散。

刘晨

刘晨，剡县人。汉永平中，与阮肇入天台采药，路迷不得返。经十三日，饮渴甚。望山上有桃实，共取食之。下山，取涧水饮，见一杯流出，中有胡麻饭焉。二人喜曰：“此近人家矣。”遂度山，出一大溪。溪边有二女，色甚美，顾曰：“刘、阮二郎捉杯来耶！”刘、阮异之。二女欢然如旧，曰：“来何晚耶？”即邀归家。南壁东壁，各有罗帟绛帐。命侍女具馔，有胡麻饭、山羊脯，甚甘美。食毕，行酒。俄有群女持酒，继弄丝弦笙箫，歌舞作乐。夜半，各就一帐宿，欢洽如胶。住久，日求还，苦留半年。气候草木常春，花艳无凋零，归思更切。二女曰：“罪根未灭，使君等至此。”遂指示还路。及归，乡邑零落，已七世矣。再往女家，寻觅不获。晋太康八年，失二人所在。

赵飞燕

赵后飞燕，父冯万金，祖大力，工理乐器，事江都王协律舍人。万金不肯传家业，编习乐声，亡章曲任，为繁手哀声，自号凡靡之乐，闻者心动焉。江都王孙女姑苏主，嫁江都中尉赵曼。曼幸万金，食不同器不饱。万金得通赵主，主有娠。曼性暴妒，且早有私病，不近妇人。主恐，称疾居王宫；一产二女，归之万金。长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然皆冒姓赵。宜主幼聪悟，家有彭祖分脉之书，善行气术；长而纤便轻细，举止翩然，人谓之飞燕。合德膏滑，出浴不濡；善音辞，轻缓可听。二人皆出世色。万金死，冯氏家败；飞燕妹弟，流转至长安。于时人称赵主子，或云曼之他子，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，托附临。屡为组文刺绣献临，临愧受之。居临家称临女。临尝有女事宫省，被病归死，飞燕或称死者。飞燕妹弟事阳阿主家，为舍直。常窃效歌舞，积思精切，听至终日，不得食。待直资服疏，苦财，且颡事膏沐澡粉，其费亡所爱，其直者指为愚人。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。

飞燕贫，与合德共被。夜雪，期射鸟者于舍旁。飞燕露立，闭息顺气，体温舒，亡疹栗。射鸟者异之，以为神仙。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，召幸。其姊妹樊嫫为丞光司枿者，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，为之寒心。及幸，飞燕瞑目牢握，涕交颐下，战栗不迎帝。帝拥飞燕，三夕不能接，略无谴意。宫中素幸者，从容问帝，帝曰：“丰若有余，柔若无骨；迁延谦畏，若远若近，礼义人也。宁与女曹婢胁肩者比耶？”既幸，流丹泂藉。嫫私语飞燕曰：“射鸟者不近女邪？”飞燕曰：“吾内视三日，

肉肌盈实矣。帝体洪壮，创我甚焉。”飞燕自此持幸后宫，号赵皇后。帝居鸳鸯殿便房，省帝簿。嬖上簿，嬖因进言飞燕有女弟合德，美容体，性醇粹可信，不与飞燕比。帝即令舍人吕延福，以百宝凤毛步辇迎合德。合德谢曰：“非贵人姊召，不敢行，愿斩首以报宫中。”延福还奏，嬖为帝取后五采组文手藉为符，以召合德。合德新沐，膏九曲沈水香。为卷发，号新髻，为薄眉，号远山黛；施小朱，号慵来妆。衣故短，绣裙小袖，李文袜。帝御云光殿帐，使嬖嬖进合德。合德谢曰：“贵人姊虐妒，不难灭恩；受耻不爱死，非姊教，愿以身易耻，不望旋踵！”音词舒闲清切，左右嗟赏之啧啧。帝乃归合德。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，白发教授宫中，号淖夫人，在帝后唾曰：“此祸水也，灭火必矣。”帝用嬖嬖计，为后别开远条馆，赐紫茸云气帐，文玉几，赤金九层博山缘合。嬖讽后曰：“上久亡子，宫中不思千万岁计邪？何不时进上，求有子？”后德嬖计，是夜进合德。帝大悦，以辅属体，无所不靡，谓为温柔乡。谓嬖曰：“吾老是乡矣，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。”嬖呼万岁，贺曰：“陛下真得仙者。”上立赐嬖蛟文万金锦二十四匹。合德尤幸，号为赵婕妤。婕妤事后，常为儿拜。后与婕妤坐，后误唾婕妤袖，婕妤曰：“姊唾染人绀袖，正似石上华。假令尚方为之，未必能若此衣之华。”以为石华广袖。

后在远条馆，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。婕妤倾心翊护，常谓帝曰：“姊性刚，或为人构陷，则赵氏无种矣。”每泣下？恻。以故白后奸状者，帝辄杀之。侍郎宫奴，鲜纁蕴香，姿纵栖息远条馆，无敢言者。后终无子。后浴五蕴七香汤，踞通香沉水坐，潦降神百蕴香。婕妤浴豆蔻汤，傅露华百英粉。帝尝私语嬖嬖曰：“后有异香，不若婕妤体自香也。”江都易王故姬李阳华，其姑为冯大力妻，阳华老归冯氏，后姊弟母事阳华。

阳华善赍饰，常教后九回沉水香泽，雄麝脐内息肌丸。婕妤亦内息肌丸，常试若为妇者，月事益薄。他日，后言于承光司剂者上官妩，妩膺曰：“若如是，安能有子乎？”教后煮羊花涤之，终不能验。真腊夷献万年蛤、不夜光珠，彩皆若月照，人亡妍丑，皆美艳。帝以蛤赐后，以珠赐婕妤。后以蛤妆五成金霞帐，帐中常若满月。久之，帝谓婕妤曰：“吾昼视后，不若夜视之美，每旦令人忽忽如失。”婕妤闻之，即以珠号为枕前不夜珠，为后寿，终不为后道帝言。始加大号，婕妤奏书于后曰：“天地交畅，贵人姊及此令吉，光登正位。为先人休，不勘喜豫。谨奏上二十六物以贺：金屑组文茵一铺，沉水香莲心碗一面，五色同心大结一盘，鸳鸯万金锦一匹，琉璃屏风一张，枕前不夜珠一枚，含香绿毛狸藉一铺，通香虎皮檀象一座，龙香握鱼二首，独摇宝莲一铺，七出菱花镜一奁，精金彊环四指，若亡绛绡单衣一袭，香文罗手藉三幅，七面光雄肪发泽一盞，紫金被褥香炉三枚，文犀辟毒箸二双，碧玉膏奁一合。”使侍儿郭语琼拜上。后报以云锦五色帐，沉水香玉壶。婕妤泣怨帝曰：“非姊赐我，死不知此器。”帝谢之，诏益州留三年输，为婕妤作七成锦帐，以沉水香饰。婕妤接帝于太液池，作千人舟，号合宫之舟。池中起为瀛洲榭，高四十尺。帝御流波文鹵无缝衫，后衣南越所贡云英紫裙，碧琼轻绡。广榭上，后歌舞“归风送远”之曲，帝以文犀簪击玉瓿，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，以倚后歌。中流歌酣，风大起；后顺风扬音，无方长啸细袅，与相属。后裙髀，曰：“顾我顾我！”后扬袖，曰：“仙乎仙乎！去故而就新，宁忘怀乎？”帝曰：“无方为我持后”。无方舍吹持后履。久之，风霁。后泣曰：“帝恩我，使我仙去不得。”怅然曼啸，泣数行下。帝益愧爱后，赐无方千万，入后房闼。他日宫姝幸者，或褰裙为丝，号曰留仙裙。婕

好益贵幸，号昭仪。求近远条馆。帝作少宾馆，为露华殿，含风殿，传昌殿，求安殿，皆为前殿后殿。又为温室，凝缸室，浴兰室。曲房连槛，饰黄金白玉，以璧为表里；千变万状，连远条馆，号通仙门。后贵宠，益思放荡：使人博求术士，求匪安却老之方。

时西南北波夷致贡，其使者举菇一饮，昼夜不卧偃。典属国上其状，屡有光怪。后闻之，问：“如何术？”夷人曰：“吾术天地平，生死齐；出入有无，变化万象，而卒不化。”后令樊嫪，弟子不周遗千金。夷人曰：“学吾术者，要不淫与谩言。”后遂不报。他日樊嫪侍后浴，语甚欢。后为樊嫪道夷言，嫪抵掌笑曰：“忆在江都时，阳华李姑，畜斗鸭水池上。苦獭啮鸭，时下朱里芮姥者，求捕獭狸献。姥谓姑曰：‘是狸不他食，当饭以鸭。’姑怒，绞其狸。今夷术真似此也。”后大笑曰：“臭夷何足汗吾绞乎？”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，雄捷能超观阁，兼通昭仪。赤凤始出少宾馆，后适来幸。时十月五日，宫中故事，上灵安庙；是日吹埙击鼓，连臂踏地，歌赤凤来曲。后谓昭仪曰：“赤凤为谁来？”昭仪曰：“赤凤自为姊来，宁为他人乎？”后怒，以杯抵昭仪裙曰：“鼠子能啮人乎！”昭仪曰：“穿其衣，见其私，足矣。安在啮人乎？”昭仪素卑事后，不虞见答之暴，熟视不复言。樊嫪脱簪，叩头出血，扶昭仪为拜后；昭仪拜，乃泣曰：“姊宁忘共被夜长，苦寒不成寐，使合德雍姊背邪？今日垂得贵，皆胜人，且无外搏。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？”后亦泣，持昭仪手，抽紫玉旭鸟钗为昭仪簪髻，乃罢。帝微闻其事，畏后不敢问，以问昭仪。昭仪曰：“后妒我尔！以汉家火德，故以帝为赤龙凤。”帝信之，大悦。帝尝早猎，触雪得疾。阴缓弱不能壮发，每持昭仪足，不胜至欲，辄暴起。昭仪常转侧，帝不能长持其足。樊嫪谓昭

仪曰：“上饵方士大丹，求盛大不能得，得贵人足一持，畅动。此天与贵妃大福，宁转侧俾帝就邪。”昭仪曰：“幸转侧不就，尚能留帝欲，亦如姊教帝持，则厌去矣，安能复动乎？”后骄逸，体微病辄不自饮食，须帝持匕箸，药有苦口者，非帝为含吐不下咽。昭仪夜入浴兰室，肤体光发占灯烛，帝从帏中窃望之；侍儿以白昭仪，昭仪揽巾使撤烛。他日帝约赐侍儿黄金，使无得言。私婢不豫约，中出帏值帝，即入白昭仪，昭仪遽隐避。自是帝从兰室帏中窥昭仪，多袖金，逢侍儿私婢，辄牵止赐之。侍儿贪帝金，一出一入不绝，帝使夜从帑益至百余金。帝病缓弱，大医万方不能救。求奇药，尝得慎恤胶，遗昭仪。昭仪辄进帝，一丸一幸。一夕，昭仪醉，进七丸；帝昏夜拥昭仪，居九成帐，笑吃吃不绝。抵明，帝起御衣，阴精流输不禁，有顷，绝倒。褰衣视帝，余精出涌，沾污被内。须臾，帝崩。宫人以白太后，太后使理昭仪。

昭仪曰：“吾持人主如婴儿，宠倾天下。安能敛手掖庭令，争帷帐之事乎？”乃拊膺呼曰：“帝何往乎？”遂呕血而死。

洛神

太和处士萧旷，自洛东游。至孝义馆，夜憩于双美亭。

时月朗风清，旷善琴，遂取琴弹之。夜半，调甚苦。俄闻洛水之上，有长叹者，渐相逼，乃一美人。旷因舍琴而揖之，曰：“彼何人斯？”女曰：“洛浦神女。昔陈思王有赋。子不忆耶？”旷曰：“然。”旷又问曰：“或闻洛神，即甄皇后谢世。陈思王遇其魂于洛滨，遂为《感甄赋》。后觉事之不正，改为《洛神赋》。托意于宓妃，有之乎？”女曰：“妾即甄后也，为慕陈思王之才调，文帝怒而幽死。后精魂遇王洛水之上，叙其冤抑，因感而赋之。觉事不典，易其题。乃不谬矣！”俄有双鬟持茵席，具酒肴而至，谓旷曰：“妾为袁家新妇时，性好鼓琴，每弹至《悲风》及《三峡流泉》，未尝不尽夕而止。适闻君琴韵清雅，愿一听之。”旷乃弹《别鹤操》及《悲风》。神女长叹曰：“真蔡中郎之俦也！”问旷曰：“陈思王《洛神赋》如何？”旷曰：“真体物浏漓，为昭明之精选耳！”女微笑曰：“状妾之举止，云‘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’得无疏矣！”旷曰：“陈思王之精魂，今安在？”女曰：“现为遮须国王。”旷曰：“何为遮须国？”女曰：“刘聪子死而复生，语其父曰，有人告某云，遮须国久无主，待汝父来作主。即此国是也。”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：“织绡娘子至矣！”神女曰：“洛浦龙王之处女，善织绡于水府。适令召之尔！”旷因语织绡曰：“近日人世，或传柳毅灵姻之事，有之乎？”女曰：“十得其四五耳！余皆饰词，不可惑也。”旷曰：“或闻龙畏铁，有之乎？”女曰：“龙之神化，虽铁石金玉，尽可透达，何独

畏铁乎？畏者，蛟螭辈也。”谈论良久，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。情况昵洽，兰艳动人，缱绻永夕。旷曰：“遇二仙娥于此。真所谓双美亭也。”忽闻鸡鸣，神女乃留诗曰：“玉筋凝腮忆魏宫，朱丝一弄洗清风。明晨追赏应愁寂，沙渚烟销翠羽空。”织绡诗曰：“织绡泉底少欢娱，更劝萧郎尽酒壶。愁见玉琴弹别鹤，又将清泪滴真珠。”旷答二女诗曰：“红兰吐艳间夭桃，自喜寻芳叹已遭。珠 鹊桥从此断，遥天空恨碧云高。”神女遂出明珠、翠羽二物，赠旷曰：“此乃陈思王赋云‘或采明珠，或拾翠羽。’故有斯赠，以成《洛神赋》之咏也。”龙女出轻绡一匹，赠旷曰：“若有胡人购之，非万金不可。”神女曰：“君有奇骨，当出世。但淡味薄俗，清襟养真，妾当为阴助。”言讫，超然蹑虚而去，无所睹矣！后旷宝其珠绡，多游嵩岳，友人尝遇之。今遁世不复见。

有外山王

明成祖文皇帝，既有天下，恶靖难诸忠，戮及十族；薄海疑惧，盗贼蜂起。帝窃患之，尝密使爪士，侦察四方；又手招疆臣，随时剿抚兼施，并许便宜行事。其英谋睿断，多史册未载。儿时闻野老言：帝初定鼎燕京，山东巡抚某公入觐，陛辞，帝赐画一轴。某公旋任，展视之。见所画大海汪洋，重峦叠嶂，中有楼阁，似是宫殿，并无题咏款识。公朝夕思索画意，忽然有悟。麾下某游击，短小精悍，素习机警。公召至，屏去左右，出另纸仿画一帧，授之曰：“此中有绿林之豪，访之最确，汝其为我生致之。宜秘宜速。功成不吝厚赏，不则勿归也。”公令素严，某不敢辞，贸贸然袖画归。泣别妻子，至登、莱；子身浮海，听其所之。值飓风漂舟，次一山下；舍舟裹猴上山，欲穷其境。经旬，见前山树木阴翳中，隐隐有楼阁形势，与画略肖。疾行十余里，至其处，见宫殿一所，巍然类王者居。门外白石铺地，洁无纤尘。壮夫百数十人，超距击刺，气象雄猛。见某，叱问何来？内一人曰：“勿多言，第拘去，请夫人处分。”遂以索反接其手，驱入四重门内，繫诸檐梧。某惴惴不知何处，自分身死异域，即亦不畏。俄闻呵殿声，传言夫人升殿，命将某带进问话。又入一重门，见大殿左右，武夫数十人皆躬擐甲胄，佩刀剑，屏息侍立。上坐一女子，年二十以来，珠冠绣袍，颜色姣艳，叱问：“何物奸宄，敢犯秘境，汝有几首，不畏死耶？”某伏地泣陈：“身系客商，遭风覆舟；无意误犯，罪该万死！”女子又问：“邦族？”某谓：“晋产。”女子喜曰：“我亦晋产，与汝有桑梓之谊，合是天意。”命左右释其缚，

并令更衣授食，谓：“在此少住，俟主人翁来，筹送汝归。”某顿首谢。左右导至客房，供给精美。惟见诸人行踪诡秘，无从诘其端绪。时切忧疑，吉凶不能自决。一夜漏二下，将就枕，忽两婢秉烛叩门，传夫人命，召某入内室。见夫人频蹙危坐，某屈膝欲拜。夫人急止之，并赐隅坐。夫人问曰：“汝知此为何地？此间主人翁为何如人耶？”某对曰：“不知。”夫人曰：“主人某甲，固海盗之魁也。此山名有外山，人民多穴居，房舍甚少；物产丰饶，家给户足，向无统属。主人翁近以威胁之，令岁供赋税。

此山纵横四万余里，主人宫室凡三十二处，每处或岁一二至，或间岁一至。主人初号有外山主，近号有外山王。其人孔武有力，日行可二千余里。明能察远，身不在此，此间事纤未俱知；即君此来，当已备悉。”因问某：“究为何事？质言勿隐。”某窥夫人意不恶，遂以直告。夫人叹曰：“我家大同城内，父富有巨万。以春日郊游，被主人飞劫至此。

今年二十有七，已阅十一寒暑矣。他日君归，能为寄语父母，感且没齿。”某起立曰：“倘托夫人福庇，万一生还，敢不如命！”夫人曰：“主人去此年余，默计旦夕且至。汝见时，须道其实。主人尚质，稍涉虚言，恐察及隐情，则齏粉矣。切记勿忘！”嘱毕，仍命前婢送其归寝。亡何，西南风大作，闻众哗言：“大王行且至矣！”盖某甲制铁甲一领，能避五兵，上缀铁铃一百八颗，名曰铁铃甲。每披甲，顺风凌空行，五十里即闻其声，使人预知有备。铃颗重一十二两。摘铃击人，百步之外，百不失一，亦绝技也。时天色微默，新月东上，某伏暗地窥之。见铺毯张幔，灿列灯烛；夫人华妆，率众环踞门外。但闻空际铃声琅琅，自远渐近。

约二刻许，一莽男子自空而下。紫而虬髯，眈目鸟喙。脱

去铁甲，内着绣裤裆，足着吉莫靴，仗剑，昂然观众，略一点首，夫人率众环拜，欢呼簇拥入门。殿下鼓乐伧伧，肆筵设席。某甲上坐，夫人跪进三爵，起坐左侧侍饮。少选，庖人进蒸豚；甲拔佩剑，齧切大嚼。徐问别后事，夫人唯唯以对。又问：“有远人来未？”夫人谓某月日有某至此。甲笑谓：“我固早料及之。”即命某来问话。某至，但长揖不跪。甲问：“汝居何官？”某忆夫人所嘱，直答曰：“忝官游击，殊不称职。”又问：“汝来何为也？”曰：“巡抚某公，慕大王威名，欲一望见颜色；故使末将为致殷勤。”甲冷笑曰：“此燕藩之命，某公焉足知我？”某曰：“末将实奉某公令，不知其他。”甲曰：“汝胆亦非小弱，居然不远而至。岂谓我剑不利也？”某对曰：“某公将令素严，大王所知也。明知违令死，奉令而犯虎威亦死，等死也。违令其死速，奉令而乞怜于大王。倘怜末将之死，肯赐一行，以大王神威，行止可以自由，某公又将奈之何？且大王若去，某公方将结纳之不暇，岂敢有他图哉。果尔，则大王不过一举趾，而末将即可因之不死；他日余生，皆出大王之赐矣。惟大王怜之！”甲沉思久之，曰：“汝且退，容细思之。”某拜谢而出，甲亦罢席。越数日，某见甲曾不述及前事，亦不敢促迫，姑耐候之。一日，忽闻甲大宴宾客，为某祖饯。某窃自庆。顷之，使者来召，某喜从而去。见甲冠服立阼阶，某至，笑执其手，迎入大殿。殿中凡设数十席，所谓三十二夫人，及部下谋士武夫，济济毕集。甲一一指姓道名，某俱与为礼。中一席，某坐客位，甲坐主位，余席按班环坐。甲飞三巨觥相酬，甲饮讫，乃掀髯谓众曰：“我忝据此山十余年矣，本期与尔曹共图大事。今燕藩其署粗定，已洞悉我底蕴，我复何望？兹某巡抚使某来通殷勤，是必燕藩所指授。

已许同某一行，我其不归也矣。”夫人及众闻之，皆掩面

而泣。甲曰：“我意已决，业许之矣。尔曹毋得多言！惟与尔曹约，此去如某巡抚执礼甚恭，则已；不然，我匝月必归，再作别计。或未知鹿死谁手？如匝月不归，诸夫人等，俱听自便；所环子女玉帛，尔曹可瓜分之。或入海，或入山，各自为计。慎勿系念瞻顾，徒自取苦也。”众默默相视，不置一词，俱饮不尽欢而散。越日，甲召某登舟，并戒众勿送。

比至舟中，则大同之夫人在焉。甲指谓某曰：“是与君同乡，烦为寄语其父母，好好安置，渠所携金玉珠宝，一生吃着不尽。”某姑漫应之，问甲：“共有几子？”甲谓：“诸夫人类生而不育，今有娠者尚八人，然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，君亦何必多问也？”某深叹其豁达，于是相与沿途共览山川形胜。甲喟然叹曰：“实不相欺，我初据此山，闻燕藩抗命，屡欲兴一旅之师，前往问罪。既思故王出亡，神器有主，一家之物，仍归一家。天命有归，岂人力所可争哉？”及将至登、莱，乃谓某曰：“计日达岸，烦君先驰报巡某公，须从我三事，可则行，否则止。”某请其说。则曰：“一，我登岸后，某公须率所属文武郊迎于五十里外。一，我此去即于巡抚署栖止，进署时，我乘舆，某公骑马作先导，洞开重门，由中道直入宅门。一，饮食务极丰腆，每日须择好梨园，演剧侑觞，所需犒赏，不得少吝。只此三事，可则行，否则止。”某曰：“诺。”达岸，即先驰报；寻复命，曰：“某公闻大王至，大喜；所约三事，无不惟命是听。”进署后，某公果执礼甚恭，曲尽绸缪。甫匝月，甲忽谓某公曰：“闻诸公子甚佳，愿请一见。”公即令六子出拜。甲一一相之，曰：“某清贵，某方面；某民社；某部曹，某卿贰；惟四公子头角峥嵘，勋业在公之上。”指所佩剑曰：“此出自吴大帝冢中，当日六剑之一，所谓流星者是也。当以相赠。”公为称谢。甲笑谓四公子曰：“今夜与老夫

抵足如何？”公笑曰：“童子何知？合当遣事长者。”是夕，果使同寝。平明甲起，唤四公子曰：“为我谢尔翁，吾事毕矣。”拔所佩剑曰：“请以相赠。”遂自刭而死，撒手以剑授公子；头虽断，而身不仆。四公子大骇，趋以告公；公喜，以礼殓殓之。据实入告，帝大喜；爵某公以国公，某游击超擢总戎，并予伯爵。大同夫人以父母命，归某游击。

后四公子，由词馆出入将相；以征虏功，封爵国公。余公子所官，亦俱如甲言。

吴生

唐卢龙节度使李公，精星学推算，穷通寿夭，百不爽一。有爱女美且慧，公推算当封夫人。非公侯之命，不许占凤；故及笄犹未字也。有吴生者，固世家子。素游惰，而性僇巧；涎欲系援，又不敢遽通媒妁。密以百钱贿日者，为捏造一极贵之格，书于红笺。乘公出行。故犯卤簿。公怒叱虞候拘至舆前，厉声问故。生叩头曰：“小人以贫困不能自存，特占休咎于日者，谓贵不可言。自念一寒至此，何由发迹？缘俯观所评命纸，沉吟犹豫，不虞节钺忽临，致误冒犯，罪万死。”公索评笺，推之良然，颜色顿霁；详诘世族，大喜。命载之后车归，为薰沐更衣。问：“娶妻否？”对曰：“以贫故，尚未婚配。”公益喜，遂筮吉以爱女妻之。

一介措大，一旦坐享富丽，顿增骄蹇。左右之人，妒而且恨，交谮于公。久之，公亦察其无他能，阴悔而厌薄之。欲杀之，苦无其法。会吐蕃大入寇，朝廷忧之，诏各路节度使举将才。公遂抗疏，特荐婿吴生，固世家子，素习韬略，可胜将帅之任。疏上，召生告之。生知借刀杀己，然不敢辞；且佯喜再拜，深谢汲引。及御旨下，生拜辞公，内与妻诀。

女固贤淑，以父将不利于婿，心殊不嫌，乃勉生曰：“男儿志在四方，死生有命，此行安知非福？努力为之，不立功归，勿相见也。君其懋哉！”生曰：“诺。”既至戍所，谕部曲将弁，诘旦登场阅武；有不至者，杀无赦。至期，一一阅毕，各厚犒之。且笑谓诸将弁曰：“尔曹各有所长，果同心戮力，蠢尔蕃虜，何难殄灭。幕府少不更事，颇好驰马试剑；敢献薄技，

以助诸君一笑！”金曰：“唯唯。愿幸寓目！”少选，数健儿共舁一大刀至，约重千钧。生乃着戎服，跨骏马，持所舁大刀，下抑上扬，左荡右决，轻如挥扇，易若折枝。舞毕下马，毫不竭力。合营罗拜，欢声雷动，贺曰：“公神威，真天人也！”生命以刀悬诸营门，择日挾伐。初，生阅武时，吐蕃潜遣谍者侦之。见生舞刀，大惊，舌桥几不能下，深夜，悄就营门举之，直如虬蟄撼树，牢不能动。谍报吐蕃闻之，相顾失色，君臣筹议，以为不早自量力，强与交绥，是螳臂当车，徒自取死。急上表谢罪，岁岁朝贡，永誓不反。捷闻，朝廷嘉悦。以李公所荐得人，晋左仆射，封代国公。以生征虜有功，授岭南节度使，封万户侯；妻封凉国夫人。至是生得官归，遂为翁婿夫妇如初。后女问生，始知前所舞大刀，以木片饰锡箔为之；又预如式铸千钧铁刀，使悬营门，故令其谍者侦报，以慑其心，而投诚输款也。

里乘子曰：或谓吴生一生工于用诈：始也以诈得妇，卒也以诈得功。亦何狡狴乃尔也。予谓必其命应如此，故天牖其衷，福至心灵。向使吐蕃之役，应变无谋，则翁将借刀以杀其婿，夫且不能终有其妻。匪寇婚媾，能不为生危乎？方入赘时，公虽信命，竟不免为人言所摇；赖女也能贤，安命不贰，安知非福？一言幸中，果尔塞上捷闻；朝中命下，翁既微宠，妻亦分荣。自是生得官归，遂为翁婿夫妇如初。

是盖有幸存焉。予旧过卢生祠，见题壁诗甚伙，类皆艳羨卢生得遇吕仙，作此一场好梦。予谓卢生若无封侯骨，何能入梦？因口占三绝，以调侃之。有云：“卢生自有封侯骨，才得邯郸梦一场。”即此意也。武侯尝言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”天即命也。否则，命之不犹，而妄希非分。天下之百般奸巧，百般穷者，岂少也哉？况就用兵而论，所谓兵不厌诈。此事即

采入智囊，亦奚不可？

卷四

聂隐娘

聂隐娘者，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。年方十岁，有尼乞食于锋舍，见隐娘，悦之，云：“问押衙乞取此女教。”锋大怒，叱尼。尼曰：“任押衙铁柜中盛，亦须偷去矣。”及夜，果失隐娘所向。锋大惊骇。令人搜寻，曾无影响。父母每思之，相对涕泣而已。后五年，尼送隐娘归，告锋曰：“教已成矣，子却领取。”尼歎亦不见。一家悲喜，问其所学。曰：“初但读经念咒，余无他也。”锋不信，恳诘。隐娘曰：“真说又恐不信，如何？”锋曰：“但真说之。”曰：“隐娘初被尼挈，不知行几里。及明，至大石穴之嵌空，数十步寂无居人。猿狖极多，松萝益邃。已有二女。亦各十岁。皆聪明婉丽，不食，能于峭壁上飞走，若捷猱登木，无有蹶失。尼与我药一粒，兼令长执宝剑一口，长二尺许，锋利吹毛，令刳逐二女攀缘，渐觉身轻如风。一年

后，刺猿狖百无一失。后刺虎豹，皆决其首而归。三年后能飞，使刺鹰隼，无不中。剑之刃渐减五寸，飞禽遇之，不知其来也。至四年，留二女守穴。挈我于都市，不知何处也。指其人者，一一数其过，曰：‘为我刺其首来，无使知觉。定其胆，若飞鸟之容易也。’受以羊角匕首，刀广三寸，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，人莫能见。以首入囊，返主人舍，以药化之为水。五年，又曰：‘某大僚有罪，无故害人若干，夜可入其室，决其首来。’又携匕首入室，度其门隙无有障碍，伏之梁上。至暝，持得

其首而归。尼大怒曰：‘何太晚如是？’某云：‘见前人戏弄一儿，可爱，未忍便下手。’尼叱曰：‘已后遇此辈，先断其所爱，然后决之。’某拜谢。尼曰：‘吾为汝开脑后，藏匕首而无所伤，用即抽之。’曰：‘汝术已成，可归家。’遂送还，云：‘后二十年，方可一见。’”锋闻语甚惧。后遇夜即失踪，及明而返。锋已不敢诘之。因兹亦不甚怜爱。忽值磨镜少年及门，女曰：“此人可与我为夫。”白父，父不敢不从，遂嫁之。其夫但能淬镜，余无他能。父乃给衣食甚丰。外室而居。数年后，父卒。魏帅稍知其异，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。

如此又数年，至元和间，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，使隐娘贼其首。隐娘辞帅之许。刘能神算，已知其来。召衙将，令来日早至城北，候一丈夫、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，遇有鹊前噪，丈夫以弓弹之不中，妻夺夫弹，一丸而毙鹊者，揖之云：“吾欲相见，故远相祗迎也。”衙将受约束。

遇之，隐娘夫妻曰：“刘仆射果神人。不然者，何以洞吾也。愿见刘公。”刘劳之。隐娘夫妻拜曰：“合负仆射万死。”刘曰：“不然，各亲其主，人之常事。魏令与许何异。愿请留此，勿相疑也。”隐娘谢曰：“仆射左右无人，愿舍彼而就此，服公神明也。”知魏帅之不及刘。刘问其所需。曰：“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。”乃依所请。忽不见二卫所之，刘使人寻之，不知所向。后潜收布囊中，见二纸卫，一黑一白。后月余，白刘曰：“彼未知住，必使人继至。今宵请剪发，系之以红绡，送于魏帅枕前，以表不回。”刘听之。至四更，却返曰：“送其信了。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。此时亦万计杀之。乞不忧耳。”刘豁达大度，亦无畏色。是夜明烛，半宵之后，果有二幡子，一红一白，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。良久，见一人望空而踣，身首异处。隐娘亦出曰：“精精儿已毙。”

拽出于堂之下，以药化为水，毛发不存矣。隐娘曰：“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。空空儿之神术，人莫能窥其用，鬼莫能蹊其踪，能从空虚而入冥，善无形而灭影。隐娘之艺，故不能造其境。此即系仆射之福耳。但以于闐玉周其颈，拥以衾，隐娘当化为蟣蠊，潜入仆射肠中听伺，其余无逃避处。”刘如言。至三更，瞑目未熟，果闻项上铿然，声甚厉。隐娘自刘口中跃出，贺曰：“仆射无患矣。此人如俊鹘，一抟不中，即翩然远逝，耻其不中，才未逾一更，已千里矣。”后视其玉，果有匕首划处，痕逾数分。自此刘转厚礼之。自元和八年，刘自许入觐，隐娘不愿从焉。云：“自此寻山水访至人，但乞一虚给与其夫。”刘如约，后渐不知所之。及刘薨于统军，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枢前，恸哭而去。开成年，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，至蜀栈道，遇隐娘，貌若当时。甚喜相见，依前跨白卫如故。语纵曰：“郎君大灾，不合适此。”出药一粒，令纵吞之。云：“来年火急抛官归洛，方脱此祸，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。”纵亦不甚信。遗其缙彩，隐娘一无所受，但沉醉而去。后一年，纵不休官，果卒于陵州。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。

姁儿

明季，东越尚书某公，年六十乞休归。筑适园于鉴湖之滨，亭台池沼与平泉绿野比胜。有女素娴，以中秋生，小字姁儿，姿妍性慧，公所钟爱。垂髫自课读书，通晓翰墨；惟选婿慕苛，故及笄犹未字也。同里奚生本旧家子，成童有声庠序。幼失怙恃，而家甚贫，寄居孀妣家，聊藉笔耕糊口。适园花木极盛，每春花开，公必招客宴饮，赋诗为乐。

知名之士，靡不毕至。尝赋白牡丹诗，惟生四首称最，中有四联云：“最好文章惟本色，是真富贵不繁华；美人原不须修饰，名士由来要率真。宜主淡妆脂不脚，太真新浴玉偏温。风暖腻融瑶岛雪，月明浓簇玉田烟。”尤为公所叹赏，顾谓座客曰：“诸公所作固佳，如奚生蕴藉风流，别有寄托，未免推倒一时豪杰矣。”座客唯唯，金谢不及。宴罢，公以诸诗付姁儿甲乙，姁儿周览一过，亦拔生诗独冠一军，笑谓公曰：“此生的是金华殿中人，安有吐属名隲如此而长贫贱者？”公亦微笑首肯。自是憫生穷困，不时助以膏火，阴有东床之意。以凡事皆决于夫人，不敢遽宣于口，意俟奚生科名小就再议。姁儿雅窥公意，亦殊以为不谬；故每公欲周济生时，必怂恿而赞成之。公幼子年十三，方攻举业，苦无良师，欲延奚生课读，而嫌其年太少，商之姁儿。姁儿笑曰：“昔项橐七岁为圣人师，奚生长于项橐多多矣。况吾弟非圣人比乎，有何不可？”公笑曰：“诺。”遂延奚生课其幼子。

初，姁儿第知生才，而未见其貌。家塾在适园外西偏，姁儿绣楼傍适园东角。生课读之暇，恒携公子来园闲眺。姁儿自

楼窗窥之，见生仪容俊伟，举止不俗，心益喜。生固早耳姁儿才貌双绝，又闻其评诗及怵恫之言，窃幸此身得一知己，我不可以负之。又念一寒至此，岂能妄觊系援？继又叹曰：“此生不娶姁儿，宁终鳏耳！有志者事竟成，彼刘文叔岂非人哉。”同邑大冢宰某公，与公同年登第，权势赫赫，震耀朝野。公鄙其为人，交殊淡漠。其子某甲以荫典得指挥千户，家居，假父势鱼肉乡里，人多侧目。甲以丧偶托媒求姁儿为继室，公雅不欲；商之夫人，夫人歆其富贵，极口允诺。公争之曰：“甲虽一时富贵，其所行事，恐终难免于祸。”夫人怒曰：“甲与汝无仇，何得信口诅咒？且姁儿日长，似此门第错过，更许谁耶？”公曰：“奚生年少多才，定不久于贫贱，吾意欲将姁儿妻之可乎？”夫人唾其面曰：“汝蒞也耶？将爱女给乞丐，岂不畏显者笑耶？吾志已决，汝休饶舌。”遂将姁儿许字某甲；以公有欲妻奚生之说，恐留奚生，有碍女声名，翌日遂辞奚生去。公无可如何，惟有垂头浩叹而已。奚生即辞公出，仍住孀家。知姁儿已字某甲，顿触所望；镇日喃喃呖语，如失魂魄，眠食俱废。姁固无子，将依生以终。见生病状，殊切忧虑，不时就问所苦。生日加剧，自恐不起，遂将病源，备告姁氏，且谓：“此生不一见姁儿，死不瞑目。”姁慰之曰：“儿勿妄想。彼既字某甲，并世簪缨，岂复垂念寒？。以甥才华，何患不发迹？他日苟得志，又何患无美妇人哉？”生摇首曰：“姁言非也，姁儿我知己，非世俗巾幗可比。彼若知儿病，必蒙垂悯。但苦无人为通消息耳。”姁儿之乳母王媪，与姁比邻，素甚契洽。闻生病，间来省问；姁不得已，以生所语告媪。媪叹曰：“以汝家郎君配我家小娘子，大好事耳。夫人愤愤贪富贵，许某公子，以凤偶鸡，诚可惜！姁不知我家小娘子，亦非寻常人物，此段姻缘，甚非所乐。容老妇见时，试以郎君言告之。倘蒙垂

惘，未可知；然不敢必也。可慰郎君，勿自苦，老妇自有以报命。”姁称谢，坚托而别。姁儿知奚生因已辞去，心殊不忍，又知夫人已将已许某甲为继室。稔知甲固纨绔恶少，自念终身失所托，意忽忽不乐。某甲喜聘姁儿，早涎其美，以中馈需人为词，亲迎之期甚迫；委禽纳采，备极丰腆。夫人大喜，日督趣姁儿检点妆奁。姁儿本系爱女，一言一笑，皆能博堂上欢；近忽神情懒惰，日复一日，惭难蜨持，夫人颇深诧异。

乃命之曰：“男婚女嫁，人之大伦也。我为汝择配不易，今幸许某公子。此邑中第一等大绅士，其父气焰炙手可热，朝廷向用方殷，指日可望枚卜。不似汝父，老不长进，但图逸乐，遽尔乞休。即论某公子家道，岂止百万！汝嫁去便督家政，一呼百诺。似此大富贵，何尚郁郁不乐耶？若难舍我二老，幸在同邑，时可见而。为汝计，当无不乐也。汝日来欢少愁多，我殊不解，岂需何衣物而赧于启齿耶？盍为我言之。”姁儿不答。再三研诘，卒顰眉不发一语。夫人无奈，只得曲意谕慰而去。他日姁儿晨起较迟，尚未晓妆，侍儿为具早膳，悉却勿用。蓬头对镜，脉脉若有所思。王媪适至，惊曰：“几日未见娘子，何忽清瘦若此？”姁儿叹曰：“我亦不解何忽若此，但觉此心毫无生人之乐。古人有言：忧能伤人。我其不能久于人世矣，奈何？”王媪曲为劝慰，因笑谓曰：“可贺！娘子喜期已近；某公子是吾邑第一等人家，指日娘子过门，荣华富贵，享用不尽。不知老妇登门，尚可望见颜色否也？”姁儿不待言毕，即正色侧身向壁，怒容可掬。王媪自知失言，默坐移时，又问：“近日可否游园？园中有何花开？曾作诗词否？作画否？弹琴否？”姁儿但摇头不语，色稍霁。媪因言昨有某秀才携一古琴，玉轡金徽，据称是甚管夫人旧物，腹并有善画马之赵孟頫手刻多字。央老妇携至贵宅求售，以其索价太昂，又恐损坏，难以

赔偿，故未将来。姁儿笑曰：“姆无论如何，早晚能将来一看否？”媼笑曰：“可。”因称綵走近姁儿身旁，低声笑曰：“尚有一可笑事，容宽老妇罪，方敢陈说，愿闻之否？”姁儿笑曰：“有何可笑事，姆试言之，或可破闷，决不汝罪。”媼曰：“可笑奚生的是书痴，不时自说娘子是渠知己，不可负之。此生除却娘子，誓不他娶。前自宅中辞出，渠镇日如失魂魄，眠食俱废，看来难以医治，渠言死不足惜，及生不一见娘子，断不瞑目。旁人多斥其妄。渠泣谓娘子非世俗巾幗可比，若知渠病，必蒙垂悯。但苦无人为通消息。老妇怜而多情，给其代为转达。天下竟有此种痴情之人，不真令人发笑乎？”姁儿闻之，始则涕泪满面，继则吞声哽咽。及闻赞其非世俗巾幗可比，却喜奚生真不愧知己。平日一片垂悯奚生热心，不觉一时感触，几至放声痛哭矣。媼见姁儿此状，果信奚生之言不谬。少间姁儿啜泣已，自以罗巾拭泪。媼复进曰：“奚生如此多情，无怪娘子垂悯。老妇明日薄暮送琴来，即暂屈奚生伪为奚奴，污面易衣，负琴而至，藉使一见娘子可乎？”姁儿不语，意似首肯。媼会意，少坐兴辞。姁儿曰：“姆须识之，勿忘明日薄暮务将琴来，切勿失信，劳我盼望！”媼点首者再曰：“诺。”比归，具告奚生，生霍然兴曰：“我言何如？娘子命我死，且不敢辞，何况奴乎？”日钟，媼令奚生以土污面，衣以须捷，授以琴，负之而趋，俨然奚奴。

由适园入，媼先见姁儿。问：“琴曾将来也未？”媼点首，招奚生入。奚生置琴几上，见姁儿淡妆靓服，病容满面，而光采照人，罄折欲拜。姁儿急止之，命坐。怜其为己，不惜破衣垢面，不禁双泪承睫；顾素性英爽，寻即收泪，笑谓生曰：“君之痴情，妾已尽知之矣。以君之才，宁长贫贱？天下美人，胜于妾者甚多，何患不有嘉偶？妾自知薄命，日来心绪恶劣，

慵如中酒，病颇绵拖，其不能久于人世也必矣。君幸努力自爱，好自为之，何必抵死与人争骷骸哉？”生听姁儿言，泪下涔涔，方欲有言，忽侍儿报夫人至。姁儿大惊，急匿生复室中，自扶王媼出户相迎。夫人问几上何来一琴？姁儿谓是王媼将来求售者，彼称是管夫人旧物，儿尚未审定。夫人命将宋锦弢解开，就烛下谛审，见金徽玉轸，断纹甚好。又视其腹镌隶书两行云：“翳龙门兮无枝，妃玉轸兮冰丝；与子期兮静好，偕百年兮友之。”旁行楷书署款云：“皇庆元年中秋，天水子昂为仲姬夫人铭于沤波馆。”夫人赞曰：“铭字刻手俱好，的是魏公旧物无疑。魏公人品虽不免后人訾议，然究不愧一代才人。此物可留为妆奁之助，愿吾儿他日能效魏公夫妇足矣。”顾谓王媼：“索价几何？我处付给。”媼笑曰：“诺。”夫人又与姁儿哢哢絮语，久之始去。

漏已初下，宅门前后尽锁。姁儿问王媼：“奚生在此，将焉置之？”媼曰：“事已如此，娘子不用忧虑，可暂藏婢女房中，老妇再伺隙携出。”姁儿无奈，只得命诸婢同伴已宿，即以婢房暂置奚生。姁儿待侍女素宽，诸婢乐为之用，凡事多不回避。时公冢子已由词馆晋大司成，远官京邸。闻妹已字某甲，心殊不嫌。素敦友爱，又以妹系两亲爱女，特遣妻杜氏归，为妹料理嫁事。杜本岐公嫡裔，明察刚断，胜于男子。到家数日，见姁儿情状，心窃诧异。又闻某甲所为多不法，亦甚腹非翁姑卤莽错配。偶至姁儿处，适奚生在婢房。开半窗外窥；见杜至，遽掩其窗。杜眼明，已瞥见之。

默谓姁儿素读书，以节义自许。何忽有此暧昧事？殊切惊疑。姁儿素与杜极相得，见杜至，立身含笑。杜执手慰问：“近日眠食如何？”姁儿笑曰：“不过尔尔。”杜见王媼笑曰：“我家小姑子好期在迩，未免难舍两大人膝下。汝来作伴解闷，

亦大好，”姮笑曰：“唯唯。”杜见房中图书满架，案上一帙，恰是姮儿以乌丝阑手写蝇头小楷。自选唐人乐府，内夹近作一首，是拟李长吉《宫娃歌》。并次原韵云：“捧心一顾粉黛空，先施要宠压六宫；凝脂中酒白玉暖，莺儿教歌蝶拍板。欢娱不足忘朝昏，纤纤新月愁眉痕！烟波一舸谁曾见，好事诬同赋感甄。满溪香水枯春渚，响屐廊荒草铺路。不如老浣越中纱，白头不到吴中去。”杜氏阅毕，又信手一翻，是张文昌《节妇吟》，见通首丹黄。起四句密圈，上二句旁评云：“既知有失，似可不赠珠矣。偏赠珠以表其情。可谓痴绝。然不可不谓知己。”下二句旁评云：“既知有失，似可不接珠矣。乃感其缠绵之意，暂且系之。”

可见人生不外一情。虽节妇一时亦难恁然拒绝，亦以知己难得也。”中四句单圈旁评云：“四句凑泊无理，良人既非庸流，尚贪与人絮语，有愧罗敷多矣。”末二句密圈旁评云：“赖有此耳，马到悬崖，不得不勒，然亦无可奈何时也。”总评云：“此妇已嫁，犹与外人殷殷通词，将置良人于何地？作者且以节字标目，可见古人之怨尝见。世有男才女貌，往往限于门第，而不能如愿者，处此境地，尤要确有把持。所谓发乎情，止乎礼义也。司业此诗，大约有为而言，究不可以为训。”杜氏读所拟近作，并细味评语；见姮儿立论正大，当不至于苟且，因借以讽之曰：“适读贤妹大作，为先施翻案极妙，不知果有说乎？”姮儿笑曰：“据《春秋》三传、《国语》，先施本不知所终，以有裹鸱夷沉江之说，后人便附会偕鸱夷泛五湖矣。即《洛神赋》而论，不过陈思脱胎宋玉《神女》、《好色》等赋，偶尔遣兴。留枕之说，荒谬不经。考阿甄与陈思年齿悬殊，况魏文猜忌异常，陈思避嫌不暇，敢赋感甄乎？才人信口雌黄，可恨可畏！然二人亦自有暇可摘，如先施果是范大夫妻，

即不当再事吴王；阿甄既为袁妇，即不当再适曹氏。大抵女子须要守礼谨严，稍失防检，即不免后人唐突，是不可以不慎！”杜氏听姁儿所论，殊深欣佩，因又谓：“贤妹大作，命意之旨既闻命矣，敢问所评《节妇吟》，文昌以节许之名，果能称实乎？”姁儿笑曰：“此妇妙在多悄而不肯失身，守得身住，便是守得节住。”曰：“然则古人所谓内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；以此妇律之，毋乃过乎？”曰：“此为泛泛者言之也。若彼此亦既觌止，两相慕悦；外言无翼自能飞入，内言无翼自能飞出。

大抵声应气求，直如好友；虽男女异体，亦各忘形。既占同心，即期聚首；情之所钟，真如针芥相投。固结莫解，并非贪人欲之私贱等淫奔也。即有时情不能禁，偶越范围，必须用力操持，谨守分际。昕夕覩面，俨对大宾。偶一失足，男则狂且，女则荡妇。老子云：‘不见所欲，则其心不乱。’是不可不慎而又慎也。”杜氏听姁儿所言，已窥大意，不禁默默叹惋。乃屏去侍女，悄谓姁儿曰：“贤妹好期已近，非愚嫂妄论，两大人择婿未免太失检察。奈何？”姁儿闻之，泪下如雨。杜慰之曰：“贤妹不必伤感。如何斡旋，愚嫂必肯效力！”姁儿见杜氏直抉其隐，默自惊异，不觉红晕两颊，益增悲哽。杜曲为劝慰，笑曰：“愚嫂归来，俗冗纷纠，家中房舍多未能到，未识贤妹住屋共几楹也？”姁儿谓卧房及婢女所居共八楹。杜氏故左右周览，信步至婢房前，反手试褰其帷，蓦见奚生，大惊。回首问姁儿，此何人也？姁儿以杜前言有因，意已罄悉底蕴，当不媒蘖，乃腼腆直答曰：“此奚生也。”并具告崖末。且谓：“住此业经三口，无隙可出；如有苟且，神明共殛，惟嫂氏察之！”杜氏习闻奚生之才，及详度其仪容举止，的是不凡。默叹姁儿鉴赏有真，又恐因羞致变，乃慰之曰：“贤妹独具特识，如欲缔速好，久留在此，究非善策。宜速为计。”姁儿含羞答

曰：“妹方寸已乱，惟嫂所命。”杜知姁儿之意已决，素稔王媪是姁儿心腹。独召媪至，附耳授计，趣其速归。又正色谓奚生曰：“妾为君事，煞费经营，君宜努力进取，为闺中人生色，切勿有负。”奚生感泣再拜，指天信誓。漏初下，杜计王媪已将车至，预遣去适园纪纲人等，悉召姁儿身旁姬婢至己房中。命姁儿结束，略带金珠钗饰，由适园与奚生偕遁。姁儿故有四婢，长名木鸡，年十四，日听眉语，素解主人意，亦命俱去。又以千金付王媪，留为二人食用之资。杜一一处分已，携姁儿手，叮咛赠语，姁儿挥泪，衿衽再拜而别。一时竟无一人知者。漏二下，杜命稽察门户，严加锁键。漏三下，忽报姁儿住房火起，俄顷烈焰炽天，举室惊慌，群争扑灭，而八楹已成灰烬。幸间架不与他屋毗连，尚未延烧别院；惟姁儿未曾拯出，木鸡尸亦俱毁。公与夫人悲恻欲绝，杜氏再三劝慰，乃已。某甲方准备亲迎，忽得此信，大失所望，日惟沈溺勾栏，藉以排解。亡何，而东楼之祸作矣。初，某甲藉父势，在乡何恶不作。曾直指使者巡方过此，叩马鸣冤者数百人。直指素有包老之称，阅词大怒，据实一一封章入告，并劾其父纳贿鬻爵数条，确有佐证。朝廷震怒，即日降旨，削其父子爵，远戍烟瘴充军，沿途不得逗留。所有家产，一概籍没入官。某甲在路，恶创溃发，寻毙。冢宰公老年恟子，兼以跋涉劳顿，未几亦殒。一家竟无噍类矣。姁儿既偕奚生出亡，自携木鸡，与王媪在穷乡买屋一所，竹篱茅舍，荆布自甘。王媪伪称为甥女，见者但诧其美，而不知其为女公子也。奚生仍居妗氏家，偶来与姁儿相见；亲如兄弟，敬如朋友，一言不敢狎褻。以感姁儿知己，惟恐有负；下帷攻苦，连战俱捷。廷试得馆选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乞假回籍完姻。是科主试官六人，公冢子已晋少宰预焉。以与奚生同里，谒见时倍觉亲洽，闻公旧有东床意，未免振触同怀之情。

悼念亡妹薄命惨死，又念某冢宰父子如此结局；妹若在，更难为情，反以早死为幸。当奚生旋里，少宰托带家书中，盛夸奚生才品俱优，自庆得人，且嘱公为之留意执柯。姪儿自奚生计偕北上，日闭门焚香，鼓所购管夫人旧琴，聊以消遣。

间或教木鸡下棋；或遇花开时，对花写书数笔；或作诗填词，以抒怀抱。一日读老杜《佳人》五古一篇，反复披吟，不胜感慨！忽王媪与木鸡从外联袂趋入，笑称贺喜，谓顷妗氏传言，奚生已授编修，乞假归娶，不日可到。姪儿闻之，心窃自贺。及奚生归，先使人报知姪儿。既谒某公，执礼甚恭，袖出少宰家书。公阅之不胜叹息。送奚生出，归与夫人言及少宰家报，意似怨夫人当日失计。杜氏在旁闻之，笑曰：“恭贺两大人，小姑固无恙，今某甲靡有子遗，正好鸾胶重续，请勿嗟怨！”公与夫人相视愕眙。杜笑言：“当日火灾。故己所为。”乃备述尔见缕，公与夫人大喜。先迎姪儿归，风示奚生遣媒纳聘，涓日合卺如礼。

双缢庙

任迂叟，浙右儒生而无子，惟一女，名之曰宜男。饰雌为雄，聊娱膝下；延师教读，以充石麟。时有东邻之子白云娥者，其父耄年所得，虑其娇柔难育，为之贯耳披鬟，呼为云姐，附任氏之学。与宜男为窗友。时女年十三，男年十四；两小无猜，二情相洽。校书赌诵，互角聪明；女或胜之，则划云之面，相与嘲笑。适师外出，女之母与姑入塾，不识云之为男也，视其柳眉叠翠，杏脸舒红，与其女壁合珠联，争辉并耀。叹曰：“使宜男而果男也，使配云姐，真一对好姻缘。”姑曰：“依合为媒。”问：“云姐愿否？”母笑曰：“以待来玉。”云始知宜男之为女也，益比昵之。一日师讲《易》，至男女构精句，草草读过。女请问构精之义，师嗔之曰：“是非儿女之所宜问？”女曰：“圣经贤传，岂有不可对人言者哉？”师莞尔他顾。云凝睇流盼，唤其阿呆，女更狐疑莫释矣。值师之友来约湖山之游，联袂而去。

女问云曰：“姐纵慧悟，未必能通《易》理。何哂我为？”云曰：“难言也，秘密之旨，非效共形状，终不明晰。”女笑从之，携手入师卧室，共坐榻上。云拥女于怀，探手于裤，抚其琦葩初绽，莲瓣微开。女嗤嗤笑却之，曰：“与姐等耳，毋徒相扰。”云曰：“人各具体，奚能相同？”乃推女横陈，急卸其裤曰：“我教汝构精。”女拒之曰：“昭昭白日，姐不羞耶？”回手抚云，则红霞仙杵，触指翘然。女讶曰：“是何物也，我何无之？”云笑曰：“以有补无，斯谓之构，请尝试之！”于是牡丹露滴，巫峡云停。女整衣起笑曰：“构精如是，无怪

师之秘而不宣也。”从此师或不在，则玉山相并，雾鬓厮磨，抢韵联吟，递相赠答。云填《望江南》一阕投女曰：“香闺忆，忆昔乍亲卿：锦帐甫垂参喜惧，宝钗乱颤忍嚶鸣，此刻不胜情！”女答之曰：“香闺忆，忆昔就萧郎：欲避羞难遮绮扇，最销魂处卸华妆，共入黑甜乡。”云叠赠曰：“香闺忆，忆昔闹阳台：春融柳舞莺梭捷，露沁花娇燕翦开，依艳满情怀。”女复曰：“香闺忆，腼腆忆初朝：艳夺小桃嗔脾睨，样留新月倩郎描，另有一番娇。”欢娱易过，不觉腊去春回。女年加长，待字深闺，不复出就外傅矣。云亦还其本来，另寻师友。女作书投之曰：“同学妹宜男衿衽致启云娥哥哥足下：忆昔情融绛帐，暂得连镳；泣别萧斋，遽成分襁。缅维现身说法，秘传法象之微。口角吟香，共斗香奁之句。方期此乐可常，岂意于今不再？况雌伏者顿尔鳬翔，雄飞者反嗟豹隐。我心匪石，能不黯然。伏愿速遣冰人，以践海誓。则半暇之劈，幸很全归；已破之舟，不致沦溺。萦萦俟诺，戚戚布函。伏祈采览！”云得书情急，恃宠撒娇，直告父母。父虽怒其不端，然事已如斯，转虑其子失所，遂倩密友即任翁之戚，敬备臬仪，往求凤卜。任曰：“西邻白翁固所素识，第伊仅有掌珠，那得配我假子？”媒曰：“其女实男子，伪作女妆。以期易养耳。”任曰，“即云姐耶？”媒曰：“是也。翩翩美少，谅必中东床之选。”任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云姐昔与我女同学，若与联姻，是无私有弊，玷我家声矣。”媒以童稚何知，决无他故之言，再三劝之。任怒，掉头而入。媒覆白翁。云不知也。尚欢欣鼓舞。与女书曰：“同学愚兄云娥顿首启宜妹妆次：睽隔半年，相思两地。何期云间之鹤，忽堕瑶函；原上之，载衔嘉命。焚芸盥诵，顿慰调饥，来谕悉遵，冰人已遣。谅尊甫知我，必允好逑！伫盼河桥鹊影，正当授采之期；缙岭鸾声，拟上催妆之什矣。克敦旧好，再缔

新欢；鼓瑟琴，重叠香闺之韵。宜其家室，应续化生之文。谅必卿为我喜，我为卿贺。书报宜妹知之。”时女已闻父决绝之言，饮泣数日矣。母知其意，反加詈也。得云书，恸绝复苏，覆书曰：“顷接琅函，深叨锦注；第君家柯使，徒抱空言。老父以迹涉嫌疑，遽尔决绝。云郎其未知之耶？从此机云池馆，鹤唳空闻；王谢楼台，燕巢摩托。此日青闺，已经蝶散；当年红粉，将属烟销。是固妾之命也！想云郎才似子桓，徒怀绛树；情同穆满，空忆赤乌。谅必同此悲愤耶！然以马卿之才，不患无文君之配；而妾则已非完璧，岂可二夫？故夜寝偶思，则涕泗被面；晨兴忽感，则爪指乱爬。嗟嗟失此于归，终成堕落。如不弃粪土，敬订逾垣，面诉离忱，以表永诀耳。临风呜咽，授笔酸辛，云郎采览！”云得书，心乱如麻，泪零如雨。细问其母，犹含糊答应。知事之决无济也。俟蟾明之候，踏梯逾墙，已于檐头接入。相持对泣，泪继以血。女曰：“妾生不逢辰，之死靡他；既不能续前缘，当以魂依左右耳。惟愿郎君，新不忘故；时以杯羹呼名而奠，则九原如在矣。今邀郎来，知我死所。”遂指其床，已红丝结扣，悬于顶格。云曰：“生不同衾，死当同域，奚忍舍我？”抢先入扣，女往牵救，则抱女同登，双双毙命。次日，婢媪唤女，不应。掇户而入，瞥睹双悬，惊呼翁至，抚之俱僵耳。两尸互抱不解。唤白翁来，共鸣诸官。判曰：“审看得白云娥与任宜男者，居本比邻，幼而同学。盈盈弱女，僭称冠带之雄；渺渺丈夫，反袭裙钗之饰，阴阳颠倒，堪嗟两老之朦胧；天地絪縕，宜有双星之缱绻。继而琼田人去，碧海无归；借斑管以描愁，托瑶笺而请命。既以参氏媒妁，好速称意之花，允宜凤舞鸾歌，竞唱定情之曲。而乃不容坦腹，徒悔噬脐。登简传心，愁甚衡阳之雁；捧书泣血，凄逾巴峡之猿。缟袂趋风，匹夫之志难夺；红颜赴义，匹妇之谅可悲。遽

尔双璧同组，立绞鸳鸯之颈，循环合体，牢牵蛤蚧之身。虽事不可风，而节犹足取。

律设大法，例顺人情。因是殓以巨棺，俾作同工之茧；葬诸大陆，将生连理之枝。从此地下长眠，不羨人间短景。本县特以表圭璋之坚志，非徒艳花月之新闻。此谕。”断令合葬西湖之麓。风流花判，传诵一时。故土有往吊之者。乡愚不知，谓其有所祈祷，尤而效之，有求必应，趋之如市；竞于坟首立庙，香火大盛。至今庙貌犹新，其为发情止义之报耶。

妙女

唐贞元元年五月，宣州旌德县崔氏婢，名妙女，年可十三四。夕汲庭中，忽见一僧，以锡杖连击三下，惊怖而倒，便言心痛。须臾迷乱，针灸莫知。数日稍间，而吐痢不息。

及瘥，不复食，食辄呕吐。唯饵蜀葵花及盐茶。既而清瘦爽彻，颜色鲜华。方说初昏迷之际，见一人，引乘白雾，至一处，宫殿甚严，悉如释门西方部。其中天仙，多是妙女之族。言本是题头赖咤天王小女，为泄天门间事，故谪堕人世，已两生矣。赖咤王姓韦名宽，第大号上尊，夫人姓李号善伦。东王公是其季父，名括，第八。妙女自称小娘，言父与姻族，同游世间，寻索至此。前所见僧打腰上，欲女吐泻脏中秽恶俗气，乃得升天。天上居处华盛，各有姻戚及奴婢。与人间不殊。所使奴名群角，婢名金霄、凤楼。其前生有一子名遥，见并依然相识。昨来之日，于金桥上与儿别，赋诗，惟记两句曰：“手攀桥柱立，滴泪天河满。”时自吟咏，悲不自胜。如此五六日病卧，叙先世事。一日忽言，上尊及阿母，并诸大仙及仆隶等，悉来参谢，即托灵而言曰：“小女愚昧，落在人间，久蒙存恤，相愧无极！”其家初甚惊惶，良久乃相与问答。仙者悉凭之叙言曰：“暂借小女之宅，与世人言语。”其上尊语，即是丈夫声气；善伦阿母语，即是妇人声。各变其语如此。或来或往，日月渐久；谈谐戏谑，一如平人。每来即香气满室，有时酒气，有时莲花香气。后妙女本状如故。一日妙女吟唱，是时晴朗，空中忽有片云如席，徘徊其上。俄而云中有笙声，声调清锵；举家仰听，感动精神。妙女呼大郎复唱，其声转厉。妙女讴歌，

神色自若，音韵奇妙，清畅不可言。其曲名《桑柳条》。又言阿母适在云中。如此竟日方散。旬时，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肿疾，吾代其患之。数日后，妙女果背上胁下，各染一肿，并大如杯，楚痛异常。经日，其主母见此痛苦，令求免之。

妙女遂冥冥如卧，忽语令添香于钟楼上，呼天仙忏悔；其声清亮，与四方相应。如此移时，醒悟肿消，须臾平复。后有一婢，卒染病甚困。妙女曰：“我为尔白大郎，请兵救女。”即如睡状，须臾却醒，言兵已到。急令洒扫，添香净室。遂起支分兵马，匹配几人于某处检校，几人于病人身上束缚邪鬼。其婢即瘥如故，言见兵马形像，如壁画神王，头上着胡帽子，悉金钿也。其家小女子皆见，良久乃灭。大将军姓许名光，小将曰陈万。每呼之驱使，部位甚多，来往如风雨声。更旬时，忽言织女欲嫁，须往看之。又睡醒而说婚嫁礼，一如人间。言女名垂陵，子嫁薛氏，事多不备纪。其家常令妙女绣，忽言今要暂去，请婢凤楼代绣。如此竟日，便作凤楼姿容，精神时异；绣作巧妙，疾倍常时，而不与人言语，时时俯首笑。久之，言却回，即复本态，无凤楼状也。

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，即扫室添香，煎茶待之。须臾遂至，传语问讯。妙女忽笑曰：“大郎何为与上人相扑？”此时举家俱闻床上踏蹴声甚厉。良久，乃去。有时言向西方饮去，回遂吐酒，竟日醉卧。一夕言，将娘于一魂，小娘子一魂，游看去。是夕娘子等并梦向一处，与众人游乐。妙女至天明，便问娘子梦中事，一一皆同。如此月余，绝食。忽一日。悲咽而言，大郎阿母唤我归，甚凄怆。言久在世间，恋慕娘子，不忍舍去。如此数日涕泣，又言不合与世人往来，汝意须往，如之奈何？便向空中辞别，词颇郑重。从此渐无言语。告娘子曰：“某相恋不去。既在人间，还须饮食，但于某一红衫子著，及

泻药。”如言与之，遂渐饮食。

虽时说未来事，皆无应。不知其婢后复如何。

王梦蛟

长乐马某，操布业，妻许氏，中年无子，遂娶王姬。姬身具鳞甲文，其母梦长蛟缠体而生者，名之曰梦蛟，记其瑞也。归马，年仅十六；未几，生一子，名铎，许氏阳为喜悦，而阴实妒忌，思有以中伤之。王识其心，故防卫惟谨，母子不片刻离也。一日，许谕洗衣。王怀子，持衣登楼，当窗以晾。许潜蹑其踪，自后推其母子坠楼，而作惊讶状。马闻之，趋救，王头面虽伤，其子端坐无伤。马察知其妻不能相容而畏之，遂成悸疾。其伙李某自远方贸布回，生平相与之至笃者。泣告以故，出妾与子，属之李。曰：“知己之托，敢当重任，但某无家室，何以安如夫人也。”马曰：“予筹之审矣，请以王姬侍足下，以存吾孤。”李推之不得。厚嫁之，带其子铎往。逾年，生一子，名之曰马；盖不忘其友之赠妾生子，以志其恩义也。未几，马某卒，而许氏亦颠沛死。李以马赠嫁之资，经营起家，富甲一邑。重聘延名师，以训二子，恩勤兼执。马铎得中永乐壬辰状元，其子李马亦发解。李夫妇大悦，分马铎以家资之半，俾归其宗。

铎泣辞曰：“若非继父，何有今？兹愿以空身守先人庐墓。”李强与之。铎以财产为弟游扬名誉，且与改名曰骐，以避嫌疑。戊戌，李骐亦状元及第。未几，李夫妇以寿终。铎欲黜其嫡母许氏，以王姬归葬父所。骐不愿，曰：“若依兄命，则弟为无母之儿，于礼不顺。”不得已，陈情于朝。帝命礼部议，曰：“王氏改嫁，义已绝于前夫，教子成名，理应隆以异数。况李骐不能无母，而马某本自有妻。论妇道之有终，应砭后葬，嘉

英才之连育，请锡荣封。事出创闻，后不为例。”议上，封以长乐县君，谕祭葬。

白猿

梁大同末，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，至桂林，破李师古、陈彻。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，悉平诸洞，采深入深阻。纥妻纤白，甚美。其部人曰：“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？地有神，善窃少女，而美者尤所难免。宜谨护之。”纥甚疑惧，夜勒兵环其庐，匿妇密室中，谨闭甚固，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。

尔夕，阴风晦黑，至五更，寂然无闻。守者怠而假寐，忽若有物惊悟者，即已失妻矣。关扃如故，莫知所出。出门山险，咫尺迷闷，不可寻逐。迨明，绝无其迹。纥大愤痛，誓不徒还。因辞疾，驻其军，日往四遐，即深凌险以索之。既逾月，忽于百里之外丛筱上，得其妻绣履一只，虽侵雨濡，犹可辨识。纥尤凄悼，求之益坚。选壮士三十人，持兵负粮，岩栖野食。又旬余，远所舍约二百里，南望一山，葱秀迥出。至其下，有深溪环之，乃编木以度。绝岩翠竹之间，时见红彩，闻笑语音。

扞萝引絙而陟其上，则嘉

树列植，间以名花，其下绿芜，丰软如毯。清迥岑寂，杳然殊境。东向石门有妇人数十，帔服鲜泽，嬉游歌笑，出入其中。见人皆慢视迟立，至则问曰：“何因来此？”纥具以对。相视叹曰：“贤妻至此月余矣。今病在床，宜遣视之。”入其门，以木为扉。

中宽辟若堂者三。四壁设床，悉施锦荐。其妻卧石榻上，重茵累席，珍食盈前。纥就视之。回眸一睇，即疾挥手令去。诸妇人曰：“我等与公之妻，比来久者十年。此神物所居，力能杀人，虽百夫操兵，不能制也。幸其未返，宜速避之。但求

美酒两斛，食犬十头，麻数十斤，当相与谋杀之。其来必以正午后，慎勿太早。以十日为期。”因促之去。纔亦遽退。遂求醇醪与麻犬，如期而往。妇人曰：“彼好酒，往往致醉。醉必骋力，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，一踊皆断。尝纫三幅，则力尽不解。今麻隐帛中束之，度不能矣。遍体皆如铁，唯脐下数寸，常护蔽之，此必不能御兵刃。”指其旁一岩曰：“此其食廩。当隐于是，静而伺之。酒置花下，犬散林中，待吾计成，招之即出。”如其言，屏气以俟。日晡，有物如匹练。自他山下，透至若飞，径入洞中。少选，有美髯大夫长六尺余，白衣曳杖，拥诸妇人而出。见犬惊视，腾身执之，披裂吮咀，食之致饱。妇人竟以玉杯进酒，谐笑甚欢。既饮数斗，则扶之而去。又闻嬉笑之音。良久，妇人出招之，乃持兵而入。见大白猿，缚四足于床头，厕人蹙缩，求脱不得，目光如电。竟兵之，如中铁石。刺其脐下，即饮刃，血射如注。乃大叹咤曰：“此天杀我，岂尔之能。然尔妇已孕。勿杀其子，将逢圣帝，必大其宗。”言绝乃死。搜其藏，宝器丰积，珍羞盈品，罗列几案。凡人世所珍，靡不充备。名香数斛，宝剑一双。妇人三十辈，皆绝其色，久者至十年。

云：“色衰必被提去，莫知所置。又捕采唯止其身，更无党类。

旦盥洗，著帽，加白袷，被素罗衣，不知寒暑，遍身白毛，长数寸。所居常读木简，字若符篆。了不可识，已，则置石磴下。晴昼或舞双剑，环身电飞，光圆若月。其饮食无常，喜啖果栗，尤嗜犬，咀而饮其血。日始逾午，即？然而逝。

半昼往返数千里，及晚必归，此其常也。所须无不立得。夜就诸床翩戏，一夕皆周，未尝寐。言语淹详，华旨会利。然其状，即猪獠类也。今岁

木叶之初，忽怆然曰：‘吾为山神所诉，将得死罪。亦求护之于众灵，庶几可免。’前月哉生魄，石磴生火，焚其简书，怅然自失曰：‘吾已千岁。而无子。今有子，死期至矣。’因顾诸女，？澜者久，且曰：‘此山复绝，未尝有人至。上高而望，绝不见樵者。下多虎狼怪兽。今能至者，非天假之何耶？’”
纥服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归，犹有知其家者。纥妻周岁生一子，厥状肖焉。后纥为陈武帝所诛。素与江总善。爱其子聪悟绝人，常留养之，故免于难。及长，果文学善书，知名于时。

娇红记

申纯，字厚卿，祖汴人。也随父入都，八岁通六经，十岁能属文，天姿卓越，杰出世表，风情动物，不减于斯，故贤士大夫，多推举焉。宣和间，荐而不第，归；郁郁不自胜。家居月余，因适邻郡母舅王通判。信宿而至，则门枕碧流，目断千里，波涛汹涌，风景粲然，明灭远出，特起望外。生既至，因入谒舅，舅见之，遂引生至中堂。姪出见，生进拜毕，就位。舅有一子，名善父，年七岁，一名含。舅因呼善父出拜，再命侍女飞红呼娇娘出见。良久，飞红附耳语姪，以娇娘未经妆为言。姪因怒曰：“三哥家人也，出见何害？”又令他侍女促之。顷刻，娇自左掖出拜。双鬟绾绿，色夺图画中人，朱粉未施，而天然殊莹。生起见之，不觉自失。叙礼竟，娇因立姪后。生熟视之，愈觉绝色，目摇心荡，不能禁制。姪笑曰：“三哥远来劳苦，宜就舍少息。”因室之于堂之东，去堂二十余步。生归馆后，功名之心顿释，日夕惟慕娇而已。恨不能吐尽心素与款语，故常意属焉。舅姪皆以生久不相见，款留备至，生亦自幸其相留，冀得乘间致款曲于娇也。平常出入舅家，周旋堂庑，虽终日得与娇游从，未尝敢一邪言相及。生因察其动静，见娇言笑举止，常有疑猜不定之状，生知其赋情特甚也，求所以导情达意之便，而未能得。一夕，娇晚绣红窗下，倚床视茶縻花，久不移目，生轻步踵其后，娇不知也。因浩然长叹，生知其有所思，因低声问曰：“尔何于此伫视长叹也，将有思乎？将有约乎？”娇不答，良久，乃曰：“兄何自来此？日晚矣，春寒逼人，兄觉之乎？”生知娇以他词相拒，因应曰：“春寒固也。”

娇正视，逡巡引去，生独归室。自后，日聚饮宴，或同歌笑，申生言稍涉邪，娇则凝袂正色，若将不可犯。生虽慕其美丽，然见其不相领略，以谓娇年幼情简，不谙世事，因不介意。一日，舅有他甥至，舅妗亦留之。至晚，舅开宴，申生预坐。酒至半，妗起酌酒劝他甥，舅将酣，娇时陪立妗后赞之，令溢觞。酒至生，力辞。妗曰：“子素能饮，独不能为我开怀乎？”生辞以矢志功名，且病，又已醉甚，不能复加。

妗未答，娇因参言其后曰：“三兄动容似不任酒力矣，姑止此。”妗因辍瓶授觞，生再拜而饮，因喜不自胜。既毕，娇退步酌酒劝舅。申生之前，烛烬长而暗，娇因促步至烛前，以手弹烛，因流视语生曰：“非妾则兄醉甚矣。”生谢曰：“此恩当铭肺腑。”娇微笑曰：“此乃恩乎？”生曰：“意重于此矣。”语未毕，娇因索水涤觞，娇乃引去。自此，生复留意。一夕，娇独坐于堂侧惜花轩内，生偶至座侧，见娇凭阑无语，徙倚沉吟。时花槛中有牡丹数本，欲开未开，生因为二绝以戏之曰：“乱惹祥烟倚粉墙，绛罗轻卷映朝阳；芳心一点千重束，肯念凭阑人断肠。”“娇姿质艳不胜春，何意无言恨转深；惆怅东君不相顾，空余一片惜花心。”生援笔写此二诗，以示娇，娇巡檐展诵，倾环低面，欲言不言。正凝思间，忽听流莺数啭，如道人意中事，娇览之未毕，忽闻妗语声，娇乃藏之袖间，徐步趋归堂中。生怅恨久之，归室，殆无以为怀。因作一绝，题于堂西之绿窗上。诗曰：“日影萦阶睡正醒，篆烟如缕午风平，玉箫吹尽霓裳调，谁知莺声与风声。”后二日，舅他出，娇窥生不在，直入卧空，见西窗有诗一绝，踌躇玩味，不忍舍去。知生之属意所在，乃濡笔和其西窗之韵以寄意焉。诗曰：“春愁魔梦苦难醒，日迴风高漏正平；魂断不堪初起处，落花枝上晓莺声。”生归见娇所和诗，愿得之心，逾于平常，朝夕惟求

间便以感动娇。然娇或对或否，或相亲昵，或相违背。生不测其意，莫得而图之。一日，舅妯开宴，自午至暮。酒敬，舅妯起归舍，生独危坐堂中，欲即外舍，俄而娇至筵所，抽左髻钗钗匀博山理余香，生因曰：“夜分人寝矣，安用此？”娇曰：“香贵长存，安可以夜深弃之！”生又继之曰：“篆灰有心足矣。”娇不答，乃行，近堂阶，开帘仰视，月色如昼，因呼侍女小慧，画月以记夜漏之深浅，乃顾生曰：“月已至此，夜几许？”生亦起下阶，瞻望星汉。曰：“织女将斜，夜深矣。”因曰：“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”娇曰：“东坡钟情何厚也？”生曰：“奇美特异者，情有甚于此焉。可以此诮东坡也？”娇曰：“兄出此言，应彼此苦众矣，于我何独无之。”生曰：“然则实有也，不然则佳句所谓‘魔梦’者，果何物而‘苦难醒’耶？”言情颇狎，娇因促步下阶逼生曰：“凡谓织女银河何在也？”生见娇之骤近，？然自失，未及即对，俄闻户内妯问娇寝未，娇乃遁去。次日，生追忆昨夕之事，自疑有获，然每思遇事多参商，愈不自足。次日晨起，生入揖妯，既出，遇娇于堂西小阁中，娇时对镜画眉未终，生近前谓之曰：“兰煤灯烬邪，烛花也？”娇曰：“灯花耳。妾用意积之，近方得之。”生曰：“若是，则愿以一半丐我书家信。”遂首肯，令生分其半，生举手分煤，油污其指，因请娇曰：“子宜分以遗我，何重劳客耶？”娇曰：“既许君矣，宁惜此？”遂以指决煤之半以赠生，因牵生衣拭指污处曰：“缘兄得此，可作无事人耶？”生笑曰：“敢不留以为贄！”娇因变色曰：“妾无他意，君何戏我？”生见娇色变，恐妯知之，因趋出，珍藏所分之煤于枕中。自后，生心摇荡特甚，不能顷刻少置。伏枕对烛，夜肠九回，思欲履危道，以实娇心而未获。一日，暮春小寒，娇方拥炉独坐，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来，娇不起顾生，生乃置花于地。

娇惊视，徐起以手拾花，询生曰：“兄何弃置此花也？”生曰：“花泪盈晕，知其意何在？故弃之。”娇曰：“东皇故自有主，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。”

兄何索之深也？”生曰：“已荷重诺，无悔。”娇笑曰：“将何诺？”生曰：“试思之。”娇不答，因谓生曰：“风差劲，可坐此共火。”生欣然即席，与娇偶坐，相去仅尺余，娇因抚生背曰：“兄衣厚否？恐寒威相凌逼也。”生恍然曰：“能念我寒，而不念我断肠耶！”娇笑曰：“何事断肠？妾当为兄谋之。”生曰：“无戏言，我自遇子之后，魂飞魄扬，不能着体，夜更苦长，竟夕不寐，汝方以为戏，足见子之心也。予每见于言语态度，非无情者，及予言深情味，则子变色以拒我，岂可不解世事，而为是沽娇哉？凉蓊缪之迹，不足以当雅意，深藏自闭，将有售也。后日一言之后；余将西骑矣。子无苦戏我。”娇因慨然良久，曰：“君疑妾矣，妾敢无言，妾知兄心旧矣，岂敢固自郑重以要君也，第恐不能终始，其如后患何？妾亦数月来诸事不复措意，寝梦不安，饮食俱废，君所不得知也。”因长吁曰：“君疑甚矣，异日之事，君任之，果不济，当以死谢君。”生曰：“子果有志，则以策我。”娇未及答，俄然舅自外至，生起，因出迎舅，娇乃返室，不可再语。又越两日，生凌晨起，揽衣向堂西绿窗内而立，背面视井檐，不知此时娇亦起，在隔窗内理妆矣。生诵东坡诗曰：“为报邻鸡莫惊觉，更容残梦到江南。”娇闻之，自窗内呼生曰：“君有乡闾之念乎？”生因窥窗语娇曰：“衷肠断尽，无可导意，只得归矣。”娇曰：“君果诞妾邪？既无意于妾，何前委罪之深也？”生笑曰：“予岂无意，第被子苦久矣，然则若何谋之？”娇曰：“今日间人众。无可容计。东轩抵妾寝室，轩西便门达熙春堂，堂透茶糜架，君寝室外

有小窗，今日若晴霁，君自寝所逾外窗，度茶糜架，至熙春堂下。此地人罕花密，当与君会也。”生闻之，欣然自得，惟俟日暮，得谐所愿。至晚，不觉暴雨大作，花阴浸润，不复可期，生怅恨不已。因作《玉楼春》词，援笔书之，可写怏怏之怀。词曰：“晓窗寂寂惊相遇，欲把芳心深意诉，低眉敛翠不胜春，娇转樱唇红半吐。匆匆已约欢娱处，可恨无情连夜雨；枕孤衾冷不成眠，挑尽残灯天未曙。”生晨起会娇于姁所，因共至中堂，以夜所缀词视之，娇低声笑曰：“好事多磨，理固然也。然妾既许君矣，当别图之。”是日。生侍舅从邻家饮，至暮醉归，且思娇早间别图之言，疑娇之不复至也，又沉醉睡熟。娇潜步至窗外，低声呼生者数次，生不之觉，娇怅恨而回。又疑生之诞已也，直欲要以盟誓。生剪缕发，书盟片纸付娇，娇亦剪发设盟以复于生。虽是极意慕恋，然终于无便可乘。一日，生收家书以从父晋纳粟补闾州武职，以生便弓马，取生归侍行。

娇顾恋之极，作诗送行。诗曰：“绿叶阴浓花正稀，声声杜宇劝春归？相如千里悠悠去，不道文君泪湿衣。”生得诗和韵以复，诗曰：“密幄重帏舞蝶稀，相如只恐燕先归；文君为我坚心守，且莫轻拼金缕衣。”生终以娇“绿叶阴浓”之语为疑，又成一词寓《小梁州》以示娇，词云：“惜花长是替花愁，每日到西楼。如今何况抛离去也，关山千里，目断三秋，漫回头。殷勤分付东园柳，好为管长条。只恐重来绿成阴也，青梅如豆，辜负梁州，恨悠悠。”娇知生之疑已，亦以《卜算子》词复之，词云：“君去有归期，千里须回首。

休道三年绿叶阴，五载花依旧。莫怨好音迟，两下坚心守。

三只骰儿十九窝，没个须教有。”自后生从父以他故不果行。生居家，行住坐卧，饮食起居，无非为娇，兴念以致沉思成病。因托求医至舅家。数日，无便可乘与娇一语。至于饮食

俱废，舅矜为之皇皇，医卜踵至，但云生功名失意，劳思所致，终不能知生之心。数日，病小愈。一日，舅出报谒，生因强步至外庑，方伫立，俄而娇至生后，生骇然。娇曰：“偶左右皆他往，妾得便，故来问兄之病。”生回顾无人，因前牵衣欲与语，娇曰：“此广庭也，十目所视，宜即兄室。”生与之俱及门，忽双燕争泥坠前，娇因舍生趋视，俄舅之侍女湘娥突至娇前。娇大骇，生乃引去。至暮复会中堂，娇谓生曰：“非燕坠，则湘娥见妾在君室矣，岂非天乎？”生然其言，而悒悒之心，见于颜色。一日晚，娇寻便至生室，谓生曰：“向日熙春堂之约，妾尝思之，夜深院静，非安寝之地。自前日之路观之，足以达妾寝所。每夕侍妾寝者二人，今夕当以计遣去，小慧不足畏也。君至夜分时来，妾开窗以待。”生曰：“固善也，不亦危乎？”娇变色曰：“事至若此，君何畏人？生如白驹过隙，复有锺情如吾二人者乎？事败当以死继之。”生曰：“若然，余何恨乎？”是夜将半，生乃逾外窗达堂后，数百步至荼縻架侧，久求门不得，生颇恐。久之，寻路得至熙春堂。堂广夜深，寂无人声。生大恐，固疾趋入，见娇方开窗倚几而坐，衣红绡衣，下白丝裳，举首向月，若重有忧者，不知生之已至也。生因扶窗而入。娇忽见生，且惊且喜，曰：“君何不告，骇我甚矣。”生乃与娇并坐窗下，时正夜分，月色如画。生视娇。

体态艳媚，肌莹无暇，飘飘然不啻娥之下临人间也。娇谓生曰：“夜漏过半，幸会难逢，可就枕矣。”欣然与生相携素手，共入罗帐之中。解衣并枕间，娇曰：“妾年幼，殊不谙世事，枕席之上，望兄见怜。”生曰：“不待多言。”一晌欢娱，而娇娘千金之身，自兹失矣。欢会之际，不觉血渍生衣袖。娇乃剪其袖而收之，曰：“留此为他日之验。”生笑而从之。有顷，鸡声催晓，虬漏将阑，娇令生归室，因视生曰：“此后

日间相遇，幸无以前言为戏，惧他人之耳目长也。妾，女子也，情牵事惑，殊乖礼法，幸垂明鉴，好为秘之。妾之托君，亦无憾矣。”生辞，愧喜交集。自后，生夜必潜至娇屋，凡月余，无有知者。岂期欲火所迷，俱无避忌，舅之侍女曰飞红、曰湘娥，皆有所觉，所不知者，娇之父母而已。娇亦厚礼红等，欲使缄口。第飞红辈虽觉之，而未之敢发。俄而，生以父书促归，既归，则寝食俱废，思欲娶娇为妇，乃作书达娇曰：“前日佳遇，倏尔旬余。魂飞杳杳，每形清夜，松竹深盟，常存记忆。蒹葭之迹，得自托于兰蕙之旁，为幸大矣。幽会未终，白云在念，自抵侍下，无一息不梦想洛浦之风

烟也。家事经史，非为不复措念，纵一勉强，不知所以为怀。有亲朋见怜于大人前，致一语，天启其衷，俾续秦晋再世之盟，未审舅妯雅意若何。倘不弃庸陋，则张生之于莺莺，乌足道哉！兹因媒氏有行，喜不自制，诉此以布腹心。幸相与媒之，临风以俟佳音，家居无聊，偶思佳丽夜别之言。缀《永遇乐》一词，并用录呈，亦以见此情之拳拳耳。新霜在候，善加保卫。”生写书毕，并录前所作《永遇乐》词。缄封私付媒媼。父母不知也。媒得书，即往见舅妯，且以生父命告之。舅为之开宴。次日，媒申前请，舅曰：“三哥才俊洒落，加以历练老成，老夫得此佳婿，深所愿也。但朝廷立法，内兄弟不许成婚，似不可违。前辱三哥惠访，留住数月。甚能为老夫分忧。老夫亦有愿婚之意，而于条有碍，以此不敢形言。”媒氏再三宛转。

终不能得。至晚。再置酒款媒，舅命妯主席，娇时侍立妯侧，知亲议之不谐也，心生悒悒，但不敢形之言语耳。酒散，媒左右顾视无人，欲致生书于娇。适娇至媒前剔灯，媒因私语娇曰：“子非厚卿之情人邪？厚卿有手书。令我私致于子。”娇竦然，微言应曰：“然。”泪坠言下。媒为之改颜，遂从身

畔取书授娇，娇收置袖间，未敢展视。姁起，娇亦随姁入室。次早，媒再请于舅，且以言迫之。舅怒曰：“此无不可，第以法禁甚严，欲老夫罪戾也？尔勿复言，此决不可。”媒知其不就，因告归。舅又命姁酌酒与媒为别。娇因侍立，私语媒曰：“离合缘契，乃天之为也。三兄无事宜来，妾年且长，岁月有限，无以姻事不谐为念也。”因出手书，令媒持归，以复于生。媒既归，街舅不允之由，遂以娇书与生，生展视之，乃新词《满庭芳》一阕，娇制也：“帘影筛金，簾纹浮水，绿阴庭院清幽。夜长人静，消得许多愁。长记当时月色，小窗外，情话绸缪。因缘浅，行云去后，杳不见踪由。殷勤，红一叶，传来密意，佳好新求。奈百端间阻，恩爱成休。应是奴家薄命，难陪伴，俊雅风流。

须相念，重寻旧约，休忘杜家秋。”生览诵数遍，殊不胜情。每对花玩月，不觉泪下。初，生与成都府角妓丁怜怜者，极相厚善。怜敏惠殊俊，常得帅府顾盼；生方妙年秀丽，怜怜尤见倾慕。生自秋还乡里，怜怜屡遣人招生，生托故不往。至是，生之友人陈仲游，亦豪家子也，见生每置恨于临风对月之间，因拉生至成都舒怀，遂同至怜怜之家。生既入，怜不胜欢喜，杯酒话款曲，生但面壁，略不致意。怜怪之，委曲询生，终不言。怜意其碍于仲游也，乃留之竟夕，令其女弟伴姐侍仲游寝，而自荐于生。生不得已，因与同席，枕边切切诘生所以不见答之故，生乃具道与娇娘相遇之情。怜问曰：“娇娘谁家女也？”生曰：“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。”怜又问：“其质若何？”生曰：“美丽清绝，西施妃子殆相千百，而风韵过之。”怜因沉思良久曰：“既名娇娘，又且美丽若此，岂非小字莹卿者乎？”生燥然曰：“尔何由知之？”怜曰：“向者帅府幼子将求婚，酷好美丽，不以门第高下为念，但欲殊色，常捐数千

缙，命画工于近地十郡求问，伺隙绘人家美女以献，凡得九人，此其一也。色莹肌白，眼长而媚，爱作合蝉髻，时有忧怨不足之状。尝至帅府内室见之，因记其姓字，果然是否？”生曰：“子如亲见其人，即是此女。”怜曰：“宜子之视我如土壤，子之所谓真天上人也。妾常入视，伫目不能去，第恨不见其身。今后至彼，愿求旧鞋丐我。”生诺之，明日遂同陈仲游同归。抵家后，生因怅恨再期杳杳，伤感成疾，困卧累日。父母惊异，因令人询问生得病之由。生乃托以梦寐绝怪，将不能免，必须求善能驱役鬼神者，作法禳之。父乃命良巫祈祝，生密使人厚赂巫者，令向父母言此为怪物所凭，必当远避，方可向安。如其不然，生死未判。父母闻巫言，大惊惧，以为诚然。于是，议令生往舅家以避此难，择日起行。先期之二日，令人取覆舅家，舅矜许之。娇时在父母旁，闻生有来期，喜慰特甚。人回报，生亦欣快，随觉病差愈，父母以为得计。及期，生既戒行，病亦向安。于时，莺转簧声，百花竞发，园林锦绣，夺目争妍。生至舅屋，及门，遇娇于秀溪亭。两情四目，不能自止。暂叩寒暄毕，生欲入谒舅，娇止之曰：“今日邻家王寺丞宅邀往天宁玩赏牡丹，至暮方归。姑至此少息，徐徐而入可也。”乃与娇并坐亭上，娇因谓生曰：“君养摄不如平时，何故今复来此，何干也？”生疑其言，乃曰：“日月未久，何故忘予？自相离之后，坐不安席，味不适口，寝不着枕，行不重足，何止夜月屋梁之思。中间请命严君，冀谐媒灼，而天不从人，竟辜宿望。春花秋月，风台雪榭，无一而非牵情惹恨之处。百计重来，以践旧约。今子乃有‘复来何干’之辞，予失计甚矣。”娇愧谢曰：“君心果金石不渝，妾何以谢君？”因相与欢。移时，同步入室。生至其旧馆，窗儿依然，向时所书诗曲，左顾右盼，濡染如新，生怅然自失。至晚，舅矜归，生拜谒甚恭，舅问生

曰：“闻三哥有微恙，想二竖子遁矣。”生谢曰：“惟舅舅怜其微恙，庶得避免。再造之赐，没齿不忘。”舅矜劳勉之。生就室，自后与娇情意周洽，逾于平昔。住数月，情益厚。生因忆丁怜怜之言，求旧鞋于娇。娇力谒生曰：“安用敝履为哉？”生不以实告，娇不许。舅之侍女飞红者，颜色虽美而远出娇下，惟双弯与娇无大小之别，常互鞋而行，其写染诗词，与娇相埒。娇不在侧，亦佳丽也。以矜性妒，未常获宠于舅。常时出入左右，生间与之语。娇则清丽瘦怯，持重少言，伫视动辄移目。每相遇，生不问，娇则不答，戏狎一笑，则使人魂魄俱飞扬。红尤喜谑浪，善应对，快谈论，生虽不与语，亦必求事以与生言。娇每见之，则有不足之意。

及生再至，红亦与之亲狎，娇疑焉。生久求娇鞋不获。一日，娇昼寝，生偶至其侧，因窃鞋趋出。方及寓室，以他事去，未曾收拾。飞红适尾生后，见生遗鞋，红乃疑娇所与者，因收之。生罔知所以，及归室索鞋，无有也，因怏怏于怀。及暮，娇问生索鞋。生曰：“此诚我盗去，然随已失之；谅子得之矣，何苦索我耶？”娇乃止。盖飞红拾归，以付娇也。然娇以此愈疑生私通于红矣。一日，见飞红与生戏于窗外，捉蝴蝶，因大怒诟红。红颇憾之，欲以拾鞋事闻矜，未有间也。后遇望日，众出贺舅矜，娇在焉。飞红因语娇所履之鞋，扬言谓生曰：“此即子前日所遗之鞋也。”娇变色，亟以他事语舅矜，会舅矜应接他语不闻。娇因大疑生使红发其私，乃大怨望。自后非中堂相遇，不复求便以见生。女工诸事，略不措意，怨隙之心，行住坐卧皆是也。生亦无以自明。一日，生不意中漫于后园纵步，适于花下见鸾笺一幅，生取而视之，乃《青玉案》词也：“花低莺踏红英乱，春心重，顿成愁懒。杨花梦散楚云平，空惹起，情无限。伤心渐觉成牵绊，奈愁绪寸心难管。深诚无计

寄天涯，儿欲问，梁间燕。”生披味良久，意谓娇词，而疑其字画颇不类娇所书，因携归置于室中书案之上，欲询娇而未果。抵暮，西窗前有金笼养能言鹦鹉一只，甚驯，娇过其侧，戏以红豆掷之。鹦鹉忽言曰：“娇娘子何打我也？”生闻之，亟出室招娇。娇不至，生再挽之，方来。娇入生室，正疑思不言，忽见案上花笺，因取视之。良久，目申生不语。移时，生曰：“子何时所作也？”娇不答。生又曰：“何故不言？”娇亦不应。生力究之，娇曰：“此飞红词也，君自彼得之，何必诈妾？”生力辩，娇并无一言。徘徊良久，长吁，竟拂衣起去。生留之不可。自尔相会愈疏。娇终日熟寝，间一二日，才与生一见，见亦不交一言。凡月余，生不能直其事。

生一夕迳造娇室，左右寂然，惟见窗上有绝句一章云：“灰篆香难炷，风花影易移。徘徊亡限意，空作断肠诗。”生察诗，知娇之为己，且疑心之深也。乘间，语娇曰：“再会以来，荷子厚爱，视前时有加焉，迨日形似之间，不能不为子所弃，何今昔移志乎？”娇初不言，生再诘之，娇潸然涕曰：“妾自遇君之后，常恐力日不足。今者君弃妾耳，妾何敢弃君？抑君意既自有主，何必妾望矣？”生曰：“苟有二心，有如此日。”因指天自誓，以明无他事，且曰：“子何疑之甚也？”娇曰：“君偶遗鞋，飞红得之；飞红遗词，君且得之。天下偶然之事，何多之甚耶？妾不敢怨君，幸爱新人，无以妾为念也。”生仰天太息曰：“有是哉，吾怪迨日见子若有忧者，人之情态，岂难识哉？子若不信前誓，当剪发大誓于神明之前。”娇乃回笑曰：“君果然否？”生曰：“何害？”娇曰：“若然，后园中池，正望明灵大王之祠；此神聪明正直，叩之，无不响应。君能同妾企祠大誓，则幸甚也。”生曰：“如命，想明灵大王亦知予心之无他也。”娇乃约以次早与生俱游后园，临东池畔，

遥望大王之祠，两人异口同声，拜祈设誓，其词累千百，不能备载。誓毕，携手而归。自后娇与生情好深笃，饮食起居，无不留意。生自此亦不与飞红一语。红察之，因大憾。一日，生因纵步至后园牡丹丛畔，忽遇娇先已在彼，遂与娇携手而过别圃。不觉飞红亦自后潜至，见娇与生并行，因促步返舍，语姪曰：“天气晴暄，可入后园，牡丹盛开，能一观否？”其实欲姪一行，袭败娇之踪迹也。姪可其请，遽命红侍，行至园中，瞥见生与娇行于此畔亭，左右俱无人，姪因大疑，因呵娇，生乃狼狈返室，惆怅不已。知为飞红所卖，故致为姪所觉，无以自释。越二日，生自知其迹不宁，乃告归。舅姪亦不留之。娇夜出，潜与生别曰：“天乎，得非命欤？相会未期，而有是事，妾独奈何哉？兄归，善自消遣，求便再来，无以疑间，遂成永弃，使他人得计也。”因泣下沾襟，生亦掩泣而别。娇又作《一剪梅》词授之。且曰：“兄归时展视之，即如妾之侧矣。”言终而去。词云：“豆蔻梢头春意阑。风满山前，雨满山前，杜鹃啼血五更残。花不禁寒，人不忍寒。离合悲欢事几般。离有悲欢，合有悲欢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怕唱阳关，莫唱阳关。”申生与娇别归，父母以生久在外，荒废书史，间岁功名之会，又复在眼，遂令生于书斋温习旧业。生与其兄纶虽朝夕共学，而思娇之念无时不然。夜则与兄异榻而寝，怅恨之词，或形于梦寐，恨不能御风缩地，一与娇会。至七月中旬，舅以眉州倅满，道经申生之门，因留宿于生家者累日。此时舅挈家以行，姪娇寓生家，相随不离跬步，兼飞红、湘娥诸侍女杂然左右，生与娇欲一言不可得。居三日，舅命戒行，车马喧阗，送者络绎于道。

姪与娇各登车，诸侍女相随先后。申生亦乘马相送，闯其便曳帘挽车，与娇语旧。娇泪下如雨，不能答。徐曰：“遇君

之后，一日为别，不能堪处，况今动是三年，远及千里，一旦思君之切，安保其再能见君乎？但恐妾垂首瞑目，骨化形销，君将眠花卧柳，弃旧怜新，妾枕边恩爱，他人有之矣！”生曰：“明灵大王在彼，吾誓不为也。”娇曰：“若然，妾荷君之恩。死且不朽。”乃占诗一首赠生：“欲语征夫促去忙，临歧分袂转情伤；不堪千里三年别，恨说仙家日月长。”娇于袖中又出香一枚，上有金锁团凤，以真珠百粒，约为同心结赠生，曰：“睹物思人可也。得暇求便一来，毋以地远为辞。”言未竟，轩车催动，雾隐前山，晓月半沉，目送不及。生别舅姪辞回，凄然归于书室。间消永日，无不泪零，晨窗夕灯，学业儿废。间为词章，无不寄与娇红之语，他不暇及。一日赋一曲，以示兄纶，皆寄其意于言词之外，未尝斥言也。词云：“春风情性，奈少年辜负，窃香名誉。记得当初，绣窗私语，便倾心素。雨湿花阴，月筛帘影，儿许良宵遇。乱红飞尽，桃源从此迷路。因念好景难留，光阴易失，算行云何处。三峡词源，谁为我写出断肠诗句。目极归鸟，秋娘声价，应念司空否？甚时觅个彩鸾，同跨归去？”兄见之，抚生背肩曰：“厚卿，以弟之才，当取青紫如拾芥，以显二亲，夫何流连光景。此词固佳，察弟之心，必有所主。秋期在近，且移此笔，鏖战文场可也。”生但无言。盖生词微寓于娇相会之始末，至“乱红飞尽”之句，则直指飞红媒孽之事。思恨之极，作为此词，其兄不知也。及至八月，与兄俱就秋试毕，即欲言归，兄纶谓曰：“三年灯火辛勤，决以此举，揭榜在近，何不少俟？”生曰：“兄学业高远，危中必矣；劣弟荒唐僻陋，孙山之外，不言可知。不欲久此，榜揭后，无面目回乡也。”兄再四挽留，生不得已，从之。逾数日，秋闱拆号，生与纶俱在高选。兄弟联捧捷而归。次年又与兄纶同及第，兄纶受绵州绵山县主簿，生以弓箭升，且授

洋州司户。兄弟归家侍次。时有卖登科记于眉州者，舅因阅之，见生兄弟皆及第，因大喜，归谓姪曰：“二哥、三哥皆及第，吾家宅相得人矣，但恨相去千里，不能亲贺。”逐遣人致书，且询问：“二甥荣授何官，如瓜期未及，能一来款我，以慰老夫忻喜之心否！”生得书与兄谋曰：“舅有命召，兄宜一行。”纶曰：“父母在，焉可远游，委以家事？然舅姪所命，亦不可违，长孙克家，弟固当住。”于是，生欣然领命，即日治行诣舅任所。既至，舅见之，且贺且谢。须臾，姪娇毕见，且曰：“别后喜审吾甥兄弟俱擢危科，与有荣华。”生谦谢再三。又问二哥何以不来，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。舅姪等问劳尽礼，姪终以生前疑似之故，馆生于厅事东边，去堂甚远。生亦远嫌，寻常非呼召而不入。纵或一至堂庑，未尝与娇款狎；或与娇偶然相遇，左右森立，但彼此伫视，不能出一言。生殊无聊，住十余日，欲告归。然终念远来，未曾与娇一语，闷闷不乐，徘徊久之。一日，生晨起入谒姪，姪未起，生因忽遇娇于堂侧，时且早，左右俱未起，娇亟出步前语生曰：“妾别兄久矣，思念之心，未尝少息。喜审近取高第，但恨命薄，不能执箕帚，以观富贵，为大恨耳。兄能不弃，不以地远来临，妾何以得此？妾与飞红有隙，君所知也。”

今姪以年尊多病，不暇他顾；而飞红方用事，跬步动容，无所求其便。兄至此已十日矣，妾不能与兄一叙畴昔者，坐此故也。妾每见兄，必晨昏入谒；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，而兄每入必晚，今非兄早至，妾安能与兄一语也！”生曰：“我见事变如此，终日死坐，孤苦之态，不能备言。方欲于一二日间，图为归计；缘未及与子一语，故未忍去。今既若此，我虽在此，竟何益也？予将归矣。”娇曰：“妾以今日之故，屈事飞红，尚未得其欢心。自今以住，当愈屈意事之，万一得回其意，则

可与兄复如前日。兄果能留月余否？”因出袖中黄金二十两与生，曰：“恐兄到此，或有用度，衣服有不堪者，宜令左右以工直持来，当与兄修治也。”生乃曰：“若果有可谋，虽僻处鬼室，千日亦何害？”顷之，人渐众，生遂出。愈无聊赖，时绕户吟咏，以写怀抱。生在舅家，自秋及冬，岁将暮矣，慕恋之心，终无以自遣。每以明烛，倚床独坐，夜半方就枕。所居室东边，有修竹数竿，竹外有亭。前任州官有子妇美而少，因得暴疾，遂至不起，殁于亭中。经岁后，移归乡里，然精诚在亭中。每为妖祟以迷少年，生不知其详。一夕，方掩门而坐，将及二更许，忽闻窗外步履声，生疑其兵吏夜起，不以为怪。顷之，叩窗甚急，生出视，则见娇娘独立窗下，曰：“君何不惧，候君久矣。”生不知妖，欣然与之入室，曰：“子何以得此来？”答曰：“舅妯熟寝，无有知者，故来相就。”将旦，告去。嘱生曰：“此后，妾必夜至，兄无干不必至中堂。或入，偶相遇，不必以言相问，恐人有所觉也。妾或与君语，幸无见答以狎邪之言，妾必有为，君宜引去不对，则人将谓君无心于妾，庶可释疑也。”生曰：“子若夜必一至吾室，吾入何干！”言讫遂去。自后妖夜必至，凡月余，人莫知之。生常经数日方一入中堂，左右问之，以他事对。或遇娇，则远望引避。娇自生再至，益屈已以事飞红，平日玩好珍奇之物，红一开口，则举而赠之。锦绣绫罗，金银珠翠，惟红所欲，人皆呼之为红娘子。红见娇之待己厚也，渐释旧憾，与娇稔密，娇结之愈至。时小慧年已长，见娇屈意事于红，语娇曰：“娘子，通判之女，贵人也；飞红，通判之妾，贱者也。奈何以贵事贱，此小慧日久所不能平者。”娇因叹曰：“我之遇申生，尔所知也。红与我有隙，屡窘挠我。今生远来已久，我不能与之一叙间阔者，盖阻于此耳。苟不屈已以结红之心，或者与生胥会能保其无语

乎？我不自爱而屈事之者，为生设也。”因吟诗一绝云：“雨勤春寒花信迟，痴云碍月夜光微；披云阁雨凭谁力，花开月圆且待时。”吟毕，因泣下。

慧曰：“娘子芳年秀丽，禀性聪明，立身郑重。向时游玩花园与湘娥并行，娥不让，先登楼梯，娘子怒以告夫人。夫人不治，儿不食者两日，其负气有如此者！前年罢官西归，驿舍床帐不备，重以绣茵，周以罗帏，犹思其不洁；焚沉薰麝，夜半方寝，其爱身有如此者！娘子善歌，众所共知，亲族聚会，申请，再四，终不肯出一声，其重言有如此者！今既委千金之身于申生，若弃敝屣，而又下事飞红，丧尽名节，此妾之所大不晓者。况娘子诗词清丽，文章华赡，名闻于时久矣，当今少年才子咸愿一见而不可得，苛求婚姻，岂不能得一申生也！又兼申生一第之后，视娘子颇似无情。今虽在此，呼之而不来，问之而不对，谅必有他意也。

娘子何自苦执如此？”娇曰：“尔勿言，天下岂复有如申生者乎！以生之才美，必不负我，必得生而后已。”慧知娇眷恋申生之心如铁石，乃亦谄事飞红。红后感娇之结已备至，尽释前憾，喟然谓娇曰：“娘子尽日以来，憔悴特甚，若重有所思者，何不与红一言？红受娘子之恩厚矣，苟有效力，当以死报。”娇但流涕不言。红固叩之，乃曰：“我之遇申生，尔所知也，他何言？”红曰：“此易事。姁年尊，终日于小楼看经；堂室之事，娘子主之。果有所图，敢不唯命！”娇郑重谢之。自此，红常与娇为地，求以见生。然生每夜遇妖之后，以为真娇之来，累十余日不入中堂，精神昏倦，终日思睡。娇眷恋之极，情不能已，与红曰：“我别申生，动经一载之余。今咫尺天涯，对面如此，我何以堪？”言已，忽仆于地。红扶之而起，良久方苏。红见娇失意，惧姁有疑，乃诳姁曰：“娇娘子多苦

寒疾。”姁信之，故娇虽憔悴，不疑也。红一夕至娇所，娇方掩泪独坐，殊不胜情。红因曰：“娘子如此，而申生如彼，此岂有人心者！妾近见申生，屡以实情告之，往往不顾。且其神思昏迷，况彼所居之地，名娼艳女甚多，想年少不能自持，它有所取，宜乎寡情于娘子，何自苦乃尔。

试一索之，便可知生之所为矣。”娇见生之相弃甚也，因红语亦疑之。至晚遂令小慧及红房下小侍女兰兰夜出伺生起处。慧与兰兰同至生室前，见窗内灯明，慧因穴窗细视，见生与一女子对坐，颜色态度与娇娘无异，因私相叹骇。归室，则见娇与红并坐于室。慧曰：“娘子适至生室乎？”娇曰：“我与飞红同遣尔去，我二人坐此，未尝动，尔安得妄言。”慧、兰同声曰：“适来申生与一女子相对而坐，绝似娘子。若此，则彼为何人也？”娇、红大骇。良久，红曰：“旧闻此地多有鬼魅，谅必此类惑之，宜其待娘子恹然也。”因欲与慧、兰等再出视之。时夜深，门守甚严，不复可出，遂止。明晨，娇诈以姁命召生入室，不过；再四召之，方来。小慧前导至后室，见娇独坐，生傍徨欲去，娇即前挽生袖曰：“君且勿去，将有事语君。”生不得已乃坐。娇曰：“君近日何相弃？妾之待兄亦至矣，一旦若是，岂平昔所望于兄者？”生不答。娇又曰：“兄每夕所遇者何人？”生曰：“无之。”娇曰：“不必隐讳。”生谓诈已，乃左右顾盼，切切曰：“子令我勿言，何窘我也？”娇曰：“妾有何事，令君勿言？”生大骇，因曰：“左右有人乎？”娇曰：“无之。”娇又曰：“妾自别君之后，迄今将两岁矣。兄此来，妾亦何便得与君款密？何尝嘱君勿言？”生曰：“子何反复也？子自前月以来，每夜必至我室，嘱我勿言，惧飞红之辈生衅也。子今乃有是说，何故？”娇曰：“妾实未尝一出。君之室所居穷僻，久闻其中多怪，谅必鬼物化妾之形以

惑君。妾自屈事飞红之后，已得其欢心，日夕使人招兄，兄不至；纵一来，与兄谈话，兄又不答。日夕不知所谓，将谓兄有异心。夜来使小慧、兰兰伺兄起处，乃见一女子，形状如妾，与兄对坐。此非鬼祟而何？故今日召兄实之耳。君不信，则召红证之。”乃潜使人呼红。红至谓生曰：“郎君何弃娘子也？”因具道昨夕之事，生骇然汗下浹背，罔知所出，乃谢曰：“非子眷眷不忘，则我将死于鬼祟手矣。第恨两月以来，负子恩爱之情，其何以为报？”因大恐，不敢出息其室，至暮犹在中堂。红乃以娇谋，止以生为鬼所惑告姁。姁疑之曰：“安有是理。”红欲实其言，至一更许，令生且出室，生惧不敢往。红曰：“第往彼，妾将有为也。”因戒生曰：“今夜二鼓，妾与姁来观。如彼来，妾与娇远望，恐见其类娇，则生疑矣。如索君，君亦勿言似娘子也。”生勉强许之。至二更初，鬼果来，生虽与之对坐，心惊股栗。未定间，红、姁已至窗前，果见一妇人，姁欲细视，红惧其事发露，因大抚窗趋入，鬼果不见。生初闻娇之言，且信且疑；及红抚窗，鬼遁灭迹，生方大悟。姁因询生曰：“适为何人？”生愧谢曰：“不知其鬼也，愿姁救我。”于是姁与红谋，移生入中堂。舅知之，广求名师符水，以与生饮。

生后卧病累日，亦寻向安。自尔，生起居，皆在宅内。娇亦不以向日相弃介意，欢爱如平日。或至生室连夕，姁亦不知也。又两月余，姁以病死。娇哀毁殊甚，几不堪处。生见舅家事纷纭，乘间告归。娇因谓生曰：“昔日之别，不谓复有今日。幸欣再会，奈何罹此祸变？哀毁之中，不暇与兄款曲，暂归宜再来也。”因长吁曰：“数年之间，送兄者屡矣，知相别后，能念妾勤心否乎？”生无言，但掩泪为别。

明日辞舅，归至家中。父母闻姁之亡，皆惊动嗟泣。明年

六月，舅满任回，再过生门，迎宿留住数日。自矜之死，飞红专宠于舅，因宛转为娇媒。因与舅曰：“夫人不幸先逝，善父年少，家事无人主持，何不拉三哥同归经理？且其瓜期未及也。”舅欣然之，欲拉生去，生父不欲。生闻之，心切意喜，因乘间嘱红俾舅再三拉之。舅如言，力与生父言之。父不得已，乃令生行，遂同到舅家。住两月，舅即为再调任计，谓生曰：“家中事绪繁多，小儿幼失所恃，三哥不妨在此，相与维持。俟有美赴之期，当竭力助行。”生诺之，舅遂行。

生厚赂舅之左右，莫不欢悦。生因与娇绝无间隔。院宇深沉，帘幕掩映，玉枕相挨，鸾凤并翼。或时朱阑共倚，举盏飞觞，嬉笑讴吟，曲尽人间之乐。逾半载，舅以举员未足，再调利州倅以归。左右得生之赂，加以事大体重，无敢言及之者，唯于舅前为生延誉。舅归之后，见生经理其家，事事有伦，知生之才，能干有余。又妙年高第，前程未可量，遂悔向日背亲之谋。间使红委曲问生。一夕，生方与娇闲坐，红趋至拜贺曰：“郎君、娘子，平昔之愿谐矣，敢不贺？”红询之，红曰：“舅又有结好之意，使妾审订郎君，惧郎君之不从也。”娇曰：“天果不违人耶？”因大喜，明灯达旦，忘寐。是夕，红反命于舅曰：“生意无不可也。”遂立媒遣之生家，生父母亦允许，且曰：“此固所愿也。”择日遣聘。

丁怜怜者，自生别后，久之，一入帅府，至西书院，所书美人，犹在壁上。帅子坐其旁，怜怜仰视久之。帅子问曰：“天下果有如此妇人乎？”怜曰：“有之。”因指娇像曰：“闻此子已入画者，未能模写其一二。足极小，眉极修，词草翰墨，无能出其右。以此女实之，想其他皆然。”帅子喜曰：“我将求婚此女。”怜曰：“无用也，闻此女久有外遇，恐非全身。”帅子曰：“得妇如此，幸已甚矣，此不足问。”怜悔

失言，力解不获。帅子遂令亲信恳告其父，求婚于王。王时倅眉州未回，故无言及此者。逮王再调归家待次之日，帅遂遣来求婚。王初拒之再四，帅逼以威势，赂以货财，不得已遂许之。娇夜持帅书至生室，告曰：“前日姻约复败矣。帅子求婚，家君迫于权要，许之矣，兄何以为计？”生曰：“事在他日，当徐图之。”娇自是见生愈密，然一相遇则惨惨不乐。平生善歌，每作哀怨之音，则闻者动容，或至流涕，虽与生至相得，未尝对生一歌。生或潜听，娇觉之则又中辍。生每以为嫌。至是，生不请，自歌词《一丛花》云：“世间万事转头空，何物似情浓？新欢共把愁眉展，怎知道新恨重！逢媒妁无凭，佳期又误，何处问流红？欲歌先咽意冲冲，从此各四东。愁怕到黄昏，窗儿外疏雨泣梧桐，仔细思量，不如桃李，犹解嫁东风。”歌未终，黯黯然泪下如雨。生平生嗜好有不能致者，娇广用金玉，售以遗生。一夕，家宴罢，至就寝，生被酒未能卧，娇秉烛侍侧。

生从容问曰：“尔来眷我，何遗厚也？”娇曰：“始者妾谓可托终身于君，今既不如所愿，事兄盖有日矣。虽尽此身，何足以谢？”生大感恻。居数日，娇忽卧病，不得与生会者仅二月。一日，舅出谒，生厚赂左右，欲一见娇，左右扶娇至生室之侧，生迎与相见，呜咽不语。良久，娇乃曰：“乐极生悲，俗语不诬。妾病不能扶持，生愿不谐，死亦从兄，在所不惜也。”语竟，倚生之怀，似无所主。左右惊扶而入，久之方醒。生亦至此闷闷，作事颠倒，语言无实，目前所为，旋踵而忘。舅甚怪之。秋八月，帅子纳币促亲期，舅许之。娇病少瘳，因他事怒小鬟绿英，绿英怀恨，乘间以娇平日所为之事，从实告舅。舅怒审实于红，将治之，红绐曰：“小娘子读书知礼义，岂不知失身之为大辱？且重厚少言，爱身若珠玉，择地而行，待时

而动，相公所知也；况申生功名到手，举动不妄，堂庑之间，不命之入不敢入，未尝与娇一语戏狎。倘有是事，妾岂不知也？或者小人之言，未宜深信。且亲期在近，不宜自为此不美也。”舅方宠任飞红，信其言，不复再问，只加防闲。申生度势不可留，乃告娇曰：“今日之事，舅知之矣，行计不可缓也。子亲期去此止两月，勉事新君。吾与子从此诀矣。”娇怒曰：“兄丈夫也，堂堂六尺之躯，乃不能谋一妇人！事已至此，更委之他人，君其忍乎？妾身不可再辱，既已与君，则君之身也。”因掩面大恸，生方悟，去留未决。俄得家书，报父有疾，遣仆马促回。生使人候娇，不得已。入谒舅告别，舅时坐中堂，娇闻之，出立舅后，回目伫视，不能出半语。舅曰：“子归后，府君无恙，宜再来。娇娘亲礼在即，家事纷纭，无执干者。”生辞曰：“令爱亲期已近。甥归侍亦须累月。”

又瓜期将及，动是数年，重会未可知也。舅宜善自爱。”生因再拜。舅曰：“娇娘在近出室，子来朝未定，未必相会。”因呼出别生。娇闻语洒泪不能止。惧舅见之，不敢前，背面遁去。再四呼之，不至。生遂别舅而归。娇自生去，日夜悲泣，未尝览镜，芳容顿改，幽艳暗消，杨柳迷烟，梨花带雨；或见梁燕双飞，征鸿独叫，则凄惨不自胜也。近半月，病愈甚，将不能起。红乃潜书促生来，使与为诀。生得书，以无故不敢告父母。乃夜遁潜至娇之门，住两日，舅亦不知也。生时舣舟岸下，冀一见娇后即归。盖虑父母之知，必获重责。明日，舅送旧守出于郊外，时红乃与娇私出。即上生舟，娇执生手大恸曰：“即不来矣，恨无以报兄。不幸迫于父母之命，不能终身以相从。兄今青云万里，厚择佳配，共享荣贵，妾不敢望也。妾向时与兄拥炉，谓：‘事不济，当以死谢。’妾敢背此言耶？兄气质孱薄，常多病，善摄养，毋以妾为念。”因出断袖还生曰：

“谢兄厚恩，复思此景，其可再得乎？”哭愈恸，红亦泪下。久之，红惧有他变，诈语娇曰：“舅将至矣，宜速登岸。”娇含泪口占一绝为别云：“合欢带上真珠结，个个团圆又无缺；当时把向掌中看，岂意今为千古别！”生得娇诗词，揖别归舟而去；红扶娇登岸，但见舟人拨棹。苹浪翻风，彩鹢急飞，征鸿易断；目力有尽，江山无穷。生归，枕席上无不流涕。娇之佳期已逼，乃托感疾佯狂，蓬头垢面，以求退亲。父迫之，娇引刀自裁，左右救之，得不殒。因绝食数日，不能起。红委曲开谕之曰：“娘子平生俊快，岂不谙晓世事？帅家富贵极矣，子弟端方俊拔，殆过申生。娘子不自开怀，保身自重，何苦如是耶？且闻媒者之言，彼之欲得娘子甚如饥渴，其他皆所不问，娘子何自弃也？况申生归后，亦已议亲贵族。彼盖亦绝念于此矣。”因图帅子之貌以献曰：“得婿如是，亦无负矣。”娇曰：“美则美耳，非我所及。事止此矣。吾志不易也。”红又诈为娇旧遗生香，下结以破坏只钗，谓生遣遗娇，因言已结他姻之意以相绝。娇见之泣下，曰：“相从数年，申生之心事，我岂不知者？彼闻我有他故，特为此而开释我耳。”因取香细认，觉其虚，因曰：“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。我始以不正遇申生，终又背而之他，则我之淫荡甚矣。既不克其始，又不有其终，人谓我何？红娘子爱我厚矣，幸勿多言。我固不爱一身以谢申生也。”遂不复言。舅闻而亦怜之，但曰：“业已成矣，无可奈何。”遣红辈百端为之开释，终莫能悟。娇遂吟诗二首，寄与申生别云：“如此钟情古所稀，吁嗟好事到头非；汪汪两眼西风泪，犹向阳台作雨飞。”“月有阴晴与圆缺，人有悲欢与会别；拥炉细语鬼神知，拚把红颜与君绝。”间隔数日，娇竟以忧卒。生接寄来诗章方晓，而娇之讣音随至。生茫然自失，对景伤怀，独坐则以手书空，咄咄若与人语。因赋《忆瑶姬》

以吊娇娘，词曰：“蜀下相逢，千金丽质，怜才便肯分付。自念潘安容貌，无此奇遇。梨花掷处，还惊起，因共我拥炉低语。今生拚两两同心，不怕旁人间阻。此事凭谁处？对神明为誓，死也相许。徒思行云信断，听箫归去，月明谁伴孤鸾舞？细思之，泪流如雨。便因丧命，甘从地下，和伊一处。”生兄纶见此词尾句，知其语不详，因再三慰解。追美无已，殆不能堪。又于壁上题诗一绝，以别父母，诗曰：“窦翁德邵如椿古，蔡母年高与鹤齐；生育恩深俱未报，此身先死奈虞兮。”生题诗毕，索娇所自赠香罗帕，自缢于书窗间，为家人所觉救免。兄纶与生之素识皆来劝解之。且曰：“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弟年少科高，青云足下，而甘死儿女子手中耶？况天下多美妇人，何必如是？”生色变气逆，不能即对。徐曰：“佳人难再得。”因回顾二亲叮咛曰：“二哥才学俱优，妙年取功名；且及瓜期，前程万里。显亲扬名，大吾门户，承继宗祧，一夔足矣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。”又顾兄纶曰：“双亲年高侍养，纯不孝，不能酬罔极之恩，惟兄念之。”自是神思昏迷，不思饮食；日渐羸，竟奄奄不起。父母大恸，即日驰书告舅。舅得书，飞红辈知之，举家号泣。舅因呼红痛责之曰：“往时问汝，汝何不实告我？稔成事变，以至于此，皆汝之咎。”红不能对，因伏地请罪。久之，舅意稍解，乃曰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可及矣。两违亲议，亦老夫之罪也。”因痛自悔。又谓红曰：“申生丰仪如许，才学又如许，正昔人所谓‘我见汝犹怜，况老奴乎？’生前之愿既已违之矣，与死后之姻缘可也。”红曰：“然则如之何？”舅沉吟半晌曰：“我今复书，举娇柩以归于申家，得合葬焉。”

殁者而有知，其不快快于泉下也必矣。”红曰：“然。”于是复书，以此言告于生之父母，许焉。越月，得吉日戒严，

遂舁娇柩以归生家。舅书自悔责，且谢两背姻盟之非，仍遣红来吊慰，营办丧事。又月余，询谋金问，乃合葬于濯锦江边。葬毕，红告归。抵舍之明日，因与小慧过娇寝所，恍惚见娇与生在室，相对笑语。娇谓红曰：“丧事谢汝远来营办，吾二人死无憾矣。我自去世，即归仙道，见住碧瑶之宫，相距蓬莱不远咫尺。朝欢暮宴，天上之乐，不减人间，所愿足矣。惟是亲恩未报，弟年尚幼，一家之事，赖汝支吾。善事家君，无以为我念。明年寒食，祭扫新坟，汝能为我一来，彼时又得相会也。”语未终，红且惊且喜，仓皇告舅。舅复与往寝所物色之，则无所有矣。惟见壁间一词云：“莲闺爱绝，长向碧瑶深处歇。华表来归，风物依然人事非。月光如水，偏照鸳鸯新冢里。黄鹤催班，此去何时得再还？”舅见此词，不觉哀悼。所留字迹，半浓半淡，寻亦灭去。舅与红辈皆惊异，嗟叹而已。越明年清明日，追思红见娇之事，呼仆命骑往诣坟所。洒酒奠泣之际，唯见双鸳鸯飞翔上下，捕之不得，逐之不去；祭奠之毕，倏然不见。后人故名“鸳鸯冢”云。

孙壮姑

乙巳之岁，山左大饥，盗贼蜂起，胶东为甚。小康之家，俱不自保。昌邑有标客孙良，技勇绝伦。有女壮姑，悉传其术。时因道路梗塞，闲居授徒。大姓之虞暴客者，争以重金为聘，良悉纳之。乃分其徒为十余部，各遣一队以护大姓。而良周巡不息，盗贼不得肆志，咸憾之。昌邑钱尹，吴人也；捕得巨盗，诬指孙良为魁。械之至，良极口呼冤曰：“小人御盗，非为盗者。”尹曰：“盗何仇而指汝？”良曰：“邑中之巨室，彼窥伺已久，得小人捍卫，至今不得逞志，彼欲冤死小人，以遂其吞噬也。”尹察之信，竟诛盗而释良。良感甚，愿献女为妾。尹笑曰：“解释诬枉，令尹之职，何足言恩？且法不得妾部民女，汝休矣。”良涕泣而去。未儿，钱尹因公被劾，将回吴下。宦囊甚充，宵小私议窃发。良知之，谓尹曰：“凶年之后，道路难行；小人老矣，不能随护。民女虽陋，智勇具足；请侍左右，以备非常。”尹鉴其诚，纳之。其女年未二十，而貌甚英武；遂与南行。

车仗数十，仆从如云，小伙不敢举事。盗法：探有充实可劫者，或众寡不敌，则知风下程，并伙而谋，获财均分；故发益迟，则盗益众，是时钱已去五六百里，至鲁界之郎月镇。

觅宿地，得旅店后屋三楹；墙垣高峻，周匝仅容一门出入。

尹喜其完固，必欲居之；壮姑知非善地，然已卸装矣，勉从之。谓钱尹夫妇曰：“妾睹此宅，似为谋禁客商之所，夜或有异；主君与夫人请卧观之，幸毋高声！妾有以处若辈。”尹虽唯唯，然未知其能，甚战栗也。于是安尹夫妇于东室。

呼二婢伏西室，曰：“唤汝则出。”取夷灯之脐凸碧琉璃者，置窗隙院中，明似月光。乃易短袄皮裤，鞋尖置铁，腰掖利刃，灭烛跃登中门之颠，踞匡以俟。漏三下，内外俱寂。旅主马铁头，盗中之巨擘也。密集群寇，择其能者皆操白刃，自后垣登屋；余盗伏于四隅，以防逸出。先命一人下探之，久而不回。马曰：“内多妇女，谅入安乐窝矣。”继命二三人下，亦如是。马曰：“真不了事！弱息数辈，尚烦乃公自往；若遇大敌，行见尔曹雌伏矣。”遂跃入院，四无人声，月光中视屋门已闭；甫拨关欲入，额颅中伤甚，重如泰山压顶然，仰跌丈余。旋飞一人坐胸前，马举刀欲砍，被掣两肩窝，而两臂软，刀自掷去。又被掣两胯，而两腿废，身不能转动。始闻娇声唤婢，两女举烛至，视之，一幼妇耳。哀祈之，壮姑微晒曰：“我见来势猛，知是能手，果恶奴也！汝为寓主，谅害行旅不少，本欲杀却；如此庸奴，徒污我刃，且留汝为作恶者戒。”遂命一婢取药来。壮姑以刀割铁头脸上肉，缕缕成条；以药揉之，血立止。时天已曙矣，仆从叩门请，壮姑以足踢马臀，拔关而叱曰：“速去领尔徒尸！在东墙下积薪内也。”从容启尹夫妇，登车而行。

马被踢，则手足已复旧，抱惭而窜。自此脸上皮条，终不复合，丝丝悬挂，若世俗所画狮子然。

邬生

邬荣典，字少华，任城儒家子；年十七，尚未婚。时正夏五，移枕席置小斋，一老仆作伴，喜岑寂也。一夕溽暑，令人思襴襦。因遣仆宿外舍，自起拂榻拭几，剪烛烹茶。视皓月一窗，不禁遐想，背灯危坐，口吟一绝云：“明月此时好，美人何处来？相怜惟有影，绮户为谁开？”诗就，曼声吟咏。忽一丽人冉冉至，年约十五六。广袖长裙，乌鬓翠黛，目盈盈若秋水；裙下露莲瓣，翘翘若解结之锥，殆画中也。邬惊询曰：“卿鬼耶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人耶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然则狐耶？”笑曰：“郎志在美妇，妾志在情郎；偶听高吟，知情之所钟。故冒嫌学私奔之红拂，郎何必哓哓询踪迹。”曰：“卿有名乎？”对曰：“宾奴。”“有字乎？”曰：“樊稚。”邬不甚了了，第握纤纤手，则柔胜于蕙，令人魄荡。相与谈论，慧舌生香；旁及词章，藻思耀采。邬爱且服。听玉漏丁丁，墙外之柝四下；促其解衣，则飞红上颊，约以明宵。野鸡四啼，仓皇遽遁。翌果挑灯，自携衾枕至；备极华丽，人世所无。遂与绸缪，而痛楚莫胜。女曰：“妾身犹不雕璞也，乞郎徐徐，幸勿狂暴。”事已，视清簟落红，真犹处子。邬益怜爱，因以臂代枕，口吟一词云：“郎可怜，妾可怜，一对鸳鸯一对鹣。今宵哪世缘？莫流连，且流连，生怕钟鸣欲曙天，情人隔一边。”女喜曰：“郎真有情也。妾虽自荐，然得此错爱，死可不憾矣。”即和其词云：“风谁家，月谁家，妾岂当门卖笑娃？情深念转差。香辟邪，玉辟邪，夜雨摧残一树花。郎君郑重些。”天晓，自摘耳上两金环赠邬，曰：“以此作定情物，然慎勿示人；恐

飞短流长，彼此不利。”自此来无虚夕。一夜正偃拥，忽有斑白叟破门入；面靛裂，发蓬飞霜，髯如戟，叱女曰：“小妮子太不识羞耻。”既而指邬曰：“污人清白，风狂儿不当杀却耶！”邬惊怛无地，以被蒙首，口噤不能言，惟齿牙震击作奇响。自被隙微窥，女郎则俯首却立，靛靛可怜。正疑惧间，老人呵叱益厉。忽仆在外舍，反侧匡床间，声札札，二人遂渺。次夜，邬扃户，眠不熟；而女已袅娜在床侧，娇羞惨淡，默无一言。邬执其手问：“昨宵老叟，属卿何人？”曰：“老父也。”曰：“卿家大人，险将小生惊煞。然我两人之情分，岂即尽于此乎？匝月恩爱，已逾寻常，某愿为卿死不悔也。”女嗟叹久之，始云：“郎何痴也！以郎表表，何难得玉台艳偶，而乃犯险阻争异类哉？且家君素严，翌即迁他郡，妾来永辞，愿郎自爱，毋以妾为念！”邬失声大哭，女以袖中中红巾拭泪已，亦泣曰：“妾原图永好耳，不意怒触高堂，殃及君子，义难复聚。愿以所赠赐还，非重物也，恐郎他日触目伤心耳。天如鉴怜，则镜可圆，而剑可合。妾去矣，千万保重！”言已顿首。听户外修竹风敲，如摇环，举筐视金环，已不知于何时携去。然邬由此玉体羸败，念念不忘。任城有女巫阿翠，目能见狐，且知狐所在。邬因邀而问之，曰：“若其好着淡黄帔，薄罗衫，面团团如月，一笑两颊生微涡者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是非他，骆氏小素也。”邬始恍然悟：昔告之名字，乃暗切而不肯明言者。阿翠请生作简，愿任作寄书邮。数日来报云：“小素匆促不及裁笺，着传语奉复郎君，前缘实尽。恐径自别去，苦郎相思；故幻此形状，俾郎君心死。乘便寄丹砂一粒，可以却病痛。”邬视药小而红，香甚，一服疾果瘳，而思女之心亦释。

袁姬

浙东江山船，有栏杆、头亭、蕉叶白等名，其陈设也华而洁，其饮饌也精而新。船各蓄美姬二三人，甫及笄者，谓之“同年妹”；齿少长者，谓之“同年嫂”。大抵桐庐、严州人居多，“同年”固桐、严之讹也。各姬有亲生者，有购养者。儿时即延师教之度曲，管弦檀槽，靡不精晓。凡仕宦客商登舟，饮食起居，皆若曹伺奉，无须厮仆。其目听眉语，类能曲如人意。往往客子被其迷惑，资罄身殉，在所不惜。故初登其舟者，无不各有戒心。以予所闻，顾生袁姬一事，则诚千载不易得之遭也。顾生，江东人；少年俊美，抱翩翩元瑜之誉。传食于公卿间，往来钱塘江，时乘袁翁之船。翁有养女阿翠，年才破瓜，色艺冠时，生爱恋褻殷。会杭州太守聘司记室笔札，有暇即往就姬。凡栉沐饮啄，皆自为姬执役，历久不厌。如是者二年有余。生情日密，姬则淡漠遇之。每欲留宿，辄拒不纳。旁人多为不平，即袁翁与媼，亦窃窃怜生，而怪姬薄情。姬不之顾，而生亦不以为蒂芥也。

明府某公，任侠好义，素与生友善。以爱生才而怜其太痴，愿出千金，为姬脱籍。生大喜，商之翁媼，诺之。转以问姬，则抵死不肯。说之再三，始勉强应诺；并与翁媼约，亲迎之次日即归宁。凡舟中己之妆奁什物，毋许动移。叮囑谆谆，翁媼极口许诺，然后兑金署券。至亲迎之次日，姬请遵约归宁，下午即返。薄暮，城门已闭，足音杳然。生竟夜徘徊，起坐太息，目不交睫。诘旦，急往寻其舟，已挂帆不知何往矣。眺望江水渺漫，烟波无际，懊恼如焚，忿欲蹈流而死。继念徒死无益，

姬他日琵琶别抱，更可无忌，不如忍息以侦察之。乃嗒然若丧，走语明府某公，求为画策。公劝生曰：“既姬不愿，亦姑置之，譬龙鸟野性难闲，终思飞去。”

以君之才，自有嘉偶。况烟花中人，有情者少，亦何必恋爱不割，而自贻伊戚哉。”生殊不以为然，遂独买舟沿江踪迹之。后至严州城外，见垂杨下袁舟舫焉。姬方倚门，与翁闲话；睹生至，返身遽入，若不相识。生登舟与翁媪寒暄已，呼姬，不答，恚恨莫遏，狂叫谯让。姬四顾他语，置若罔闻。生无奈何，遂具状诉诸郡守。郡守素耳生名，拘姬至讯之；姬哢哢强辩。郡守问生究竟，意欲何如？生出券呈验，坚求合璧。郡守如判，飭令姬归，并反复开谕，以后当与生和好，无再参商。姬既归舟，怨恨之情，形于词色。翁媪从旁规劝，亦谓当赘生于舟，免招物议。姬摇首不语。劝譬再四，始与生言定：两舟相并，每夜自携衾枕过生舟就寝，日则仍回己舟。生不得已，曲从之。自是肃肃宵征，抱衾与裯，夙夜必偕，习以为常。相居半载有余，琴瑟静好。翁媪窃慰，以为从此可白首鱼水矣。一夜，月白风清，漏二下，姬察袁舟人已睡熟，乃遍悄呼生、舟人起，戒勿高声。自于裙底出匕首一柄，长尺有半，白如霜雪，又出白金二百两，指谓众曰：“公等若听妾言，请以此金相酬；不则请伏刃而死，于汝舟亦有所不利。愿公等决焉！”众相视错愕，莫知所指。金谓如能效力，敢不如命，但请相示。姬袖刃，低声告曰：“若然，请公等纳金，悄将前后缆解开，切勿惊觉邻舟；乘今夜风利开帆，向杭州速发。抵岸向不吝重犒。”舟人如言解缆，将帆拽满，兼程驰抵杭城。姬大喜，问生城中有赁屋否？曰：“有。”姬乃厚犒舟人。急召人担负什物，偕生入城。笑谓生曰：“妾今日方是君妇。”生问：“何谓？”曰：“后自知之。”先是生舟夜发，昧爽袁舟始觉；翁

媼忿甚，急张帆追至杭州。入城见姬，责其背逃之罪。姬谓：“嫁夫随夫，何谓背逃？翁媼尚念旧好，请勿赘言，后日尚可往来。不则从此斩断葛藤，两为陌路矣。”翁媼以姬明决，悔恨之极，欲讼官。以前既凭媒署券，后又经郡守判断，更难翻覆，乃白眼瞪视，垂头默慨者久之。不得已，甘言强笑，订盟而别。盖姬平日私蓄固有万余金，嫁生断难携带，必如此作为，使翁媼不觉，然后两舟便好陆续携运。若稍露声色，则防察必严，丝毫莫取矣。其机甚警，而其心亦甚苦哉。姬寻出金，为生纳资县令。所在悉著政声，盖由内助之力居多焉。

爱儿

舒城田舍翁某，年四十，生一女，名爱儿。以中年所出，甚珍爱之。爱字于同里之农家子，谓相距密迩，便于往返。亡何，翁妻卒，女才十龄，即育于嫂氏。以憨稚贪于嬉戏，嫂甚厌恶之；往往相对恶谑，并以语恐之，曰：“若已十龄，不为娶媿，尚自偏束好弄。闻若婿与若齿相若，其势已甚伟，将来齿日增，更不知若何？日后若嫁去，吾甚为若危之。看若犹能嬉戏否？”嫂平居与女相对，辄道及此。以谑语出之，或有时又以庄语出之；甚至故作颦蹙状，若以为是真为女仅虑也者。爱儿闻之既熟，甚以为惧。不数年，女已及笄，往嫁有日，嫂犹时以为言。爱儿默自计曰：“诚如嫂言，吾命休矣！奈何？”又自幸距家不远，脱有为，姑遁归再作计较。未儿，桃夭期届；冰人在门，彩舆将发。嫂固不喜爱儿，今当吉期，故以不祥之语咒之，便揽女手，佯为悲泣而送之曰：“阿姑须珍重自卫。但愿人言不实，则我与若相见犹有日；假使其言不谬，若此一去，吾将见若出，而不能再见若人也。呜呼伤哉！呜呼哀哉！”爱儿闻之，甚感嫂氏之多情，倍益？怯。是夕合卺后，众宾既散。新郎虽农家子，年才弱冠，亦甚温存腼腆，至夜将阑，乃低声促女曰：“寒夜难耐，与卿睡休。”爱儿正怀疑惧，忽闻此言，如九天之发霹雳，不觉震惊，汗流浹背；低首面壁，默不敢声。少选，新郎又前褰女袂，再四敦迫。爱儿计不能免，不得已，解衣入帷。新硎初试，其利可知。爱儿谨志嫂言，深自防卫，才一着体，已自难御，益信嫂言有征，抵死支拒，不使遽尽其器。而新郎欲焰正炽，势难中止；

女不得已，给之曰：“尔我夫妇为日正长。奴今适有小恙，一俟全愈，惟君所欲；断不敢再事推却，以逆君意。”新郎闻而怜之，遂为罢战。女喜获免，窃幸再生。伺新郎睡熟，托以溲溺，潜开后门；将窜归谋之嫂氏，转达于翁，愿长侍膝下，没齿不嫁，以全性命。天明，农家子醒，意女溲溺，呼之不应。急着衣起覘之，阒其无人；惊呼家人，皆兴，知开后门窜走。

急遣人往翁家问之，云昨方吉期，何得遽归？彼此惊讶，难测其由；惟嫂氏心知有异，默笑不言。是夜大雪盈尺，共视其雪迹寻之。道旁故有一罾井。群议暮夜独行，雪光迷眩，保无失足堕落，益绾一人下井窥视。果有一尸，大骇，意必是女。拽起视之，非女也，乃僧也；凶顶劈裂，血痕犹新。

众人相觑，乃深骇愕；知难隐匿，遂牵连而诉诸官。穷极研讯，卒无朕兆，历久 轲，不能剖决。越五年，翁有族子至豫经纪，路过一市，忽

见爱儿在此当垆贯酒。怪为面似，迫审良然。默识其地，归以报翁。即自驰往视之。女方在门首梳发，见翁至，大惊。翁前持抱，泣曰：“儿何至此？累吾实甚！”女亦泣。既诘至此之由，女具告之。盖随某乙来此，贯酒营生，颇称小有。翁佯为大喜。俄顷乙至，女使拜父，居然称翁婿焉，情甚亲昵。问讼事结未？给以早结；农家子已别娶多年，今抱子矣。乙乃放心。翁乃讽女宜偕乙归里。女谋于乙，乙以为无事，遂治装偕女归。翁既到家，即密诣县上状，遣隶拘乙至；讯得颠末，其案乃结。先是爱儿夜窜时，雪迷失路，堕罾首井，呼救；某寺僧晨出募斋，闻知女子，大喜，正将绾绳下拽。某乙故里中无赖，夜博方毕，过此见之，遂与僧同拽起；悦女之色，欲挟以私奔。虑僧败露，乘其不意，取扁杖当头力劈，僧痛楚仆地，乃拖入井中。然后以言胁女，偕遁至河南，竟成夫妇。官乃断以乙抵僧

罪，爱儿仍归原夫，以嫂氏谑语起衅，令批其颊，以示薄惩。人皆称快。厥后，嫂氏两颊因搥成创，终身脓腐，臭不可迤，邻里鄙其为人，都置不齿。爱儿既仍归农家子，夫妇重聚；皆知为嫂氏所骗，伉俪倍笃。由此衔嫂入骨，毕世不与通庆吊。

谢翱

陈郡谢翱者，尝举进士，好为七字诗。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，所居庭中多牡丹。一日晚霁，出其居，南行百步，眺终南峰。伫立久之，见一骑自西驰来。绣绘仿佛，近乃双鬟，高髻靚妆，色甚姝丽。至翱所，因驻谓翱：“郎非见待耶？”翱曰：“步此徒望山耳。”双鬟笑降拜曰：“愿郎归所居。”翱不测，即回望其居，见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门外。翱益骇异。入门，青衣俱前拜。既入，见堂中设茵毯，张帷幙；锦绣辉映，异香遍室。翱愕然且惧，不敢问。一人前曰：“郎何惧，固不为损耳！”顷之，有金车至门。见一美人，年十六七，风貌闲丽，代所未识；降车入门，与翱相见。坐于西轩，谓翱曰：“闻此地有名花，故来与君一醉耳。”翱惧稍解。美人即命设饌同食。其器用物，莫不珍丰；出玉杯，命酒递酌。翱因问曰：“女郎何为者，得不为他怪乎？”美人笑不答。固请之，乃曰：“君但知非人则已，安用问耶？”夜阑，谓翱曰：“某家甚远，今将归，不可久留此矣。闻君善为七言诗，愿有所赠。”翱怅然，因命笔赋诗曰：“阳台后会杳无期，碧树烟深玉漏迟；半夜香风满庭月，花前竟发楚王悲。”美人览之，泣下数行，曰：“某亦尝学为诗，欲答来赠，幸不见诮。”翱喜而请，美人求绛笺；翱视笺中，唯碧笺一幅，因与之。美人题曰：“相思无路莫相思，风里花开只片时；惆怅金闺却归处，晓莺啼断绿杨枝。”其笔札甚工，翱嗟赏良久。美人遂顾左右，撤帐幙，命烛登车。翱送至门，挥泪而别。未数十步，车与人马俱亡矣。翱异其事，因贮美人诗笺中。明年春，下第东归。至新丰，夕舍逆旅；因

步月怅望，感前事，又为诗曰：“一纸华笺丽碧云，余香犹在墨犹新；空添满目凄凉事，不见三山缥缈人。斜月照衣今夜梦，落花啼鸟去年春；红闺更有堪愁处，窗上虫丝镜上尘。”既而朗吟之。忽闻数百步外，有车音西来甚急。俄见金闺从数骑，视其从者，乃前时双鬟也。惊问之。双鬟遽前告，即驻车，使谓翱曰：“通衢中恨不得一见。”翱请其舍逆旅，固不可。又问所适，答曰：“将之弘农。”翱因曰：“某今亦归洛阳，愿偕东可乎？”曰：“吾行甚迫，不可。”即褰车帘谓翱曰：“感君意勤厚，故一面耳。”言竟，呜咽不自胜。翱亦为之悲泣，因诵以所制之诗。美人曰：“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。幸何厚焉！”又曰：“愿更酬此一篇。”翱即以纸笔与之，俄顷而成。曰：“惆怅佳期一梦中，五陵春色尽成空；欲知离别偏堪恨，只为音尘两不通。愁态上眉凝浅绿，泪痕侵脸落经红；双轮暂与王孙驻，明日西驰又向东。”翱谢之，良久别去；才百余步，又无所见。翱虽知为怪，眷恋不能忘。及至陕西，遂下道至弘农；留数日，冀一再遇，竟绝影响。乃还洛阳，出二诗话于友人。不数月，以怨结遂卒。